

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門而況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已所不知而證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而因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反号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

譽謗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賈幽罰言无錙銖之功慮无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

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

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足

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

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

殷戊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

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偹詳典籍

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

果義微微難領故略而不陳前括所

辨閑鍵已正輕率鄙懷繼之于未雖

文匪珪璋而事足鑿鑑惟愷悌君子

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五

K. no. 1081 廣弘明集卷第一

典

周麟德元年西明寺沙門釋遵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為德

母智寔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釁此求情

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

之登臨廓尔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

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邪正

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

依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

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

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敷慈教志存住

法詳括梁晉列辟群英留心佛理攝

敘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計

顏謝之風規捺周張之門律辯駁通

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

之高致偹于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

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首而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啓神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與必精矣事襲玄摸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乘愚謂愚叟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違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繚故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難掩而逾光矣余博訪前叙廣綜弘明以為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質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乎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今且據其

行事決滯胥徒喻達蒙泉踐通性海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張

第五張

典

黃

至如穀謙之攝崔浩禍福皎然鄭鵠
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
在於儒流陳琳綏篇揚釋越於朝典
此之諷議涅而不縕墜在諸條差難
綜綱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
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文之慈

濟賴之推之歸心詞采卓然迴張物
表嘗以餘景試為舉之弊於庸朽綜
顧推直筆即而述之命族題篇披圖
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繼贊成紀

例銓目歷舉庶得程諸未覩廣信釋
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
者詳焉

歸正篇第一 明佛為大聖凡俗依歸

第二儀三五不足師教

第三教而學

第四明正邪

第五聖

第六聖

第七聖

第八聖

第九聖

第十聖

第十一聖

第十二聖

第十三聖

第十四聖

第十五聖

第十六聖

第十七聖

第十八聖

第十九聖

第二十聖

第二十一聖

第二十二聖

第二十三聖

第二十四聖

第二十五聖

第二十六聖

第二十七聖

第二十八聖

第二十九聖

第三十聖

第三十一聖

第三十二聖

第三十三聖

第三十四聖

第三十五聖

第三十六聖

第三十七聖

第三十八聖

第三十九聖

第四十聖

第四十一聖

第四十二聖

第四十三聖

第四十四聖

第四十五聖

第四十六聖

第四十七聖

第四十八聖

第四十九聖

第五十聖

第五十一聖

第五十二聖

第五十三聖

第五十四聖

第五十五聖

第五十六聖

第五十七聖

第五十八聖

第五十九聖

第六十聖

第六十一聖

第六十二聖

第六十三聖

第六十四聖

第六十五聖

第六十六聖

第六十七聖

第六十八聖

第六十九聖

第七十聖

第七十一聖

第七十二聖

第七十三聖

第七十四聖

第七十五聖

第七十六聖

第七十七聖

第七十八聖

第七十九聖

第八十聖

第八十一聖

第八十二聖

第八十三聖

第八十四聖

第八十五聖

第八十六聖

第八十七聖

第八十八聖

第八十九聖

第九十聖

第九十一聖

第九十二聖

第九十三聖

第九十四聖

第九十五聖

第九十六聖

第九十七聖

第九十八聖

第九十九聖

第一百聖

誠功篇第

第七

情寄

樂

門

日用斯

盡

不

懈

勤

修

業

成

德

統

歸

篇

第十

獲水難

極悔往相習

滅罪篇第

九

罪為摧

折起必

懷心

序曰夫邪正糾紛愚智繁雜自非極

聖焉能兩開所以欲主天魔猶能變

為佛相況餘色有孰可言哉固知一

洲萬國一化千王平興廢立不足論

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根二

十五諦計極計之真本皆陳正朔号

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

下又有曹邦孔氏導札樂於九州楚

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岳匪稱教主皆

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臣吏於機

務斯並衢分限域

謂流沙以東孔老

之化及葱河以西

所緣也

辨御乘

張理路天殊居然自

別何以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衆計

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

孰解妄想流愛經綿於九居倒情後

帶祛除於七識致令戒網覆心莫知

投向昏波漾目寧辯歸依不可効尤

務湏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

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面對

曾未覺和雷同體附相從奔竄故有

剋念作聖狂哲斥稱即斯為論未契

端極昔皇覺之居舍衛二十五年九

億編戶逆徙太半素王之在赤縣門

學三千子夏幾而致疑顏回獨言莫

測以斯論道又可惑焉夫以會正名

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陶冶

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

之四八心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

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能道濟諸有

幽顯感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

未陟且自方域住殊義非叨僭若夫

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惟佛稱號聖光

有萬億天下故今門學曰盛無國不

仰其風教義聿脩有識皆叅其席彼

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

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且

援陰陽八卦之略山川望秩之祠七

衆委之若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

途高尚自足投誠况有聖種賢蹟則

為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惟佛

為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

義畢驅馳不思此懷妄存高大而

行事決滯胥徒喻達蒙泉踐通性海
至如穀謙之攝崔浩禍福皎然鄭鵠
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
在於儒流陳琳綏篇揚釋越於朝典
此之諷議涅而不縕墜在諸條差難
綜綱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
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文之慈

濟賴之推之歸心詞采卓然迴張物
表嘗以餘景試為舉之弊於庸朽綜
顧推直筆即而述之命族題篇披圖
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繼贊成紀

例銓目歷舉庶得程諸未覩廣信釋
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
者詳焉

歸正篇第一 明佛為大聖凡俗依歸

第二儀三五不足師教

第三教而學

第四明正邪

第五聖

第六聖

第七聖

第八聖

第九聖

第十聖

第十一聖

第十二聖

第十三聖

第十四聖

第十五聖

第十六聖

第十七聖

第十八聖

第十九聖

第二十聖

第二十一聖

第二十二聖

第二十三聖

第二十四聖

第二十五聖

第二十六聖

第二十七聖

第二十八聖

第二十九聖

第三十聖

第三十一聖

第三十二聖

第三十三聖

第三十四聖

第三十五聖

第三十六聖

第三十七聖

第三十八聖

第三十九聖

第四十聖

第四十一聖

第四十二聖

第四十三聖

第四十四聖

第四十五聖

第四十六聖

第四十七聖

第四十八聖

第四十九聖

第五十聖

第五十一聖

第五十二聖

第五十三聖

第五十四聖

第五十五聖

第五十六聖

第五十七聖

第五十八聖

第五十九聖

第六十聖

第六十一聖

第六十二聖

第六十三聖

第六十四聖

第六十五聖

第六十六聖

第六十七聖

第六十八聖

第六十九聖

第七十聖

第七十一聖

第七十二聖

第七十三聖

第七十四聖

第七十五聖

第七十六聖

第七十七聖

第七十八聖

第七十九聖

第八十聖

第八十一聖

第八十二聖

第八十三聖

第八十四聖

第八十五聖

第八十六聖

第八十七聖

第八十八聖

第八十九聖

第九十聖

第九十一聖

第九十二聖

第九十三聖

第九十四聖

第九十五聖

第九十六聖

第九十七聖

第九十八聖

第九十九聖

第一百聖

可大則不陷於有為既履非常固可
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爾

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

梁弘明集歸正目錄

明僧紹正二教論 謝鎮之折夷夏論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諮夷夏論

釋惠通駁夷夏論 釋僧敏戎華論

何尚之答宋文佛教

譙王論孔釋教 幷張答

唐廣弘明集歸正篇總目

子書商太宰問孔子以佛為聖人

老子符子明以佛為師

漢顯宗闡花菴本傳 後漢書郊祀志

吳主孫權論佛化三宗

宋文帝集朝宰叙佛教

元魏孝明述佛先後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一

列禦寇

太宰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

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

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

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

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

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

宰大駢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

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
而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
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外故默而識
之有機故舉然未得冒言其致矣

子書中佛為老師二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
涅槃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聞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子

子書中以佛為師 出老子符子

漢法本內傳

宋文集朝宰叙佛教前集略出高僧傳

元魏孝明述佛先後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一

列禦寇

太宰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

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

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

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

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

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

宰大駢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

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

而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

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外故默而識

之有機故舉然未得冒言其致矣

子書中佛為老師二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
涅槃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聞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子

東逝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劭云即
天竺也又陟岷崐之墟即香山也老子
迹沉扶風史述於流沙而道家諸記

皆西升岷丘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

從於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

國餽人而愛人郭璞博古者曰申毒

即天毒也浮圖所興今聞之說曰地

船土中物壤琛麗民博仁智俗高

理學立德厚生何負諸夏古稱愛人

之國世掇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傳三

未詳作者

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

丈六項有日光窟已問諸目下傳毅

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

獲經像及僧云窮為立佛寺畫壁千

乘万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

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

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

集牟子所顯

傳云時有沙門迦摩羅勝竺法蘭位

行難測志存開化禁憎使達請勝東

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

明信本帝問勝曰佛法出世何以化

不及此。答曰：迦叶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略也。傳去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九人死罪上言目聞太上无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目等罪聽與試驗目等諸山道士多有徵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

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爲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目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劣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

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岳道士費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行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光摩膝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干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

有皆遠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東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

大生怖懼持燭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制鬼神者呼榮不應各懷愧恧南岳道士費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行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光摩膝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干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

有皆遠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東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

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憾死故傳為實錄矣

後漢書郊祀志四

出范舉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絕其教以脩善慈心為主不煞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為沙門漢言息心別疑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悽然自失也魏書六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脩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為著率在於積仁順齋嗜慾習虛靜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十三張 典

三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十三張 典

三

吳主孫權論敘佛道三宗五 出吳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承相長

子奔俗出家為沙門厭名僧會姓康

氏神儀對正遊化為任時三國鼎峙

各擅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

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鄴

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城

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耶

會曰佛晦靈迹垂餘千載遺骨舍利

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

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

花照曜宮殿目主驚嗟希有瑞也信

情大發因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

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

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闡澤曰漢明

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

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

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

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

勝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

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

而為通照也云士

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日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德不羣世号素王制述經典訓辨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閏今古亦有逆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脩身自訛放暢山谷縱佚其心學歸潛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之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蓋比對今見韋隱以俗酒脯墓琴行之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六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六 出高僧等傳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辦惜懷而復不敢立異

者正以卿輩時秀率而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與文本在齊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達、汪尤為名理。並足開辯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顥、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顥等，或棄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閻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大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過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目

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

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

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夫。

禮隱逸則戰士急貴仁德，則兵氣素衰。

若以孫吳為志，尚在吞噬，亦無取焉。

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

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忠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

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般舟弟

禪地，遙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

者，秀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

生頤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

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時顏延之

著辨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異往。

返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

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比對蘭護、閻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大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過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目

侍者明是同時。宋曰：何以知之？斌曰：

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宋曰：老子

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

西入城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

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

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

年遷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

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

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

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宋曰：佛以

廣弘明集卷第一
第三張曲

而知何假卜乎家曰惟佛是衆聖之
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

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

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侍

中尚書令元人宣勅語道士姜斌論

無宗旨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

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叔尚

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今議之太

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

桃吏部尚書邢樂散騎常侍溫子昇

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

千文更無言說目等所議姜斌罪當

惑衆帝加斌極刑三歲法師菩提流

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監奉

勑彫造

歸正篇第一之二

大隋西明寺沙門釋道撰

廣弘明集卷第二

典

元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叔
高齊書述佛志 隋著作王邵

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叔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

所紀羲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

為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固使

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間於

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

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

甘泉宮燒香礼拜此則佛道流通之

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

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

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

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

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

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

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

盡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
悟也凡其經言大恆言生生之類皆
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塵三
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
應漸積勝業陶冶愚鄙經无數劫薄
練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也其間
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
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齋嗜慾
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脩心則
依佛法僧謂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
又有五戒去煞盜婬妄言飲酒大意
與仁義礼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
人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又善惡
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剝落穎慧釋累辟家
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
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衆門
亦聲相近也其根葉各差謂之三乘
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
至道為名也上根者脩六度進万行
拯度億流弥歷長遠登覺境而号為
佛也本号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玄道

備戡濟万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

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

脅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

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

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

淨明无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

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
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
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
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

體不遷但時无妙感故莫得常見耳

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

既謝往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

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燒而有光明神
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

募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

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

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授諸鬼神造

八万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

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

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

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

教法後皆著錄綜敷深致无所漏失

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

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

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

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

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

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

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

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无師

正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攜精神

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

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

魏先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興西

城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

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

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

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

掠无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

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齧刻鉢錫為

禮今猶号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

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

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

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

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
圖耆闐崛山及湏殊山殿加以繪飾
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
具焉

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

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道
部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
祖詔徵以為沙門統綰攝僧徒言多
先極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弥加於前

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

侯安城公之号皆固辭帝常親幸其

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

八十餘太常中卒帝三臨其喪追贈

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

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

玄云所述沙門
等文多不載

世祖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

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肇

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

散花以致禮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

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

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

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局追敗之道俗少長感見埃及惠始身披白刃而體不傷屈局大怒凸始於前以所佩寶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禮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涅塵初不汙足色愈鮮白世号白脚阿練自知終期齋禪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尸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動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

觀焉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跋扈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鄙佛道頻表陳刑煞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垂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篤妾假睡夢信胡媛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无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紳士莫不感動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

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留於春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寂謙之道以清靜無為有仙化之證遂施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詐毀謂虛誕為世費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城閏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

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无皆是前代漢人无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斯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虛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少長悲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豫知各得為計京邑四方沙門多亡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世間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義大壞鬼道熾熾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亂天罰極行眚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蒿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偽定真復義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庶无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

初浩與寂謙同從苦興浩爭浩不從謙曰卿今促年壽滅門戶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誅偽五刑時年七十帝頗

悔之然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
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弛存信之
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誦者夥矣至
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讒死而孫
立焉

檢別傅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寢謙
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擇典誦金
經若浩取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
櫨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護其
上呼聲噭噭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
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誣夷釋門
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為妖鬼之大魁
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
常之事信矣浩門既誅清河崔氏无
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
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謗
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
古三公之加刑者斯寡酷也豈非恨
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禍及躬无
由自免顯戮謗構密悔前眚剋已復
礼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閭或方乃作
虛尤人終非靜過畢為噬臍者所及
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脣辛炮

焰以樹嚴刑酒池以悅目妄時人豈
謂為正化也縱而飾非廢而唱善及
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无有代者身
自當之國除身喪无所追收禍不旋
踵自貽伊戚公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
之道魏文開其實錄載於終古竟舜
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三儀尚須因有
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
本緣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
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
恣此昏凶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
自勵追悔絕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
靈感衆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
重為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
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
見危遂密讒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
禦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
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尔夜
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
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尸所
請告遺訣高慶然起坐曰大法應化
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
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尔夜
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
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尸所
請告遺訣高慶然起坐曰大法應化
隨緣感應感應在述理恒湛然但念
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
當復興善自修心无令後悔言已便
卧而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
子乃至幽死况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
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

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

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

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

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

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

典也可令皇太子嗣理万機惣統百

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

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目於太子

崔浩又諧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

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

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

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

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尔夜

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

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尸所

請告遺訣高慶然起坐曰大法應化

隨緣感應感應在述理恒湛然但念

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

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言已便

臥而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

平十月一日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為文成帝也廟号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方國無王不奉魏北雖除南宋亦盛稱為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目孰可悼乎感焉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返政存立非一

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極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載功德之族况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機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崇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徃徃如林夫山海之深恆物多有奸媚之儻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冤黨是以先朝因其瑕置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

遑脩復朕承鴻緒君臨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勿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即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並還脩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荅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僥竈佛羅假鑿術而守道不改於脩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為下綏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龕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廣弘明集卷第二第十五張曲

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龕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大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

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札像為葉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尸殞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

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為常准
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願諸
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

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獮法師惻又
授登紀二法師朕每聽成實可以釋
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

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
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

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祖

背痛怛摧慟不能已比藥治慎畏
未容即赴便准師義矣諸門外繙索
榮之西域沙門跋陁者有深道業
帝所敕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

以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
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
猶有遺蹤欽悅循情深遐迹可於
舊堂所為建三級佛龕又見逼昏虛
為道跡軀既整同俗禮應有子渝可
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
又改為昭玄僧行有官屬以斷僧務即
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
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

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
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
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
改姓為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
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
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
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繙索既殊法律亦
異故道教彰於平顯禁勸各有所宜
其僧犯然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
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剃判之

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採
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
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
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
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
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
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
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為世宗造
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
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功八十万二

南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
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刹塔有九層高
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

亦其亞也尔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
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六如來闡教
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眷城市豈湫
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拯禪之地當由

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
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
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弃矣
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
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為寺禁令不復
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為天
平寺世宗已來至或定末沙門知名
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銀僧獻
道晞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長並見
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
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
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虧
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

假菜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
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

餘萬其寺三万有餘流獎不歸一至

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
地生以資万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
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万化
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无常授軒
轎於峨嵋教帝嘗於牧德大禹聞長
生之決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
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
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謂
仙坊煮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
令死罪者服之多死无驗太祖猶特
脩焉太醫周潛苦其前採之役欲廢
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
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
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酒
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為不息文
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
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靈大徐
氏之謀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
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禮及
張陵受道於鵠鳴曰傳天官章本千
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奔齋祠跪拜
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
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
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
有禁私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
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万等千條

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灾滅禍故好

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

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
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
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
仙坊煮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
令死罪者服之多死无驗太祖猶特

脩焉太醫周潛苦其前採之役欲廢

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
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
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酒
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為不息文
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寂謙之字輔真南雍州
刺史讚之弟也早好仙道脩張曾之
術服食餌藥歷年无効有仙人成公
興脩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惄然不
了興日何為不擇謙之曰我學筭累
年延筭周體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
爾便决謙嘆伏欲師事興固辭求為
謙之弟子未幾興入華山居石室興
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
石室日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

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重負物謙之
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
止可為帝王師耳興事謙七年便曰
不得久留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
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興
戶所興歎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
而去

謙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
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
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
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寢謙之文
身真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
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
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
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
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札度為首加
之以服食閑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
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感顏色
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太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
來嵩岳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
棄乾漢武時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
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

其中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岳所統廣漢方万里以授謙之作誥云

錄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奉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矣

又云地上生民未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礼拜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高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命謙之與羣仙為友

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

天為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至默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无此昔漢高英聖四皓

開待賢之意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五張角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凸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无形虛寂為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為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擲比人神猥湊非所以極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棄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凸諸州隱士貞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歌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礼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礼接焉余檢天師段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嵐峯之飛浮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万里為方三百六十

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平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揚充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号也大方万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煞人祠天子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頽川作亂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餘燐不滅今猶服之

齊書述佛志 著作王劭
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尔妄言之又引列御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矯矯於佛石苻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公司城都監奉勅彌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七張角
神恆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盡輪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脩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三

大唐高僧沙門釋道宣撰

典

歸正篇第一之三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歸心篇

北齊光祿顏之推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

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芳水亦冥涬無涯邊

芳女媧練石捕蒼天芳共工所觸不

周山芳河洛交戰寧深淵芳黃炎共

闢涿鹿川芳女妭九子為民先芳蚩

尤鑄兵幾千年芳十日並出堯之間

芳羿迺斃日事豈然芳常娥奔月誰

所傳芳豐隆騎雲為靈仙芳夏開乘

龍何因緣芳傳說託星安得宣芳夸

父節林義亦艱芳尋木千里鳥易論

芳穆王周流往復旋芳河宗王母可

與言芳青鳥所解露誠瓊芳五色玉

石出西偏芳岷崐之墟海北間芳去

彼宗周方二千芳山經古書亂編篇
芳郭釋有兩未精堅芳上有對氣道
家言芳曰月五星皆虛懸芳倒景去
地出雲烟芳九地之下如有天芳土
伯九約率若先芳西方蓐收司金門
芳北極禺強為常存芳帝之一女遊
湘沅芳霄明燭光尚焜煌芳太一司
命鬼之尤芳山鬼國殤為遊魂芳迦
維羅衛道最尊芳黃金之身誰能原
芳恒星不見頗可論芳其說於炳多
聖言芳六合之內理常渾芳幽明詭
恆令智惛芳河岳洛書為信然芳孔
甲參龍古共傳芳禹時防風處碣山
芳春秋長狄生何邊芳臨洮所見又
何緣芳蓬萊之水淺於前芳東海之
波為棄田芳山崩邑淪寧幾千芳石
生土長必積年芳漢鑿昆明灰炭全
芳魏開濟渠螺蚌堅芳白日冉中誰
使然芳北斗不見藏何間芳建章鳳
閣神光連芳未央鍾虧生花鮮芳銅
為兵器秦之前芳丈夫衣綠六國先
芳周時女子出世間芳班君終履遊
孤貧採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
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
為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
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笠緣果之文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二張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二張

臂兩面亦乘船芳東南倭國皆丈身
芳其外黑齒次裸民芳侏儒三尺並

為隣芳西北丁零又烏孫芳車師月
支種類敏芳馬蹄之國若騰奔芳

西南烏弋及罽賓芳天竺干闡皆胡
人芳條支安息西海滑芳人迹所極

至大秦芳珊瑚明珠銅金銀芳琉璃
馬腦來雜陳芳車渠木精莫非真芳

雄黃雌石出山垠芳青白蓮花被水
濱芳宮殿樓觀並七珍芳窮陸溟海

又有民芳長股深目豈君目方丈夫
女子及三身芳結脣反舌一臂人芳

跋踵交胫與羽民芳不死之國皆何
因芳茫茫造化理難循芳聖者不測

況庸倫芳筆墨之暇為此文芳薄暮
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芳 梁典云

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
使然芳北斗不見藏何間芳建章鳳

閣神光連芳未央鍾虧生花鮮芳銅
為兵器秦之前芳丈夫衣綠六國先

芳周時女子出世間芳班君終履遊
孤貧採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

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
為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

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笠緣果之文

余檢其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理不
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家訓歸心篇

北齊光祿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
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
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
誘耳

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
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八善辨才

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
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卒
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
門設五種之禁仁義禮智信外書五常符
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
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
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
醉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
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
何其迷也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
事及神化元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
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詭也其三以
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

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
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立苦
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乙乎為
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

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精氣日為陽精
月為陰精星為万物之精儒家所安
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
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

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万百
里之物數万相連閭接縱斜常不盈
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
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耶石既
牢密烏免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
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
天合往來環轉不得偕違其間遲疾
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墮忽變

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
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
江南不信有千人疊帳及來河北不
信有二万石船皆實驗也世有呪師
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

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為尚能

制割國有增減星无進退亥祥禍福
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
西胡東夷厭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
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
必宇宙之外乎

凡人所信惟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
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
乍穹乍安斗極所周筦維所屬若所
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
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
而欲必无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
竚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
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
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大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
江南不信有千人疊帳及來河北不
信有二万石船皆實驗也世有呪師
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

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為尚能

如此何妨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景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

感時儻善簡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尤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

釋典為虛妄平頃託頰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蹠之福壽齊

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華真以後生更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

為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恚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

行棄而不說若覩凡猥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

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

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无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无犯哉且

關行之目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法服

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湏達添

水不必別落髡髮豈令罄井田而起

塔庵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

無業之僧空國賦葬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

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目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

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辟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

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志入道場如妙樂之世儀法之國則有自然稅

米無盡寶藏安求田畝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

世望於後身似不連属及其歿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

見夢想或降僅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湏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

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德以此而論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

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趾況於己之神爽賴欲棄之乎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殊光矣

凡夫昧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體耳著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礼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傑安目民興身竟何親也而為其勤苦脩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偷樂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羨身罪累幸熟思之

人生居世湏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

悲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脩行業

留心讀誦以為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僕士院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无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索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鴻荒道喪帝

吳興其文書並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
字自斯以往公襲異宜功成治定各
有方冊正宗既承樂崩礼壞先聖之
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
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
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
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
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違
乎戰國俗殊政異百家竟起九流平
作亂正統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
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
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
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
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伋
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
書於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伋
遺書於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伋
之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從
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群
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校
書郎班固傳殺並典秘籍固乃因七
略之詳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

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
籍逾廣皆藏在私書中外三閣魏秘
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
為朱紫有別晉領私書監荀勗因魏
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
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
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
以甚至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
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授其丙之
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
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私書監謝靈運
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
有新進更撰目錄為七志其中朝遺
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
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
雖復稱為良史猶有相拾之責況檢
括群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鑽劉宗
言才愧疎通學懶博達靡班嗣之賜
書微黃杳之東觀僅欲尋檢內寡卷
軸如有疑滯傍無汲咎其為糾繆不
亦多乎將恐後之罪子者豈不在於
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
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誤隨
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
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探
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
總最故以撮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
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

相囊已散宵漏既分緝表方搔惄不
能窮究流略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
多有缺然其遺隱記頗好搜集凡自
宋齊以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蓄聚墳
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
間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
更為新錄其方內經記王子術技合
為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為一
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授其丙之
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
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私書監謝靈運
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
有新進更撰目錄為七志其中朝遺
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
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
雖復稱為良史猶有相拾之責況檢
括群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鑽劉宗
言才愧疎通學懶博達靡班嗣之賜
書微黃杳之東觀僅欲尋檢內寡卷
軸如有疑滯傍無汲咎其為糾繆不
亦多乎將恐後之罪子者豈不在於
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
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誤隨
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
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探
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
總最故以撮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
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

次方技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為經典
次諸子次詩賦為文翰次兵為軍書

次數術為陰陽次方技為術藝以向
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漢藝

文志中經簿所闡之書并方外之經

佛經道經各為一錄雖繼七志之後
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

王以窮乏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為經
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為內篇第

劉王並以泉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

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泉

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

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諸部蓋由

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

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

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

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

軍竊謂古有兵草兵戎治兵用兵

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

軍從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

總以子兵為稱故序子兵錄為內篇

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

為文翰高以領世文詞總謂之集
翰為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為內
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
改為陰陽方技之言事无典據又改
為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

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
逮方技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
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
不足別創故合術技之稱以名一錄
為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

元劉數術中雖有庶譜而與今譜有
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為部故

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贊注記之類
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
斯以上皆內篇也

古今書最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

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

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泰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

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

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

詳而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止

內外二篇合共七錄天下之遺書秘
記庶幾窮於是矣

有梁普通四年歲惟單閏仲春十有

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

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

志積久未獲操筆間余已先著鞭欣

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間

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

歸予順之書也

廣雅明集卷第三 第十六張興

七百六十六部存

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

五百六十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

二卷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經也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

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九年秘閣四部目錄五

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万

八十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

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

万三千一百六卷

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

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

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

卷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帙四

種二百六十三帙八百七十九卷圖書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帙三万

廣雅明集卷第三 第十七張興

七千九百八十三卷二千三

六帙三万七十百八卷經書一千二百五十五卷

三千五十四帙六千五百三十五

八卷二千七百五十九卷

紅書七十八帙一百四卷

七錄目錄 經典錄 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

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

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

一千五百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

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

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

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二百

一十三卷

譜狀部四十三種四百二十三帙

一千六十四卷

廣雅明集卷第三 第十八張興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

帙四千七百一卷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

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

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

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合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帙二千

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

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

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

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

百六十九卷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九張典

百四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

四十八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

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

三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

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十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

千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

十五卷

右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

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

內篇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二張典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

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

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

帙三十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

十五帙一万七百五十五卷

術技錄

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

二十八卷

緯識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

五十四卷

唐書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

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

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張典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

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十七

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

三卷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

三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

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

九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

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

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

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

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

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 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 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七錄一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十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院孝

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

慧真臨賀太守父竟太尉從事中郎

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大義隨父為

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

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縷雖蔬食有

味即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

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反合藥湧生

人蔘自採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

有人蔘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要通

家擢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

之穿籬而遁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廩林為精今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睨廩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迹其人甚遠太中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於造請惟與裴貞子為交貞子印子天監十二年秘書監傅昭薦焉並不

到天子以為苟立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渝孝緒並得遂其

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

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

孝緒曰若廢廩盡可駢馭何以異夫

驂駢哉王作二閭及性情義並以示

之請為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

碑銘丹陽尹錄妍神記並先簡居士

然後施行都陽忠烈王孝緒姊垂至

及諸子歲時致饋一无所受嘗自筮

死期云興劉著作同年是秋劉查卒

十八皇太子遣使吊祭賜贈甚渥子

廣弘明集卷第三
惄追述先志固辭不受門人謚曰文
貞處士

孝緒博極羣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
學者所宗著七錄削繁等諸書一百

八十一卷並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為方

外之篇起於此矣

廣弘明集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四

典

歸正篇第一之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

廢李老道法詔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悰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憲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

經外典固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

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

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曰惟一食永

絕辛禮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

宗尚符國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

子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鑒

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萬行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

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

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

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

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

發慧炬以照迷錯法流以澄垢馨瑞

述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

慈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

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

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

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

歇急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

闍王滅罪婆叢除決若不逢遇大聖

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

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庶菜相承

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

舊醫歸憑正寢願使未來生世童男

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舍識同共成佛

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

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

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何和

南于時帝而道俗二万人於重雲殿

一日又勸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一

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

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道當正內

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捨者各

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三

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

不能草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

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

實論六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

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

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

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或累

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

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

尹詡陵王上啓玄目綸聞如來嚴相

巍巍架子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

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

凡磁波苦之利刀取涅槃之妙果汎

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

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覆八會教化之

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

冰清日盛霧豁雲除憤火翳毛塵熟

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真此

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

倦渴愛聲瞽之士慕探鑽而知迴道

樹始於迦維德音啟于克洛恒星不

見聞鑒源微滿月圓姿漢感齊夢五

廢季老道法說 比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脩靜者道門之士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鄧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脩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真照道法帝愛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盞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術道術仍又習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亦小術並辟退屈事亦可見

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雖然天智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果翻種告裁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呂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廣雅明集卷第廿一 藝文部 七
有放言標悟玄達上經知其深並私
與之交于時名僧咸集頤居末坐酣
酒大醉昂允而坐有司不敢咎之以
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當道所
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舉
持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感攝
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顧令上高座既上
便立而舍笑曰我飲酒大醉可中有
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
實道士曰有實顯即輞一足而立云
我已現一鄉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
向祝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
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內貴賤
乃至十人牽舉不動蹠乃令以衣置
諸梁木又令祝之都無一驗道士等
相顧無賴猶以言辭自高乃曰佛家
自号為內內則小也謂我道家為外外
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
定小百官處外定大矣靜與其屬城口無
言帝自驗藏否便下詔曰法門不真示
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
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私崇趨襲

是味清虛焉在瞿曇斯甜慈悲永

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

復遵事願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

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

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

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僞妄斯

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周時隋漸

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

言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

子也嫡兄澄急慢為奴而害洋襲其

位代為相國魏昏將窮洋築壇於南

郊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

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為禪文魏帝署

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復不

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延

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

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在後於

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

是遂不食肉禁鷹鸚去官漁屠童輩

禮佛行繞其族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駁而授焉先

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高寺取經

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

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弥遙

曰高洋駝駘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

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

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

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

忽謂帝曰我去尔後來是夜癡人死

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

端孰能刊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

誼高蹈則山水無間空非色外天地

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

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

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振羽孔雀

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辭

發心即是出家何閑落髮棄俗方稱

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潔淨之門擁實

狂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

大矣哉諒為深遠寔難鈞致竊聞陰

陽合而万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

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

真俗之混清隱顯之六異或有寡間

淺識則欲智陵周孔微庸薄宦便持

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

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

越踐蔑沙門罵襲腐儒惑招貳禍政

名意似聳高海城微然尊豪許為

極聖豈知十經猶障三學靡聞不隨

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字

殊途一何躋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

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

抑揚終以道為宗致其猶五色繺錯

近湏跡而會同万像森羅依虛空而

惣集歸根自紜紜之物吞谷寶莊莊

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

庶今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賜後進論之

云余有梵行先生者高昇塵俗獨栖

丘壑英明逆九天之上志氣龍八空

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革

績之袍纏牀異管寧之楣自隱淪西

岳數十年矣確乎不拔落然无為每

廣雅集卷第四 第十張
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繁以憂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湏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迹暫遊方踐京邑次於漏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玉勒金鞍爭光炤日定知擲草之愛是屬潘生剖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軒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鑑池側退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恠而問曰先生只若燕趙之士譬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闢楚魯徐行伍視細語頰眉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

廣雅集卷第四 第十一張
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堦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枋之間誰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與其可識乎試當奉深攝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稱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於百劫之末惣法界而為智竟虛空

廣雅集卷第四 第十二張
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万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羅城氏曰瞿曇種姓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都邑國朝八旬有踰於驚嶺宗親藉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花滿國二龍灌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惣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大眉間則白毫五尺開方字於眉前踊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采雙瞳方我妙色按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辟私阨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葉大寶正位少

廣雅集卷第四 第十三張
陽甲觀洞開龍樓迥連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開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花馳射之際力格香篆氣冠神功試論雌發曾不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天宿衛甚嚴喻視弥雋九重禁闈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姐彌麗則二万人然以道性恬凝志願冲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衰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晚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傾闊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尸悟宮闈之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闈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灌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葉尅成獨稱為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擒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明

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
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
心資風而合掌於是化宮裏乃弘
十地者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
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盲伏十仙之
外道制六羣之比丘前則吐納江
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
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
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中談何以盡
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
列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
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駁
之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
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
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
之疑竟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
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暗相
好於香櫞記筌蹄於貝菜三藏受持
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於斯乎但
世道紛華群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
像運既當但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
夢劉莊之寢摩騰併荼憎之勸遺教
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東僧會笠法維佛圖澄鳩摩
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
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掛
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

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閑右

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
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

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

正道拔自沉泥本号離慾之逆民摧
邪之大將吾之傳黨其謂此乎公子

感頌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
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

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婆娑懃惱
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振有頂
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

我十万里餘俱在湏弥之南並是間

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
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
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
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
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綬無
妨脩德留蹟長贊足可閑居且道本

錫鉢竊以不傷造體始著孝心莫非
王臣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
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諂先生
請當辯排

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
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
我法門出實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
憑神力更為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
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為限礙耳何
聞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
月垂像麗天雷遙發音動地而簡於
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
邊地十万里乎竊以固孔之生本惟
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恠
東方朔之昇天淮南王之入籬然乘
轡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
審之而弗載寧解味吾師之道術書
之於惇史乎况值秦皇焚典經籍不
全何容守此局大遂無大見然有或
彼正真甘露隨俗未悟身之非窮豈
達命也无常服散則數重不止憚貧
則一毛難落脣脣頑民可悲之甚吾

廣雅明集卷第四
第十六
已无保於形體誰有營於炫好躋蹊
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退
所以五緇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
物外是日逆流竊聞夏禹跡川則有
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恠頭踵然身
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
孝然猶盛美於群書况吾養性拯玄
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方德
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腠之間
哉窮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
若効濟糧微崔勞諾走功高無暇位
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
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
何人能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
非謹觸決而不拂請聽逆耳之篤論
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
薰蕎威鳳不群於鷺雀先生道雖微
卑神闇无三端可以參多士元十畝
可以為丘夫慎王事之不閑耻私門
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
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叙寒溫讀經
不解正音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

廣雅明集卷第四
第十七
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
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
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
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无
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己德惟佛
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剋讓則聖
人上美必若內德充盛自然外響馳
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
諸得失之各如何獨許世尊之号不
欲推人然彼群經莫二之宗各談第
一之稱自生半楮將何以通非所以
自遜其弊三也僕聞情存兩寶心慎
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
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况玄
道清淨及俗沙門而復縱无厭之求
論賙施則便无讓分毫或勝貴經過
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
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
之共知非所以自廢其弊四也僕直

廣雅明集卷第四
第十八
言雖皆可為藥石惟先生高見覽
以詳之
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
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往欲圯毀
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美吾聞
萬機斯物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
巨壑所以為深王則不聯於細民海
則無遺於小水况吾師大道曠无不
濟有心盡攝未簡恐親自當品戒德
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降真庸
人翻涉不生之佐應書貴士倒嗟无
聞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
擅為銓衡吾未相許為水鏡若但以
貞取人夫之遠矣遂使舛向伏羲幾
之語長者悟沙弥之說且復窮通有
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
而後盛異轍紛輪可略言也至如立
錐无地非慕堯舜之德餘尚不紹豈
傳湯武之聖詎知吞并六國其先好
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聞歷
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為四海強族五
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

陽晞露羨皂鞶之難留宿草負霜晨
轆轤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常
窮卒人倫一既鄉忽輕以乘軒篋茲
棄牘雖復才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
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獎智者同棄
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
地而歸來吾則欣來苦而知昨非子
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
少賤多能異用太廟之犧牛豎子之
烹鷹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
導於仁義豈亂想於繁華固亦騎遺
壯壯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音
義之薄技脩心可以報德何局定
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
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
惟乘落輦微矜納豈獨珠璫是以拯
形五山遊神三住或受童土或食馬
麥讚淨心之小施識雜相之多捨庶
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
自東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
湏乃舍生之達志但以凡俗難悟憍
嫉未除貲獻名實利权多福所以玉
槃高刹掩日筭於半天繡桷飛甍連

雲被於窩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
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足
感榮華之樂生民惟此為功如來亦
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无
價之奇寶與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
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
正覺之甘露固毒已深懷迷自久吾
師之出世也卒許救濟為功知我者
希无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
非而最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
共於天厥号无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
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
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
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趁四民之
利莫致百送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
湏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
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
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
聞或於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
子曰先生雖高談白雪終類守株所
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
剖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
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脩短
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
業之能為竊見景行不朽天身世而
嬰禍狂劫无禮竟天年而享福遭隨

則和合无由子何德以能消吾何情而敢
擅只懼我之同各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
重七斤投水則烟火騰沸飯餘一鉢与人則
群類充滿佛猶无惱於飢大寧有情
於人焉是知轉用固以招懲迴施許
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判非吾師
之福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不
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无也
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勳明
王責躬蒼昊不言而効德子不能自
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饗
餐何以為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
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
詎擬福田而權揚此吾所謂四勝也
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
聞或於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
子曰先生雖高談白雪終類守株所
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
剖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
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脩短
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
業之能為竊見景行不朽天身世而
嬰禍狂劫无禮竟天年而享福遭隨

廣雅集卷第四 第二十二
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

形神則上歸下流万事黎廓百年已

矣何憂天言誰為地獄庸人之所信

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惑繫風請更量也

先生曰公子辨士我見何膚淺所談

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誰能曉果

報之終期察目緣之本際不可局凡

六識囚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植百穀

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革正陰陽

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无離於集趣

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至或身非

報東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

蟻每非攝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

任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

母一湏委運慈孝何歸是知自參

菴果方環牛支分三報星羅万品成

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

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盡王者之

明法罪福旣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

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滌罪人天

福目前可以為監誠豈伊吾之攜虛

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

依宗便謂无鬼府但善惡積感殃錄

被之茂典介所未悉至如蹠勒涌泉之
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
金駿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參之鶴爰
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
生白起甘死之微李廣不俟之驗陸
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
著孰言冥杳雖有知无知六經不說
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
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
愚僻早湏歸悔體我真言

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
僕聞天生蒸民剛柔為正所以變化
形器含養氣靈昏姻則自古洪規嫁
娶則列代恒礼罪應不關於子崩道
亦元礙於妻妾遂使善惠許賣花之
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尚日
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
仇偶擁此情性免龍有悔其欲如之
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
一蔽也僕聞猛獸為暴民之業毒蟲
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猶除害
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礼積習生常
混然誰恆此而无耻尤類鶴鵠勿將

不老犧羔虧禮運屬厨人之手體
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
復烏殘自死班聽內律如何闢養形
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
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為物其來
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院
德於鐘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于
七寶興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咸
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醉
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
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
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胡
飲芝露敢為生類固不由之自可飽
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齋俸力
有之於勤脩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
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
化固當介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
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
也竊以鄙言无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
猶慙先達然其勇則纔離縕縕義雙
飛以求娶女則僅辟乳哺然空房而
混然誰恆此而无耻尤類鶴鵠勿將

群小之制督敢非高尚之敷雅且督

者昏也事奇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

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抑下之

操可以厲婦夫彭祖獨卧之術可以

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

策况乃吾師之成教也而淨行之宗

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納將出六

天之表猶无辨妓妾既超四空之外

焉可挾妻擊惟有二黑白衣繫葉通

許床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

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

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无女葉咸屏

四大法喜資形所謂一通也吾聞生

死去來本同步蠻顛晦上下无異脩

環莖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

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為美女狸作

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

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辟薑怖鵠

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

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煞

豈禽獸惟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惜

身莫異輪迴无始誰非所親恕已為

喻亦何不忍諱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

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

所以黃不食龜孔猶覆餗況吾仁慈

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間

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

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

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今身

酩酊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

至如文舉之尋不空玄石之眠難悟

蓋惟耽酒之狂客易可以論至道哉

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慚薄欲言

飲而無炎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誠

良以此乎縱不開物命亦無宜舉酌

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

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

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

欲終為難滿所以筭限二時足充四

大覺醫燈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

土之期既切渴乏之情遂緩自忻道

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

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湏絕味辛

董清居齋室況吾欲立身而訪道寧

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

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

百體皆汗渾飛膚喪五色無主既如

蹈虎復似見龍悅焉若狂莫知所對

先生摩頂勞曰吾惟愍物子何怖耶

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某卒坐下

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踈野翻踵外

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

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恨前

失請容鞠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

生日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慶都監奉
勅彙造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慶都監奉
勅彙造

廣弘明集卷第五

辯惑篇第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曲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為幻僞
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
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
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
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
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內傾十
使之經外蕩八魔之獎故能履水火
而無礙攝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
靈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
衢其道顯然毫難偽叙至於李叟稱
道變闡二篇名位周之史目門學周
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
為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
乃云西遁流砂漢景信之方開東夏
道學余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
絕智守雌全未聞於寰海蒙俗信度
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
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為人
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狀祝斯言

孟浪無足可稱方故陵佛而跨法僧
矯俗而為尊極通鑑遠識者自絕生常
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
消子所說伯陽為尹而傳是則述而不
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
後學門人廣開術言輒引類翻
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妾傳
老子代代為國師者暨也葛洪可謂
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
等駕齊驅佛經無叙於李聃道書多
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
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
無不擬儀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
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
昭彰之形言為虛指夫以輪迴生死
木雖磨不磷是以辯惑履正開於悟
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誓明之德自
注流震且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
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休

長迷途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又序
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
闇託信為難辯舟師故四不壞淨位
告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
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休
木雖磨不磷是以辯惑履正開於悟
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誓明之德自
注流震且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
統使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
昭彰之形言為虛指夫以輪迴生死
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
傳識所以豪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
下眷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特有盡
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能漢王變為
蒼大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
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
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
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
乖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
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談
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祖尊重親
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
代之彝倫安有指撚所生專存諸已

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

已論今重昌顯固湏讎校名理尋討

經論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

妙識宗歸若斯博詣事絕迴惑竊以

六目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

升沉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

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

况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

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

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

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

事僧徒供施叨溫於福田過犯滋革

譏嫌時俗通汙佛法咸被湮埋故周

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胤惟獵

羌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

行穢跡誠無足恠今疏括列代編而

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玄介

梁弘明集辨惑篇目錄

牟融辨惑

亡名正誣論

宗炳難何承天白黑論

何承天達性論頽延之難

釋道恒釋駁論

張融門律周顥難

釋玄光辨惑論

劉熙滅惑論

李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五張

興

蕭子良釋 疑惑書

唐廣弘明集辨惑篇總目

魏陳思王辨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叙道反評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敘列代王目滯惑解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周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周甄鸞笑道論 周高祖廢二教詔

周武平齊集僧論廢立

周前沙門任道林抗帝論

唐李少卿十異九迷論

唐沙門釋法琳上破邪論

唐唐僧上廢佛法表事

唐李少卿十異九迷論

唐沙門釋明槩上立法事

唐李師政內德論

晉戴安釋疑井姚主釋疑論及外問卷

唐沙門釋慧淨折疑論

唐李少卿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

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寶公

辨道論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六張

興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晉秘書監孫盛國

老子疑問反評 晉孫盛

均聖論

齊常侍沈約

辨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大傳說上

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

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釣弋

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

妄甚矣哉中興萬論之土有桓君山

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

誠能抑奢慾閭耳目可不襄竭平時

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

無情慾可忍无耳目可閭然猶枯槁

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襄竭非談也

君山授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

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

侯樂人寶公年百八十兩日盲帝奇

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

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

道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

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

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寶公

廣雅集卷第五 第七
便以不監謚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

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陽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脩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遊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无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恠乎世有方士吾王患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壽享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後接姦詭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勿舍珪璋十歲能厲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眼稱為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詵以為至道宗極也遂製轉讀七以詳云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晉孫咸安國頃獲閑居復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孝大賢之靈衢詳觀風流究竟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勝歸夫大聖乘時故

廣雅集卷第五 第八
娛乎而顧為疋夫所憫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札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禁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乎五祚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

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歿之其斯之謂歟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勿舍珪璋十歲能厲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眼稱為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詵以為至道宗極也遂製轉讀七以詳云

廣雅集卷第五 第九
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捐讓与干戈迹乖次微道疎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固自然非古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光之吻頰孔俱否逍遙於直陳之間唐堯則天稷禪異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禹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龍吉丙豫龍吉丙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寐而不能寐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昧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偷者言行抗辯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野瀆所常習渴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稿詐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案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斷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十張

典

駢母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

救世之宜達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

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

以明之聖人惄寐何不好哉又三皇五

帝以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廟

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

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

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勝歸

頰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遯惑而友

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豈若於

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頰孔

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頰同

廣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一張

鞠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曾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无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逝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悅與忽目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遠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詛

晉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頰則左枉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十三張

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志鎮之何以復湏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桂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盛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彌麗聲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葉文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

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而美過美所善邊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不尚賢使民不事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

又曰絕學無憂唯之与阿相去幾何善之与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受其資雖知大迷盛以為民

首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
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
愛既存則失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
若之謂又下章六人之所教我亦以
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

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
絕學所亡絕昔堯孔之學耶堯孔之
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
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
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間弊所未能通
者也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
盛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
昔陶唐之亡天下也無曰解哉則維
船任衆師錫疋夫則駁然授禪豈非
冲而用之光塵同彼武伯陽則不然
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昌狂
其迹著書則矯詐其言和光同塵固
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六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
繩亦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
是謂忽悅

下章六道之為物惟悅與忽忽兮悅

考其中有象悅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
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
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上章執者
失之為者敗之而復古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
論乎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
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
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
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
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
聖者為是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
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
滅不同吾誰適從

絕仁弃義民復孝慈

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
復去居善地焉善仁不審焉善仁之
仁是向所去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
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
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
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

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
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
鑄善惡無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閼梟
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
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頑然父鄭伯盜
鵠縱毒不假學於齧鳳狩虎肆害不
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湏外
物者也

教所誅不假高唱矣

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知
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
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
即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
太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
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
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
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
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

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

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謗綽綽

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

其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非玄勝

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

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

論豈不知林木不復得返自然之道

直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

悅非注心致物者也非惟不救乃譖

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

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

歸一也咸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

大悲惱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

均聖論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十八
齊沈約休文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
善復為妙
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
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妙
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妙天下之
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
所未能通也盛字安國仕晉為給事
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素而以史籍為
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
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
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
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
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
道養斯言有微至於聖也則不太
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
所位曲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
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人耳
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
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鉅
故智用有漸頓也盛叙老非大賢取
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觀
誰譎恠微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
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十九
均聖論
廣弘明集卷第五 第二十
齊沈約休文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
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
至於大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
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最介
來宅其中毫端之泛鉅海方斯非譬
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我之
所久莫過軒轅而天地之在彼太虛
猶軒轅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惟謂
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耶世
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
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召跨
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
覩婆娑南界是日間浮葱嶺以西經
途密迹運未開自與理賄何以言
之夏殷以前書傳簡索周室受命經典
總括要荒而八蠻五伙莫不愚鄙文
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贊王府登榮
清廟西園密塗厥路非遠雖革書橫
字胡華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
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
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

會歸尋其言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冥非皮死立至雖復大聖般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顧奪寔宜導之以漸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兼腹元虛非冥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亦多自此以降矜謹日廣春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腥為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聞其聲不食其害草木斬伐有時廢卻不得妄犯漁不竭澤佃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宀食登衣皆須著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成有五支又謂其一也逮乎酣營于酒煙迷乎色詭妄於人攘盜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以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

宜有次第亦由佛戒然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教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宰禾理固宜然或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割別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雋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華陽先生難

鎮軍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詰

論六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憂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腥為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聞其聲不食其害草木斬伐有時廢卻不得妄犯漁不竭澤佃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宀食登衣皆須著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成有五支又謂其一也逮乎酣營于酒煙迷乎色詭妄於人攘盜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以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

廣雅集卷第五 第十二

世既間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又興上國殊絕裏周以後時或有間故郢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允中之一日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闇非閑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革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煎肉食之時然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若梗糧未播然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無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未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

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

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憐虐

非謂內惕東方意在緣報觀迹或似

論情頗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

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證

備以詣洗願具啓諸叢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

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開

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間浮有

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

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注記

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

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

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

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

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

則四月辛卯長曆惟是五日了非八

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

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

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

為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

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

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

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

去明星出時墮地方行七步初無星辰

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

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間浮有

四國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於

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

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

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

何得未有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

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

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

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譜

四夷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

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

罽賓文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

有聞故鄙子以為赤縣於窩內止是

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淳園

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

英遠岳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

發夢遙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

破非閑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

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

廣弘明集卷第五

非謂其途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

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

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破各有

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

群生何革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

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熟

肉食之時熟孰甚焉而方俟火粒角

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瘦

瘠未燔然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

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

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熟害

獸受對更重首輕未重亦為未達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督

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

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

而可憐虐非謂內惕東方意在緣報

觀迹或似論情頗乖不審於內外兩

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

用頓悟謹備以詣洗願具啓諸叢

答曰民貧寘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

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

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苦佛

廣弘明集卷第五
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閑淳厚之與淺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

然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手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

默之戒輕故後被訓記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側前論已詳請息重辯若必以釋教乖方城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藏都監摹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六

典

辯惑篇第二之二

大唐雷寺沙門釋慧振撰

有唐太史傳弁者本宗李老猜忌懼門潛圖芟剪用達其鄙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弁不勝

其憤乃引古來王曰訕謗佛法者二

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為高識傳一卷

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

增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

反於天下斯並李門勃逆皆覆而不

顯非謂萬論之文字若夫城高必頽木

秀斯拔惟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

足恠其鄙妄未見廢徒卓爾有加惄

辱明非日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

仍隨開喻此則古來行事擇判天分

未廣見者謂為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傳氏貞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太半掩殘焚蕩之事可考非政所湏沙汰括檢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

代代滋孽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傳氏
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渝塗炭
可悲之甚矣弁學周子史意在誅除
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
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
恐有姦穢故湏沙汰務得住持二則
憎嫌昌顯危身挾怨故湏除蕩以暢
骨襟初列住持王目一十四人傳弁高
識傳通列為廢除者今簡列是與墮之人

宋世祖 唐高祖 王度 頗延之

蕭摹之周朗 虞急 張普惠

李陽 衛充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目一十一人傳弁高識

傳列為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

魏太武周高祖蔡謨劉盡陽銜之

荀濟童僊子隨劉惠琳范縝李緒

傳弁減半之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梯糧之穢青田榮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群之過興舍衛十盈之偽起毗離大聖因立條章无學由而正犯遂有七

擯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譽張網目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張 十

二十一

卷之三

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方故得正
像咸稱有道內外同号無塵自法漸
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
之隙滋章舉統以法繩之烹鮮之儀
可觀隨機以時勤勉惺泥之前自隣
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醒迹易欣
掩耳之夫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頑
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
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濯一亂彈僧徒
之得失則汪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
毀藏積之僧淳存高尚之道德延重
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為政也
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
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該
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
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
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
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
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
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雖僻而預片
堂釋種達多乃邪而參清衆是知權
道抑揚神機利用或取或縱事出乘
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四張 楚
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
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王力拔
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
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
數斯實錄也俗有誠記之傳不知由
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
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
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
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
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玄有黑
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
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手紩第七弟
渙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
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閨中改為黑皂
朝章野服咸悲同之今僧衣黃以從
識縛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賓定霸
乞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寶
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
運是誰應得寶曰非僧所知帝曰如
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寶曰
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

廣雅明集卷第六 第五張 沈括
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
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
窩者假過誅之尤其情本疑意在釋
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
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
身信讒信滅陵幾佛化自取殃及旋踵
更興興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
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
功在九億无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
上事諸賢並接私忿於僧有隙發憤
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
而掛刑納禿賊以驚視聽拔胡而動
王目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
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盜
科述拔乃當死例書表咸云拔賊未
識拔賊是誰可謂匿名之輩足授諸
火如湏勘檢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
有十賢苟濟一夫若有利用自餘連
寫未足人聞傳弈後來謂自脫穎言
无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實賢愚所
輕然素本無道門起家不負賤投僧乞
德之始西來入京授道士王歸歸道

廣雅集卷第六 第六張 曲

左之望都邑而知見其飢寒延居私

宅歸通人也待以上寢三數日間遂

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

子為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弃大瞋

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非翁士

我將接在宅豈為不軌耶僧曰非若

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

歸掩氣而旋歸有女贊為果殺營以

為言并既竊妻而傳妓不可算美如

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為泥人固

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

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磑之利

勅令巡問軍寶乃稿詔集僧三木加

身考令去反并令引邑議同謀遂誅

剪僧徒於河間郡然道俗近一千人

傳符達於潞州酷聲遍於天下時寶

變為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

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齊之生敗

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反僧亦

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咸因

宿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之快

泄在帝目非閑上事非位不謀已如

前各從為舉父終陷唐會故集者隨
傳叙之庶後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 周高祖 宋世祖 唐高祖

晉蔡謨 宋顏延之

宋蕭摹之 宋周朗 宋虞惠

魏張普濟 魏李陽 齊劉畫

魏楊衒之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

壇廢佛宗

帝姓託跋氏諱伏釐後名燾鮮卑胡

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

有翔方晉就封為代王盧孫捨翼鞬

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万北連雲中

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

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

平城為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廟

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

第三主託跋燾立時年八歲尚在幼

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

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

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

土授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古於

號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

号今奉太平真君置精輪天宮可推

仙道列碑間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

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

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

改號太平真君以遂般謙之道命也

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

便進說為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

佛像四方亦然惟留基下至真君七

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為得

志也為謙所躡幽然太子惡疾殃身

方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為閻人宗慶

所煞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

大明

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為元改

代為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

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

怯於文雄輕於自審重於信偽而棄

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

顯之今重昌辨一以葉運冥昧報果

交加二以教指俗偽終歸空滅三以

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礼

五相雖惑多以雜行者為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尚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饕謂為禿人梵網呼為大賊戒海如尸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妄各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統臣有國常有行貞禦者重之為金贊者罪之不可以見一士卒僻合國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剪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弃引以為明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卓礼頻繁自不能拔始而增狀僧為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威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仞九州豈以一士受祿朝廷為之廢務一僧盤施擇門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

廣雅集卷第六 第十次
通有恩臺繙糾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擅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湏介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躬監四海列辟靡

監於王事職司其憂余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為監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為愚人識難辯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閭君賊臣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顛生獨為德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言初略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窮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錄猜忌佛門

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

之第三子也侯本鮮卑尤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曾國公為帝即高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為心晦迹親疎以榮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家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控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煞之并子十人族大目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翦扞城慮遠摧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目下布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龍溪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減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五月因癟而崩於雲陽子資嗣位

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
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弁叔為滅法則

誣君罪憤值容養寃政網漏吞舟故
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

據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号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愈其
初明年五月勅詔曰文宣後年正月
改元大定二月內據位有隋故弁述
云觀武帝為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
既除叛邪之教惟務強兵五年之間
大勲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
弁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
除纏了四崩忽臨則弁為狂矣然則
武帝惟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
誅戮害林毀佛欺罔已深祚促曆移
固其宜矣况復癟及其身呼嗟何及
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正佛為叛
邪指偽道為師奉閻君荒主豈待夏
子葉立尋為明帝所奪而傳弁叔為
高識之帝監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
絕嗣身名俱滅可為辨鑒矣葉蒿子
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曲干正
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經絕嫡三号中興
間間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
敘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
也為父討逆斬兄昂於南郊并子三
十一人自立改元孝達二年誅林義
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卷入
高闈反事及沙門董據下詔曰佛法訛
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
逋藪加以奸心頻發囚狀屢聞敗道
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
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
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
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
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
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
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
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刺斬之處鞭頰
坡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
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
子葉立尋為明帝所奪而傳弁叔為
高識之帝監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
絕嗣身名俱滅可為辨鑒矣葉蒿子
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曲干正
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經絕嫡三号中興
間間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四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
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
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為失旨
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
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董據有

惟聽西域胡立寺都邑魏承漢制趙
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詔寺已為沙門
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
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
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
則苟允事無齷何拘前代其夷趙為

道士樂事佛者志曉餘有卉為潤飾
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偽妄自昔著書
合氣士女媚行赤章狀擣幽明亂起
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
何者卉去佛國澄令弟子遊說郡國
支遁之徒為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
飾邪教斯言訛誘天地不容何者佛
圖澄者得聖之人也孔孔流光不假
燈炬之照瞻銓映掌坐觀成敗之儀
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
東儲之貳前表石蕊之禍及難生嫁
現諫虎以刑溫法深享壽不遙斯言
甚切而卉乃云令虎煞姪取其帝位
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為其
羽翼普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
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
又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
言何得妄指且道之述作止在五千
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曰姜
斌事平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
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
乖覺尋繹道經溫寫何甚不能自
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

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旨斯並葉
行之舛沉報因之惑則也問以位行
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圖傳迷
俗亂真無織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
犯枉沒卒歲又可悲夫

六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
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盡形像於
樂賢堂經歷復難而堂猶存宜勑著
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哀博議謨曰
佛者夷人惟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
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耶盡此像未是
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
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
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
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
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
至自旦至中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連
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連尉
待罪詔免為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
對復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卉叙
為純目未為駁論何者謨之諷議為
據神刑一域以此為中國也佛則通
據闡浮一洲以此為邊地也即目而

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
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設四周環
海天笠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
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
限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
史也惟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度生
常保局永執自以古同謂家自為我
土樂人以為我民良不足恤也中原
嵩洛圭測景以為中也乃是神州
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
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
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斯言
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
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
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託跋宗族北
狄並君臨瀆岳嚮明南面豈以生不
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
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磾微狹微
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
拘於夷夏也蔡謨錚固自守未曰通
人推詔違命負罪殷廢正刑可矣抑
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惟絕域
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

廣雅集卷第六 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第十九張

廣雅集卷第六 第二十一

非九州之限，豈岱乃五竺之地而黃

舊

帝軒轅並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

見機而作無俟准的至如夏桀之為政也

舊

焚黃圖誅龍逢泰正之酷暴也

燒經籍坑儒土時俗傳之無道之君

舊

也然延埴博瓦非曰桀功起于皇帝

末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湏襲賊古

舊

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堯紂何能極

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

舊

者偏黨不倫之謠經也蔡氏猶隘何

足可稱

唐持進鄭公魏徵榮有百僚其一據

舊

荅珠星夜演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

舊

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

舊

化無窮納須弥於芥子之中覆日月

舊

於蓮華之下法雲惠雨明珠寶船出

舊

諸子於火宅濟群生於苦海磐得砾

舊

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

舊

傳毅之言無從禁謨之儀斯國之重

舊

自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其石樹蓋于昭陵為万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功用罕施自揣無能固辭於公政可也而叙華夷事闇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七顏延之鄉那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逸不護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過拔為太祖所賞每外獨榻之札延之嫌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弃叔之為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延之非蒞政之能官嫌而譏之既不

預朝廷退居里閭子峻為揚州刺史乘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啻產葉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竟以其不參朝賢亦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度者則令先習義行奉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鍊精以徃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第十虞原會稽人仕宋明帝為中書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奔頗廢政事急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法論

曳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
帝以所居故第起相宮寺製安置宏
壯惠曰此寺穿掘傷壞墻壞乞焚蟲
采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賀子呼
嚙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
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安此寔是
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弃謂為除
彈匪其意乎

十一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
中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
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
寺僧略無休息乃上諫略云伏願沐浴
慎威儀方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
紓用坐之札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
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
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弃筆委加
荒穢之媿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
是妃主莫不通媿百姓苦之而上不
覺斯言奸蕩何得妄施宮禁有限防
禦有則擅言媿僻縱筆妄陳據太史
之任撻清慎之機專播私憤顯行輕
毀弗能食母君子耻聞亭日柏人漢

後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弃自
行媿穢其黨黑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
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
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為
効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
甚可恠也故弃重其財色毀僧同之
如老子化胡經云既化胡王令尹喜
為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
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軟善任從
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
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
義依道法不可恠也是以仙童玉女
侍老君之側黃連朱戶述命門之事
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
然哉

十三劉蕡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
不仕之著高才不過傳以自況也上
書言佛法詭誕避俊者以為林藪又
誣訛淫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
妻妾損胎煞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
百許万并俗女向有四百餘万六月
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万户矣驗
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亦言
道士非老莊之本藉佛邪說為其配
坐而已詳盡此言殊虛聽視專言墮
胎煞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
善而忘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
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
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大
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
向法之意也寧有弃堂堂之政而從
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誇毀佛法

十四李蕡道人魏延昌末為高陽王
友于時人多絕戶為沙門蕡上言曰
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
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万户矣驗
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亦言
道士非老莊之本藉佛邪說為其配
坐而已詳盡此言殊虛聽視專言墮
胎煞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
善而忘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
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
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大
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
向法之意也寧有弃堂堂之政而從
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誇毀佛法

之妾張姬然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

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弃重為正諫及後上事遠陳此略孝校則劉畫之門人矣

十四陽術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私書

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覽

恨渙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

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

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

後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脩道

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

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故又廣引財

事乞貨貪積無狀又云讀佛經者尊

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

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

者乞立嚴勦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

遵師徒無盡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

國留兵多天下幸甚銜之此奏大同

劉畫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

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弃美之微於

府前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傍寫不遺

斯乃曲士之沉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廣弘明集卷第七

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三

叙列代王臣帶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恥

周衛元嵩

宋劉慧琳

齊顧歡

魏邢子才

豫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弈

十五荀濟領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

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布衣相知及

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貧氣曰會眉鼻

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

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

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

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

悒悒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

崇盛便子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

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為

灾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

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

金人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開豎

以控攝三國由茲鼎峙五湖仍其舊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散乱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迷於僻者至於貞槩絕俗固莫叙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黃新之墓等並安撫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閨擇化禮崩樂壞未覩浮圖戰國無主何閑僧偽乃云網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妻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言憫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言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晉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

濟表云贊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麵牲歟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恠之胡鬼曲躬供貪姦之賊禿耽信邪胡詣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

於溫清源涕動於目下興言賦於孝
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
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
情罵之竹脯麪牲用替祿栗蘋藻杓
祭豈惟有梁之時屈草就卑乃万代
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攝狀
自非行德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
絕慾於歲年長齋竭誠於終事武
又曰日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
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喪以仰懸
魁者也乃至舜時竄播杌於三危左
傳先音姓之姦居于爪州是也杜預
以允姓陰戎之別祖与三苗俱放於
三危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
世居燉煌為月氏追逐遂住忘嶺南
奔又謂懸度賢丘身毒天毒仍訛轉
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与三
苗比肩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
仁義貪詐甚者号之為佛佛者次也
或名為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
之威胄方尊妣石墓胡之軌躅竊不
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燧
度賢丘等南徙也西戎即叙禹貢所

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三史矣
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
索而度也賢臣天生仁風所行四時
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
神矣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
至今無相慕奪斯是地心号中國也
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
巴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案
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
旨專擬帝躬深知僧尼絕慾用則超
釋迦出我剖腸而誕摩耶遂殂事符
梟鏡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
逞節殊甚遠多投石難逃引弓廢草
常道自餓形體安能濟物聚合羌伎
易衣削髮設言虛詐不足承稟九十
六道此道最貪叶波淫遇衆多崇信
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
親尚不存既毀踐何能救斯即不行
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
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脰而誕義出前
經以懷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
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終故生七日
已上報天中然則脰誕皆剖此亦有
之不同易鏡如何盡委引弓投石事
出權行板君遂節一何誣謗自餓以

化外道變俗以靜食門而去諸道佛
道最貪全成毀滅誅國而不護國示
棄難亡羣與廣之理路無沒濟巧於
食會補貼成文斯日有才不妨無狀濟
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
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
旨專擬帝躬深知僧尼絕慾用則超
釋迦出我剖腸而誕摩耶遂殂事符
梟鏡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
逞節殊甚遠多投石難逃引弓廢草
常道自餓形體安能濟物聚合羌伎
易衣削髮設言虛詐不足承稟九十
六道此道最貪叶波淫遇衆多崇信
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
親尚不存既毀踐何能救斯即不行
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
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脰而誕義出前
經以懷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
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終故生七日
已上報天中然則脰誕皆剖此亦有
之不同易鏡如何盡委引弓投石事
出權行板君遂節一何誣謗自餓以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六張典

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无益
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
恠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
照此矣然大益取國天下之罪人行
姦煞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
四國禦則流於三途而謂僧尼志然
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
失淳人之引善可謂塘頰有非輪之
勇井蛙滯坎窪之心哉

濟云胡法慢曰惟財是與直是行三
毒而害万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
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
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檀捨為
初惟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乃
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
絕慈風豈識三寶為正化濟以不得
其志沒幽暗之但增貪贊以各人未
顯狀身以扶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
濟寔歸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乘拜
万户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郡賞庫無
尺絹謝安平百万賊愀然改容能仁
捨四有諦遺如涕唾斯寶錄也况復

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
誠八微之毒牠衣盜自隨若鳥之遊
空府去留無滯類毫之泛長川此等
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
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為僧豈得以
賊目虐主等櫻櫟與唐虞梯茅荆棘
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
分全桐以昏冕都掩諸尾夷理不可
也于時有梁之為政也仁育為柯帝
則絕慈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燭
點足可投界豺虎矣通人為論理則
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
行惟孔一人藍吹竊服時惟傾國僧
之真偽權寶難分惟佛得知餘存視
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披火
灰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
乞食納衣頭陀為務今則不然數十
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
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湏此
法進退未為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
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
張施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

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
踊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苟以糧
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
如法脩行如來白毫相中无量功德
百千万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
盡故知為道出家為道興供為道而
受為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
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于金
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
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間無
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
心外無境見境是故便供施隨心積
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
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
得而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
日門徒不能分辯真偽況中華避役
奸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
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
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孝定魔
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古中
華避役奸侶焉不迷惑斯是謙言誠非
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余何不論

掩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役

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為王

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

齊又引涅槃闍王害父者婆訛狀佛

以理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結惑網逾深

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

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

達解知父本空何必起逆因亦非有

由佛開化達悟妄心追悔慙謝獲無

根信齊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庄

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

除執迹毀教不足恠其愚闇也餘有瑣

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

引張融范鎮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

融鎮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鎮立論無

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
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
削髮千群不臣萬衆稱為帝師未之
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
供敬厚矣終獲腐胤辱滅宋齊已降
莫愆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
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

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

志在貧窶竊盜華典傾棄朝權凡有

十等一日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

日興建大室壯飾胡像僭比明堂宗

祐也三日廣譯妓言勸行流布轍

帝王之詔勅也四日交納泉布賣天

堂五福之虛果棄大君之德賞也五

日豫徵叔贖免地獄六極之謀砍奪

人主之刑罰也六日自稱三寶假託

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日

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

八日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

朔密行徵發也九日設樂以誘愚小

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

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日法

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

謗此呂尚之六韜祕策也凡此十事

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

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

高臺期關庭之箭漏掛旛蓋於長刹

倣充庭之幽薄微玉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喚象食舉之

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讌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十一張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十一張

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

旛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士去

陛下方更傾儲供寺方乘擬附庸之

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礼寵既

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播合

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衡帝之

不齒無何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譏

言雖若目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僧行

無恩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

獨夫閭主不言自矜飾詞覆詐昌

露矣故曰知人惟難人實難知其難者千

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蒞政故

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則後之

上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

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

無遷延之葉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

勞民伐木燒掘樓閣損傷和氣豈顧

大覺之慈悲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

道釋充足能除禍屏絕干戈今乃重

祭又罰名教五尺牧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累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无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嚴書以梁齊為誦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岳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正受誑於三山漢徵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為豈懲前夫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教僧國移廣改者但是佛妖僧為奸詐為心墮胎煞子昏婬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

子反養於蚊蟲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經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于子不子經紀紊乱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夭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運葉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苟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衛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卽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万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固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湏除豈獨佛僧盡受誣罔乃云墮胎煞子令存好仇余亦好仇何為干政自不見也書奏梁武大憲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為齊文襄燒築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

也而傲君父忘仁於茲蟲也隨胎然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盡矣佛行仁化無拘王臣守戒索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導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曷適化隨緣悟達為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業之夫以為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曲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十六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悲為僧有頤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陁微官固非所幸乃上跡陳曰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經紀有本自魏晉已來胡婬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耽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少教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目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觀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斬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

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馳表奏惟述僧之姦媚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贍者止惟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暉如不可陷溺子陳家素負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惟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潛藩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傳弃又加粉墨言轉浮辭為下愚者所笑何見上達者哉

十七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為僧陽狂浪宕周氏平蜀因入閻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寧齊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止者未合道也若尚民壞不由寺合國治豈在逕國但設民心合道日久民合道則安道滅民別道是以齊眾號佛法而起九級連雲唐及梁無人而累土塔接地空脊望非攝功於率舍而作不起居度僅有樂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者以大忘為本安寧合生除不苦受樂无度恐泥木拍攝有滅廢益報情而大用恐遭驟滅同之大寶三皇之中興華北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廢恭廟之運時豈不慕唐虞之興風運盡漢之本法萬滿造平定大寺容貯四海百姓不勸立

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因擇親疎參差鑿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勤用釐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者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於是衣寒露養孤生疋繫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嘗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謗佞之臣使六合無怨讐之聲八荒有哥周之詠飛流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介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即色為空非正智莫曉即凡為聖豈凡下能通故湏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云不勸主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万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墳瓦成日

為草虫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十六張
而作火劫助蠻蠻而起水灾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誠也故比立造房先除妨難有捐命者必不得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

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不行富僧輸課免丁富僧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憎貧人免丁則衆人必望免丁竟脩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減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惣是事意勤行平等非減佛法勸不平等是減滿願奉勸念貧窮勸捨悭貪勸人發露勸蓋國民勸猕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无軍人勸棄三藏勸少三藏勸立僧訓僧勸教大乘誠

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教為先禪僧奢泰不崇法度

無言歎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

臨冥報記

大士

城寺有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善論其論難寫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途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微也

十九范鎮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獻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芸居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煩載

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爭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華故為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擇未始分迷者分未含憊等遍條條遍成聖難十子稱終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

且佛則金姿大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闕浮道則家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二十一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為姓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尤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為後身張阿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

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惜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豐粟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豪秸苟有其誠則蘋藻停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約祭而况驚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

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蚕之要務孰契者不以為患當術者不以為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純目矣非又何為哉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夢齋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糲帝王捐六親捨札義赭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熾惑惟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紕繆苛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幽滋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眾之棄華即我有識不許弟縣字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為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有下惡以沉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與夫羣畜愚冥奚以異哉二十四盧思道范陽人仕齊為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

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面遍海內士文為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羅之強國富周祖始位大家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并重肉躬大帝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為釋化立教本貴清淨近世已來靡費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為論糾其廉費眾之則謂強國富民之榮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賞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為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毅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尔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慾使之然也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二十三張典
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无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誠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間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充盈不鮮身用銜繼而詣軍門財寶並為周有固祖既廢二教自以為万代之上榮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冠以為滅法之廟略也固天宥之統叔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纏纏全希一旦獲之填胸滿目連手運帛接軒長途斯為大盜之滅國乃以為興師之威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帷營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尔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而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勸已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二十四張典
國前後鹵簿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繩褓王位斯及自号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万古見小不立后父控衡膺移運從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為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財寶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翟聲位也哥帝德而曰万年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各倉廩資於群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日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況減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万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鏽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備已用之財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

廣雅明集卷第七 第二十三張興
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弃之若遊
塵在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
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
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燃
湏弥巨海都為灰揚天龍人鬼於中
凋喪二儀尚頽國有何常如斯法句
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衛天子如目
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
編於朝典者弃奏如此未足理論出
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攝精佛則絕
慾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
會順易陰陽不順則与佛何殊若順
因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絕慾無為
以事討論縝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
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
竄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其
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况
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
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
全慈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
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龜卯明集卷第七
履同蘭臺太史捐謙等大夫之儀也
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
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繩之
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或云
三萬戶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
一卉云大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
結胡心可不偹豫之哉請一配之則
年產十万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
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解夫
執戈餽敵真國一何可笑又大唐寺
籍佛道三衆不滿七万如何而欺
上帝二十萬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
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万
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
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
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闍漢武甘肅
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号曰
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
化也依樹為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
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僧福用非僧

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無品類區分升沉之裁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覲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

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外如是非一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三明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始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兒黨至今猶在請必除盜用消胡氣渢旬之間宇宙廓清卉奏如此妄述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為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兒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為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憤君天地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差放四凡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旦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為過全

宗族滅卉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香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真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蚕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濟語餘則鄙罵惡類所下之言不足聞也

五明斷僧尼居積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

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

九明隱農安丘市鄆處中國富民饑者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諍古來出口禍及其身

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為存詞費約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太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懼真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

鍾又言佛法姦偽勅示蕭瑀瑀曰傳因集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姦惑者為高誠傳云卉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柄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万途可悲卉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无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鼃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西歎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滂沱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我不盡聽私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汙染頓尔沉滯反本何期上所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太半頹頽詳焉檢唐臨冥報記古今太史令傅卉自武德初至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卉與道士傅仁

廣弘明集卷第七

鈞薛麟善後傳薛俱受官仁釣先亡

躋夢見鈞日先所貢錢可付眾人躋

問誰耶曰即傳奕也是夜少府馮長

命夢又在一處多見是先

之事有傳存舊稿

實也又問如傳奕生平不信佛死受

何報答曰傳奕已配越州作囚人矣

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躋說所夢蹟又

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嘆之

躋即送錢付奕并說所夢後數日而

奕卒案沒入者謂涅槃中人也涅槃

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

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

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太歲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都鑒撰

典

辨惑篇第二之四

擊像焚經坑僧詔 魏太武

大集道俗廢立三教議 周武

二教論 梵道安

擊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

年八歲尚在幼冲資政所由惟恃台

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

每以為懷言佛法虛誕為俗費害黃

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道授

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

壇四退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

之常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開中

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既至長安

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騎牧馬帝入

觀馬從官入其便室見有弓矢出以

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与蓋

吳通謀害人耳命有司棄誅一寺

閭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

物蓋以万計詔乃焚破佛像勅留臺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二張

利

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

功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

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職亦又下詔

曰愚民無識信偽惑私養師巫扶

藏識記沙門之使假西域虛誕坐致

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

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

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

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

為太子監國素款佛法頻上表陳刑

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

道杜諸寺門世不脩奉土木丹青自

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

高者空門之秀傑也太子冕師之冕

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冕攝政

或見危逐密讒於帝冕有異圖若不

先慮後悔無及又見結納玄高高又通

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

從後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

又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

帝乃出冕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

之便幽死冕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

得志於朝廷也列碑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而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禍恤浩被族誅呼嘆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周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周高祖猜忌為心安忍嫌隙大宰率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目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無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為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更為黑用期訖誠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将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礼沙門並著黃衣為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謗詐同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

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更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脣齒相扇感動帝情玄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霄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復虧覘俟得失或為僧讀誦或讚唱禮悔僧皆慷慨莫不許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勒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鷲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各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湏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勒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三卷用笑三洞之名至青十日帝大集羣臣詳薦上論以為傷蠹道法

帝躬受之不懼本圖即於殿庭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教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初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軋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並誅二教論 沙門釋道安

歸宗顯本第一

儒道昇降第二

君為教主第三

詒驗形神第四

仙異涅槃第五

道仙優劣第六

孔老非佛第七

釋異道流第八

服注非老第九

廣雅集卷第八 第八
教指通局第十一

依法除疑第十三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逆後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

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錯脩

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

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置於物必

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

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及引則

恂恂善誘要其指趣則亹亹茲良然

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

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

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

釋典之狀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

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

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

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殼掩大明於

重夜傷莫二之純風塞洞一之玄指

祈之弥劫美可值哉敬請先生為之

開闢

通方先生曰子之間也微矣哉可謂

窮辯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瞽疑上國

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為子略陳

其要夫万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无
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
別而心數弗亡故教形之教教稱為

則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

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

別而心數弗亡故教形之教教稱為

外濟神之典典号為內是以智度有

內外兩經仁王辨內外二論方等明

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

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令此方則可

六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外儒聖

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

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

墳典之誥未即淳風稍離丘索之文

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

國之謨並是脩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

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

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宗師傳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

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

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

昊天曆象曰月星辰教授民時此其
廣雅集卷第八 第八
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
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

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擗

梯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

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

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

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

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

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

其所長也

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教若極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覓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首則四種惑標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趙生死遠證泥洹擣闢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辨善惡之昇沉資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駁馳未及其度者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推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无餘了義号之為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蘊優劣宜異精者極百化而高昇蘊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

語其勝負哉又云敎述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敎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敎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敎之所詮敎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敎寧得異峯不期魚蹄不為鬼將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萬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

齊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昇降第二

論道六典道止而舊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棄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為先

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並可

命家論其憲章未乖曲式欲言俱非

情謂未可儻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

塗輒乖順不可无歸朱紫之際久宜

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

豈今始有農為治本史遷不言安毀

縱橫官典俱漏故墜之撰今古褒其

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

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苗老後六經

論遊俠則退豪士進奸雄述貨殖則

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為弊也

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

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

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

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岳寶劍然後方平續鳬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嘆曰紫實昧朱狂斯盪哲請廣其

廣雅明學卷第十一
至於採經推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
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
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
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貳守節此
其甚弊傷道所過極刑之咎也又晉

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雜鄧尹法纂
惺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斯皆製通
賢達不可以為教首孔老聖歟可以
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
教豈不婉哉

其甚弊傷道而過情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稀子長史記奇而不固奇謂博古遠達而謂弊於儒道儒道既弊聖教不興何王摹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為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按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昇降何豫鄙懷

太初者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
太素者質之始

本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混沌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甚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為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

論大道則為三才之元，辨上德則為五事之本。猶陶楚之成造，辟棄索籥，天下莫可為，抑在需下。

答曰余聞括志大和皆不務變常安

時豪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
忒由舊章惟藝文之盛易最優矣

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万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

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濟
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上賢能於
治，何續既扶易之一謙，便是儒之一
派。幸勿苟放無棄五德。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云孔聖而去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衷諒為侮聖

唯依謨典老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餽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依前漢書品孔子為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為中上流並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與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邊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于孔子問樂於長孫子蓋孔子之流皆賢於孔子乎聖人之迹可見

廣弘明集卷第八第十五

典

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号素王未聞載籍釋老為聖言不開典君子所歎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因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開學是何言歟

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為狂則非上智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第四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

附諸之驗

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教

尋雅論寔為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為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禦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倫洪祐示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閉情閑照期神

廣弘明集卷第八第十六

典

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脩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第五

附諸常住之舉

涅槃常住之舉

其典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无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无疾輕强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繕續前成生覲異氣壽天由因脩短在葉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不貴存存何勸縱使延期不能无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道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吊死扶風塋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无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寐其為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闇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為殤非想多切與无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寐天異焉可同時而辨異哉

吾子何為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

與羲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第六

陳尚山新羅公紅家在

徒

問先生高談壽友繼續前生業累雖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

答老氏之旨蓋虛无為本柔弱為用渾恩天光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己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食霞餌玉靈外羽脫尸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

此翻智慧准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為大道先已有之
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為先覺聖中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辭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論云無上慧然慧照盡通義翻為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九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偽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辯菩提大道以智度為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為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與無為以息事為義

之妖光武信識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為方技不入墳流人為方士何闢雅正吾子曷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第七

佛生西城孔氏高祖
奇字故謂孔子書記

問西城名佛紫雲覺西言菩提此云為道西古泥洹此言无為西稱般若

五帝聖人歎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二聖賢人辨對曰三皇善用誠聖非丘所知大宗大聖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論云無上佛老子西岸經云天下大師佛者第一又西昇武羅女否師化出天竺善入滅度又所著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道書處皆稱佛

釋異道流第八

出世三乘緣中四大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

海經西方有天毒國都景燒法天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一名身毒國也詳其

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

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

答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荅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王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謠之所挺生神迹詭恠則理絕人

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騷擾無聞者豈其道閑往運數開封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齊戒之祀桓帝又作華蓋之飾持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然翻漢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无已雖鄙行談天之辯莊周蠅角之論未足以聚其万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譯則玄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

廣江明集卷第八 第二十二張典 應
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充八極
應寶塵砂大略有二

廣江明集卷第八 第二十二張典 賦
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曹魏荀爽傳
君其采學者初名鬼卒後号祭酒祭

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督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縣亭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

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

繩不置長吏以祭酒為治政或信向之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曹魏中郎將通其貢獻自曾在漢垂三十年獻帝

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曾欲

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方拒

開固守操破衛斬之曾聞陽平已陷

將督領歸降間圖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切

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憲焚

寶貨倉庫曾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

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

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

曾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曾即與家

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關中侯而張

角張曾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

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

服法非老第九 絕聖棄智老子之心
管仲朱厭張良之法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振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頤潤摩訶迦葉波

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无方无方之應逗彼群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元

卷之三十一
巾之賊王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
弊至帝武帝患皆斷之至寢誑之時
稍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
小巫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
棄貴尚又是朝日服色寧異古有專

補訂玉華子卷第八
上必不遠不遠太上
神氣死嘴呼裝武

章式大有精底蘊者狀人煞鬼精者
練尸延壽更有青錄受湏金帛王侯
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
少疾君何不論惟貶鄙者

經之學而無形象之殊黃巾布衣出
自張曾國興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
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為寒暑
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
則齊真爲皎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
張氏數條妄說用憲草未聞或禁經
止價音免論云蓬寧諸經制雖凡意教述那
陰是故不得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資者
達之至死不輒貪利元祐送莫過此又
其方術機濶不清乃有如古者天鼓咽
詭萬體象馬學流雲翁老兄
萬芝驗實此本道萬芝得乎
或云文稱真道蜀記曰張陵入漢陽山自
研斧子衡斧出尋不可畏有流氣之譖乃
被詔措方以襄靈化之誕生督鷹是豈不
虛誇劉光和尤年遺傳李曰正月七日生
時昇玄都宋氏山號遂曰姜樞號死則生
遂莫岐之墓也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更至符姚皆呼衆僧以為道士至殺謙之始竊道士之号私易祭酒之名事簡妣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无有人數雖入趁科未傷弘旨庫訶述葉釋迦弟子稟道闡猷詐希方駕三張符錄詭託老言裾採謠詞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或含氣釋罪 晏適黃書兒癩元嘵乃開
戲傷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土
安潤漁不異禽獸而消灾禍其可然乎

問詣尋道家取品有三者老子无為
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錄禁狀乾其

假尋於具茨澧照荆嶽無或求於象
罔辛籠語默彈狀名言超絕有無迥
踰彼此蓄狗万機不可謂之為有孝
慈兆庶不可謂之為无四海一家不
可謂之為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為
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
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鼴
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
光盈四表慶靈揔萃厚祚无疆豈聖
德之清寧天朝之乡士尚信鬼錄之
談猶傳至覲之說者哉昔神賜綿田

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
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
然皇帝之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
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廟風化於
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
鬼言豫經倫之始曾无詭說達致遠
之宗徒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
動歸正無從惟孔子貴知命伯陽去
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
必益今佩符道士恚可長年無錄生
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爲第十三洞談譯為大

問老經五十最為淺略上清三洞乃
是幽深且靈寶林禁經天文玉字超九
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
答老子道經朴素可崇拜生內篇宗
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
陽採揅法華以道援佛改用尤拙靈
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
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
教本為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
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
似陽平現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

精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
之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弊尚存猶
明三皇以為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
知非教不開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
之徒皆雜符禁化俗恠誕遠矣無為
哀哉吁何乃指重迹欲比倉文以毒
乳而方甘露乎四治而陽平一治兼為
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奉符亦皆稱陽
平蓋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玄空寶
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
答曰輝典沈沈幽顯並溢玄章浩浩
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
解義故為利人廣說為誦持故為鈍
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解
義故如解第一至數卦
舊傳易解注引數十周智典既然餘
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解
義故如解第一至數卦
舊傳易解注引數十周智典既然餘

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
行不宜陸載佛經恠誕大而無微怖
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替抽拔削毀
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
更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
行不宜陸載佛經恠誕大而無微怖
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
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去不逼傍
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不
然則壽命延長多殘掠獵則年暮減
夭尋討古云難相符先窮見好施不
害貧而早終性貪多然富而長壽禪
戒苦節娶羅刹患坑殘至廣封賞始
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齋祿因然而
得其猶種角生葦母子牽張牛毛生
蒲因果不類雖言葉報无以懲心徒
說将来何殊繫累未若陶甄棄於自
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介而
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
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

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旨通局第十一時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為有
近此王化而遠拂出世為道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
之徒皆雜符禁化俗恠誕遠矣無為
哀哉吁何乃指重迹欲比倉文以毒
乳而方甘露乎四治而陽平一治兼為
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奉符亦皆稱陽
平蓋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玄空寶
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
答曰輝典沈沈幽顯並溢玄章浩浩
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
解義故為利人廣說為誦持故為鈍
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解
義故如解第一至數卦
舊傳易解注引數十周智典既然餘
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解
義故如解第一至數卦
舊傳易解注引數十周智典既然餘

驟於冥談之際馳騁於无點之中若
日異老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
繩窪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
而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
予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
九變而賞罰可言而以方內階漸猶
未可炳者也至於鈎弋順時禁四民
之暴三駁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
矣未盡善也尋先王制作局六家寓
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
黑水談遺過去辯略未來事盡一生
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緣之
未擣擇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哀之
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蠻蠻等行不煞
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
宗虛者悟立玄之旨存有者進戒定
之權於是慧光遞焰莊王因觀夜明
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
見星墮如雨即周率三十年也在王門不
別傳王遂即易蓋之云西域胡色人
出世所以夜明非中夏之安也案佛
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明
為正士出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
春秋四月即成佛年也用以十一
月亦即成道生及成佛皆於光

年正月春也二月用
歲王生休又七月用
在十極符像庚七日也
甲年王同什日安其
中歲二如法用晉
歲在十來師前周晉
聖甲三周年周晉
至午年極既及午即
今歲歲五石即晉
一佛次年即二晉
半裏晉年極月即
二王未歲鉤月即

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
齡齊均万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膝
東逝道暢皇漢之朝訓較永平之祀
物无燔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
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去其同而
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未
之所異者非異何則脩淳道者務在
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謨
莫先荆落而削踐毀容事存高素辭
親草愛趣聖之方祛嗜慾於始心志

新草堂題其之六社以爲於好心
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
於六道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
羣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
語稱其至德遠辯九宅寧羅氏族之
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
莊子舟車之喻辭以古今猶禮有拘
益樂有相汎吾子何爲濫云國土惟
聖教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无外

齊悟豈以夷夏而為隔哉雖鄭經曰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夫織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
為身用但禍福相乘不无倚伏得失
相襲輕重寘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
積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
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
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
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
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目肆惡乃獲
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沖
和而納疾益跖抱凶悖而輕強斯皆
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
塗永躡矣

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貞祥遇禍媛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益壽長年訖於往善今之肆惡襄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目楚成王之太子世有煞父之讐謠之為黎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二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難業故難受如歌利王之別辱提現被辱靈末利夫人供養湏菩提見為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為富貴之因持戒為患病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熟而致齋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不可陸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成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

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惟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醒陋相當因果也惟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斷見或云聚散莫窮心神无間常見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為他因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外道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荅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化又羸博之義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地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詰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法有常指人無定期若能依法則衆義自除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擇與沖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滌漬風流者脫形梏於始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堯皓齊蹤潔已與嚴鄭等跡忽榮譽去嗜慾然釋訓稍陵竟為奢侈上減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齊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竄受茲重患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園而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而尚民爭利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竿吉凶僕可以致恠良在於斯覬欲清心佛法鑽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違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臯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識神無形假乘四地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詰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二十一
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即色而真乎法性則境智而俱齊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遠乎故能極溺俗於流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為先標榜宗極以塔寺為首施而有報匪以虛費惠而有德豈曰宜為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物懷何開聖慮故崇軒玉璽非竟舜之心翠居簷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寫淳風遐被振道網於六合布德綱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難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委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安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為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堯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天極高也慳惜賜也貨殖求也聚斂由也凶復而舉世推載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二十二
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秋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岷山多玉尚有礫沙淳水豐金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誠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予據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冲蹠寧無惣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途一致而百慮孝慈為慄子何惑焉儒之為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栢梁之構興乃知茅茨之文陋仰日月之弥高何丘陵之可匹觀真荃之遼廓覺世訓之為近尋二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二十三
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同觀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蹟曠遠理爭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端漫若春水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硌硌總括九流信駁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敢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彌造

廣弘明集卷第九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撰

典

辯惑篇第二之五

笑道論其文庸抄取可笑者

目驚啞奉勅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目不揆疎短謹具錄以聞目竊以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為宗道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悖而教為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偽則无所不為案老子五千文詳義俱偉諒可貴已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慄力背衰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爽无為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為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秦舟文成五利姪為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搔擾於東越此之巨蠹自

古稱誣以之庄政多邪僻以之導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二張論

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

其理義首尾无取昔行父之為人也

父母見无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宣臣云君子之事上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庄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日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寶否其

道德二卷可為儒林之宗所疑紕繆

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士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

目輒率下士之見為笑道論三卷合

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

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

上呈心魄失守謹啞

大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

司徒母極縣開國伯目甄驚答

笑道論卷上

造立天地一 年号永平二

元為天人三 結土為人四

笑道論卷中

日徑不同九

法道主官十一

鳥跡前文十三

日月普集十五

五穀命鑿十七

勅使瞿曇十九

事邪求道二十

邪惡亂政二十一

誠木枯死二十二

延生年符二十五

椿與劫齋二十六

隨劫生死二十七

服丹金色二十八

改佛為道二十九

偷佛因果三十

道經未出言出三

五億重天三十二

出入威儀三十三

道士奉佛三十四

道士合炁三十五

諸子道書三十六

建造天地一

張騫取經十四

太上尊貴十六

老子作佛十八

日月普集十五

太上尊貴十六

五佛並出五 五練生戶六

觀音侍女七 佛西法陰八

廣雅集卷第九 第五張曲
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

躋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

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

疑媛鍾煮而不熟老君大瞋孝煞胡

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王方伏令

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

作吾形香火礼拜老子遂變形左目
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峴山駕為星宿
骨為龍肉為狩腸為地腹為海指為
五岳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
合為真要父母

自鬻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

祖定天下將都雜邑因婁敬之諫乃

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爾名之周幽

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

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

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便有七曜万像

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

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

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万物云何

道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峴崙

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

廣雅集卷第九 第五張曲
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

万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

去万万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

天之上是則高於峴崙山數百万里

而老君以心為華蓋肝為青帝官脾

為紫微宮頭為峴崙山不知老君何

罪倒堅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

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為度闢之年幽

王為開闢之歲持以化物詐可承乎

二年号堯舜者道德經序云老子以

上皇九年丁卯下為周師无極元年

癸丑去周度闢笑曰古先帝王立

年无号至漢武帝創建元後王因

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

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為

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為錫壽子周初

郭子既為國師應傳典籍何為不

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叔之人平

而傳說者惟注老子為柱下史道家

注為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

又上皇七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代
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号檢諸史傳
皆云老子以景王時度闢曾哀十六年
孔丘卒即周敬王時敬王即景王之
子景王即幽王之後十餘世此則
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去幽王之日
度闢不聞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
化胡又云為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
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
上皇之年道門說另故靈寶云我於
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時人壽万八
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号将来近世
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无極並是无
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号加
曰真有信者從之

又云代為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
已性尋聖人既出匡教為先而夏桀
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
老子何以賢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
養性自守而已期願將及自知死至
潛行西度獨為尹說直令讀誦不勸
授人身死關中墳隕見在秦佚吊之
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
尊崇翻成辱道

三元為天人者太上三光品云上光一
品天宮光炁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七張 神

之

質弘明集卷第九 第八張 神

之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九張 神

之

天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
七寶紫微宮則有青光始陽之氣
主上真自然玉宮靈寶上皇諸天帝
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万五千
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炁其中
神仙官僚人衆各有五億五万乃至
如上方重皆結自然青光之炁而為
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
微目笑曰三天正法經六天光未朗
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炁
存焉一炁相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
青炁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真王之
始天王生於九炁之中炁結而形焉
便有九真之帝皆九天清炁凝成九
宇之位三元夫人從炁而生在洞房
宮垂垂容三千而侍以天為父以炁
為母生於三元之君又案靈寶根
品六太上道君札九天尊問十善
等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
恒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
恒沙又九天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
者昇天惡者入地若以此說理則不
然何者之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

神人皆結自然清光之炁而化為之
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
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
之乎

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
无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
緣之勸賜我太上之号推此有疑如
有无生成品空為万物母道為万
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然此
為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
生何用脩善而作乎又道生万物生
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

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
可也又云衆生神識本来自有非道
生者道既能生万物神識豈非物乎
又不可也

四結土為人者三天正法經云九炁
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
君太上道君於是而至達至皇帝始
立生民結土為像於曠野三年能言
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
當誦五千文万遍耳當洞體目當洞
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
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蜀賓禮特山
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沉老子乃坐蓮
花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
尹喜為師語王曰吾師号佛佛事无
上道王從受化男女競慕不棄於妻

又尤始傳云若姪盜不孝死入地獄
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
此而言乖遠太甚且皇帝土像之日
經于三年上真炁入乃能言語此上
清之炁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惡善
何為入土像中即墮八難為塵夷乎
此土為像先亦无因去何造作之後
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真之炁為穢
為黑若其癩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
黠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
而貪為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
深也

五明五佛茲興者文始傳六老子以
上皇元年下為周師无極元年乘青
牛薄板車度閻為尹喜說五千文曰
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
當誦五千文万遍耳當洞體目當洞
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
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蜀賓禮特山
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沉老子乃坐蓮
花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
尹喜為師語王曰吾師号佛佛事无
上道王從受化男女競慕不棄於妻

廣雅集卷第九第十張

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惟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劉賓一國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号儒童者二是老子化羽賓者三老子之妻憤陁王号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号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号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為老化則多經惟二卷不變至於儒童尹喜憤陁佛經无聞於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為佛虛妄可曝且老經秘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畱誠有遠意然老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父為道士豈以道人子為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而更生矣日笑曰三九品中天地大水三宫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无有差錯善者壽惡者奪年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也耳目所知何為蒙皇已來不間道士死尸九祖從地出者耶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幽七觀音侍道者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布被或似服把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被乃是古賢之衣橫被加前兩帶者今患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重推前龍漢之世号也至赤明年号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瘞丘杜中得咒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為大蛇

所吞弟子耻之云白日昇天陵子衡為係師衡子魯為嗣師以祖媛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遂篤漢中太守蘓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衣巾幘代漢之徵自尔至今黃眼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為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張曾逆人之眼是不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酒者元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湏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坐以女人守一也道士聚宿故无所制也

目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為官鬼金以木為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誠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无所從生佛會大乘法地方道生佛死道因佛緣並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无所從生佛會大乘法地方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炁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為目僚也道會飲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十五張 全

酒者元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湏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坐以女人守一也道士聚宿故无所制也

目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為官鬼金以木為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誠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无所從生佛會大乘法地方道生佛死道因佛緣並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无所從生佛會大乘法地方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炁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為目僚也道會飲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十六張 全

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万万里卯酉四隅亦尔轉形濟蓋雲嵒峯山高一万五千里

目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万万里興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攝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山高一万五千里而言万五千者何太乖各大可笑也十嵒峯飛浮者文始傳云万万億萬萬歲一大水嵒峯飛浮尔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万万億歲大火起尔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

目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無為天濁炁為地乃使巨靈胡

廣弘明集卷第九第十六張武

文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山飛浮客
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為
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
上平

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
天有玉京山灾所不及計太上慈愍
何不迎之以在玉京平若者死不迎
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
人奉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大
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所不及猶云
隨劫生死自餘飛仙如何迎取天王
善人安于山上今免死者深大愚昧又
可笑也

十一法道天置官者五符經云中黃
道君曰天生万物人為貴也人身苞
含天地无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
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謙為天子大道
君脾為皇后心為太尉左臂為司徒
右臂脣空封八神及齋為九卿珠樓
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為二
十七大夫四支神為八十一元士合
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為尚書

十三鳥跡前文者洞神三皇經稱西

廣弘明集卷第九第十七張武
府肝為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
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
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郡大
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詮洞
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十二稱南無佛者化胡經云老化胡
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
入天竺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
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
化天竺吾當誓首稱南無佛又流沙
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王患之使
男子守塞常憂因号男為憂婆塞女
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為夷所
困乃因号憂婆夷臣笑曰胡言南
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胡言憂婆塞
此言善信男也憂婆夷者云善信女
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
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
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婆女子憂夫恐
夷可名為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
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固厚大
可笑也

廣弘明集卷第九第十八張武
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
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
之尊神大有之祖炁天皇主炁地皇
主神人皇主坐三合成德萬物化生
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
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
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真
文獨明此之真文即三洞文也三皇
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尔
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跡
之始文也若以伏羲為三皇者案淮
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觀鳥跡造文字
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
前鳥文之始乎

十四張騫車經者化胡經曰迦葉菩
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
道授韓平子白日昇天又二百年以
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
又二百年以授午宣余後漢末陵遲
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
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一丈
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群臣傅毅曰西
方胡王太子成道號佛明帝即遣張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九張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十張

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
已涅槃寫經六十万五千言至永平
十八年乃還

呂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
人客學於蜀入鶴鳴山為地所吞計
順帝乃是明帝七世之孫理不在明帝
之前百餘年也又云明帝遣張騫尋
河源者此亦妄作案漢書張騫為前
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
尋耶不知騫是何長仙乎代代受使
一何苦哉又可笑其妄引也

十五日月普集者諸天內音第三宗
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薩緣大羅
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
龍研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菩薩者
真人之隱号玉基處澤山之陽三万
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
災諸天日月會玉基之下大千世界
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呂笑曰
濟苦經云軋心洞然後乃使巨靈
胡文造山川玄中造日月崑山南三
十九里復有崑山如是次第有千崑
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十一張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十二張

復有千中十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
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古大劫既
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无有存者若

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為但三千而
至若餘不集者為是灾所不及為是
本界闊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
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无照乎
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
羅上界災所不及今不來者理其然
乎將知造此經者惟聞大千之名迷
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十六太上尊貴者文始傳稱老子與
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
子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
上尊貴剋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
寶宮出諸天上麻麻冥冥清遠矣
呂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自日登
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
見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
正殿坐男女侍數百人如此狀明則
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大上尊貴治
在衆天之上者妾也今據九天生神
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十三張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十四張

玄都之上何重言復在玉清之上便
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
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十七五穀為剗命之鑿者化胡經云
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時天生甘
露地生醴泉食飲鑿中古來天生五
炁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
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
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
奉粟五斗為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
穀生神州呂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
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者不食五穀
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剗命之鑿叟五
穀命促縮此糧入腹无希久壽汝欲
不死腸中无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
陽之炁上太清宮食之甘美又長生
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
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
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
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剗命萬勝
之短壽乎又可笑耳

十八老子作佛者玄妙內篇云老子入

舊約全書卷第九第十二張興亮

舊約全書卷第九第十三張興亮

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我萬
尊於是乃有佛法日笑曰化胡經云

老化羅賓一切奉佛老子曰却後百年

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

王宮吾於尔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

子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

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

道号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

槃老子復見於世号迦葉在雙樹間

為諸大眾請答如來三十六問訖佛

便涅槃迦葉菩薩燒佛屍取舍利

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

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

可老還自燒老尸而起塔耶且可一

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

豈可天下國師與佛並待洎陽半度人

化俗要湏李可耶若云佛不能作要湏

道者從始無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

人悟大道而為國師耶是則老為自伐

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行行皆得佛

果道經不述惟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

之弘道經如斯之謬乎且妄言虛

述首尾无據蜀記張陵她敢而注白

日昇天漢書劉安伏鉞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詐可恆哉

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為日右目為月棄玄妙經

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日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

神何而不在于要馮一精而入胎乎

若必藉精依於首若乘頭入兩眼

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使成偏見之

大道乎亦可笑也

十九勒瞿曇遣使者老子化胡歌曰

我在舍衛時約勒瞿曇身汝共摩訶

薩齋經來東秦歷落神州界迫至東

海間廣宣世草法教授龍俗人與子

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

莫戀東秦无今天帝怒太上蹈地瞋

目笑曰棄瞿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

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津王

子既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

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号曰迦

葉親近於佛焚尸取骨起塔分布若

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

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无客

得受迦葉之約勒充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勒佛為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无丙辰本初之号何譏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躡地而瞑乎

二十以酒脯事邪求道者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干遍魔王保迎万遍飛昇大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誠符錄置五岳位設酒脯拜

召笑曰觀身大誠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礼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

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竈

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

交兵都无戒勸之文此之神社為神

為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

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札祭求

出三界良可悲夫

二十一佛邪亂政者化胡經佛興胡城西方金剛而无礼神州之士効其儀法起立浮屠處處專尚昔本趣末辭言迂蕩不合妙法飾厭經像以

廢帝明皇帝第九 第二十五集地

廣雅明集卷第九第二天賦詩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三

廣宗明皇帝第九 第二十五
誑王曰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晉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可以神祇道炁不可獲理目笑曰智慧罪根品云无始天尊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万

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獸之法有怨
憎者癲狂殞命 又度國王品東方
開明招真神身著黑幘有立文身魔
百步頭柱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
五百暮取三千五十五合衣吞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法論
之何益故不為此以事推測常人之
智尚識達之况鬼有靈聰明正直而
受愚歎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
无取有同俗亟解奏之曲何期大道
若此容而不非平將不耽嗜糟汁酒
滛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耶

八十年我功德人心頗壞淫祀邪神
煞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夭傷壽无
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万神歡喜
無興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无
定年又漢明以前佛法未行道炁隆
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
崩飢荒荐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
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叛
災豈效甚矣前皆以今檢古惟有在

日笑曰三元大誠云天尊說十誠十善等法无量人得道誠云不得懷惡心聞誠生謗得罪今樹木无情不慮獲罪起謗何湏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无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

二十三起礼北方為始者依十誠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礼一拜北方為始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呂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遙礼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為首而浪礼北方

汝所言甚有前人以人與古詩有記
欺事載竹帛不可掩也鷺乃庸踈
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爲以顯佛真
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此
通道則可笑然人

又集三張之神畏鬼科曰左佩太極
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干
里血又造黃神赤章煞鬼朱章魚人
或為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眼泥中
懸頭著柱打拍使執自晉義熙中道
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
黃土泥額及縛懸頭如此潘杞衆淺
同幾文案漢婕妤帝疑其詛對曰若鬼
神有知不受无理之詛如其无知詛

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東方為始佛
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
尊重而前礼乎又罪根品云大上道
君同陽館中稽首礼元始天尊問十
善等法此誠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礼
太尊而想見太上平捨本逐末誰之
咎也

廣雅集卷第九 第二天張曲

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

善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

首持來老笑曰吾誠子心不可為事

所然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為七

寶七戶為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

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

伏老子打煞胡王七子國人一分

臣笑曰三元誠云道學不得懷挾惡

心不孝父母不受妻子計喜所煞父

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

依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

首平又胡王不伏煞其七子亦以甚

若作法於後代則令求道者皆然二

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

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恆也

二十五延生符者三元品云紫微宮

青延生符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

人毀符以燒者入隨烟化為炁其文

四万劫一出

目笑曰文始傳云萬億萬億歲一大

水峴峯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

之山上乃至前前万万歲天地混沌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如鷄子黃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日天

入不死不應迎之山上

又濟苦經乾川洞然後潰然空蕩

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

万劫乃出豈可四万劫中絕无天人

幽幽冥冥何其遠也 又万万止是

一億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

而六万億萬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

數之大小耳

二十六椿與劫齊者洞玄東方青帝

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

終一椿百六乘運迴 目笑曰大水

既漂嵐峯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

地無草乃至万万億歲天地如鷄子

黃慙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

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

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二十七隨劫生死者如度命妙經云

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无太平

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

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丈乃沒

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

去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

河漢之寶矣

二十八服丹成金色者神仙金液經

之山上乃至前前万万歲天地混沌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光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光年一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矣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土而言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炎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

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寶矣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玉京山玄臺災而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光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光年一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矣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土而言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炎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

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寶矣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玉京山玄臺災而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光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光年一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矣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土而言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炎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

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寶矣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玉京山玄臺災而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光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光年一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矣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土而言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炎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

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寶矣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玉京山玄臺災而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光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光年一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矣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土而言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炎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

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寶矣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玉京山玄臺災而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光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光年一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矣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土而言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炎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

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寶矣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玉京山玄臺災而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光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光年一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矣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土而言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炎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

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寶矣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玉京山玄臺災而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光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光年一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矣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土而言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炎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

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寶矣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玉京山玄臺災而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光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光年一度人无

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興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矣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

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土而言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炎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

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寶矣

廣雅集卷第九 第三天張曲

玉京山玄臺災而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

銀還復為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

舊約全書卷第九 第三章 張良
還丹故曰昔韓終服之而作金色

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今身

內外剛堅如金故号佛金剛身也

目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尤
君此二聖亦可為一身金液經云太
一者惟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
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為大神調陰
陽矣

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
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為太上万真
之主何所不能而乃湏金液後調陰
陽乎

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
湏幾人若言服者皆得尚其多耶又
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
不難何為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為天
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
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為丹所誤故捕
影之談耳

又太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湏
行因一炷丹得邪見之重可為悲夫

二十九偷改佛經為道經者如妙真
舊約全書卷第九 第三章 張良
改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
詛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
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

自餘並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

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
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
道經為法華也且靈寶偷於法華可
謂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
道菩薩為老子作頌

又文始傳老子在蜀寶殫指諸天王
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為師得
道菩薩為老子作頌

目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
異道以自然為宗佛以因緣為義自然
者無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

小乘列四果之著大乘有十等之位
從凡入真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列
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
其說然道家所修吸炁冲天飲水證
道聞法飛空餉草尸解行葉既殊證
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
或八十一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
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炁
天君四方炁君三光三天九宮天曹
玉清大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

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
請說此天為重為擴為虛為實服何
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為虛相

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
王聞說即得四果

又度身品左軒子於天尊所聞法獲

湏施洹果

更來可笑矣
舊約全書第九 第三章 張良

三十一道經未出言出者案玄都道士所上經曰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並注見在

呂笑曰修靜宋明時人太始七年因勒而上經曰既云隱在天宮尔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授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曾号曰三師三人之妻為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号祭酒媛鄙之甚穿襟遮行皆此例矣

三十二五億重天者文始傳云天有

舊約全書第九 第三章 張良

五億五万五千晉平蓋地亦如之厚一万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為地脉天

地山川河漢通蒸風雲皆從山出

呂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

王元始天王稟自然之氣置九天之

号上中下真真為一元元有三天上

尤宮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

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

去七十九万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

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

億三千九百八十五万六千尺以五

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

厚万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

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眾皆身

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

以自容常卧不起愕然大恠

三十三道士出入儀式玄中經說道

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

分執之為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

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為手簡執

舊約全書第九 第三章 張良

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乘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幘執規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幘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感儀執簡坐勿使俗恠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幘香爐銅灌鉢釤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

呂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法褐

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

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

各有六條兩袖各六條合二十四

條法二十四炁二帶法陰陽中兩角

法兩儀乃至符法蓮花巾也自然經

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

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三十四道士奉佛者化胡云願將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札定光

又云佛生何以晚涅槃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

又大誠云道學當念遊大流景宮礼

佛呂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真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

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

又老子序云道生生佛死道忌穢

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

此清濁天分生死大判何為不念清

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古昔殷

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

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

焉故知孔子以佛為聖不以道為聖

也胡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

六吾師化遊天竺苻子曰老氏之師

名釋迦文此道齋經又云稱仙梵天

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

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學佛久矣由稱

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

各八字誦之万遍即飛行七祖同昇

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

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

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三十五道士合炁法真人內朝律云

真人曰凡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

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

夜六時此諸懷難不可聞說又道律

太行悉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藏

越次又玄子曰不苟妄得度世不嫉
始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

呂笑曰呂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
學先教呂黃書合炁三五七九男女
交接之道四目而舌正對行道在於
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惟
色為初父兄立前不知著耻自稱中
炁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
有所未詳

三十六諸子為道書者玄都經目
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
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湏紙四万五
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
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
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
卒並未得

呂鷲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

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十二

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
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
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為道之經論據
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
子淮南之後並言道事又有八老黃

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

符辟兵煞鬼之法及藥方呪狀得為

道書者可湏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

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

在道書之例乎脩靜目中本無諸子今

乃刺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仲道

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

道經今去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

又人之有惡惟恐人知已之有善慮

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

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

乎若以諸子為道書者人中諸子志

湏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

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為經流例相

附有何過歟若爾則知老子黃子諸

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

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為中上

賢類斯實錄矣

又陶朱者即范增也既事越王勾踐

君臣囚吳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

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

又秦李斯被戮於齊何為不行父術變

化而自免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第四十張 典
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

幽王之子也身為柱史即幽王之目
也化胡去老子在漢為東方朔若審

爾者幽王為大戎所煞豈可不愛君
父與神符今不死乎

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
減太半稱老子為方朔者何忍不與辟

兵辟穀之符狀人呪鬼之方以護漢

國平眼看流弊若此无心取救將非
欺誑謬乎

又魏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

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

未出將非鉅墨未備致經本未成乎
自餘孟浪紛綸无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公司太歲都監奉

勅雕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遠宣撰

曲

辯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立通道觀詔 周武帝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拒事釋惠遠

周天元立對衛元嵩上事 王明廣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 周帝宇文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

擒滅佛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置

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

教論無間道法意殊不伏无奈理通

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

內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

無際體苞空有理極幽玄但歧路既

分派源逾遠淳離橫散形器斯乖遂

使三墨八儒朱紫交覽九流七略異

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會

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

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

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

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壘者識嵩岱
之隆嵐守磧礮者悟漱澗之源澄
不亦可乎所司量置貟數俸力務異
恒式王者施行
于時貟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
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
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
兆樊普曠者彭真謫詭調笑動人帝
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常前驥
留驥帝問何事去留曠曰召學陛下
二教雖除猶存通道驥為俗飾故留
駿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駿上加
以冠何言非教曠曰无駿之土豈是
教乎日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
余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有問者
曰我患熱也 玄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拒事沙門釋惠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

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升御座序

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

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憲陶化

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政術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湏存立且自

國塔壯麗作造致福極多此寶无情
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為
引費故湏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故悖逆之甚國
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治朕意如
此諸大德謂理何如干時沙門大統
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
徙闕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
勸催召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淚有慧
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
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
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城得一居尊
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六真佛無像
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籍
像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教帝曰虛
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
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
知虛空真佛帝時无答遠曰若不藉
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
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
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
又元答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
福故湏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

廣雅卷第十一 第二張典

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
經外國之法此國不湏廢而不用七
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
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
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
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
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
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
義安在若今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
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
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
无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
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
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
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答
遠曰詔去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
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
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
長侵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舊
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
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飲母如來搭棺臨墓此理大通未可
獨廢帝又无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
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
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
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
前所圖意盛更无所答但云僧等且
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廬三
年閑龍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
准廢之余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
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老翁第宅
五衆釋門減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
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
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鬻氣
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无悔可銷
遂隱於雲陽宮繞經七日尋僧行腳
天九嗣脣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
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
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願近
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真報記六外

廣雅明集卷第十第六張

廣雅集卷第十一 第七張

二

卷第十八

四

祖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同上卷六平生十二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葬宮

新羅內史宇文昇上士李德林叔上

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
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
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

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
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化承後帝
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士如其非善
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
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
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
似有若无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
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慕晉
尤非中夏以非正翔稱為五胡其漢
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又習崇
威陛下耻同五胡威修佛法請如漢
魏不絕其宗

愚謂天地授道廣利无邊最奇異
通自在布化則方圓同歸較度則悉
親等濟慈愛則有誠无傷戒除外惡
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万物若家
家行此則民无不治國國修之則兵
戈无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
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
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執先
孝者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
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
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
惟莫大終身无報何有信已心智執
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

方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无
莫去去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
卿既上事助佐治政朕甚嘉尚可條
別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
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撫
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蹈附君
人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
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蒼生濁
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
歸依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
詔曰佛教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
語好浮奢罪則憲推過去无福則指
未來事者无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
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
為廢所以舊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
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
深寧小撥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
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
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契通於外內
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元為樹德

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
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
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動况父之
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
政治興壞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
招万世之譏愚目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
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
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
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

雖續必剪不可誤已一名令四海博廣
承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者
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
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
一即是揚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
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
祖康曰玄鑒万理智括千途必佛
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欹
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
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非不
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
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湏休廢况
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敘事元徵招
感無効自牧无聊何能益國自廢已
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
平齊國西定姚戎國安民樂豈非有
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
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
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
元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
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衰未有兵強

祚久是以虐糾恃衆禍傾帝業周武
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
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閑
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
詫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
若余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
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
壞佛自後交論談毀人法或以抗禮
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辭析色心
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
隨難消解帝雖搆難重疊三番五番
窮理盡性林則无疑不遺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
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无
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无孔擇虛崇
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刺翦之飾
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大六王公
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者年可為上座
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
不用賓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
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
木又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无假
頭陁疏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
炒同无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逼大乘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專散執乃今觸處乘真有情俱道
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
迦維鄉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
何處非道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專散執乃今觸處乘真有情俱道
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
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刺翦之飾
是則縮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
上下參倫何直遠流清化亦是近惑
民俗是以陰陽同氣生然恒殊天地
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
地動天靜或見其並氣而令陰生
陽熟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
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然高卑

義无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
道俗之理有齊无与无為自別又若
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
全異是故儒釋與无始俱興道俗共
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
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
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内外亦可
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
於儒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
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
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内外抑揚
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
興在數常理无違義无常興廢有何各
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勃
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
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
經五百而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
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感既功歸聖
旨道有興廢義无恒文法有隱顯理
難常存比來已廢義无即行休斷既
文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
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
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
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
竿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
而无用非无端而棄廢何愛憎於
儒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
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
者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
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
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徒
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憊短日懷憎

薄是則以偽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
疏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
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
喪德之殃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

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
合於禮明招動止要應於機比頗賜
御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
藥肉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御何獨

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
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
貪財惠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
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欵崇德
往哲同嗟況肉由熟命酒能亂神不
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
何為頓制若使无損計罪无過言非
飲藥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余酒何
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內弊
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慎過由獎神
餘慶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
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
之人能飲不醉又不獎神亦不生罪
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无過
不能招各何閑斷酒以成戒善可謂
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
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止善
身口无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
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飲
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
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爭不飲猶
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

廣雅明釋卷第十一 第十六
貴其不執離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
虛空同量万物无不是善美惡何有

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卒能有罪

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
取婦得道周陁以捨妻沉淪淨名以
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
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

內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猨鳥以趙翔

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

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縕素高尚若

惟解而无行同沙井之非閨車虛而不

實似空雲而无雨是以正万物者

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

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奸宄故使一行

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

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

明則屬罪成福亦可移目賤貨居天重

任迴聖哲草履日卑下是則君日雜

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

異詞談忠孝身恒教逆語論慈捨形

常無益口閉百技觸事无能言通方

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无

用是以才大而无用理有小而必

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与

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

鵠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

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

於物无物而非我以物於我无我而

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

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无不

同遺功者无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

究察莫由事革窺天誰測其廣又同

測海無識其深

若以小小於大无大而不小

以大大於小无小而非大

大无不小則秋毫非小小

小无大小則太山非大大

故使大大非小小非小大

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无大

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

方知非異可異同亦有同可同異

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无同異

是故无同而同非同无異而異非異
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

帝遂不答於是君目睭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辭寘乃欲散有歸无勿

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

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

息言衷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无為未曾不為知者

亦有覺越言而无用鳳皇不言成軌

木有无任得存鷹有不鳴致死卿今

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

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觀色審情復

有聽言辯德朕與卿言為日既久其

間言趣率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

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

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

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

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

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與因義

勢聲明輝部乃表縣城義學沙門十

表即曰鄉入通道觀大好學无不有

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和

可裝束入閩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

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

重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

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政公

奏訖帝允許之日佛理弘大道極幽

微興施有則法湏研究如此累奏恐

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

啓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

曹叡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

天下稱慶目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

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

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

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

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勑佛

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

行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梨麻並

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

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銓一

大德今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使人懷

无畏牙吐微言佛理汪汪沖深莫測

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

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

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

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湏

翦髮毀形崇大道宜可存顯髮嚴服

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

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

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

供給資湏四事无乏其民間禪誦一

无有導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

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

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

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

掌禮上士訖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

寂昌審覆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對衛元嵩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

日王明廣答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鄭

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函澄孫弟子

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

廣言為益州野安寺爲道人衛元嵩

既峯辨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函滅

壞僧法此乃偏辟惑上先至難明大

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地庶恆望

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

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

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嵩言全

不狀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

日枉見陵遲夫詭諛苟免其身者國

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

啟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尤嵩六條

如左

伏惟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

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

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无德不報无言不訓

雖則庸虛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

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

必為萬論去迷破執開道群冥天人

師故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

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

不見金夢平陽舜号无為尚滿瑞光

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昧

之風頗違詭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

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革於

僧房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詐聞梁史
淨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
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城至如義行
豐國寶殿為起非勞札廢窮年土階
處之為逆故傳毅古世人稱美神農
輒耕堯舜芳茨蓋裏代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因豈責文
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
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
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
善无近福愚无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
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貿文化代變治
國濟俗義貴適時悲恐唐虞之勝風
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
非目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造化自然豈閑人事六天勸請万
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千僧
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故不有大聖誰
其廢止涅槃經云不奪他財物常施
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諸
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
訛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
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与大乘乖儀

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
誇蟻穴勸以夫妻為聖衆焉恣婚姻
言國主是如來與崇謗說清諫之士
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
王奪子之妻幸豁求於近利為吳
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辭
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尤嵩必為過罪
僧官駁擯忿奢耻辱謗言因生覆巢
破寺恐理不申扇動帝名尊為佛曲
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
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
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
異獨何此國而賤者哉昔卞和因楚
孔子厄陳方今擬古忍招嗤論
目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
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
方跋授四天聽分八國涅槃經云造
像若佛塔猶如大母指常生歡喜心
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閟古
典東脩發起孔教誠論三有衛嵩擴
加非難入堂不死豈昧不言昔唐堯
則天之治天有逆水之灾周置宗廟
之禮廟无降雨之力如謂塔无交福

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
若以理推冥運寤天廟之恩亦可數
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
地曾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
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
論必湏慈祐至如過吉像前病癩歸
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尤嵩必為過罪
僧官駁擯忿奢耻辱謗言因生覆巢
破寺恐理不申扇動帝名尊為佛曲
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
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
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
異獨何此國而賤者哉昔卞和因楚
孔子厄陳方今擬古忍招嗤論
目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
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
方跋授四天聽分八國涅槃經云造
像若佛塔猶如大母指常生歡喜心
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閟古
典東脩發起孔教誠論三有衛嵩擴
加非難入堂不死豈昧不言昔唐堯
則天之治天有逆水之灾周置宗廟
之禮廟无降雨之力如謂塔无交福

血之服天下日日飢窮百姓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互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詩云旻天不駿其機降喪飢僅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目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荼勸未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壇祭死然生榮虛損實有勞无益初未涉言况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百億前曠无早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懇蒙安樂為將為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遑之以求福涅槃使不語教者豈得無微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重古人敬遵舊德况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弥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目廣又對今无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奔寺無事至如昔禁不日未可如宗志載卜商鄙俗詐可孔徒頹敗於馬童見先去亂群之馬放牛堅子由寵護群之牛在子曰道无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恆焉未合至道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二五張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二六張

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同孔堯舜老莊教述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荆駿之僧獨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眼不識荆珍謀量和寶醍辭出自偽口不遜貴於筆端若使閑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受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枉天下恆望事出於此廣既誠在念忠信為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格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二六張

議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平載之期當万基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列文昭翼真明俗贍僧國器不獎姚民之兵聖衆歸往豈獨龐迹之鱗固守淳樸堅持忍鎧或有改形道乘舟航梨鹿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嵩異常人姦縱无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茲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達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剋己服礼觸事多違礼云餉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平齋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勸者礼極飲不過三候不掩群庶民不覽郊廣既少添玄門不開掩園之事舉目盡見麌郊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礼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治政以礼成禁辱所亦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芸田之法禾莠湏分條亲切樹豈當盡杌臣廣又對忠孝子義有多途何止躬耕租丁

為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置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舍識三者不置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懼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齋禱為不顧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祖丁奉上忝是庶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銖搘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姪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冠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而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為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東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至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般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道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道

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嬖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迩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願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摹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冠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東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瓊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子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兩之勞牛畜挽犁之効由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百億所遵風化為万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普受如雨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鄉竭灰身舍利過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莫此獲安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二十三
忽使七層九架頽龕墜構四戶八窓可元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通行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干載无大公要得羅什為師訓万代无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圓法輪未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灾起七年崔浩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尤嵩天喪无祐只然一眾人身當生何憂廣識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怒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駁撻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傷愚謂此途未光周德何為欹儒士以顯尊重賤擇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三
田頤立天无不覆地載寬勝山苞海

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

之裏可元賢僧伏惟天尤皇帝舉德

納賢招英簡集去煩就省州存一

寺山林石窟隨處聽居有舍利者還

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

寺便稱是土
揚揚以開惠

釋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

無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

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

天高聰遠輕舉庸言氣憚魄浮以

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

德謹上二月二十七日納言韓長驚

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字文澤內

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面澄

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

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

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澤曰

乞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

勸立有何意見廣答曰禁紂失國殺

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

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

故請立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三
澤又問齊君高傳豈不立佛法國破

家亡摧殘若此

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

一則曆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

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中君子惡居

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澤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為口

寶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為妄廣亦謂

孔教不真澤又問卿揚何為驗言孔

教不真

廣答曰在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
已陳舊猶由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
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
幻妄矣

澤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
人蹟頸木母木母為之血出高祖破

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答昔

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

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

佛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涅

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棄

三月一日 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三十三
駕發還京

皇帝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

受拜拜訖內史託跋行恭宣 勅旨

日月雖明猶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

尚目下庶救

朕以閭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
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拔體別有
檢校卿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內

史上大夫宇文澤宣 勅旨佛教興

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

以世漸淳浮不修佛教致使清淨之

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
立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
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今形

狀不改德行仍存廣設道場欲行善

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歲都藍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亦

辨惑篇第二之七

唐上廢省佛僧表 太史令傅弈

唐廢省佛僧箴

并晉

沙門釋法琳

太史令朝散大夫目傳弈上咸省寺塔廢僧丘事十有一條

臣弈言臣聞羲農軒頃治合李老之

風

彈曰許云上以國化下下以調刺上老子在

何風化本羲農虞夏湯姻政符周孔之

教

彈曰周公及子皆是周日土述虞夏之教

下化洗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爲教主置

令莫夏四男却薛開九之教

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

別君有公草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

父擊壤而哥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

能讓畔路不捨遺孝子承家忠臣滿

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

彈曰既固滿

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

林里翟耿恭之儕相來羽翼

彈曰二十九

六師之徒不應朝廷父母有疴則終身

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

林里翟耿恭之儕相來羽翼

彈曰二十九

高祖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乃有守

道含德無欲無求

彈曰州吁奸臣不能守

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

彈曰皇帝是三皇

之世猶地王學復是用舊之時許此本老未出

之前孔丘無名之日不廢反遵老教却習孔書

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

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

彈曰皇帝是三皇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五
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

為裁皇之民

博而遠北之人不輸租義

農耕莫成

臣弃誠惶誠恐

博而有信開義

不實原有所歸詔國家謹上益國利民

詔請於朝廷能了耶

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

博而如法所奏請聞

官民事不可也

上秦王論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

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

其言勞人願哥其事何者竊見大業

末年天下喪亂二儀塗疎四海沸騰

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

路七董有平壘之哥烽燧時警羽檄

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

遷盡數窮轉輪蹇繁頭會箕歛積屍

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

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

萬國因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

陵夷聖上興吊俗之心順昊天之命爰

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革

戎胄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

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叙人倫功蓋補

天神俾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

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

露行葦化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

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

輶軒載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弈所

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

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

真猶未足聞諸下愚况欲上千天聽

但弈誠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

人情無韋超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

不詳辱先王之典謾傷人倫之風軌

何者夫人有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

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

子背叛觀弈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

其始末乃凶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

甚切如弈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

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

野然

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万國之

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凡

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

堯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

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

遵奉戒行酬報國恩无識之徒非違

造罪致令傳弈陳此惡言辟踊痛心

投骸无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

弈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

者因此行非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

四月恒星不見夜明如日即佛生時

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

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

議法号心行更滅其道也運衆聖於

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

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以來像教

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

等書至如道安並輩而澄羅什之流

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

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

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

君勸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

絕者寔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

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

衆生出世慈父又為凡聖良醫欲抑

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

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

非二儀可方昔吳太宰嚭問孔丘曰

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

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

君

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

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

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

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

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

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

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

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

校量推佛為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

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苻子云老

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

敬佛虔文證不少。豈棄一人所能謗

也。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為前鑑良

可悲夫。

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軾間
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
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无佛則大
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業堯舜
獨治不及子孫夏夷周秦王政數改
蕭牆內起逆亂相尋。余時无佛何因

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
見不便事恐蕃固遠聞謂華夏无識
夫子曰言滿天下无口過行滿天下
无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
以自誣傳弈出言不遜聞者悲驚有
機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
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
賴越器局含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
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
式序六條德既塞羅仁兼裂綱開康
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醺
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
物信可譽形朝野美實前英者焉但
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弈下
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
罪莫大焉自尊盧赫骨已來天地開
闢之後未有如弈之狂悖也不任斷
骨痛心之至謹錄弈害事輒述鄙詞
件答如左塵蹠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弈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
事胡佛內生邪見剪拂髮脣廻換衣

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

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女志智慧本願

庭坐着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

五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

憮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

者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詐而為

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

薰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

此明珠貴彼魚目連離嚴父而敬他

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為卿相置一

盆殘飯得作帝王壞佛邪說不近人

情且佛猾稽大言不及枚孟奢侈造

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

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

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

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

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

若言佛為胡鬼僧是禿丁者棄孔老

經書漢魏已來内外史籍略引孔老

師敬佛虔文證如左以答邪人莫其

伏罪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

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

又云若見佛面思念无量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

尼當願一切明解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

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列傳云陵在鵝鳴山中供

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又云東方如

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

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

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

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

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

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

遊大梵流影宮禮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

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歲不聽當推

置上坐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

去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

上坐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

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

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誓首禮定光又云佛生

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

中常懊惱

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為先勤

行當作佛新本並以此勤各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

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

薩化遊震旦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

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

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恩菩薩今來

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

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闍宗字

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

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

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

人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

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

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

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恠

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

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

至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

止仙公請問上經云向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云

道士陶隱居札佛文一卷

智慧本願本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万四千倍功少報多世取明說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

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為沙門道士大博士至後生便為沙門大學佛法為衆法師

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孝毒五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

太上靈寶真一勸誠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无数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无上正真之道高仙

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

道不可稱計

法輪妙經去道言夫轉輪不滅得還
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
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
不從行業所致也

右錄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
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
泛漲井水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
地感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
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
太史蘇由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
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
下何如由曰即時无他一千年外聲
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鑿石記之埋
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
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
有光氣光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
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
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
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
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

廣雅集卷第十一第三段

卷

廣雅集卷第十一第二段

本

廣雅集卷第十一第三段

亦

卷

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禽傷折樹

木山川大地皆患震動午後天陰雲

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

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襄相現

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

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

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為
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

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歎佛文如前

奔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

強人衆

奔云寺多僧衆捐費為甚結是寺舍

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

唯置一寺草堂五塔以安經像達胡

僧二人傳示胡法

奔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

今猶毛躁人面而獸心立帛道人驢

驃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

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

奔云危機已下十五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

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无佛故也

奔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

八年

奔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

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

无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

奔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慕蓮

奔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

奔云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

時僧光反况今僧尼二十萬衆湧早

廢省

一答廢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

久處未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

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

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

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

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

科可紀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以

此校量取捨難辨棄出家功德經云

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

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絜已立身津梁七世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為國行道

一答毀寺給民草堂安像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世未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沒二親及往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謀立書夫子謂之仁人况佛為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

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一答西域胡者人面獸心食逆惡種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記歷帝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

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鵠卵而生偰伯禹

剖母胷背而出伊尹託自空乘尤氏

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或南

面稱孤或君臨万國雖可生夷僻陋

形貌鄙瘠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

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

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稱蓋千代輪王之孫刹

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計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闕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

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為惡者太昊

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業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已東三十六國不聞天竺佛生之

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一答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

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

凡經五十二戰崩頃時又誅三苗於

左洞庭右彭蠡汲塚竹書云舜因堯

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觀凶亮威齊與

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

其烏羽_{楚詞十日代}金鑠_古繖大風於青丘斬

脩蛇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然九疊

於泗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墮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植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脩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闢在其南羊腸背其北楚皇圖

煞龍逢因成湯縱妹嬉脩政_{不仁}湯

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

流銷金爛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革

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

剖賢人之心剝孕婦之腹囚文王禁

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

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

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

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采薇遣

戍役去北有猃狁之難西有昆夷之

惠采芑又云宣王南征

廣雅明集卷第二

廣雅明集卷第二 第二十三

對曰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余時无佛足可清平何為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无辜乃為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為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一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為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為次第而无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伯時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為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此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去秦無歷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

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二百一年

廣雅明集卷第二

廣雅明集卷第二 第二十三

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无別紀赦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号稱王諸史相承秦惟五世四十九年齊秘書揚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号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一答帝王无佛年長有佛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三十九代君明臣忠者

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資實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告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亦仁威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无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父頑母嚚並世相傳遷旱磨滅

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

羿慕十五年 涉慕十二年
夏臯十一年 夏發十二年

對曰書六舜禹之有天下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士禹能卑官菲食卑帳绨衣而盡力於溝洫為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墓夏自立當時无佛莫逆由誰
殷湯治十三年
仲壬治四年 外丁治三年
沃丁治十三年 太甲治十年
盤庚治九年 外壬治三年
太戊治四年 小辛治七年
對曰湯仁不煞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余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塚書太伊尹自墓立後太甲潛出親煞伊尹而用其子旣稱忠朴之世余時無佛何為豐起蕭牆君臣無道周武王治十一年 鎮王三年 絶嗣

僖王五年
惠王六年
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

元王八年

烈王七年

靜王六年

哀王三年

悼王一百一日

思王五月

憇王五月

對曰武王伐紂

師渡孟津白魚入舟

應天嘉命

謚法曰憇定禍亂曰武民

賴來蘇式

間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

平汝言无佛

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

祚更窮子孫拔褐酒更運徙

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

昭王五年

滅蜀後始稱王在位五載

孝文王式一年

襄王楚三年

始皇政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殤帝子嬰四十六日

對曰周顯王五年

秦穆公始霸三十

四年秦權周政

竹書大自秦仲之前

卒元年世之紀

陶公並云秦是墓君

不依德政

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

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為長指盡為實

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脩胡偽

築立二世陳勝蠭聚作亂關東

漢高祖十二年
惠帝七年

武帝卒膠東王景帝第六子非嫡

文帝高祖第四子非嫡

漢初凶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

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

七日凡有一千二百二十七罪霍光

廢之後立宣帝此時无佛何為乃余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三年

孝明十八年

章帝十三年

和帝十七年

安帝十九年

順帝十九年

桓帝二十一年

靈帝三十一年

獻帝三十年

對曰後漢書六光武撥亂反政明帝

致治外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

之役讎鱗入圍神鳳栖桐赤雀文龜

蒼鳥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胥慶垂沴

滑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

等書並六後漢嘉祥不輒固夏汝言

有佛祚短何故長年

隱居六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

杜跋乞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九十九年

余時佛來何故年久

一答佛未出前世無慕逆者

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葬位四十

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為庶弟子朝

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

王弟治五月思王煞之孝王復煞思

王三王共立一年

出楊玲史日
陶公年紀

奔六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

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

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

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

相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

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

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

屠戮人國况今大唐僧尼二十萬

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不備旃之哉

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小宛等

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

長安不經万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

廣雅
卷之二十一
第三節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一答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
入國破國漢明之時佛法始來者
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
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
以言象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
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
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
容大滿虛空小入終忽隨緣應質化
无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晉
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
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
第十五主莊王九年癸巳之歲四
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鳥形從兜
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
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
十年甲午四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
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
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
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

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庄王四

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
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
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
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
有阿育王奴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
八万四千寶塔遍闡浮提此漢地
九州之內並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時
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
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
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
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
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
門釋利防等十八人賢者賈持佛
經來化始皇不從乃因防等夜
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
知以何為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
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古
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
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
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
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
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
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
者亦在七十四之數今列仙傳具有
七十二人

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
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
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
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矣案地理
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
三十六國先來奉漢以葱嶺多雪故
号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
詳而檢之劉向所論可為證矣雖遠
秦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揚吳蜀
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見在
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
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
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
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
未法万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

三達智諸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拔架
裴勘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
遂乘駢駒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攘
之據此而推同上法師答高麗使佛
是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
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
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
言益為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
得墨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
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
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
朔既博識通人生知佛方異無問不酬
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
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
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
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
題木槧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
六年大王同時起塔速干漢世東流二
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為
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
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
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
安等並為紀錄卷其華戎道俗合有

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或論大小
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
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
甘露於四魌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
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
善佛法取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
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誰國邪見堅
子無角畜生夙結狼心久懷薑毒无
終長之善負山岳之韋長惡不悛老
而弥萬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
異尺鶉之笑大鵬井蛙不信滄海可
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
為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
丘李耳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
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
燒不燃砧鉗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
明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
震旦諸聖孰與為儕乃欲毀而滅之
幸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誰惑
生民汗然朝野實可歎矣

齊云佛法來漢元益世者

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未可弭
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荀子王時卒
計

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
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宋
伐樹衛荆迹陳絕根避桓魋之然慙
喪狗之呼雖應躬諸侯莫之能用當
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奸禮崩
樂壞余時无佛何因遂亂滋甚慕煞
由生孔子乃婉婉順時逡巡避患雖
保妻子終壽百年亦述否矣或發匏
瓜之言興逝川之歎然復遜詞於季
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
麟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
刪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揚吾
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
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无
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
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一答寺饒僧衆奴孽必作如後趙沙
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
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
亂者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
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誰惑君王請
勘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即有

廣雅集卷第十一

廣雅集卷第十二

廣雅集卷第十三

廣雅集卷第十四

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

赤眉等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關釋

子如何不論

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

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後為益州

刺史任魯為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

馬張脩將兵掩煞漢中太守蘇固斷

絕斜谷煞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煞

張脩而并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

當王魯因為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

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

害天下自擾漢中垂三十載後為曹

公所破黃衣始滅余時無一沙門獨

饒道士何嘿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

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論揚惡

車論人短豈是君子乎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

道在鵠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

受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賊陵死子

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為天師衡

為嗣師魯為孫師自号三師也素与

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然魯

母及家室魯遂擾漢中以鬼道化民

廣雅集卷第十二

廣雅集卷第十三

廣雅集卷第十四

符書章禁為本來學者初名鬼卒

受道者用金帛之物号為祭酒各領

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

大都與張角類相似後漢皇甫嵩傳

六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

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

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

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万自青徐

幽冀荆揚充豫兗州之民莫不必應

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号也

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

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

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

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

黃服黃巾或然人祠天于時賊徒數

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為皇

甫嵩討滅

南鄭反漢而亡蜀

孫恩習仙而敗晉

道育醜祭因而禍宋

千吉行禁殆以危吳

公旗學仙而誅宋

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陽

魏華叛夫

廣雅集卷第十三

見陸傳

子登背父衛祚去兄出神仙傳

右古來道士破家破國為逆亂

者略引如前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

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奸由

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為

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

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世充李密建

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榮唐

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擇氏何為

不道事偏理苟黨惡嫉賢為臣不忠

明矣

弁云請胡佛邪教退遷西域凡是僧

尼悉令歸俗者

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

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

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

樂之致但欲攸序彝倫明忠列孝慈

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釋至德唯是

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

自衛反魯詐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

卷之三十一

廣雅集卷第十三
亦

卷之三

卷之三

未宣究竟之指及養生齊物之談龍
齒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
之志刪經贊象肆闢里之文次曰九
流末六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
書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
在近益俱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
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
當現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
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逍遙一部猶迷
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
四流若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
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
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
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遺万德俱融不
誼不寐安能以境智求非寘非昧胡
可以形名取為小則小也而无内處
大則大也而无垠故能量法界而興
悲棲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
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
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焰銷扇慧風
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
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

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為功右
弼金剛以長善為務聲聞菩薩儼若
侍臣八部万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
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
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猶
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
鋒法鼓更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
為法王也豈得與襄周迦葉比德爭
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
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
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
而後悟教門善巧攝師友而方通統
其教也八万四千之藏二諸十地之
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
謀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
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万古如語實
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
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
為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時敬
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
如万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
人天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
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

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贊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初光迺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鳥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然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盡滿月於清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譯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弥矜歷金行而轉咸渭水偏道遇之菴廬岳崧般若之臺深文奧旨發越來越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遷武之世三教連衡三乘並駕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撒囊入薰戒香而味法喜忍四流難拔躬以七辯能將乃輕袞飾而御柒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慧臺之葉大啓表塔之基梁記大東臺西齊在位八十餘年都人討論內無共遵聖業故無傳名厥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跋冠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向京案三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牟子等紀傳

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

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

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

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

經二曰解義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

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

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例高僧皆

德効四依功德三業法傳震旦寔所

賴焉舉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蓋小
有明珠亦總羅列諸是缺於半石
禪林指於一枝耳復何可極之耶

勑彌造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太歲都監奉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三之八

決對傳戒廢佛法僧事

并奏給用振響寺
沙門釋道宣撰

僧明既言既聞三皇統天五帝御萬

道舍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

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

顯宗眷聖體道而不居遂能紓屈尊

儀甘泉礼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

降銅像之徵於是泰景西遊越流沙

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真遂

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号道流晉

世剎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覽

崇寺塔騰惠雲於落刃涌法水於窮

源駢有識於福林登峯生於善地開

闡佛法昭化愚蒙故得永平季年嘉

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

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
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博史可得而
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
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圓

輪而輕舉巍巍不與蕩蕩誰名功既
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

注護故莊嚴持戒興九級沙門釋

子更度千人像化弥盛於前朝寺塔

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

合掌伍頭忘帝王之貴般心屈膝盡

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

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慷慨六時以

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

恩而卉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辟幾

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梟音發聲毒

於鴻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剖

斷衣根滅省寺塔其故何也卉曾為

道士惡姑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
智以下謗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

貴福集卷第十二 第三
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因於墨翟曾信李孫之說遂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

主上欽明弗容讒惡縱其三失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目陽精為之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兮甘弊忝在緇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刺心未以為痛抽刀斷髓詎以為殘謗讒之深傷酷甚此經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讐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傳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第一次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

槩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難說寒超語嘿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廉故有內

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

略舉一三不可亂縷但傳奕曾為道

士身服黃衣不遵孝老無為之風專

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為米賊聚殺

無端名稱鬼卒呪詛寧忌湯沐擲杯

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

滅度若有聞法者无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

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

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

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

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

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祕要經云各

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

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

端自貽迷墮近代學者率意庸愚

偷竊真言妄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

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誦佛受

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為金闕本

行迴為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摸訖佛

當偽詭識是非齟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益珠瓊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

第十一
亦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
亦

略舉一三不可亂縷但傳奕曾為道士身服黃衣不遵孝老無為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為米賊聚殺無端名稱鬼卒呪詛寧忌湯沐擲杯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无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祕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墮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妄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誦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為金闕本行迴為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摸訖佛當偽詭識是非齟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益珠瓊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

又言衆僧仇逆內通衣形外隔犬胎煞子違礼逆天者今道士既合氣脩齊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礼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

真是天胎宜簡今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万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畢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麵之素供唯芻蕘之資體瘠力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蠶垂習忍脩慈好生惡然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万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鷄豚祭醮要求酒脯齋膾醑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燕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次強兵勢若授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

若言躬耕力作以為農勸者此由苟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礼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朝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壠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以權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是農之力田此則尅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鎮避境隴麥雙穟成禾九穉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勤農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眾深旣自落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慕逆狂悖无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擇子刺駁染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礼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旣出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沉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

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殲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舉而歸依朝風豈責離俗之令備在家之礼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旣服臣吏之衣湏行朝謁之礼昔天師貴士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湏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識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為外應造黃布巾披黃幘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群者煞之今者道士不善李老條朝之眼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旣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覲寧不備豫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違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蒙裨一除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三

田苗營茂新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
善歟

第二次破寺作草堂三舍則秦皇漢武
為有德之君

既聞法身無像應物有方故假現全
身置于多寶之塔摧分碎質流乎
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
聖力摧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
其土風葬必闍維奴必起塔塔即是
廟廟者狹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
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
滅度一千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
世以威德使鬼神福力興靈廟故八
万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樑之
堂匪朝既就詣勢人力自是神功豈
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
筲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
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
通禪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
威靈摧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為建塔
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

太上骨朽於關中判無舍利天師體
葬於地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
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
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卯然仙卯本狂
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
胡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圖胡塚寧同
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
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
依觀浮圖若心剗專謀破毀徒懷邪
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為帝王者竝
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敬寶
崇真皆欲申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
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在嚴式構百
樑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梵宮
立成長者絳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
斯理皎然閻識之徒弗能悟矣

論言秦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
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閭
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
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
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
有異推秦皇漢武間浮提內唯王震
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

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
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
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為無道又身歿
之後咸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
於是骨肉消散靈默滅無年代寂寥
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
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
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
伊秦皇漢武而拔其優劣者哉佛則
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
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
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為興塔廟
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
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
虐不忌罪福言无報應掘得銅像令
置廟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
八日以灌介頂湏臾之間即患陰憇
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
靈祇都无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
自慨前過即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
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誠懼終身
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
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先无誠信

卷之二十一
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
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
舉手晦遠嚴鼓駁逼軍人撞擊龕門
破斫奪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張天
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
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癱瘓不久叛逆
畢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
依記傳蹟此事係示諸未悟曉其心
目耳如桀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
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
存之李老棄世心尚虛無在世之時
全無館舍今之奢竟諸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
安國治

續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為基安民以
良吏為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
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
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
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
寺逐僧盡祇為微禍福須慎而弃凡
悖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
論言竊見標掛為社立碑石以繙君
累土成壇束茅幕而為飾至於急厄
求請徵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
況佛神儀嶷介靈相儼然而欲輕毀
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
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号自斯厥
後相沿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
應敬事威靈歟滅國主寧復遵承並
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
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
壇張陵謀漢之始方興觀舍故後漢
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
朝用能保乂國家魁寧社稷於是弘
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
省刑而慎獄數德澤遠至而迹安定
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
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

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
在於咸陽於是誑愚民招合兜黨
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
寺逐僧盡祇為微禍福須慎而弃凡
悖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
論言竊見標掛為社立碑石以繙君
累土成壇束茅幕而為飾至於急厄
求請徵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
況佛神儀嶷介靈相儼然而欲輕毀
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
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号自斯厥
後相沿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
應敬事威靈歟滅國主寧復遵承並
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
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
壇張陵謀漢之始方興觀舍故後漢
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
朝用能保乂國家魁寧社稷於是弘
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
省刑而慎獄數德澤遠至而迹安定
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
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

廣雅集卷第十二 第十五章 亦
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大欲建大事湏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達十尺道像建千日大齊畫先帝形反縛頭手足而獻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問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閨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唯大語領納通傳入閭則喧氣小聲詐說禍福迷惑正直擅越幾致迴心邪曲愚夫理宜專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湏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閩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來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樂倍料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湏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許答聞

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詐許入閭密俟見望呴聲質時呵之望即欵伏取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敷服藥而終斂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畧出五三以為鑒誠希垂照贊宣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国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螢无損死貧人不飢

既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湏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立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為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

衣唯薰拂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通蘇乳衣聞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沉疴之土體困飢寒湏給其衣裘資共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余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孽者計僧尼一齋止食一鉢一普唯衣數襪而言損田夫十口熟螢十万者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緣千疋應損千軍之食煞万億之螢而弁知道士損多佯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偏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槩愚見宜斷道士醮祭及以命綫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 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千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摩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

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文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姦而無恥多餘鹹水志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祭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礼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弗可修以此出家佛是點兒理豈智慧觀音威儀寶足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第五決破斷僧尼居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

樂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為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住緣寧有歲積之累老子太多歲必亡周禮云積而能散則行合檀那多歲必亡言符聖旨尋老子行无為之道專任清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守故二錄大齊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誰迷徒設厨食以邀賓置酒鮓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觀主典鮓還如屠士肉湏乾腊雜血便吞物若觀音慈悲拔苦即行禱天師行禁然怨應為斬士然佛觀善則勸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

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駁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俗之惡神人間之煞鬼也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偽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居貯則百姓豐滿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賤豪家或有夫婦相辨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居貯今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閑運命愚智不可易感妍醜弗可換身故經六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去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尤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高駒鹿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然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

滿極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為貪其酒鮓猥雜繁多弗可禪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賤豪家或有夫婦相辨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居貯今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閑運命愚智不可易感妍醜弗可換身故經六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去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尤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高駒鹿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然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二十二

荷寵祿而享富貴沉佛法王威神高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二十二

三

六

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國則猶嘘弃攜
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
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慶弗
可與算也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
作善得福為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
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弥益其深迷且
依書指事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
時毫有衆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
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惻身修
善來穀枯死紗道中興豈非為善而
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
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
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殺國遂亡豈非
為惡之有殃也如弈所言將生時之
實貨賣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有施
死後无報愚闇之甚奚可而言眼見
春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物
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疊之與掌銖
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
豪設齋不得富貴者舉國家太廟先
皇之靈百神陪侍万民恃賴至尊拜
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

遠德過于聖道冠百靈礼拜祈誠理
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
瓢以濟餒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
以供大聖寧无福祿相酬科類而言
理无致惑如案所見賚貯有二一則
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
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
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
云齊桓公問礼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夫礼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
同此也

第六次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
佛則虐政祚短

案聞中國者三千日月万万三千天
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
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万
國開平等之化和忍以睦親扇慈悲
之風勝殘而去煞故得不威不怒物
以之行不侵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
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砾
於是五濁鼎沸三灾竟起十六大國

各擅尊名八千聚落咸據封域竟尋
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害
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沉溺陳經教
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
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
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善契未作民
澆俗偽典藉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
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礼作樂導俗
訓民政治興風淳時教弊皆欲令止
澆息竟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
也若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
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
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
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
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
神行固孔教理豈然乎但无佛無法
人不知遠惡以脩善无礼无教世不識
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佛教不可一日
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
尋弈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无佛法
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慕君從
漢明已後為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
慕君驗弈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

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為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少昊即亡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為臣所誅其間或為臣而慕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為弟而奪兄如仲壬之与雍已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然二世臣弑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為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既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弃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明以此而論事合繩矩但宇文慕魏而立虐政无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弃太史之官委任處重湏慎機密无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

棄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誘毀佛僧唯事偏辟竟无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哉如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群氓勝殘去煞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年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次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

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今詩書絶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肆興文藝還闡至於虜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為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為德卑弱為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弃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在之

第築碣石之宮闈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導俗訓民札樂緝備憲章條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為最百家之內兩學為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教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慎民可以導物孝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為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闊薰他近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為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民禮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巨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孝平李典吳及孔經教迹乃公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弃意豈不去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昇降

廣雅集卷第十二 第二十六亦

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親君臣於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小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无缘信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 論言尋平卯夜明曾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教漢無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笈多入隋藏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九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驚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可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籍昔无今有真少偽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

廣雅集卷第十二 第二十六亦

廣雅集卷第十二 第二十六亦

卷

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勝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雒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余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脩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於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為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數去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為是天尊更說為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為是何帝何時何

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洋洋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槃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為道教偷竊釋迦持作老經前已畧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窶盜他寶為家財飢者困窮嘗蓄芥為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湏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輝別庶使鬼璣不溫難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譏歟

第八次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

旣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專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豁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遺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長惛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

生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
於法界无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
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
演而無窮故湏弥圓經云寶應聲菩
薩化為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
童應作孔丘迦葉化為李老妙德訖
身開士能儒誕聖國師又涅槃經云
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說
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
菩薩化身所取文字圖書詩章礼樂
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為
虛妄而卒執言謬理覩化迷真專以
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
持筆畫以難真然筆畫代真寧是
真佛泥木表聖非即聖人故佛有覺
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
真而立像為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
施名為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
者所以詰虛非像非真達人所以玄
也而卒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身
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湏壯
馬資鐵効力壇場不湏造像脩功以

祈福力者武周壯馬很多世充厚鉗

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丁責晨昏之

不少効力征戰固守壇場常應雷貴

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二

成熟但裁薪采麻積聚糧糲不湏寫

絕慮守真亡懷厭俗捐親弗願棄主

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

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

建德廣占來田薛舉大足馬糲長應

老子六呂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種殖多納倉廩今復何在若言欲得

及吾无身有何患乎此令眾身奔世

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

以暫託不可久也何上公注云人君貴

兩潤者蓄銳援有荊州堤堰信常沃

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暫寄不

潤應課取納保護封壇今復何在以

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

也尋傳亦負恃兒頑輕嗟胥吻繁

理東語少罵多縱瞋恚以中人逞惡

順民故得華戎卒從群羌授首倉庫

充物封域廓清若非内外福饗豈能

赴定艱難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

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老子二篇

不湏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

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憂俗躬

耕奉親以竭力出家脩道尊法興慈

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

來之大德雖暫乘詣養似若憮親終

徒惡於夫子弗可性也但卒觀佛法

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

帝王咸崇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

充盈民庶爭歸土女奔湏至於玄壇

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

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
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 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

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

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

其中也畫炭經曰葱河以東名為震

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

佛出世皆在中州不遠邑邊邑若生地

為之傾按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

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

師云中天笠地夏至之日正中時

豎木无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

陰在依竿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

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笠

國則地之中心方別拒海五萬餘里

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

居東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
之宗師

釋迦莊王之時為列賓

廣雅集卷第三 第三集

廣雅集卷第三 第三集

之教主

內四喻曰 伯陽織履小臣乔充歲

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

隆周之師

半丘位居太子身證特

尊當昭王之歲年為闇

浮之教主

法王一滅一生亦現微

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

恒沙之衆

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

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元聞諸侯

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无明證不符

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

去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各跡為辨理

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躬也自

躬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

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

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

世既无李姓何得有躬出為周師年

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子出文王世

之偽文非國典所載

廣雅集卷第三 第三集

廣雅集卷第三 第三集

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

滅一生壽唯八十

李氏三隱三顯既无的

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

猶憲龜鵠之壽

內五喻曰

法王一滅一生亦現微

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

恒沙之衆

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沒之文唯感諸操等考義例云為孔

說仁義禮樂之本為一時赦王之世

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

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

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子

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大上所遣為三

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

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无弟

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

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

駕小車輦垂然駛來漢即能萬乘雲萃

雨從千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

外六異曰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
日訖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

內六喻曰

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
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
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

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
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
淨飯之胤本生莊王之前

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元典證出於
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
又檢周禮官能文或成康之世並无柱
史載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
吏耳

外七異曰

老子初生周代晚適流
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被提
河弟子提曾群胡大叫

內七喻曰

老子生於頽鄉葬於槐
里詳乎秦佚之吊責在
遁天之形

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

樹傳乎漢明之世私在
蘭臺之書

廣雅明集卷第十三 第八章 亦

之奇誠操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古老聃黃色
之三跡而出弟子恆問非夫子之徒
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
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
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
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
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
嗟其詭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
友也

外八異曰

老子蹈五把十美眉方
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

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

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

此西域佛陀之相

老子初生周代晚適流

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被提

河弟子提曾群胡大叫

內八喻曰

老子設教敬讓威儀自
依中夏

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

遵外國

外九異曰

老子初生周代晚適流

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被提

河弟子提曾群胡大叫

內九喻曰

老子是俗人官居末品衣

冠希有之微万字千幅

內七喻曰

老子生於頽鄉葬於槐
里詳乎秦佚之吊責在
遁天之形

願威儀豈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興撰明真論以駁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眼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孝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禹禹開塗鍾二山之歲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即日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鎗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粗習誰風外十異曰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

內從生有勝劣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腸腋而出世雖復无外十異也

內從生有勝劣第一 立教有淺深二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狹四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遷謝有顯晦七 戒儀有同異九外從生左右異一

內十喻答外十異

內喻曰左祔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士家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蘭相如功大位在廉頌右頌取之又云張儀相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軒前便成七豬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翁獸猶有母子而知親况軒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內喻曰左祔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士家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蘭相如功大位在廉頌右頌取之又云張儀相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軒前便成七豬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翁獸猶有母子而知親况軒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微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等其壽早登神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竟輝目

廣雅明義卷第十三

廣雅明義卷第十三

三

廣雅明義卷第十三

廣雅明義卷第十三

*

共地珠並耀余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
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
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
俟修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勝
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
當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
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
不死不終灑灑無名老氏則復歸无
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无物豈長生
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
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
量嘗智水之无涯語大則局在域中
陶鈞則不出性分盡其志也豈與夫
大覺開无穷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
則窮平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
尚氤氳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
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
井異深余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
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
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然二氣
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
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碑曰：「礼為陽為父，位在西北坤為陰，為母土之西南北方咸陰之鄉，便為中男之位。南方咸陽之地，翻成中安之居，男姓既无家，方陰陽不拘恒準，所以木職土故以己爲甲，妻金職木故以乙爲庚，妻乾位高乃居西北能出帝後，在東方至如礼唐若南北歸之即以西方爲上，言顛輒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爲上。」

謂見

內德位有高卑三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
离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
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
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
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

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

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
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
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
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差大
禹所出仁汎之德頃虛東夷文王
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秋

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

前折那次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

其尊三界六道卓尔推其妙加以小

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辭衆星

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廣

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大異十仙申伏

膺之札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

於閻吏稟學於牙齒之際

老子曰：「將非謂歎剗而亡否焉而存常子曰：盡矣。」取名於藏史之間

乎余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闈尊卑著自典墳
邊正道承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
不許僭号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
為子豈可狃孺衛之小臣疋我天王之
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脩道自隱
以无名為務周襄出閔二篇之教乃
作然周書典慕无老氏所制案二教
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
蓋述而不作也又職惟藏吏位非阿
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

前折那次釋迦降

神羅術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惟遍

覽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

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

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

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

郢折談天之論無以識其消湍豈夫

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

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

月故多念其不知可尔道之劣四也

外烹生夭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
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
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
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
再生今日在何那縣李長生八十何期危脆此
壽夭之異五也

內壽夭有延促五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慶胎八十一

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慶胎

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殊恆

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

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

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

信唯秦佚吊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

神不死是以玄兆故好事者遂假託

焉神仙傳云麟華子錄回子傳豫子

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

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

止見碑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

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土何

時楚之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

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

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

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詭說耳誠哉

斯言可為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

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

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依

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

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銓疑余圓

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

而靡延東海衆田數變而非永五雲

九轉悲繩鳥之翬留飛雪玄霜比遊

駒以難固信鐘馗無大椿之文蜉蝣

罕龜鵠之年余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

劫出世竟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

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

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

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

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

末論年三百餘祀語世二十餘王紫

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

開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

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覩

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駕不及

舌誠不虛也後其聖夫俯迹應凡託

質於危蹠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

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

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辟

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

遠而無窮豈知蛇穴求仙覩其天世

蜺縷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鵠共鵬翼

偶高馳鷺鳥驥足爭遠余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寐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

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

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擇迹抱危疾於舍衛告殂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

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死生所云

老聃死秦佚吊之是也而生依賴鄉

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

前好
後空正邪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

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

之伍法儕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

既雲委而霧集並齒瑞骨昭勝福於

殊方紺綏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

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

聲華之風感矣豈同鼎湖亡返橋山

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龍空樹

皇覽女黃帝塚在汝南縣也

外賢聖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

采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及宇奇

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

皇覽女黃帝塚在汝南縣也

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及我聖人用

廣雅集卷第十三
為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

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多少

內喻曰聖人相質无常隨方顯妙是以地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

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

駢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

玉角標頭正邪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

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

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花目之麗

万字千幅之相日輪月采之殊非色

妙色之容難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

具輪王具而不明

淺遠無士非色生性
隱諸相一日福勝八

不具輪王具而不明

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辟女三千大千世界四

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

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百倍始成一

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百倍始成一

仙人觀而自悲

內喻曰玉珮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

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

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

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

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

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

性澄神闡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

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繩難量絲

桐弗惑於耳朱紫无眩於目輕肥因

狎其體勢普莫駁其心故經云羅漢

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

何必鵠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噬氣

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弥遠刻船

待劙何其鄙夫余道之劣九也

外設規逆順異十

廣雅集卷第十三
巾著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蔓

之古制

碑曰道士乞來本著儒服不具於人
至國武世始有換故二十四變以應

陰陽二十四氣也出人情亦無典據也

釋訓袈裟左核偏袒

右肩全幅橫綴之裹半片倚支之服

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

狄之風也豈用茲刑制灭我威儀此

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珮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

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

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

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

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

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

性澄神闡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

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繩難量絲

桐弗惑於耳朱紫无眩於目輕肥因

狎其體勢普莫駁其心故經云羅漢

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

何必鵠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噬氣

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弥遠刻船

待劙何其鄙夫余道之劣九也

外設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惟孝惟忠教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万古無差所以治國治

家當然楷式輝教弃親不仁不孝閭王煞父翻說无憊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應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頤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

薄礪仁讓於疋婦大孝存乎不匱

然對凶哥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

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倚而哭孔子助相視而笑在于子晉葬子妻死于孟子吊四子妻死而哭而子故教之以孝所以教天下

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勤天下之為

人君也化周万國乃明辟之至仁形

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

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

孰辨怨親又言无明覆悲眼來往生

死中往來多作更矢為父子怨數為

知識知識數為怨是以沙門捨俗趣

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

於已親行普正之心且道尚清虛余重

恩愛法貴平等余簡怨親豈非感也

勢竟違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余道之劣

十也

九歲篇下

荅九迷論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弃耕分衛四

教為治本五

忠孝靡連六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群情不能頓至

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脩脩故策

之以限令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

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

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

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无遺漏未

聞天王詣彼慈嶺豈於中華之帝无

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法

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

幸偏无人悟獨闡恩外曾不見聞仰

度能仁不容私蘭碑曰汝元見佛華有諸

聖德何得怨神事須自

咎求心責實事舛言乖詭委皎然足

稱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

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內箴曰夫淳義震天暎稷莫鑒其色震霆駭地龍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兒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舛也莊子云孔子見盜盜而罵孔子孔子罵而退劉子云孔子馬後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說解等故道野人逾忘乃達馬圖者雖罵野人乃悅也故道

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况無始結曠惄愛與滄海拔深有為業

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群情不能頓至

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脩脩故策

之以限令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法道道法自然

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

密雲道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

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漢書四傳經云應

祥普薩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宜齊研開

為孝子漢畫為孔子先淨為顏回

之言黃老感其談詩書礼樂之文周

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

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真符於

佛理非正辨之極談猶訪道於瘞龍

魔方而莫窮遠途問津於鬼馬知濟

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般周之世非

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

能正目而視。廷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憚於誕。

神雲寬變色穆后欣其亡聖。

周晉異記士記王

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江河泉流悉皆泛濫皆王

紅之性有白豈能越蕊河而稟化踰雪嶺

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各適欲窮其鑿竅之辨恐傷吾子混沌

之情非余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

暉未見虧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

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

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竟造

塔廟不惜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

檀寫彌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

容妙盡丹青巧窮剖刷一拜一禮莫

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

到此即是无靈誰惑人間空談威力

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二

內箴曰左漱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思賢鎔金而摸范鑄丁蘭尤孝訓

刷以代親顏在資仁絲壁而圖聖故使憂喜形平容色精誠通乎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切利不還優填以茲鑄木堅林晦影阿輪於是鑄金訛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鑄或觀真避坐寫貌迴軀感應傳大揚州長干寺有青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擇高閣明旦開視像身已許圖之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采發於檀溪感應傳云李育王像記太像身出盤陵三峰瑞光映出湘州心難並故光明照耀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水上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岳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于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以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万山浮輝滄溟清臺之下觀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尅成宋皇四摸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余之无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

之為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為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陀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提之異号也稟形大覺之境未聞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丘尚余皆夢也注六君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惠業劉向古舊二錄大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而周之尚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徃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无為也无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

子當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勸顯墳勿剪勿伐展季以清貞榮聖四民懷於十善纏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照於羅漢之德正法念經四種人得王罪漢辟支如來也謂輪

樹隨喜漢言深

亦

謂輪

王罪

輪

王罪

輪

况智周十力德滿四引妙辨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暘燭於无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采分耀神應顯於吳宮余其百鏹靈龕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邇浮空界翔鵠跋鳳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煥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忌景行崇堯峻闢標樹鴻猷而已哉无以攔楚之辯識滄海之廣隱渝枋之智測峩闢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旨二也

外論曰夫礼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礼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晏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為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

斯恃迹蹕踏父兄之上自号棄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禮無恭復形于國譯曰孔親無之母親拜之所為斯則門門出梟鑄蒙高可亦无礼无孝也

李冠父

謂輪

王罪

輪

之子人人養犧狼之兒撫臆論心良輔豈今胡漢豈可戴巾脩善偏无勝福禿頂行檀獨能因果仁惠豈可俟

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三

內歲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塗乃萬質同歸繙衣為衆采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闡象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

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

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

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

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

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

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

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

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

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

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

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

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

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

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

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

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

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

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

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

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

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

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

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

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

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儻矣余不自見其旨三也正志念經云詳知始編入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禁酒蓋然富婁子游有其妄始新律謂不固故嘗亦藉編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來拓充八莖之纊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失不織天下為之

也儕容肅質不忘勤也分衛掃丈丈

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使也和聲怡

氣入元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勤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

衆病也入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

謂捨家而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

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善南鄭反

漢之巾把公旛誅家之笏飾道冕褐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

莫廢庸踰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苦菜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閼轉練之方業廢機紝之婦是知持孟振錫糊口誰憑左袖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捲至末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內弃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禁溺於耕孔子辟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輝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緊无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旨也未見服丹不死餉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眼紈而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弃功夫浪死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紝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

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為莫充糊

展重其真也故能使倦夫不憂其力

貧客不憚其財蓋希冀益非其迷也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偽於漢國

叙控鶴弗克陵雲之寶言食霞莫觀都鬼卒捨橫城而偶耕既無絕粒之

人頗慙容作之倦自春自磨鎌在其

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晝云男女

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

道真次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

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漏孔

也呼為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

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

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漏溺出精也玄之又

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

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

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

猶狼之種无礼无義家生梟鏡之見

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驟珠不忌九沵

之深求華璣者追藍琰无憚三襲之

險貴其奇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

斯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

論云仙人者黨徐陵之弟与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紳入海化為鷗鷺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

其翼垂油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於神化體變

了更為魚蟹豈復識期期林薄草地上之奴乎

牛哀病而為虎達其兄而噓

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

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檢

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

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

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

知余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

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

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窮

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

未聞人民厭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

不娶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

涅槃既闢長生之方又无不死之術

福不知承命以成，梵慕家安宣覺宗
種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
赴長河且天皇墮堯佛而祚延後
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偽
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箴為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
情卉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
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
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
此謂无後非六卉欲為無後也子不
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
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
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
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故知五戒
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備而惡
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
化隆惡趣喪而灾害除

正法念經大人不
持戒諸天滅少阿
鞞非時暴風雨五災不登疾疫人民氣
餓平相廢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佛羅
四氣和暢甘雨降降災地豐登人人民氣
人民安樂真我發意戒我不行猶屏薪去草
益重而難革絕焰息根續微而易顯

仙家之奧旨古今反謂姪欲為妙訓妻
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敷仙而弃
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鏡
者惡其反噬尔則警夜代勞功劣於
犬馬逆鱗反舌置深於梟鏡雄虺九
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
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
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
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羸政
刑淫而祚短

陳尼論昔堯舜禹湯文武開召
並行遺詔政盛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

思是以各盡其年桀放鳴犧封死故野犬戎然
幽厲正不然周祚八百秦滅莫若宰一國不足勞
於一世此時奉先佛僧也

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佛而運局談
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
戚良足歎矣昏若夜遊余盲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

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澤豈曰能酬

故生盡溫清之恭終恪墳陵之礼今

上皇之世不行壙葬之礼始於聖周定寧之事
故有蕪城燃火掩墓棺皆起於中古也暨周
文之日以骸骨葬蓋於野因致而藏之始行葬

禮故士葬者義也故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

病夫

茲典礼孝妣棺柩曾无封樹之心

澤日

佛垂訓必令卉介骸骨捐茲草野多

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

孝妣絕焰息根續微而易顯

爲門人於孝子之子聞曰吾其歿天子當選
不毛之地不封不出塚塚林中無言此用東世行
於葬礼蓋戎狄屍靈翻盡雕莊之妙且
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
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大
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鄉邦本異捨
已徇他用為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
自然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箴忠孝无違指六

內箴曰導亞龍者必俯仰而指搆啓
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
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
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無法非孝者
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
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
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
義也且受敬之礼異容不出於二理
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
孝養无違死則葬祭以礼此礼制之
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此性今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在焉
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礼
亦�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方

擇主三千

阿育王經古歎八十萬四十宮人夜
間宮中育災難王傳萬達八千

齊書卷第十三 第二十三
安帝時有使者持馬頭立於溟海而求珠

拾遺因天上造三十偷鑿

淨康衢而從石蓋勞力也

為已

任等含氣於天屬洒逞有漏之壞質

荷無賴之儕蓋勞心也

迴軒賓相之

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

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

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

寶床而送終

智度論大師故王林佛自執經

切舉生報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弃體

生養之恩

也稱多羅上也三蘋三正遍知也苦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元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蒙覆世俗

惑亂物心然狀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猶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耶鄧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從師捨簾遠岳披蘿縉蕙鳥申熊經

金竈罕成玉華難觀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覩憑蟻未覩其寶或指骸地

肺喪骨天台生闕恭養之恩死無真

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罝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業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今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僕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稱多羅上也三蘋三正遍知也苦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元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蒙覆世俗

惑亂物心然狀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猶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耶鄧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從師捨簾遠岳披蘿縉蕙鳥申熊經

金竈罕成玉華難觀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覩憑蟻未覩其寶或指骸地

肺喪骨天台生闕恭養之恩死無真

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罝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業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今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僕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稱多羅上也三蘋三正遍知也苦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元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蒙覆世俗

惑亂物心然狀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猶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耶鄧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從師捨簾遠岳披蘿縉蕙鳥申熊經

金竈罕成玉華難觀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覩憑蟻未覩其寶或指骸地

肺喪骨天台生闕恭養之恩死無真

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罝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業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今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僕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稱多羅上也三蘋三正遍知也苦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元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蒙覆世俗

惑亂物心然狀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猶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耶鄧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從師捨簾遠岳披蘿縉蕙鳥申熊經

金竈罕成玉華難觀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覩憑蟻未覩其寶或指骸地

肺喪骨天台生闕恭養之恩死無真

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罝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業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今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僕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稱多羅上也三蘋三正遍知也苦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元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蒙覆世俗

惑亂物心然狀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猶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耶鄧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從師捨簾遠岳披蘿縉蕙鳥申熊經

金竈罕成玉華難觀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覩憑蟻未覩其寶或指骸地

肺喪骨天台生闕恭養之恩死無真

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罝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業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今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僕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稱多羅上也三蘋三正遍知也苦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元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蒙覆世俗

惑亂物心然狀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猶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耶鄧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從師捨簾遠岳披蘿縉蕙鳥申熊經

金竈罕成玉華難觀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覩憑蟻未覩其寶或指骸地

肺喪骨天台生闕恭養之恩死無真

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罝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業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今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僕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稱多羅上也三蘋三正遍知也苦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元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蒙覆世俗

惑亂物心然狀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猶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耶鄧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從師捨簾遠岳披蘿縉蕙鳥申熊經

金竈罕成玉華難觀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覩憑蟻未覩其寶或指骸地

肺喪骨天台生闕恭養之恩死無真

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罝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業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今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僕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稱多羅上也三蘋三正遍知也苦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元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蒙覆世俗

惑亂物心然狀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猶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耶鄧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從師捨簾遠岳披蘿縉蕙鳥申熊經

金竈罕成玉華難觀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覩憑蟻未覩其寶或指骸地

肺喪骨天台生闕恭養之恩死無真

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罝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業

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

之甚今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僕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稱多羅上也三蘋三正遍知也苦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元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蒙覆世俗

老鳳為玉環事鄙而怯韞辟穀而難顯

猶靈鳳以容德希覩馳鼠以醜懼潛

形雖隱質事同嗤妍異笑冥焉不知

余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

則充髮露頂蒙漢則端委簪紳此華

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

去茲冠冕皂服披綻弃我華風遠同

胡俗則不能薰通冠冕便是智力不

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

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

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

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冒漢

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備善可謂貴

隣室之弊穢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

知其迷八也

內異方同制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无方聖賢乘機
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
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
世而胡服雖復峩蹄異術而魚兔之
功齊矣况變俗滅心毀形結志去簪

纓以會道弃鬚髮以脩真聖制不從

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

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蹠盜跖

竊人謂死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以山雞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

三十六部清亂於東國至如優婆塞

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

吉頭

夷羅之仙

大仙外道名吉波頭

末伽闍夜之道

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

月而敷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

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閭邪心與昧谷

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

鬼筭靈談安哥浩唱吞刀吐火駭仲

卿之膚心漱雨噓風驚劉安之淺慮

或身佩中黃之筭口誦靈飛之符蹈

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

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

針刺眼深持惑蠻高築疑城各抱一

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沉晦於九

流識體輪迴无明翳其性本心用浮

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

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疚重則

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裨以

前鳥鐘重將而載鰐輶此亦鐸門和

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无二制

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

味綠膺絳頰集演跡而共色冲和子

曰璇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

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采延華儻

至三五百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

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

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

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

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

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昇然可

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

之儔耳何不去塵巾釋黃褐剃頭

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

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

言釋

經論破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

三皇之典武侯撰法華及元量壽華經而行

脩心則依坐禪而望感

言說坐禪之名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城太清仙

法又弃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

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

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

法為業但逢衆僧莫不礼拜巖穴之

內患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茶璇璣抄文冲和

所制以非常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

隱居答大齋法師書云去胡耳聞音

聲故晨夜受文字或由頂礼歲積故

致真應來儀正余勸拂藻蒲採汲花

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

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勸僧曾元異

說今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

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

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

不能悟其盲八也

於景町以治西經數精業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
上王浮陝西城降為明惠化胡經乃稱老子淳沙
土王浮陝西城降為明惠化胡經乃稱老子淳沙
胡王為浮屠懷身作佛方有佛事蓋詛調之極
也惟留著去此万里已還奉漢王今商人皆使相
禮不絕莫傳老子在浮化胡既浮而經及身作佛
本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屠是解袁宏說歲袁宏後漢
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說歲袁宏後漢
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
其說甚多拾秦安漢記李无老子作佛之文
即日朝廷傳誥者多豈可妄耳作
於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明成化胡等經並云胡王
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
自脫自前方謝懲謝罪老君大慈愍其
愚昧為說摧教隨機戒約皆令投地
乞食以制兒煩之心赭服偏衣用挫
強梁之性剗毀形貌示為刺創之身
禁約妻房絕其慄逆之種渾曰汝以禁
約妻房而為
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然全之坊至絕濟直是
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沒相對期同裝李氏皆
須養兒但李可之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曾世世
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後師嗣師之別号
魏晉以來館中生子陳崇之日靜內養兒喫婦
女為朱門呼丈夫為五色蠶欲殺獨出自道家
外假清虛內草渴所以謂重病加於毒
藥宜令剗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

為此無勞充頂卒遵至訓詡候既頭
可謂身无憊疾而樂善相成家無喪
禍而念居縗絰昏餧之甚良可悲痛
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今胡人立
廟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修舊
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与僧澄道人
稿足羽毛避役之流覽為剪剃世不
能知其迷九也

內老身非佛指九

內箴曰大廈為衆林所成群生非一
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
八方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
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
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浮穢區今懲惡
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无改
於百王雖孟列談猶譽美於千載豈參
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
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群
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後譏一
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
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嗟夫真偽
相形猶木莠之相類善惡者存禾而
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

老子所作渾曰序書起者魏略及西域傳大
也沙拂年老跋白常殺人為浮屠人有灾禍及无
子者勤行浮屠濟度舍捨財賄健壯就王久无太
子其妃曰浮屠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
屠第前漢哀帝時奉禁使月氏國王今太子口授
西漢高祖時奉禁使月氏國王今太子口授

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麾勝

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卷萎潘捨

廣雅集卷第十一

九
也

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
家入道呂焦弃偽從真曹馬傳燈而
不窮秦魏涌泉而无竭汝言始於澄
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流容服亦變
非道非俗嘵号闇人善詛善罵古名
鬼卒其救苦也則解悞繫頸以燶自

誠子弟今不能知其盲九也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誰
毀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
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
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
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
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
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
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
成天氣結凝淳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
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
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
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无上真書等
云无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極大
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
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
三界之外榮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
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
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灾所
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万五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

不妄是始上席謝之
秦世道安榮參共轎趙邦澄上寵懋
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轎坐高仰
校勅王公傳若席号盜為大和上太以錦繡每上
皆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
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竟者費才以
捕賊損躬崔皓以邪誣喪體魏書六
譖之勸拓拔叢滅正教廢後姜斌以集詐
多愛惡疾乃謀崔叢二人
徒質王淳以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
目非取焉之虛談其崇鄙也如此其
瘋謔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
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
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
且賢僂相監僂泄而賢章聖詐難分
方者辨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
詐窮而聖顯猶蛇床与靡蕪類質達
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默而還輔孔門
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捕試鄒

縛牛糞塗身承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揚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漚出道士孫氏法儀責罰尤重同奴婢之法罪謔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他勝範竊我聖蹤耳故頗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為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余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憮也原夫四塵五蔭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入善辨才智慧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

卷之三

圖云都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
神明君寂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
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
京以樂道君推此謀談則道君是天
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
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
死無今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
有寶臺五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
復難矜但道家偽說死迹可觀習俗
生常為日已久衆邪覽叙不有不同
如欲正名理湏詳悉今略出緣起隨
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
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
州号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
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
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
猶應觸事无為何因戶屬鄉居尚凡
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
管學道士无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
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
符同保偽為真良可羞取其根脉本
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

周云察其始而无生也非徒無生而本
无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忽之間
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
死故曰有無相生也万物一也何謂
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
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
氣成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
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
合二氣降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
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
凝臨於命門要湏九過是為九丹上
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
宰万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
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
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者神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者氣也是謂元至狀
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
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去隨之不見
其後此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
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甚幽冥
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內生

於太無太無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
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
案生神章云老子以无始三氣合而
為一是主人法體精是精靈變化
氣是氣象如陸簡寂咸毅顧歡孟智
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乘以成聖體
又云自然為通相之體三氣為別相
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為本考三氣之
內有色有心既為色心所成未免生
死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
以氣為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
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
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
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
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
呴呼吸吐故納新益粗備之以得壽
孝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
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
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
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地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
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第三十二
極之辟 道是智慧靈知之另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无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无義也

君子曰易輶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羲因之而畫八卦

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客成次晉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三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万物不聞別有道神厥大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万物豈非或亂陷墮入間耶校功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堂小水厄鴻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太藏都監奉勅雕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 門下典儀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廣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厭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无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知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勤僧叡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說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昊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

非民五教等敷九功惟序拔万古之微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屏四部之稀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因喻徂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田申通理博孝興亡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无虐威襄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各佛僧寔非通諭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施禍亂无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无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頃藉喪師非范曾之无竿石氏興虐豈浮苗之不仁但為邊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兇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後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溼祀誠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

廣初明集卷第十四 第三張亦
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尤此

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

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

靈法雨切磋所感積於茲信隨聞

篤信而无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

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

令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

篤妙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

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

第三破斷常之執見數之以群言考

通敵通命第二辯破夢之倚伏空有

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

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寃乏其才屬

辯鄙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宣聖

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辭而深悟

也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

之食儻救餓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

饌盈素願瞻菲薄良足陋矣

辯惑篇第一

一惑佛出西胡二惑周孔不言

三惑毀佛譽道四惑比佛狀魅

廣初明集卷第十四 第三張亦
五惑昔有反僧六惑比僧土豪

七惑譏毀驕跋八惑塗種事塗

九惑有佛政虐十惑无佛民和

有辨略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

迦生於天竺備多出自西湖名号无

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

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達攝摩騰之

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

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

菴沙門咸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

居旣營之于爽垲又資之以膏腴擢

脩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

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

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

未若銷像而絕劖鑄貨泉可以无費

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

以從編戶益奉稷之餘稅壞塔以補

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

利民矣吾予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

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

忠臣奉國願受福之无疆孝子安親

務防灾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
朗日之流輝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
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
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无棄物可
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
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為謗誑
之說哉靜而思之幾不信矣至如立
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
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
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
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
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
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福報之
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
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
何以知其不然哉真昧不可以意決
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真崇之福資
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无
斯憮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
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褊心
不弘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
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
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

莞頤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
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
省過而責躬則臨食而忘飯子若博
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
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
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
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
傳謂佛法奉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
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
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
業日禪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
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
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
七經無以易但禍淺而未深至
踵而不周廣其恕已接物孰與佛之
弘乎其規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
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折
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
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
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實

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
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
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
珍道出遐方獨察何而可棄若藥物
出於戎夷禁呴起於胡越苟可以蠲
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
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
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
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况百億日月
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
不在於此方矣
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
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
夫天文曆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卓
詭經脉孔穴之訛候針藥符呪之方
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
孝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
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蠹蠹无穷
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
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
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槽

廣雅集卷第十四

廣雅集卷第十四

巢之居文字代紡織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敵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藜藿長飲梁宋少為布衣老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宋之味侯服晚過不如布衣之貴乎万物有遷三寶常住森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脩促于來去乎

廣雅集卷第十四
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言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舉道而非佛何譏之甚哉

傳云佛是狀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心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猶魅亦懼猶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力又如面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

大唐代而禁妖言屢處而斬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遠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潛心以崇信豈容

尊獻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和真使之然耳又傳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号通人辨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披堅有功焉竊機傳今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為毀佛謗法而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闢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闢澤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几百家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傳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大寘鬼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遠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獨法舟而利濟藉信翻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

因念而作狂也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况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關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鉗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鼎錙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閑居父之失皂服為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辟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今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各人而棄法夫口談惠惠而身行桀謎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那以降何

代無之豈得怒躡而尤東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賊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私禪釋以植嘉苗肅斬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

傳云道人土梟驢驥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去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端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梟錙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為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疋聚塵之下物授有道之賢俊比元知之驢驥大慈之善衆娘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宮善一何甚乎反白頰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顛蹶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然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

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榮而訶毀傷雷同而頑脣駁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剔頸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項况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驛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發在冢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平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顏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顧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

事塗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塗瓦或熙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圓之繡之亦在丹青纏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同極之心用申如在之勤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傳又云帝王无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禁約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躬喪大寶灾興姐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衰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翼足發辛之名惣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弔少欲之教糾順大慈之道伊呂无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二卷 亦
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遭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无穷過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无為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為佛何讐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讐乎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慕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慕逆寢寢賊斬作士命於皋隸猶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慕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慕逆之亂乎一言之妄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曰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三卷 亦
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亂其所先述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蕩迷而祛惑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為口實矣

內德論通命篇第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為謂惡無傷而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餓矣啓期貧矣顏回歿矣無耕疾矣或侈修隆富言罕及於義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歿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降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无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度於天而難詳歟壽之年孝於人而易感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无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然何異見乘櫻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觀羅紕於蓬蒿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嘆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感善惡之宜含憤而无以釋皆觀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惟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于萬古辯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无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福四足懷如意之資為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

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六
唐玄宗皇帝第十四 第二
唐玄宗皇帝第十四 第二
唐玄宗皇帝第十四 第二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二

亦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二

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鈔金石者難為切挫。枯朽者易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兇人之害。劉琨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惟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矯長她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除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己而利民。有德而无應。楚昭引灾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控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无以為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无門。惟人所占。此云曾不憾。感倉之蔽。仲由仕季。无患伯。

察之謗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及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勤克命之功外弘不爭之德上无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間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症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網則為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无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无悶于陋巷之居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蠭毀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啟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蠭毀豈求鄉曲之稱詎哉夫種殖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砾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湏數終而乃謝辭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蕪蕘為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

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元親踈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人生言內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无辭以通之矣亦為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无耻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紀渥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蹠凶暴而无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孽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飢死何憂而加之福瞎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祢殃慶延於子孫孝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肪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斬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祢之田乎可惑者四也若

去觀善察惡時有譏於上天故使降

福流灾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

寧當閼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

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

刑涇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物於

不益妄戒於无損何貴孔丘之弘教

何咎羸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

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

何谷羸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廣雅明義卷第十四

亦

見惡取於空以生斷見无所懾懼

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

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六

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叔界

之談天堂地獄之說无異相如述上

林之橋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

愚蒙假稱珍恆有其語焉无其實矣

至如冉疾顏然以攝養之乖宜彭壽

聃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

苦樂偶其所遇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若莫莫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

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

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幕亘七澤而

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

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

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

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

石之所數頭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

之奮鋤值艱輸之揮斧此則草木殃

命者也若篠蕩比質於松柏蕙若同

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

齊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見惡取於空以生斷見无所懾懼

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

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六

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叔界

之談天堂地獄之說无異相如述上

林之橋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

愚蒙假稱珍恆有其語焉无其實矣

至如冉疾顏然以攝養之乖宜彭壽

聃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

苦樂偶其所遇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若莫莫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

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

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幕亘七澤而

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

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

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

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

石之所數頭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

之奮鋤值艱輸之揮斧此則草木殃

命者也若篠蕩比質於松柏蕙若同

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

齊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廣雅明義卷第十四 第十七張 亦

寐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
不自備勤脩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
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邁故真諦
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德指事
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
不可為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
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
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
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
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
黑不可俾蓋而為霄不可以邪害於
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
鬼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
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
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
去其貪邪說以空恣其愛智者觀空
兔角延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
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
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
去其貪邪說以空恣其愛智者觀空
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
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
矣駢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
而不進豈駢驥舟楫之不善哉但浮
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廣雅明義卷第十四 第十七張 亦

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
欲无異策駕馬而汎流棹方舟以登
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
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
周无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尚
无為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群
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
照同其何類也辟如對廣鏡而傍觀
臨碧池而俯映衆象榮而在目可見
而无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
喪質水遇寒而冰壯水涉溫而堅失
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
地尚我皆虛我尚万物為一苦樂得
謂為有何況群生尚衆術故察於物
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
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无說
賓客盈堂而无人藍色絕世而无美
瓊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二
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
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无事
有而无妙實義空而匪太虛无人非
關戶之閑元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
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无動非

廣雅明義卷第十四 第十七張 亦

山岳之兒无別非雷同之謾無真非
魚目之寶无寶非虧足之齋財比夢
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猗頓等
原憲之產宋里疋平城之姝道智了
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
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為虛非同揚
雄之假稱玉樹晏都之矯見神居何
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
夜光結綠之寶南威毛嬌之色皆見
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睡
眼基介之隙青蠅貝錦之憐莫不著
其相而興憤孰能比於空而不憾獨
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
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
觀空以遺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
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
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万物之本
審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
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
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
而過東藏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
捨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觀如一馬故

能識無上智為薩婆若如者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言者過患如彼何得為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夫見舟不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鴟毛等類泡沫而飲鴟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真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各忠順叛逆皆如嚼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无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方法真性同一如矣无妨因緣法中有万殊矣空有三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无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著審覆聖人豈為首尾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誣量而惡取若博考世雄無上慈父言无不實慈无不普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天怨惟力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

圓滿而窮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沉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各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誇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若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永銷而寐滅万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爻道邁人天豈得闡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構杞測之以愚短不亦譏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无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然日不食則受其飢矣无裝禦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无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殃命胞胎受疾嬰孩憲怒未竟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何以而殃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私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於善惡而不脩於福因乎觀百姓之異稟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及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无恙或服重繭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无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病集其形之表也均有羨膚膚之內也腑臟奚殊皆含血而苞空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夭何一充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无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殃命胞胎受疾嬰孩憲怒未竟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何以而殃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私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然經福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懷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或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見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辨崇鷗鵠除病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誠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有葉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切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魂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之安苦隨遭不泰妍蚩申瘻千品万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憂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閑於業報四生有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騖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

引喻天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懷報為業有大乘以万境為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花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尔而同麟角此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剥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銑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類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亦異道而乘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誣誣梵是非而擾擾何異採芙蓉於木未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水无以和羨美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无以為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无以勸衆善一戒无以防多失何得性漸墮之殊異今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

品如華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為用
去熱則寒藥互豐或特宜於學溫或
偏適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
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闇能達變
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
於其中並^之三世因果佛不誰欺十力
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脩戒之者
宜遠抑凡情之所就行聖智之所顯
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胷臆而為斷
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
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
折有也則一毫為万其等空也則万
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
疾拔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故
塵勞而求解甚當謹慎而無放佚非
聖者外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
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癸卯歲而歲雨分司大藏都監奉

勸善造

殂則聖賢為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
之安苦隨遭不泰妍蚩申癟千品万
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
卉無情故美惡非閑於業報四生有
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介介伐木不驚
刀杖加人則懼匏承擊而不食羽毛
食而馳騁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

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

迹之祥瑞又述頌雙威德隨類覽歷

豈不昭彰心性乎

初序梁弘明集序佛德目

晉宗炳明佛論

大唐廣弘明集佛德篇於目

卷十五

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

晉沙門釋慧遠佛影銘

宋侍中謝靈運佛法銘讚

梁沈約佛記序并勅答

晉代已來佛像感應相

梁高祖出舍王舍利詔

梁晉安善提樹頌并表

梁簡文唱導佛德文十首

梁沈約佛利塔像諸銘十首

梁王僧孺唱導佛文

隋高祖於國內立舍利塔詔并鑄

廣弘明集佛德篇第三之初

佛釋迦文菩薩等像讚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号況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惟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曰其化為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緣於外境故曰其化為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外沉俗則入有而沉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外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篆從信其徒不獨大振虛而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五

晉沙門支道林

佛影銘

晉沙門釋慧遠

佛法銘讚

宋侍中謝靈運

佛記序

梁沈約

佛像瑞集

唐終南山釋氏

出舍王舍利詔

梁高祖武皇帝

菩提樹頌

梁晉安王蕭綱

歸佛發願捨文

梁王僧孺

歸文佛像讚并序

晉支道林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

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

号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

族厭姓裴曇焉仰鑿胷以丕承藉乃

捨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白淨之

浩然生自右脣弱而能言諒天骨以

不加為貴誠逸祿以庶非須為足故常

夕陽上位逆旅紫庭紓軒儲宮凝翻

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屏

三鑒疾苦風人勵譬以激興乃甘心

受而莫逆訖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

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

諸之重寶希無待以輕舉號龍草之

廣雅集卷第十五 第四
感飾賀窮巖之徒禍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今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班卉連居摧心立盟釐安服之氣緒運十筭以質心俾運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寥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既立而廢筌諮詢万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微傳偉准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艷紫金運動凌虛悠往儻忽八音流芳逸預揚采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大和擬而稱勁貞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祥尤宿命以制作或綱之以德義或疎之以中風亮形撫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道蘊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捷屬八億以語極覃墳素以興典振道行之三無

廣雅集卷第十五 第五
絡軸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昇于賜谷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繙邈於羲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從心泯迹涅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充之至於靈覺之性三果殊悴豁若川傾類如乳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遺六度與崩岑俱枕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憐夫道高者應卑因逝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志雖靈几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暨附乘榆而未外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興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廣雅集卷第十五 第六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蓬廬三傳明明釋迦宴惟帝先應期教作化融笙軌交養恬和濯粹冲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堂洪摸揭秀貞靈峻誕峴岳量襄太清大象罕窺乃貢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即亦雲津威揚夏烈溫柔啼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即煙滅騰亦龍伸鼓儻舟鑿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翰惟典充以瓊竒恬以易簡藏諸韞匱寔之令善今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往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暖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涅洹言告言歸悟機鎗心垂翰庶覲冥暉阿弥陀佛像讚并序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摸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斬所未能了故今井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宜矣余遊大

方心倦無堪因以靜暇復申諸奇麗

佛經紀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迦達迦

邊路踰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壇

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彌

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

以佛為君三乘為教男女各化育於

蓮花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

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搆制非人正

苑園池沼蔚有奇榮飛沉天遠於淵

藪遊寓群獸而率真閻闔無扇於瓊

林玉警自喈於簫管宴宵賞華以闇

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微化以醴

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

響慧澤垂而霈清覺父喻予而貴

言真人冥宗而廢訖五度憑虛以入

無般若邊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

神化肝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
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幸佛正戒諷
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
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
道矣遁生未蹤忝廁殘跡馳心神國
非所敢望乃因正人圖立神表仰瞻
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
徵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薰
宗師秦定軒曜貴中秀姿恬智文派
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遲迂彼
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研操六慧研微
空有同狀玄門洞闔詠哥濟濟精

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詵詵載往摹
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湍由人造
化營域雲捲峩峩紫館辰峰華宇星

羅玉闌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鑑

蔚晨霞神堤迴乐九源曾深浪無筌

忘鱗罕餌溼澤不司虞駕翼懷林有

客驅徒兩埋機心甘露敷洽蘭蕙助

聲化隨雲濃俗與風清歲華宵散靈

飈拂英瓊林喈響八音文成珉瑤沉

芬芳類諸風化妙薰于長萬軌一變同

規坐忘

諸菩薩讚十二首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慾長昔為龍種

覺今則夢遊方急悅乘神浪高步雄

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開堂備類

興清蓮目擊洞薰忘梵釋欽嘉會開

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外虛遷師通資自
廢輝迦登幽闈彌勒承神第聖錄載
靈篇乘輒因九五龍飛児率天法鼓
振玄宮迄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
跏躍芳蓮寂朗高懷興八音暢自然
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磐紓十七
紀應運莅中蟠挺此四八姿映蔚花
林圓臺臺玄輪奏三擣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
可流浪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恬我
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
乘十哲韻頌傲四英忘期遇濡首臺

豐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
詠高興希遐蹤乘虛感靈覺授網發
童蒙外見憑寒廓有無自冥同忘高
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花請無著陵

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即色自然空
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筌
悟豁尔自靈通

不二入菩薩讚

法作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演
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誰和法作率
所情壹壹玄心運寥寥音氣清羸二
擇起分妙一寄無生

首開菩薩讚

首開齊吾我造理因兩虛虛兩似得
妙同象反入塵何以絕塵迹忘一歸
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羈菩薩讚

有愛生四測狀况世路永未若觀無
得德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智翳
神賴絕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騎不羈
冥玄和炳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
空響朗生應輒託蔭遊重冥冥亡影
迹墮三果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駢大所謂大道

者遺心形名外都忘絕鄙當冥默自

玄會善多體冲姿豁詔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為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
樂物通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
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昏
俗統體稱月光心為兩儀蘊迹為流
溺累英姿秀乾隆名播赤縣鄉神化
詭俗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病長
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歸無盡場
戢翼插高嶠凌風振奇芳

佛影銘

晉沙門釋慧遠

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
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万五
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間撫常永
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
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
生豈過以之希心則開微靡期於是
發憤忘寢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

其心尔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无緣
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
化不以其所感孽孽所緣宴懷自得
辟日月麗天光景弥暉群品熙榮有
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已因識曲成
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
夫幽極以言其道窈歸存焉而不可
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
而兆其端不耑終而會其成理玄於
万化之表數絕乎無名者也若乃語
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
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
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
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
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
閒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於
影之分執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
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
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
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
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
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食遊方之說故
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

山值蜀賓極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聞乃多先微然後驗神道無方彌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微其誠應深其位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然華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暗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跡絕而冥一茫茫荒宇靡勸靡
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真賞撫
之有會功弗由曩_其旋踵忘勤因慮
同識三光掩暉万象一色庭宇幽藹
歸塗莫測悟之以靜挹之以力惠風
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_其
希音遠流乃春東顧欣風慕道仰規
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采虛疑
殆映霄霧迹以像告理深其趣奇興
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
交而未暗坊塢鐸神儀依依若真遇_其
銘之圓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介

所脩廣茲虛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治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_五晋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奉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間庶來會誠悲現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讚序

因釋和上立丈六像作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暉宇宇宙完大千万流澄源圓映元主覺物而衆邪革心踏神步以感時而群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耀道世文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遙響遠流密

風遷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欽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妙門發明淵極因兩神景袞服至言難於味餘塵道風迷邁擬足追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光畧好歸容儀寤寐興懷者形心日寘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悼悲情霏寄乃遠契百念懷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塊交寢夢而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鐫而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精鹿誠異悟亦有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示神摸闢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於來蓋存近者謹重劫之厚緣乃道福兼弘真迹可踐三原及流九神同測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高趣迹嚮和應者如林鑄均有虛室之供而進助者不以纖毫為挂動佐有弥劫之勤操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先悟惠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依依神步湛湛造物玄運冥馳偉哉擇迹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亹亹長縻反宗無像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般晉安

文殊測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亹亹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群生真風幽曠千祀弥靈思媚哲宗寤言枉誠絕塵孤栖祝想太冥

文殊像讚

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性彰於五德執世之表聞於童真廉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嚮首謂之生蓋至道與其貌何者虛引之又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其胸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象之所極難卒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為言請略叙其統若人之始出也要自帝胄尊号法王無上之心

非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也近壹遇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攝於中壤篠翼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与日月並耀具體而微固已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即神通為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為景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寐而弥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既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冲氣而為靈舒重宵以迴蔭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群生之性宅至宗而至開宏基於一蕡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大方之寂矣自世尊泥曰幾將千祀流光福蔭復與時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人

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滅百年有轉輪王王闍浮提号曰阿育仰規遙軌擬而像焉雖真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曇草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為接賴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枉誠攸寄思細將絕之緒引豪心以標位乃遠摸元匠像夫所像惑來自衷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玉躋以冲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掩映爰暨茲邦思對淵匠靖壹惟恭虛襟絕代庶落塵封佛影銘

并序

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彌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弥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嵯峨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

言情百其慨
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以
抗峻嶺南映虛闊摹擬遺量寄託青
采豈唯象形也萬故亦傳心者極矣
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制銘以充
刊刻古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
述事經徂謝永眷因已輒磬竭芳薄
以諾心許微猷秘奧万不寫一庶推
誠心頗感群物飛鵠有革音之期闡
提獲自拔之路當相畢於淨土解顏
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授筆興

傳翠激光發固金好冥漠白毫幽暖
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
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擊拔苗遺距
疏鑿峻峯周流步攔窈窕窟房櫛激波
暎墀引月入窓雲往拂山風來過松
地勢既美像形亦薦采淡浮色詳視
沉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
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惠亦孔續嗟爾
懷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
反路今覩發蒙茲觀式厲厥心時逝
流易敢銘靈宇敬告振錫

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
奇趣福業深緣森芳滿目見形者所
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
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
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
省之并同子興人歌而善
答范特進書送佛讚

群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
屢遷劇哉五陰倦矣四緣遍使輪轉
苦根連連遭未已輪轉在已四緣
雲薄五陰火起亹亹正覺是拯是理
動不傷寐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
冗波以我神月成爾靈口我共日我

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僞僞既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望景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鑒井借空

精粗事阻始未理通捨事就理即明
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拯物
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
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遙遙安如
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范光祿命作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明
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拯物
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
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遙遙安如
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纘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閑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鄉間插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為快

外之詠尋覽三復味耽增懷輒奉和
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
惠連後進文悟襄宗之美亦有一首
并以遠呈承祇垣法業日茂隨喜何
極六梁徵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
題在所住山南南捨臨澗北戶背巖
以此息心當無所忝耶平生緬然臨帝
累歎敬惜為先縕以音告儻值行李
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和范特進祇垣像讚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徵
願言所屬輒摠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

慧明三達非我一授群生理阻心行

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還慮以定養慧和理
斯附愛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

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薰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
得寶誦以涅槃救余生老肇允三車
驛乘一道

無量壽頌
和從弟惠連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
八弘誓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

清英類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辭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
狀消散歸虛豁君子識根本安事勞
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焰

性內相表狀非焰安知火新新相推

移焚焚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

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萼不結
枝敷花何由實至人善取辟無宰誰

能律莫昭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
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遠者皆
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明
前好惡迭万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
物惑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
去何因得像似群有靡不然昧漠呼
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苔蔚南山雨能為變動
用在我昔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
攝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儻燃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

後誰復覈遲達慎勿留空念擴使神

理憇廢已道易享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沈約奉梁高祖勸并勸答序合二首

勑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作序
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

因三假以寄法籍二諦以明理達相
求宗不善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

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
得為晉筆以不故指闡等結序未

體又似小異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

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恧謹啓

勑云記序始得看今勑舊寫流布
序曰舍靈方品既非記譜所窮物物

稟生豈伊積塵能討莫不起乎無理

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

始莫間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

理閑機初錯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識

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夐有之而莫

知所從者也如來覆贊爰始言登永

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

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

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雖此生滅證

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曾

卷之二

卷之三

三

廣雅集卷第五

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
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為珍蓋由万惑
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綠開事湏曉達
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
為已法吼振於無外甘露炳煥於
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
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
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
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
刹土於恒沙七步峰蹊壅龍堆而攸
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
无邊而咫尺緣之所牽面法城而不
覩及像教云末經記東流熱坂艱長
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万方通剪葉
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
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
漸至滿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
住之奧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
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寔為
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
往業多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乎
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折衆部

卒難計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確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摠緝共成區畝至於經復舊錄境利遺記闡勸之功於斯自達大權弘曠土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為已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云難以臆辨靈恠倜儻言語斯絕昌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闡轉捷旆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遠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八會峨然在目靈應盼響偏富延澤以西光景歲庭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聖塗玄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微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舟人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內形窮尺縷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懸勸每存汲引垂文見意殆

麻姑來皇帝打成無始道承明號在躬三達靡礙屈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久迷正路徘徊之徒空懷鑽仰據流緬曠事難捨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聞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闇太子洗馬到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注說據別派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辨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二餘悉不書或復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睭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歸不迴遑於歧路俾庶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圍內近對小識且屬南洲斯則通計神州咸蒙聲教神蹟遺跡閑在姐初前漢已來相從

房山縣第五第十六
開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

赤縣山裂水開時時瑞像來現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略標十數有未見者湧顯其相云

略列大唐育王古塔歷并佛像經法師鑄造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鄧縣塔者西晉太康二年沙門慧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似石而非四外彫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籠之八王日舉巡州里今見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傳

鄭州趙北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塲適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為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十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盪三尺涌而無聲水微中有昆侖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微而不及

冀州_舊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為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為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惟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澇門

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勅令僧智琮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十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詵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惟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堅玉今見存益州

北百里雒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

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益州西南百餘里晉原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閨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東南古越

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極細密古老傳士其塔基從泉上涌出云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

今廢惟有遺基上以舍覆四廊牆正

時見光明公松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

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丘陵為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東一里育王塔甘州東百二十里剎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老云育王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大輪
王名為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
洲万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
造八万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
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
所獲皓初薨而穢之腫痛遍身太史
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間因余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
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
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
名惟衛二名迦葉

揚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
中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浦有光使人
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趺載像至長干
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干
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趺浮水
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
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
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
養光瑞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摸
寫般矣

涼州南百里崖中沮望行像者昔沮
渠蒙遜王有涼土專弘福事於此崖
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有
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
捨遇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貞如行
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看足跡納納
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
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
行至万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
門至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
副長孫哲志性凜厲先欲除毀令百
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
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加五百人方倒根地哲喜落馬尋卒
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六此
像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曆大略符
焉其鑄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
中沙門劉薩河行至番禾東北號御
谷而禮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若相不
具國亂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
風雨震山像出長三丈許惟無其首
登即命造墮安臘落魏道陵邊分東
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澗內獲石
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
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
西征過之改為感通寺今圖寫多依
量莫准

京師崇義寺石累像者形長八寸徑
五十八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
僧從外國將來遇亂安廬山像頂上
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徃求得之
及登儲貳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入
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
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

坊州五華宮鐵碑瑞像者周武滅法
有姜明者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
旦往尋之有石狀如像便斬掘四
邊乃是鐵礪不可傷損舉身三丈谷
中有趺乃共村人初舉忽然下流逕
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九
嗣曆改元大象勅其處為大像寺因
開佛法隋初改為顯濟寺

太宗在宮時往詣嚴備飾在宮
東三十里大苑內永徽中改宮立寺

陰闇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

是周朝古像法滅藏之得存每有凶

相以涕出為期隋文將崩一鼻涕出

沾汗于懷金薄剝起雖後脩飾望還

如涕貞觀末年四月內連涕不止塗

汗脣檢方可尺許

太宗外選方驗先兆至六月內涕又

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漢水汎溢入

城郭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

立中安像設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

帝既崩湏葬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

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
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
空中布焰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

一切上騰煙火相映欵然東逝領國
上望絕目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在焉
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
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洛京永

寧寺塔天震東海其事略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
臣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見海濱有

光白侃令尋之識見金像凌波趣船

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

寒溪寺後遷荊州迎像上船船即浸

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

山東林重問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

跡十二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

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九十五步見

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

跡三十餘大者長五尺已下

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

佛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
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跡長三尺
相去五百餘里初不知其來有人尋
山見恆遍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刻

史以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遷州
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
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
銅像正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
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
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今在白馬
寺鳥雀所不侵凌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

空遠見近滅至六齊夜其燈則多

坊州五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

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見鹿群常居

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

丈四五乃移出在川中家內其相大

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葉佛時

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

猶未出涼州山現亦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

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

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負將出而不

廣雅集卷第十五 第二十二

廣雅集卷第十五 第二十二

書

廣雅集卷第十五 第二十二

文

之試引輒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

一塊上有二鳥形銘云擬鍛四面佛
因鍛之佛形上遍是鳥影隋後主聞

有瑞迹遣工冶鑄倣之鑄卒不成終
有缺少經二百日乃止今在寺中

已前神塔瑞像開俗引凡未深

明者由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

攝心拔經討論資啓神解方知

四魔常擾六賊恒凌覺而且怖
超方有曰不爾沉淪還同無始
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於經卷
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
便同天蓋之靈聖寺屢陳鐘聲

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
道俗斯途衆矣俗於感通記中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又平梁高祖
大同四年八月犯五車老人星見
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佛髮
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間浮一天下一
日夜役鬼神造八方四千塔此其一
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等法喜食詔

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万物不得齊
其壽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

異年懼慘殊曰去歲失稔斗粟貴騰

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各或有

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
宴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
書不去乎與然不幸寧失不經易曰
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示舍利復現

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

阿育王等說無等會耆年童齒莫不

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

隔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

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

重皆赦除之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
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
李脩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
邊雙合恨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
十二軀一邊二十五體刻畫明淨巧
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

真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

為意而胤之銜璽繙東治真形舍

利降在中署光明照發示希有相大

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茲竟
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
昧爽以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
法身還臺供養

上菩提樹頌啓 梁晉安王綱

臣綱言臣聞擊轍小唱有慕風雅巴
人淺曲實仰陽春是以對葵細菜猶
傾朝景燭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
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
道跨軒鳩正覺正真功德圓極常住
為樂法喜為甘慈雨被於無垠普化
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
海外安弘龍窟之威紹鷲山之法無
為不往實愍蒼生無相乃宣引歸真
域製茲道樹顯此金容使誓願者結
因頂礼者增福會途已一古今誰二
伏以器表承露東阿薦銘瑞啓黃龍
中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
菩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沉鬱
不足以光揚盛德騁驛一隅顧憇舊
言伏紙慙震謹啓

圭勑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招採致
佳辭味清淨仰讚法王稱歎道樹意

恩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圓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勅

菩提樹頌

卷五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迷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徒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驚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盡筐之非真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雷震設漸教降權跡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群蒼救茲未度法雲法水之潤等世界於无邊智燈智炬將息林開白日樹映青枝悲哉六識沉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槁皇帝體軌光之徽德含天地之純誠照五鏘之神握太平之運吞虞孕夏罩漢亭毒縛樂經礼偃武修文秋荼不設廢九律之嚴科春雨爰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盡自失汾水之德

卷五

廣雅集卷第五

卷五

知慙少陽懋善於元貞審臣愛味於槐袞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車城推轂之將外守封彊一同文軌万方共貫穿宵鑄應

卷五

卷五

十千瓔珞懸空下墜龕室莊嚴園界殊特製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蹲漢后望神之宮軒轅侍仙之觀曾何足

躋躋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

卷五

堯庭神英豈知道樹霞潤弘沫靡容
垂光芬芳委疊時動百花乍開千榮
現彼法身圖茲瑞勝海度六舟城安
四攝惠澤既播淳風普叶休明智境
清明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
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
穆穆明后万壽如天

唱導文

梁簡文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万善力微難
感靈性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塲薩
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浪不
歸苦海易沉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
共門無明尚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經
茲四苦人思勤力昭彼三明是以如
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
今皇化之基格天納地窮仁風於万
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
首天涯海外奉義食風抱素吹胥舍
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
各克己丹誠澄心懾到奉為至尊敬
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旃
檀德草水精利五月電如來寶明世
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

惠明卽日月齊照九有被康歲之澤
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遐
方擊壤之謡遍聞天下勤由心起五
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遍
到故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燈曠照
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
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為
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
方無量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
璧外和玉振雲浮金聲海鏘日朝顏
色四善流風既擅溫文之德實著監
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食仁癡和向
化事炳周經讚德含章訓高惇史故
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繢
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為貴
嬪歸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
來賢劫千現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
万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興七覺
以炳照因十智於常樂閻守奉仁宮
儲欽德暉同疊璧煥若峴瓊

蓋聞嵩高推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
克固盤石所以威均魯衛任等蕭曹
連事宜各運心奉為臨川安城建安
都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
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勤
礼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
迦辟身奉願鏡凝深情長峙洪福克隆
帝社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
界異術五道分運天人植華各歸一
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十善花果既
乖正力五漏煩心彌多惱累難復耽
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
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述為天
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備羅八辟摩
醯三目盡為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
若究竟涅槃法花會一之文淨名不
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
正本臥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劍廣
泛波若之舟淨居深沉駕牛車之美
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
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擢
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
無邊劇憐肩八苦於脩途有縛經情
繞六趣於危道金瓊玉牀猶念解脫
厭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飄熱風

滄浪水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

廣雅集卷第十五
第十四首
亦

碎骨銅柱焦腸傍出刀峯橫抽劙鏃
如斯衆苦尤為險脆一息不追則万
劫永別剝韌斬則千代長難相焉
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
婢婢風電之馳誠難可駐况復三相
併感二鼠攢危毒箭惡地尤為可畏
庶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百福永斯
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今為六道
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想到一心遍礼
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礼救世觀音獻
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辨淨
名二土螺髻珠頸善宿弥勒文殊金
剛藏解脫月棄蔭蓋常舉手十大弟
寬蕩人協覆地俗化庄蠻類服禡之
不死同拔劍之無傷含生不縷轉死
自溫渭槁日飽餽來無餓打塞三途
墳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
發十善之心牛傍啞五戒之業如魚
少水若鳥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
人運五體歸命三尊

禮佛發願文

廣雅集卷第十五
第十五首
亦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卒絕聲言妙慮虛通固
略筌象雖事絕百非而有未斯應理
亡四句故無惑不燭皇上道照機前
思超繫表疑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
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

示現閻浮之境大摧住地俯應娑婆
之域故欲洗拔万有度脫群生濯淨
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
之仁遇緣而成極苦言軟語之德有
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
相而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而四游並運玄
風而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
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
屬於此時虎豹尾而不驚虺蛇蹠而
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

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
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
驅汎莫不屈膝係頸迴首草音入侍
禁街迎拜渭水為天地而長久等金
石而愈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
聖皇愈溫愈晦不言而化行無為而

教禱

廣雅集卷第十五
第十六首
亦

夫道倫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
宗包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況復靜
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
持衆等齊誠奉逮備君殿下歸命
敬札云云

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
載侔於磅礴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
問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
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榮之
貴坐槐慈棠之尊猶應共惜東暉俱
宏西嶧悟蕉蘆之非寶知鏡月之虛
衍信秉電之不留驗盡水之隨合唯
宜照之智炬濯以寶闌增此眷根成
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
殿下札云云

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
問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藹
周親作鉉則向二曜相終臨岳則向
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辟松筠之
貞悅

觀夫天枝峻密帝棻英芬莫不玉振

蘭搖金鑄桂綺觀寸丈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殿辟富雲臺

超妙為
斯榮聲聲
以斯勝善奉達諸王殿下

敬礼云云

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祉長享无吉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先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屋德感樹闡必以前籍勝因宿稟嘉數况重霑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厭璣徹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為六宮眷屬歸命敬礼云云

願六宮眷屬業華姐日聲麗媯辰振采勢圓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夫稟闡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脩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興等諸公主忌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記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語

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為諸公主歸命敬礼云云

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弥長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輶咸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綰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

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食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

意恩乃八痴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

到懺悔業經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所

為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贊聞惡隨

喜焚林涸澤走大揚麻窮鄭衛之響

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侮

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

合自定權衡棄他計用愧心負理昧

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任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

集各運丹慾五體自投歸命敬礼云云

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

三障業明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

自在

懺悔札佛文

王氏 同前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无无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興倏成万

累無著之念起一起九劫是知道万

所貴空有薰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

熏氣含靈莫聞斯本胥形賦影靡

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其莫辨

道此愚根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

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葉薄三有

長鴻惑水遭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

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

生滅是用抱此縕蓋淪迴生死恣其

六愛興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

義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

共日並時人升我降唯言報施齊察

不知因對眩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

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

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剝那交

謝瞬息不留東扶裁吐西崎已仄辟

閨川之耿流若枯榮之輕露偽城易

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而明真俗俱

辯豈能寫誠迴向刻意脩習不退不

漫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舍辰象

義和明集卷第十五 第五至五
亦無境

之正氣古海岳之淳靈宿侍八桓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真金之愈鑿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歲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璧茲闕捷感來繙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花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清桴逕奔非直騰魚仰馬仰顧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万祉周集悟夢無千其慮甘寐有恬其神更開寶衢愈興慧業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觀有羅縠之疑三乘播見懷光羊之惑自朴鑒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曜唯在即世舜黑不薰采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兀兀於畏塗運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慈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

灌臣民獎導繙白天覆地養木產陸生成降慈悲志蒙平等奉為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敬禮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礼洽

玉燭道正氣氣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鐸載銷戈南泊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惠雲唯繩可結

在冠已盡康哉皇哉為導為首又願

皇太子殿下眷業清暉為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雀而俱峻聲出姬

誦道越漢庭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枝潛光

匿曜寶城不闢慧扉方掩而聖后驚

法輪於長路掉寶舟於逕堅道決人

祇福隆桃壇肅事園寢虔奉宗祐藉

斯妙果奉逮七廣聖壘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重明累聖依然如在騰神淨國

摶駕天宮託化金葉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

初夜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驚塵
轉莫之比明暗逾來薪火不能辭逝
水非歇十月難保藜藿習苦桂蠹喜

願諸王殿下烈壤感於諸姬磐石過

於蓋漢德高曾衛義重間平論道則

百辟依風作翰則群黎仰化則關至

教紹隆季象弟內少長並膺此多福

若百華之春麗辟万寶之秋成信解

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

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

鏡質同璇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

心怨親等觀眾等各歸誠為二十八

天四王擇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苟

禮尊儀盡像菩提寶塔云云

大乘與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

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

氣氣氤氳四序熙穆至治光万寓玄

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卯化八苦

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

刀林艱刃劙樹摧鋒迷城開道直指

四衢閭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

同登種覺

甘大睡劇於棲梧長昏甚於枕翹羲
非他凶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
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竚欲何歸唯以
勢位相高爭媯華於一旦車徒自感

競馳驚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

紅顏繙髮口恣肥釀身安輕靡繁絃

從柱極治療而不厭五牀象席窮靡

曼而無已謂濛泉若木出沒曾不關

人蹲鳥頑鬼外落常自在彼殊不知

命均晚草身為苦器何異犬羊之趣

晉肆麋鹿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

疑春蠶紫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

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裸裂

支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茲

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墮夏河之長渴

擗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醫王

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

齋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

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

夜稱為八闕以八正籥為法閻捷斯

寶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

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礼云云

願大王殿下眷業清暉與南岳而相
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方累烟
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強魔莫能
燒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自

熏儀天之氣永固繕衛之道得六神

通力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

則神靜志恬瞬月珠星合華相照輕

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鐘浮響光暨吐

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

馥出重塘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

色况復天草端嶷威光四照煥發青

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

之斯在大招辦垢之賓廣集應真之

侶清梵舍吐一唱三歎密義抑揚連

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

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縛義善無細而

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籥照如

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棣華之華重

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

五體歸命敬札云云

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

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惠聲與八風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旅都監奉

勑彌造

而共迷優遊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食
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袞服桓
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幟貫千祀
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十

佛德篇第三之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微均沛瀝陋甚降空輕以塵聞伏啓
悚汗謹啓

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寶迴始望
願茲塵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述佛法事書啓十首 梁簡文
寺利像等銘十首 梁沈約等

梁簡文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
七區皆蕪理備於涌泉故牙牀白繖
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
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內
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
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住因物
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昭光
赤書賤前史之為瑞琪芝景王哩往
代之為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
昭景寶瓶浮光德水如觀鉤鎖似見
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
天人頂戴遐迩歸心伏聞阿育王寺
方湏莊嚴施巨万金檀豐十歲寶陳
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廈方構
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
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花心符不盡而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第三張亦
微均沛瀝陋甚降空輕以塵聞伏啓
悚汗謹啓
謝述佛法事書啓十首 梁簡文
寺利像等銘十首 梁沈約等

臣諱啓主書同昂奉宣 勅旨曲賚
恩參臣即爾到建元寺奉惟法身金
山矣止王人勞問榮恩頻疊啓謝無
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荅勑聽從舍利入殿礼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 勅旨
謝勑使入光嚴殿礼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 勅旨曲
垂勞問并使明入光嚴殿礼拜法身
謹奉臣粗蒙恩寵等開恭到遂以勞
屢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為喻微心
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
聞謹啓

謝勑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 勅旨使監作舍人王曇
明材官將軍沈徵御莫景等監看善

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寶迴始望
願茲塵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勑音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 勅旨垂
盤是稱極陽之珍寶亦是吾之爐燥
溫无變九布見奇寒暑得宜六律成
用况復神龍負子光妙塔金烏銜
帶飾茲高表函谷取其詠哥臨湍恧
其祥應陽燧含景遷壁晝日輪甘露入
盤足攝天酒醉林本闕心辨又慙徒
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
奉啓聞謹啓

謝勑使入光嚴殿礼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 勅旨曲
垂勞問并使明入光嚴殿礼拜法身
謹奉臣粗蒙恩寵等開恭到遂以勞
屢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為喻微心
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
聞謹啓

謝勑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 勅旨使監作舍人王曇
明材官將軍沈徵御莫景等監看善

贊見寺起刹事次天華章惠曲降袖力命斯
執事備茲長表寶塔雲旛無待喜園
水精特建非妄龍海大龜持泥未足
為盛鶯路鳥引繩方斯取劣仰瞻慈
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
任銘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度長出四流假辭故相尚憇難述借
辯君卿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
以聞謹啓

謝勅賚柏刹柱并銅万斤啓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 勅旨賚
臣柏刹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
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
方興寶塔更著神鼎晉惡相風使福
彼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稟承勝
善樂受遍心思光動色銘荷之誠元
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謹啓

臣謹言即日興駕幸善覺寺威神所
被金表建立槩泰清而特起接庫樓
而上征旣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為佛
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臣百恒品不
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感神不啻
多功裁欲運動即便豎立幽顯欣仰
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以此
為恨耳越勑

方興寶塔夏蓋神鼎晉惡相風使福
被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稟承勝
善樂受遍心思光動色銘荷之誠元
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謹啓

謝勅賚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啓傳 詔奉宣 勅旨以臣明
法會垂賚錢二十萬白檀薰陸棧香
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州青雲好
氣次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麗草散
金燕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綽班親
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

自鹿樹表光金河匯曜故像法衆生
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第
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
樹未啓心燈而善生一念故造千佛
雖復無上無為極相難辨非空非有
妙智誰觀而紺睱日光蓮眸月面底
可長表誠勤永寄心期

為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 跡
比丘某甲鄙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
羅廣業逐惱飄愛隨情纖徒愍衣珠
抱名珎而弗悟眇歎榮惑空言而
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妙緣何以
去此心堂移茲身窟故水精龍塔永
愴恨於遺騎明鏡石龕獨徘徊於留
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為六道四生造
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
易牽常恐暫有之身忽墮畫水還無
之報駭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
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
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
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
蓮而獨慨覩万字而無由儻能薄離
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
則素墨之功非唯昔世散花之報方
驗來緣語善無奢在言多慮謹白
與僧正教
梁簡文

龍瓶之始晨退鵠林之餘幕故祭神
如在故神之道既極去聖茲遠懷聖
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
則贊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
至案服離身尋炎夫頂或十尊五聖
共處一厨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
可謂心與事背負是情非增上意多
精進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
頭白繖非謂全身夫以畫像退陳尚
使吏民識敬鏹金圖範終令越主懷
思及以龍阿尚能躍鞞方之虎光猶
稱出匣况復取大圓慈元上善聚聞
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憐此臘香蘊
斯木檜緘匿玉毫封印金掌旣殊羅
闕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月寶
殿空臨瓊階虛敞密惟不開非仲舒
之曲學紅辟長掩以鉢仰之避雖且
廣廈雲垂崇甃鳥跂若施之玉座飾
以金鉢必不塵靄輪姿翳點月面璫
瓈密密自可輕風難入龍騎細綱足
使霏華不過薰得虔敬之理必崇接

贊詞集卷第六 第八宋書
經白闡絕音言每用延結風嚴寒勁
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
辯珍鹿苑理恢鷲山微密秘藏於斯
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弥闡豈止心燈
夜炳亦乃意繁晨飛思理弘明本長
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
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
為秋實經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
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
退休傍省携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
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
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眷帷之部乘
傳一隅開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仰
懸河無由承稟空无所有不瑩情靈
緣癡有愛自嗟難拔蕉下車以來義
言益少舊憶已盡新解未資既慙口
誦復非心辯永謝寫板終慙染墨是
則慈雲旣拂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
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盼願加
敬納言不宣心謹白

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
之樂弟子俗務紛糺勞勸特深睡然
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辱
有緣之儕事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
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无爽指遺此
信無述寸衿經和南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

詩外明集卷第十六 第十首

集

可洛弟邵南寡訟時經甘棠之陰莫州為政暫止審核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辦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

西山白鹿懼不能瘡子豫赤丸尚憂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間靜然

四星念絕脩都之杳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客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

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通俗輻湊

遠近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漢有閑外

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故

祖前蓮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慙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

病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申

寺刹佛塔諸銘頌

梁沈約

南齊僕射王爽枳園寺刹下石記一首

佛教東流適未尤著始自洛京咸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琅琊王劭玄悟獨曉信解剃微於承祖文獻公清廟

廣雅明集卷第十六 第十二首

亦

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

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寶刹未

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守王

奐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

惠內弘食不過中者二十載雖翼務

朝端而事隣奈圖日者作翰相州樹

麾至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

隆主眄龍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

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為下彼民

和上宜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

短効且義止今生報塞來果非所以

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乘

傳衡舉辟簪珮者稽於舊寺光樹五

層捐割蕃俸十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

有六万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

蓋木運將啟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

日乃撓崇表於蒼雲植重局於玄壤

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擎臺

万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湏弥靈竿

退永齊軌常住諸聖延祥挹天和於

少極蕃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群后

流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

愷樂物不天性嘉穀年登餘糧栖畝

夷荒由附邊城解拆家俗十善人懷

六度魔衆稽額外道屈膝抽薪止火

折劙摧鋒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

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壤

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勤因

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采焰

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

帝濯衿慧水凝神淨域狀世瑤陛遷

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不臨慟

高山之方遠慕跡王憲懷那雙樹永

金寫好資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月日

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

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梅香俾穀林之

思永旌於方劫用刊徵迹或垂不朽

古余

弥陀佛銘

法身无像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

為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避壽

非歲非齡物愛厭絲人禁寶飾事儉

慈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

廣雅明義卷第十六 第三號

廣雅明義卷第十六 第三號

廣雅明義卷第十六 第三號

順彼世心成茲彌力於惟淨土既麗

且在琪路異色林沿焜煌靡胎靡娘

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

安養興言邇邇報路雖長由心咫尺

幽誠曷寄刊靈表迹易歸草儀苗

金寫石隨施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

樹因風發響願遊彼國晨翹慕想七

珍非羨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并序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
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軋幽
顯成秩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
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
瑞地不堙祥十住歸歸於林御應真
所鑿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
妙趾神行布武於林殿至於事荷細
誅既表楨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
築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再現尚露淳
腴望風蓋而沾陸此皆舜日未書堯
年罕降豈直朱鳥動色玄秬相趣而
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
潤徹瓊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
東山剖幽巖而啓瑞滂被崖巒鴻靈

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貳燭銀之
瑤寶方斯莫如也若夫金石貝罰非
游泳之質自非淬德潛衍感極迴靈

豈變堅沉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
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漾海

因潮翻流迥至表異折河獻奇禁圓

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眷幽闕之

易啓含玄應之无方雖析事寐寥而

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

之姿莫若面妙像於栴香寫遺影於

祇樹乃詔名工是雙是琢盡相瑞華

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遺刊委斲

方圓小大觸水斯沉駐罕停蹕親加

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王之淵

剖析既離方湧淳金之水至矣哉禎

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脫永福天人

斯苦仰尋盡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

夢焉誰覩

千佛頌

道有借適理無二時照舜同是形相
俱非千覺俯應迹叩冥機七尊緬矣
感謝先達既過已滅未來无像一刹
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
賢劫雖遠儻焉如響枯林替樹背室
達家前佛後佛迹同隆窪或遊堅固
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華華
群群均此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力
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觀來運永德

寫好搞工藉茲妙力祚開業隆見流
南面比壽時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奚惑特吼

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脣始出四門

終超九劫眇求盡性曠追玄軒道雖

有門迹无可朕竝引物我薰謝心行

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

或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者身有來

必應如泥在鉤采酬響答且物且人

應我以形而余昧瞽守茲大夜焉拔

斯苦仰尋盡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

夢焉誰覩

五緯入房

廣印明集卷第十六 第二十七本 金

舍識 弥勒贊

皇太子造石弥勒太官令作贊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業基累明功由積
地眇眇長津邇邇遡道有常尊神
無恒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
香雨霄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

聖儲儀天作貳尚相龍柯瞻言思媚
銳石圖微雕金寫秘望極齊工攀光
等遂起矣廢臻融然理備妙勒玄蹤
式傳遐懿

繡像題贊

并序

維齊永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
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
人舍微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住騰
心淨覺勤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
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為贊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面光雕金
寫質亦有泐人舍芳上律絢發綺情
幽揣寶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
金沙樹羅瓊寶現符淨果來應妙秩
毓藻宸闈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方
茲日

光宅寺剗下銘

庚午年

廣印明集卷第十六 第二十七本 金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地
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
自去茲郊毫采儀京輔拓宇東第步
武城闕聖心留愛閣素遷負南郭義
等去鄴事均從鎬及剗濟橫流膺斯
寶運命帝闕以廣闢即大微而為宇
既等漢高流運於豐沛亦同光武眷
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
朽今事與湏弥等固理與天地无窮
莫若光建寶塔式傳千後乃以大梁

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連閏
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
樹刹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測泉仰迫
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極未來於
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
天眷兼由地德皇帝乃啓闕闢造舟

淮涘接神颯而動縣越浮梁而逕度
芝蓋客與翠華蔽庭下輦停蹕躬虔
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流弘此廣因
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
銘曰

五緯入房自茲選良名在豪亡安知
若水寧韓窮棄白天攸縱於惟我皇
高驥土為淨國地即金床因斯大極
溥被翹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滿足
方古授手百王一念斯答万壽無壇
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栖禪精舍銘

此寺征西蔡公所普廟蕃庵預班經
創之始今重遊踐覽舊興懷故為此
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徵三年歲次
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小巖靈於遠地
遠栖禪蘭房青蕙嶠莞年烟南瞻亞
野北望淮天通哉林澤曠矣江田空
心觀齊慧相游空春惟斯踐愴屬遐
年游仁廟遠它賞憑旛領創神苑陪
構靈擇瞻禁拓圓望驚蹕山製石調
響栖理凝玄映移羽旆眇別松泉委
組東國化景西蓮臺懸夷改蓬蓽徂
遷重依漢遠復逐旌懸桂辟妙惺今
承梵筵八翻海鷗九喚巖蟬珮華長
廣印明集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震國公司太歲都監奉
勅彌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大隋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三

亦

隋國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王邵

慶舍利感應表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隋國立佛舍利塔詔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岐州鳳泉寺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嵩州嵩岳寺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華州思覺寺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定州恒岳寺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平州巨神山寺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同州大興國寺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蘇州虎丘山寺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并州无量壽寺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秦州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亳州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桂州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襄州大興國寺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荊州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恩與四海之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朕梁津梁庶品

隋文帝

自注六十
六州等

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脩福業使當今現在要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諸解法相薰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息軍機停常務七日車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壽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王邵

隋著作王邵

隋著作王邵

隋著作王邵

隋著作王邵

隋著作王邵

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鑑之森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奉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脩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選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

十處各起舍利塔

新印光堂第十七
第四卷
一

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

一時起塔

諸沙門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城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眾容儀齊肅共以寶蓋幡幢花臺像輦佛帳佛與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花或燒或散圍繞讚頌梵音和雅依阿舍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合雖盲叟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眾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无邊無際哀愍衆生切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呵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眾一心

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十一
一

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脩善業同登妙果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内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每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懺悔於是如法礼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切衆生發露元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詬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慙愧怖畏无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共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眾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

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以後脩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无問長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十二
一

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層獵殘賊之人亦責躬善舍利將入函大眾圍遶填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十三
一

噎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十四
一

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憇涕泣聲響如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十五
一

雷天地為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如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十六
一

之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十七
一

依福日益而无穷矣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十八
一

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十九
一

殿庭西面執璇而立返請佛像及沙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
一

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花讚頌音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一
一

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二
一

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寮素食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三
一

齊戒是時內宮東宮建於京邑茫茫万寓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四
一

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五
一

聖法衆僧初入勸使左右密夾數之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六
一

自顯陽門及昇階凡數三遍常賸一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七
一

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八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二十九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一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二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三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四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五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六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七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八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三十九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一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二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三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四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五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六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七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八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四十九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一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二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三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四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五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六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七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八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五十九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一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二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三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四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五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六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七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八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六十九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一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二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三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四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五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六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七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八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七十九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一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二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三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四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五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六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七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八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八十九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一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二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三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四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五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六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七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八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九十九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一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二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三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四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五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六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七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八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九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十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十一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十二
一

右曰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三
一

覆頭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舊本明鑒卷第七
第一百四
一

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頭以語左

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

覆表奏皆如研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

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

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
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大函
南辟黑色分炳為雙樹之形高三尺
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碼碯北壁東壁

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花形左
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
門道璣圓此雙樹之像置於許州葉
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
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於是戶
外千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
半旬之內天花雨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
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而用
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群
仙降集以赤繩量地鐵標釘記之及
定塔基正當其所基有瑞雲來覆舍

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

開花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

有讚嘆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

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
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遇
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託雲霧
復起瑞雲飛散如天花著人衣久之
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

驛天夜雨明旦輿行雲日迎之開朗
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
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
如輪先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項有
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
及舍利輿至元故止於其所因定塔
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
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
咸見之明年四月日光起於塔西流
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洒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
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
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

大吼聲上有磽轂之聲十月七日舍
利潛之掘墓地又動八日與登山從

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墳頃

乍隱乍顯至於十餘步內亦有光五

道散出還鋟入瓶又有二光並大如
鉢出於西鋒舍利為一道流入塔基食
傾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
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

九日夜又有二光迷浮圓其一流照

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

有光狀如香爐流至浮圓露盤移時

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

皆似蓮花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圓

上又有光如三佛像並高足停住者

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

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

如樓閣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

內常聞異香桃李杏柰多花人採之

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

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

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

火其都无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

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
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
栖巖寺冢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
所建也

并州於舊无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
道場大眾礼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
之旦雲霧晝昏至於已後日乃朗照
五色雲夾之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
尺或五寸有无量天神各持香花幢
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岳寺起塔有一異翁來札
拜施布一瓦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
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舊元水開皇
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洞忽東

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
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
燭白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
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寫得陝州瑞相
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

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
白雲狀如林木秀雨金花其二華形
如大蝶色似青瑠璃朝翔不下乃騰

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花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
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
到此屢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
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二光西流入
於基所寺僧設三千人齋供然而万
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
食供寺衆三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

入函四面懸旛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於閑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
者萬餘有兔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
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
函雲復合

亳州於開麻寺起塔界內无石舍利

至便於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
函而无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
基至盤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
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
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秦州於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
岳廟內有鼓聲天將晚三重門皆自
關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岳神也

舍利自州之寺來至數里雲蓋出於
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
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
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歇而
歸山分為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
蓋亦岳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
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
瑠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
著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
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
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
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
日泰山神敲音夜鳴北聽_{則聲南聞北}
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
盤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
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
大紫芝欵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
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
得神龜七日廿露降於石橋旁之楊
樹有黑蜂兀竿來繞之八日旦大霧

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水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沉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勃使著作郎王邵審檢龜儀長引頭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八七千

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

狎放諸當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之

襄州於大興因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揚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首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

復合

蘇州於席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軌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淳之鋒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并吼言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岳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於綠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揚鄉崇揚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具其二各有銅函盛三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

境內有神仙雲氣之象昔宋主劉義

隆之時天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譜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備弘其年冬果有群鸞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自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脩弘驗於今日

交州於禪衆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於臨臯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氳異常

瓜州於崇教寺起塔

郴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牀人人讚嘆摩接又擊之以行道

法師於佛前為之受戒良久乃去

寶光閣藏書第十一第十六卷

寶光閣藏書第十一第十七卷

宣

隋州典義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无一違者隋州人於湏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次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盃水浮其一出亦百官湏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魏勅令審視之各於頸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串而无損

慶舍利感應表并恭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俗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財金闕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擇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廣劫宿證苦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

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之

寶光閣藏書第十一第十八卷

宣

內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追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極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燭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燭乘空而上至浮燭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燭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燭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光如樓閣山峯澗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極巖寺者即是太祖武尤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

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幡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弥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万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叙上柱國司空安德王雄已下皆

表陳賀以聞

寶光閣藏書第十一第十九卷

宣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及幽顯同崇勝業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寶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悚敬弥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勉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經稟識舍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幡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弥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万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叙上柱國司空安德王雄已下皆

青牛獨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施

當人慕而下都无所傷仁壽二年正

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

靈塔令檢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發

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

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

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

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 泉州 偷州 营州 洪州

杭州 涼州 德州 滄州 觀州

瀛州 莘州 楚州 江州 菩州

齊州 毛州 貝州 宋州 趙州

兗州 蘭州 利州 潞州 荆州

蘭州 魏州 淄州 濟州 潊州

陝州 洛州 許州 豫州 懷州

衛州 鄭州 秦州

恒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
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
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
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段 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无比

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

名璣患鼻不聞香旣出二十餘年於

時在衆亦聞香氣因即鼻塞至四月

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

天廓無雲空裏即雨寶屑天花狀似

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零零散下猶如

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

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即將

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眾十萬

餘人並見俱獲又刹柱東西二處忽

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廣如烽火

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

騰清漢莫惻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

白鶴從東北而來周達塔上西南而

去至二十日已時築塔基恰成復兩

寶屑天花取得盛有一斗即遣行參

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花於寶屑

內復得舍利三箇甚大歡欣瀛州表

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

許土裏忽有真紫色光現湏更遂滅

其土即有黑文雜聞成篆書字云轉

鑄塗佛塔謹表聞知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段 有瓦銘云千秋万歲樂未央

觀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

蓋其日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

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願禮

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

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

湏臾之間即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

銀花遍滿城治其花大者如榆莢小

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月

復有一黑狗耽耳白脣於舍利塔前

舒左肱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

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

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

粥始喫其寺內先有數箇猛狗但見

一狼狗无不覓來吠噉若見此狗未

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

知從何而來

秦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

至八日大動

兗州表云勅書今送起塔以瑕丘縣

普樂寺寂為清淨即於其所奉安舍

利

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以

為

函

蓋

初

磨

之

時

體

唯

青

質

及

其

功

就

變

同

碼

瑞

五

色

相

雜

文

彩

煥

然

復

於

其

裏

間

生

白

五

內

外

通

徹

照

物如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錄其送舍利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化佛菩薩雙樹等承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已時漆龕板後娑羅雙蓮花累佛像眾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爐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爐供養其香氣與世香

不同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瑠璃瓶裏色白如月湏臾之間即變為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於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入居士二人騎驛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騎鳳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淨業共州官人量度其申時忽有香氣氤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嘗有

道俗咸皆驚愕隨至靈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眾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尺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匝繞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鐸閑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閭門仍閉又復湏吏復聞行聲即走告寺主來共開閭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无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範投地僧淨酒於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為諸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群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似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為魚受戒然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打刹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

申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遠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覩見驚懼踰咽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

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花趺坐又以二菩薩侍長一尺餘從旁至已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湧變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堅韋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瑠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

患瞽脚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侍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此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竟趣歸依者能言舉覽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落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瞽脚擊雙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礼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廿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塢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軒因取水和溼恆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目驗零零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

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廣雅集卷第十七 第二十一

亦是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廄側心闇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曾无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勑使沙門靈璣即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无容罷繫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十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无入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十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宮人道俗並悉共見八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慧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粲等立復聞香氣去慧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焰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

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

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後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重病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間舍利至寺強來礼拜於大眾裏見舍利光瞿即得垂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於漢王寺內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

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焰在佛堂東南神光焰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於是彌增慇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葉伍莖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

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班駁又類碼瑙潤澤流耀光似瑠璃至四月二日起齊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庭衆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舉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丈房像有菩薩光采粉藻又似衆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常者衆寶難詳審其

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盡圖奉進

然析解用為石函

許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

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辦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

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舊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齋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

間雨花遊颶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一本至彼現二放光焰現聞異香氣雲間出音自然鍾聲及以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一本至彼現三放光焰焰搖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癌者能言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湧飲者病愈洪州舍利白頑鳥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雙者能行大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幡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飄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

香爐煙氣又類蓮花黃白色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

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

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

小如撲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

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而來香氣氣

氤氳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

夜雨銀屑天花芭蕉枝葉棲欄並幹

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无異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
善寺新佛堂內靈光現形如鉢許

從前柱遠梁椽衆僧覩見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

枇杷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

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

門使還宮所見言相問慇勞訖令九

日赴慈善寺為慶光齋僧衆至寺讚

誦遊遠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

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

內勝光寺摸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

瑞像婆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

五月二十三日已後在寺日日放光

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止晝夜城治

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礼拜闐門塞路

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煥動群心悲憫

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綸索

摸將去去者或上舉放光或在道映

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朗光光色別隨
見不同

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

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真身雨寶屑

銀花香氣甚異无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
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摠
有二十事四度放光

光內見花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鳥
石函變異八婆羅樹樹下見水

一卧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內見鳥
三枝金花興雲成輪相自然幡蓋

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

舍利在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

裏大通寺善法寺關業寺並見光明

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花樹形

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即變

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

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

重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葉樹及

北坡草木光暉處見其形塔基下掘

地得鳥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

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

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閻鄉縣

玉山鄉民杜化雲鑿下忽出一鳥青黃

色大如鶴馴行塔內安然自處執之
不忍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

於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既以出處
為異謂合嘉祥今別盡鳥形謹附聞

奏五色雲冉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

利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

從東南發起俄爾捲成一蓋即變如

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

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

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

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

林郎韋範大都督楊叟及官民等並

同觀羨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

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

出聲如人間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

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

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內外四面見

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

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

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共靖縣令鄭

軋意閻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
檢校築基內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亂起

其張備等恠異更向北面虔意以衣

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娑羅樹一雙

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鐵頂

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

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

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

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

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

韋範初見一鳥仰卧司馬張備次後

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花三枝鳥

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

鳥湏更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

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花臺上面

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菩薩合掌相去

二十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

色面向南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

西脣上有一卧佛側身頭向北面向

西其三菩薩於石函內並放紅紫光高

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

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

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

為明白表裏瑩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

並相照見无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

捲見一佛三菩薩一左一鳥三枝花

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

下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
幡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

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

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

漸次向上至於日所即遙日變成一

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翳日

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

匝次第以雲為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

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

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

幡蓋亦有見幡蓋圓達舍利者當時

謂有人捉幡供養至下舍利訖其幡

蓋等忽即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

至戊時司馬張備等見塔上有青雲

氣從塔內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

文林郎韋範大興寺僧曇暢入裏就

看備共韋範等並見流光向西北東

南二處流行湏更即滅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彌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亦

法義篇第四之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脩行清神洗
或而為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
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
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
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
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
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
惑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
為出道之階基正法為入空之軌躅
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
以達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
則大略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
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
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眾心了世
也至於如說脩行思擇靈府者則四
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
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
其真源漸染基構當自得其涯也但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二稿 亦

何承天報應問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稿 亦
劉少府答

昭明立二諦義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四稿 亦
并道略二稿 二人難及解

昭明立法身義

并傳六人

昭明謝勑看講解二啓

徐天問答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辯宗論

并傳

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

并傳

唐沙門釋惠淨折疑論

并釋法琳答

齊竟陵王與隱士劉虬書

三首

齊沈約內典序

并傳

齊沈約為皇太子解講疏

并傳

齊沈約為竟陵王發講疏

并傳

梁高祖荅臣神不滅勅

并傳

梁高祖神明成佛義

并傳

蕭琛難神滅論

并傳

釋慧遠三報論

并傳

釋僧順折三破論

并傳

梁高祖荅臣神不滅勅

并傳

以幽闇難啓正石易迷匪藉言方莫
由外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疎
滄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
述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
唐更廣其蘊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
之不絕也

梁代集弘明法義總錄

并傳

晉孫綽喻道論

并傳

晉君章更生論

并傳

鄭道子神不滅論

并傳

釋慧遠三報論

并傳

釋僧順折三破論

并傳

梁高祖荅臣神不滅勅

并傳

梁高祖神明成佛義

并傳

蕭琛難神滅論

并傳

梁高祖荅臣神不滅勅

并傳

梁高祖荟臣神不滅勅

并傳

述佛法諸深義

泰主妙興

并基

折疑論 唐沙門慧淨 舉述
釋疑論暨惑安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万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苦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闡是善有當門忌有定族後世脩行復何益哉又有東備繆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繆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音何在乎夫五情六慾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入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志甘而強其苦哉請擇所教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苟然亦云飾變詐而為奸宄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

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責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庶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臯天絕嗣商臣極惡今胤尅昌夷蒼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薨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言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已處心豈可湏臾而忘善哉何必脩業長幼之禮序明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牒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明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

識錯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牒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明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牒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明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

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靖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教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

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答

釋慧遠頌首省君別亦以為慨然先
雖未善想惠人物來往亦未始贊忘
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
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亦
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
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於
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
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
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
覽六籍愈深其滯及觀經教始昭然
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
君以為審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
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
知通圮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
明白昔楚穆以福濃獲浸蔡靈以善
薄受禍鄰寃以疊深莫救宋桓以愆
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
拔無明之沉根蘚貪愛之滯網不祈
寔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
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昇降
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

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請求諸已

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
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
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為言是以塗車

菊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

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
士自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
不謬而神明之頭蘊於妙物豈得顯
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
言違更齊自得於安忍頗非長悲於履
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
之徒教所不及沒引之端蓋中智已

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或會以僭

有後怠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

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

知通圮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

明白昔楚穆以福濃獲浸蔡靈以善

薄受禍鄰寃以疊深莫救宋桓以愆

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

拔無明之沉根蘚貪愛之滯網不祈

寔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

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昇降

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

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
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

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
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叔多年聊
以代勤

未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
善一惡無閑冥應然則天網恢恢踈
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
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
於視聽耳山崩鐘應不以路遠喪感
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
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
呈之正者思間啓誨既厚還告開示
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
不同所見亦殊今重申鄙意荅周復
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
覽省戴公和南

釋疑論荅周居士難

戴安公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
法師既厚還告并來難辭喻清贍致
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

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按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於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測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于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够體此數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己非為無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邪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切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溝之不見其宗非邊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六因神通以設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相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

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按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於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測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于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够體此數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己非為無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邪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切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溝之不見其宗非邊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六因神通以設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相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圮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白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鄰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咎曰夫通圮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豈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齋蔡靈以善薄受禍鄰臣宜以極逆羅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應用行善延年

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末而獨昧於楚鄰乎君所謂不祈報而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在於應報而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

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頌首

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
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
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
後悟矣。言而未日聊以謙叙。

見董仲釋疑論辨理切驗善乎校實
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
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去氣
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
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燭火湏成
言因上君去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
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塵
報而慶讐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畫
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贊志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于商臣之流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
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
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弥至而少遊人
林遂不涉經學往以難毒交經聊寄
之釋疑以自撫散此蓋情發於中而
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
然三報曠遠難以辨究弟子尋當索
歸必覲履真親承音旨蓋祛其滯諸
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何承天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支末雖明而根本常昧其言奢而烹要其辭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

荅何承天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
難為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
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為之設六
蔽待祛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
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未
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
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
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

應有詹米然自列耳凡見解者言
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
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
而至謗核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
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辯奢迂之
恠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
與影微要之效如合符也若日月之
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
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
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
從緣起滅耳若鵝之就斃味登俎鼎
鷺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鵝殺於人猶
垂死於鷺鵠垂見世受人鷺未來報
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
揚于王庭君親无將將培而必誅此見
報之疾著平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
剖心沉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
報之遲踈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
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
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
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為陷穿非我
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
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王廢伯邑

孝而立武王權也同適非王發有天
命礼是踈制理固從實伯廢發立寶
也各從其實德用文歸自非大智孰
能豫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
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
上皇之世云天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
民殺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
尊廟厚賔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經詩
翼五犯札弗身踐擾茲而觀作者之
心見矣今忍不食成己慈之心若推
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
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極籍嘉評伸
以管窺寶相無言言成戲論旣不自
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辭請俟諸君子
辯宗論 詣道人王衡草問答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
余耽疾務寧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
意庶定求宗之悟
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
鑒生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
雖頗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
有新論道士以為辨鑒微妙不容階
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絕今去釋氏之

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
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
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
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
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為
然聊荅下意遲有所悟

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一
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
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
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
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
然聊荅下意遲有所悟

乘荅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較之蓋在於民華人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類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莫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詔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詔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况真實者乎勗三問重尋荅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教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猶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迺筌蹄既已紛錯群黎何由歸真三荅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盡夜殊用緣晨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迎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頰解倚禮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而六經得頰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湏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荅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湏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玄悟在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荅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生垢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万滯同盡耳

維三問荅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非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贊合無耶若許其贊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荅贊者假也真者當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贊而侵常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日物賒於已故以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知之率任也若以諫自為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

當假知之一合與

真知同異

初荅

與真知異

驛再問

以何為異

再荅假知者累伏故理贊為用用轉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察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
驛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荅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

日昏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殊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猶同寶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志有無一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寶殊見殊寶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一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乘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原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弥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乘荅今不籍顏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顏為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辭割鷄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折體盡於武城長世皆翬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因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去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小大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

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閣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易歸駢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幾峰所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辭猶揮毫鍾張之側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闊尚不可以說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玄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

問曰夫音育大道摧輶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

有累然後得

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介為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閭自晦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類悟將於是乎躡矣暇任之餘幸思嘉擇

竺法網問欹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

擇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塗拂發暉矣詳復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

廣雅明義卷第十八 第二十六
形者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

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

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

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

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

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

平勗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

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

本不相闇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

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

慮乎為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

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

終相扶可修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辨

者之圓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

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辨則權傍

權以為檢故三乘咸歸筌既意以歸

矢弧矢既工復說筆札者何為不無

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

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皆借不兼

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

於更李羿養鵠書於羅趙觸類之蹟

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
終相扶可修教而至下答維麟假知
中殊為藻藍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
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
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
矣慮空可以洗心損有可以祛累亦
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慙般若以
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
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躡於南北之辟耶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見雙難欣若翫對藻豐論博蔚然
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

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盡運

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問尚不可以說此

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

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

疑耳夫專說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

矢弧矢既工復說筆札者何為不無

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

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皆借不兼

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

於更李羿養鵠書於羅趙觸類之蹟

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

以伏有伏之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

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

老疾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

之自去實無之阡濟旦明為晦新功

在大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

不言惠於愚憲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雄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雄曰
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
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

貴所疑者殆庶宜二聖異塗特地使
之然斥離之難始是有在辨長之論

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

終相扶可脩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辨

者之圓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

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辨則權傍

權以為檢故三乘咸歸筌既意以歸

矢弧矢既工復說筆札者何為不無

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

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皆借不兼

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

於更李羿養鵠書於羅趙觸類之蹟

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

以伏有伏之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

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

老疾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

之自去實無之阡濟旦明為晦新功

在大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

不言惠於愚憲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
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三十三號亦
王衛軍重答書

更尋前答超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政
當余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
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厝言更
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
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擅越難有甚要
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
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
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
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
得無切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
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
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

與安成侯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畱
與什公平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
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余喪戎
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
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

所報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
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三十三號亦
日並可以當言笑

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
尋有答今并送往請此事皆是昔日
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
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蒙所而有
無不詳情每慨之是以忽疏懶聊試
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
理然肖衿之中欲有少許意子不能
嘿已輒疏條相呈正者可為折衷余
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
言五陰塊然偷若足之履地真足雖
徃厥跡猶存當來如火之在木木中
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
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
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
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
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答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
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名為色五陰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三十三號亦
皆余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

是故知必有過盡無固之各又六六
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
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
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
無過去業則無三途報又云學人若
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
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
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
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
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
水時節牙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
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
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
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
法起行業不得言無 又云今不
與目對不得言有雜論之通甚有佳
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
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
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
得高對通復盡之通不住法住般若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
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

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

亦

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

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

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

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

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

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塵復容

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

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

別經又去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

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

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

要湏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

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

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

所有耶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安成侯姚嵩表

大第三十六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十三

正當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臣言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士衆生

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

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

著為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

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

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

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條成

足檀波羅密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

者既真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

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

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

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

玄固非庸近所絳然不已之情猶欲

言所未達夫又有不同精鹿亦異應

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

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

乘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

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為

什公研該兼偪實非愚臣所能稱盡

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耳
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
明今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
納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
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
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
處間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
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乘故般若經
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
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
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
等取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
開遺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詔大夫道者以無為宗若其無為
復何所為耶至理淵深誠不容言然
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
不審明道之無為當以何為體若以
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
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
俱未真詣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
於無者必當有於有無之相辭猶

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
之肆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
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
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
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
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
重加誨喻

姚興答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
膚淺所能具答今為當都格以相酬
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
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
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
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群品而
得見其惟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
以斯言之定不為群小也卿若以衆
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
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
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
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
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
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
千里之舉耳

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
若在鹿為鹿在馬為馬而度脫之豈
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
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
異也若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
非大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寘此直發
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
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
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
而言之俱是破普之語耳何者罪不
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
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
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宗同諸法之
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
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
寄耶吾意以為道止無為未詳所
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
死者皆著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
生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
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
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宗若求寄所
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
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

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定言有則無以扶高士若定明無則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太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遙遠不近人情苦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安成侯嵩重表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闢幽極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事妙者固非常辭之所讚雖欲心仰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咏亦因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陞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寶誠比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仰味微言研咏弥至其為蒙悟豈唯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條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惰
參禡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

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
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太子中舍辛謂學該文史誕傲自矜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于地謂僧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言贍文華驚心眩目辨超久樞理跨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聯環幽難勃以縱橫掞藻矜其駱駢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音演說各隨類解矚動衆生皆有佛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性然則佛隨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既昇彼竝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夫以住無所住万善所以兼脩為無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斯寘莊輝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斯寘莊輝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廣雅集卷第六

四一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四十一

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去續鷄截鶴脣詐真如草化蜂飛
何居弱食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
脩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差於
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
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淪
惑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
隆十地猶昏單殺聖賢固其若此而
况齋齋者乎自非鑒鑑三明雄飛七
辯安能妙契玄極歟究幽微資道藉
以受業家門勿從是寄希能擇善敢
進薦蕡如或鍾然願詳金勝於是辛
氏頂受斯文頓契邪網謂教旨用分門
已育成群江東見者謂辛李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
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
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榮示辛氏與
淨法師齊物論大約而問詞旨宏賜
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昭文鋒舉佛
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
此之兩難辨玄同之一門非夫契
彼稟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
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
之名法王應物奚標佛陀之号智慧

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

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

性齊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影於外

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

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

遺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鷄之比大

鵠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六吾亡是

非不亡彼此庸詐然乎所以小智不

及大智小率不及大率惟彭祖之特

聞非衆人之所逮也况三世之理不

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

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

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尅而方研乘

因趣果藉重脩而始見彼既知而故

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

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

顯自顯也者惟微惟彰同歸也者孰

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

短長因湛致生而蟲無擇於飛化不
存待尚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
論之昔闢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
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
佛慈風若將孔老以正聖尊可謂子
貢賢於仲尼跋龍陵於駿驥欲觀渤海
瀚更保滔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
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
且王導周顓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
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
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
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
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
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
矣尚之又五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
行則鬼畜絕其責濟世之玄範豈造
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
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何以當茲奇
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
亦麻績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漠然
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
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太藏都監奉

勑飭造

論之昔闢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
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
佛慈風若將孔老以正聖尊可謂子

廣雅集卷第十九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齊竟陵王發講疏

沈約

齊竟陵王解講疏

沈約

齊竟陵王發講疏

沈約

齊竟陵王解講疏

沈約

齊竟陵王解講疏

梁皇太子經

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
二九苞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
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
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與六趣津梁五
道登四衢之長陌由一乘之廣路斯
既事盈方等義滿神宮逮于大權協
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
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靈
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无待學
成孤策獨驚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
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狀
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軒遙然自
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
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
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達同奔隨緣
受業人天異軌翹動殊貫苦樂翻回
愚智相契莫不宅火輪駕挺焰遞遷
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
起伏万緒千名如來發源燭蓋亦合
生之一至於茲首爭馳斯固未或異
也至於覆蕩無始之初成功俎籌之
末塗還業遠妙軒避長累明精慧靈

卷舒万劫聞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
而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
聖迹寢息神光既資棄以從師亦拯
林以綜業足躡慧門學通龍藏妙吼
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訖之
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
遊化所苞事出弘獎皆足以遠光淨
域登儀寶地並黜華冠飾破愛簪親
鼓枹无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
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
植綠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
弘瞻毗耶而聳塵望波斯而迴軒駕
四禪之眇眇泛八解之悠悠若乃十
号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
住在躬能仁摧迹四門既非悟道之
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
瞻慕矯昇興情彰金範玉圖容寫狀
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俊鬼神之功
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正寶以合成
莫不龍章八采瓊華九色至乃齒歎
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熒於間
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域若乃乘此

直心推誠開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

至感降參委靈霧委此入照被象

譯輝映織圓夫東臘書事其流已遠

蓋所以彰著徃迹煥迷遐聲雖篆籀

異文胡華殊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

訓義固亦内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

丘索域中之史策杳起下生方外之

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

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案理卷分

或詞義離斷或文字舛出甫涉後條

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

理莹心上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

者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有

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遙相

扶箕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撮綱去網

仁惠斯在寢民違俗宜以漸至精庶

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辨情靈拯心

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傳綜薰忘之書

該拾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

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

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

忒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况乎六馬

同鑑万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

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

群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

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舍寶池禁苑

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振玄

音於六霄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

妙果十住贊其祥緣踐二氣而業昇

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恭捨

寶炬爰及輿冕自饗以降凡九十九

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

之固蒼黔享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

海得隨理悟墜體翹塗不遠斯復十

方三世咸證伊言茲哲或襄无取

正覺

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沈約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无相非色空

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慈

該拾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

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

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

忒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况乎六馬

同鑑万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

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沈約

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

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
塗雲奧雖字流附響方軒同趣分條
散葉離文析句未或熙其万一也竟
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
業於真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
之靈遠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
而啓其室也私藏之被東國者靡不
必集皆繕以寶繡文以嚴纂凝光瓊
筍炫采瑤牒思欲數振微言昭感未
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

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辯真俗
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
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
啓法門於千載濟濟平實曠代之盛
事也自法主以降暨于聽僧條載如
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号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
慈宣益蓋緒法昭普遺筌標聲妙住
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
稟照道冠增璫星羅寶幄雲開梵筵
思馳春馬理折秋蟬靈場徇采玉水
興連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夫得形耀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

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遂瑞誕

聖王宮駐采辰縛停華日月故能積

慈成聖累妙成空坦昭路於道場拔

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慮煩襟

拯情正業肅革僧英妙敷慧典密藏

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

湖七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繙

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郊

索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霽

雲迴秘理探微玄睨悠邈宗條既舉

窮功先就論堂卷坐義鼓停音乘此

芳綠將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貴陵王解講疏一首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群方有
感斯應自禪音輶唱圓光寢輝春花
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片言入道
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効瞞於俄頃
若非積毫成仞累燭為明無以方軌
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
惟日不足者也故勘集名僧寅敷與
藉振微起澤輪動雲迴月張舍呂魄
弦上日甘露既窮輒言寶座卷文罷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齊文宣公蕭子良

劉虬初為富陽令後為南郡丞頃之
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
漢疎邴駢遂辟穀却粒餉木衣麻布
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齊六時不
閑世諦典籍不復修綜摹書小藝一
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頃
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
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
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弘妙法以
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興亂書曰玉
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勤靜惟
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
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
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无憊

飛羽集卷第十九 第二十六
翔至曾山絕澗環帶巒崿由次

野亘望无踵信可以招徃隱倫拯集

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

援西山之趾葛洪孝盤於海岫擇遠

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蹟輒深九原

之歎若高步可迂復何懷乎四子昔

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

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間

為道自愛一二令陵鋟之口具王元

長之辭也

王又興南郡太守劉景夔書曰去冬

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文辭

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孔元

瑜之書記申復咨嗟弥用欽想此子

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

林漱養志南荆可興卞寶爭價韜光

楚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談之拙遲

偃仰揚蕪之寂寢恬惔取之若人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

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懸京苑間以江

山假復神通遠近冥交曉曠講得寫

指深衿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

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

君問道之次具為敷請此蘭山桂水

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

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為分直闇投誠

素庶必能玄了脫修爾來儼想時加

資遣也

又使虬鄉人吏部郎庾景之致書喻

首曰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

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鐘石非禮樂

疑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已且凌

雪戒途非滅跡之劫鴻鐘在御豈銷

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

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

觸地蘭條衡岳何親鍾山何薄想弘

思有在不俟繁言

虬內固已凍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

徵為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遂在江

州白雲徘徊似入閭戶有異香氣空

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

而无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為

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續於

廣雅集卷第十九 第二十七

謚法高人庾說曰道德博聞曰文可

進之誼也陳寔曰文為世範行為士

則迺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

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

數千未嘗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

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

敘點綴卓之墓巨仲未必接先塵

承風采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

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

會不覩千刃之一咫万頃之消滯終

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

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達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為傳云

請御講啓并勅 梁皇太子經

臣經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岳遜聽良書是以道弥隆而礼愈縟德弥溥而事愈泰此蓋乾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侔神垂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雲啓捲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花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薰落之礼高邁釋宮理无庶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故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聞法音伏希躬降眸客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霧然慈雨光斯盛葉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二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鉗山之上傳巖下西都鳳凰岐陽鶯鶯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千聽覽流汗戰慄謹啓

省啓欲湏吾講具汝等意書去一日二日万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扆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為勞楚君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盡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湏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勅重啓請御講并勅

臣經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敢上聞願垂法雨天鑒筵遠未蒙降遂預均樂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花還憐秋雀伏惟

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衡室之情未識石渠之講窮以神通所現一念万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寧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為八會豈與吹律之台均覽再降神首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寧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為度蒼生降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橐街有歸命之虜春

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布允遂使北奠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省重啓猶欲湏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荅緣邊未入國度多乏

如是等事恒湏經討其餘繁碎非可具言卒土未寧菜食者衆無欵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元虜揚阜猶古可悲况今人爭腹心不二之

呂又論道帷惺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盡屬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取六馬豈足為喻詩不玄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道義也越勅

又啓請御講并勅

臣經臣綸臣紀言敢籍寵靈頻于聽覽再降神首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寧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為度蒼生降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橐街有歸命之虜春

弋已散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

鵠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謙劬勞日

具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憇

惶群司聳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

官不効嗜鮑逢宰相之詣學儉得余

軍之機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

是以亞懼虛贖復敢上聞伏願樂說

大慈特垂於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

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

凡厭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錚裏

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

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

之難安知天下之負重庸主少君所

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

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

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

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士轔于苞

桑斯則軌軋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

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為開講啓

日經啓舍人徐儀奉宣

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持來歲正月

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

蒙王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

辟伏以元正慶流大裘札畢慧雲續

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

澤俾茲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權同万

國福決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

宣令粉馳報綸紀具尔相趣无辭上

謝謹啓

啓奉請上開講并奏

臣經言竊以真如无說非筌不悟極

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綠方見

圓義之影藥舍長性得墮慧雲之慈

伏惟陛下玉鑄宸居金輪取世應跡

有為俯存利物不違本指開導愚蒙

駁十方於大乘運万國於仁壽豈止

治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使河削成

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堯頓徙鑿蹕

降甘露雨天人俾蹈舍生利益是以

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趁聞

渴仰無狀一日冒陳丹欵伏願持降一音

法輪未迴聽卑之恩尚絕愚臣之願

悽悽寸志重敢披析伏願持降一音

曲於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

寶坊聖心等視於蒼生猶如一子遂臣

之請即是普被无邊如蒙允許衆望

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為喻不任下願

謹啓事以聞謹啓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

吾内外衆緣憂勞紛惱食息无暇廢

事論道是所未遑汝所為未體國也

越勅

啓謝上降為開講

臣經啓臣丹願懇誠屢冒宸宸實希

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垂

鑒遂旱苗傾潤豈比自吟唱鳥思林

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

祈降逮勅首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

駁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仁壽豈止

治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使河削成

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堯頓徙鑿蹕

降甘露雨天人俾蹈舍生利益是以

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趁聞

渴仰無狀一日冒陳丹欵伏願持降一音

法輪未迴聽卑之恩尚絕愚臣之願

悶悶寸志重敢披析伏願持降一音

曲於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

蕩難得

廣開集卷第十九第

大藏

息上以天監十一年

廣開集卷第二十第

大藏

注釋

廣開集卷第二十一第

大藏

廣開集卷第二十二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辭茲列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呢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方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緝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賴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並謀訶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廣開集卷第二十二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辭茲列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呢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方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緝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賴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並謀訶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廣開集卷第二十三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辭茲列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呢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方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緝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賴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並謀訶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廣開集卷第二十四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辭茲列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呢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方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緝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賴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並謀訶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廣開集卷第二十五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辭茲列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呢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方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緝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賴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並謀訶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廣開集卷第二十六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辭茲列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呢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方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緝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賴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並謀訶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廣開集卷第二十七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辭茲列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呢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方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緝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賴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並謀訶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廣開集卷第二十八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辭茲列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呢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方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緝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賴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並謀訶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廣開集卷第二十九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辭茲列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呢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方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緝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賴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並謀訶黎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目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廣開集卷第二十九第

大藏

大乘普導宴由聖慈伏筆聲言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廣雅卷第十九
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辟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揮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辨說法度人顯名於閻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波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今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庵譜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衆之使宣符信鼓之期會稽鄧縣阿育王寺揮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禪多之思惟亦同波嶧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荆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刻體供養折骨書寫歸依正法匪惜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非素常御小殿裁底風雨所昇千鐘之宴膳夫所掌歲撤万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取地利同入称於撓海盈息泉府辟无盡於龍

廣雅集卷第十九 第十三張
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謙也靈異難皆不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志於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倍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霧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捷推既鳴謙筵將合重肩絃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万人而恒沙大眾更無迫近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宿飄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氳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鍊銷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蓮雨花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為發大願寫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方劫以光明弥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无德而福也小臣預在謙筵賦參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

御出同泰寺講金字般若經義疏并問答卷第一

第一日 二月十六日 發般若經題

庖羲通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
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
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
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
梵雲夢之在胸中也

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而聰明而作
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
允歸世主玄覽无際眇塵劫之初寂
照所通該宇合之外凡此無為示同
有學極忍熱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
大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
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
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
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
字摩訶般若波羅密經者蓋法部之
為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无相明
本發軒輿究竟同流奧義雲霏深文

海寫前世

唐和尚集卷第十九

持正法華集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第六十九

無所言

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摸指

心

地

承

法

雨

之

通

潤

悅

甘

露

而

志

歸

如

百

川

之

赴

巨

海

類

衆

星

之

仰

日

月

自

皇

太

子

王

侯

以

下

侍

中

司

空

表

昂

等

僧

鎮

座

一

千

人

畫

則

同

心

聽

受

夜

則

更

述

制

義

其

餘

僧

召

及

優

婆

塞

衆

優

婆

裏

衆

男

女

官

道

士

白

衣

居

士

波

斯

國

使

于

闐

國

使

北

館

歸

化

人

講

肆

所

班

供

帳

所

設

三

一

方

九

千

後

獲

從

以

中

大

通

五

年

太

歲

癸

田

二

月

己

未

朔

二

六

日

甲

申

輦

駕

出

大

通

門

幸

同

泰

寺

發

講

設

道

俗

无

遮

大

通

五

年

太

歲

癸

田

二

月

己

未

朔

二

六

日

甲

申

輦

駕

出

大

通

五

年

太

歲

癸

田

二

月

己

未

朔

二

六

日

甲

申

輦

駕

出

大

通

五

年

太

歲

癸

田

二

月

己

未

朔

二

六

日

甲

申

輦

駕

出

大

通

五

年

太

歲

癸

田

二

月

己

未

朔

二

六

日

甲

申

輦

駕

出

大

通

五

年

太

歲

癸

田

二

月

己

未

朔

二

六

日

甲

申

輦

駕

出

大

通

五

年

太

歲

癸

田

二

月

己

未

朔

二

六

日

甲

申

輦

駕

出

大

通

五

年

太

歲

癸

田

二

月

己

未

朔

二

六

日

甲

申

輦

駕

出

大

通

五

年

太

歲

癸

田

二

月

己

未

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為之通解神迷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黠如撤燭施氣結舌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闇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詔疑或請問既罷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詣竟便去莫知所在客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二十七而請益之衆喟喟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紺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万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第十九張聚 宋
一蔬膳過中不食寒暑被襪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為下床傍無侍衛顧无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衣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寶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為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毅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為如法之淨財量入為出資元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備資故能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衆止數万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為巨務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為邑節欣供養經又施僧錢紺直三百四十三万六宮所捨二百七十万上親臨憶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万衆饗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養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一日將十万主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兼浣衣器同土簋日

生布施二科此歲利益已為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勑至到張文休曰往暑肆命切鼎俎即時救贍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者先為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日既非馮煖之市義又无汲黯之請罪人微有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輕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品无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万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眾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道獲悟不同故法眼元生根性非一上並為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凡立義六科及答問

一帙合錄十三

廣和明集卷第十九 第三十二張 緣

第一日 二月二十一日 發般若經題

六人 論義

中寺僧懷

冶城寺法惠

大僧正靈根寺慧令

龍光寺僧綽

外國僧伽陀娑

宣武寺慧巨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制曰蔓倩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弥不可說雖罄兩端終慙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元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无生万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導群盲而竝駕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无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

廣和明集卷第十九 第三十二張 緣

廣和明集卷第十九 第三十二張 緣

廣和明集卷第十九 第三十二張 緣

經亦名為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檢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授量功德一品即其本名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說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當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略為異光讚起序品訖散華品凡二十十品大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无二品道行初起三假盡後屬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際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品道行闕无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為是出經者釋有文質為是在天竺時已分為三部前

注大品亦開為五別隨文指理非為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万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廢无恆悔僧叡所言小品即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檢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為小品二十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行二字其文言玄章雖三十卷之者道言雖十万倍之者行行凝然後无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尔時猶未名為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入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

廣韻集卷第十九
開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
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
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湏菩提
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
故今問為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
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
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
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
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
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檢
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
是則時教甚為衆多一人出世多人
得利益豈容止為一根性人次第五
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
法三人法雙舉辨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
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
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無
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
名般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
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
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摩訶般若波
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
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舍五義一
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縷
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
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

勝鬘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
成道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
經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
皆由是生无相大法非可戲論豈得
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
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徃年令莊
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檢
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
是則時教甚為衆多一人出世多人
得利益豈容止為一根性人次第五
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
法三人法雙舉辨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
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
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無
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
名般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
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
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摩訶般若波
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
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舍五義一
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縷
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
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

文者名不變滅是名為久三世不遷
即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為通
一切无導即是通義由者出生衆善
是名為由方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
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譯多羅名
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為通經名
別者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為經所以
為別以經字代修多羅欲令聞者即
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
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六到具
語翻譯大大智慧度彼岸言彼岸度
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為非彼以為
是此以為是彼以為非隨俗之說更
無異義此中有四意一稱德二出體
三辨用四明宗大是攝德智慧是出
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
二意一者法說二者辟說大者是法
說彼岸是辟說即以彼岸辟於涅槃
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
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
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為大
空大若定大不名為大无德而稱是
為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

是智義能照諸法无生是慧義若有
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无得而本固
就是智慧彼岸煩惱為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
流以是因緣名之為度度若定度不名為
度元去無來是名度義又去到者以
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去到是體性
能到故名為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
果有所到是名到義去何是彼此岸義
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
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
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
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
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
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
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
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
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
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
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去何當
得一切種智佛言无所得即是得以
是得得无所得又佛言色即薩婆若
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色如相乃

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元
別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
著取緣志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
法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
章更無異識義乘傳燈心非受水豈
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潤
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辭均堂
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熊羆之目
因十日而窺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
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馮籍大眾
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
疑難冀能詣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
訪本未獲故其文盡闕

主上垂為開講日來承

答

臣經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
波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
出世之長源百花同陰万流歸海幽
顯贊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
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
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冠責不任
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省啓具之為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
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

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
慶實相之中本无去來身雖不到心
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尚有兩
旬日數猶賒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
吾始還臺不復多勑越勑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飄造

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三

上大法頌并表答

梁皇太子經

上太子玄圃謹頌并序

梁晉安王經

涅槃經疏序并答

梁武帝

法寶聯璧序

梁湘東王繹

成實論序

梁簡文帝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禪林妙記集序首

唐釋玄則奉詔撰

法苑珠林序

司元大夫李儼撰

上大法頌表

皇太子經

臣經言臣聞至治隆而德音闡成功

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孝甫神雀嘉

樹或止事威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

手憐足蹈傳式方來况迺道出百非

義高三代而可閣筆韜辭詠歌不作

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

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

匪隔法力無垠躬紓尊極降宣至理

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圍共溺

並識歸涯方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

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闇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恧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

臣經六丈

皇帝問太子省表并見所製大法頌

辭義兼美覽以欣然

大法頌并序

皇太子臣經上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卒誓神力示

現降應茲土龍顏日角參漏重瞳衡

表連珠文為玉斗自納麾開基天地

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之照光明

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尚弘

事殷之體且屈在田之則自五昂朝

飛告赤文之瑞其兩七日受綠色之

符神器有歸鼎運斯集焦門歇棄

德之君鮑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

天之賜命當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

尤於沛庭託河水於玉霸于時鳳凰

壯烈序蒼蒼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

坤軸傾斜積冰發坼乃緯九轂而正

之陰免兩重陽烏三足乃定王業以

暉之攝提奔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而辨之維冠冕於己頸綴珩珮於既

殿自憑玉墀天鏡履瓊璣而端拱居

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

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冬

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

珠禋宗類昊虔丘札澤敬行五祀功

披百神川岳呈祥風煙効祉青雲平

呂黃氣出翼聽瑜山之威鳳製大夏

之貞筠陽管叶春雌鐘應律上林之

課匪疎相府之占無譏奏六英於若

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

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淵淵之序

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絅縕斯

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

文蒸栗煞青玉條石記墳委廣內暉

煥駢驛置台命秩法河依岳建職樹

廢文翬章妍織鳥諫鼓高懸蓋言不

棄肺石通怨書謗橋拔草名指佞便

僻去朝獸稱觸罪斬回放黜是以龍

翔鳳集河瀨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

醴桂薪不斧而丹翫自熟玉翠詣牽

而銀甕斯滿河光似暮樹采成車氣
氤四照暉麗五色神明礧礧徵祥布
漫金鱗鐵面貢碧砮之縣航海梯山
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太
平太蒙無思不服方歛鄙虎之臣均
鼙應鼓之將秉龍虎之秘韜握朱玄
之異略受服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閨
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奏
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
臨地脉西出天渠昆夷罷患夙沙自
服獲犬戎之鹿懸密湏之鼓橐街有
受纓之虜浴水觀受降之酋四表無
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決
乎無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
應體軌之印跡將欲改摧教示實道
遣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宸宸
居吁而言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齊宮於玄扈想至治於汾陽輕
九鼎於褰裳視万乘如脫屣斯蓋示
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卑躬菲
食茨堂土階承車非巧鹿裘靡飾斯
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背起泣草之澤行扇鳴
之葱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
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為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鉢山漳水敦
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
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
羨門之誓不其作交門之歌斯蓋止
愛久齡事在諸已篤而為論弥有未
弘雖獲龍從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徒
階三清之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然
智惠之炷照生死之間出五陰之聚
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
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
益開闡佛事駁彼衆生同躋仁壽引
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
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畢乎若朝日
之開衆花需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切
德之翼已圓智惠之門必備以為般
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不
底籠万善乎無相堪九垓而無邊辭
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
絲到湏跡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
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

茲佛母羣典弗逮是号經王乃欲振
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陽紀
歲玄擇次星夾鐘應乎仲春甲申在
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
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
之所化鐵繩為金沿鑿鐵網為香城
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爐
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
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
益開闡佛事駁彼衆生同躋仁壽引
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
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畢乎若朝日
之開衆花需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切
德之翼已圓智惠之門必備以為般
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不
底籠万善乎無相堪九垓而無邊辭
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
絲到湏跡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
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

心神仙辭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
寺忉利照圓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
以辛壬癸甲綿疊雖對吁乎其不可狀
鏘鏘肝肝瓊譎雜錯邈乎其不可名
於是辭日揚精景雲麗色薰風徐動
淵露微垂後距毛威前茅警逆武皎
星連鴻鍾吐響運天宮之法駕啓天
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
齊軒七斗垂暉雲罕乘空鈞陳翼駕
超光躡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輿豹服
羃韁駢驥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
象飾魚文佽飛接節不勞斬蛟之劒
虎賁發羽豈假鳴鳥之射洪武年序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造無明
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
照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
穆乎許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
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花至膝三千
化穢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
道蒙休涅槃息莘莘學侶濟濟
名僧皆樂說如辨才智慧如身子踰
平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鱗威符鴻
瓶之思並沾染灑之施如金復冶似
玉更雕聞所未聞得未曾得欝搖
動色請益無勦百司具列簪履相趨
豈招焜煌花綬華弱謂舍衛之集大
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
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
三比夫歌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
宅公麼安足而語哉距于三月甲辰
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
熊熊吐色珠火非儔瞳瞳上映丹紫
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
華初唱毫照普臨般若聿宣通身盡

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
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
焉猶秉淵默之謙虛弘懷焉之至誠
為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為
心非閑諸已荷負無勦攝受四生皇
太子臣綱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為
西巡東狩贊頌以興紫山望祀詠歌
斯作况頂開而受露鞠躬而間道敢
述盛德之形容以為頌曰

玉牒悠負青史綿長道公五勝風殊
百王商丘命墳姬水開潢河澄待聖
海謐期皇方天辟地功歸有梁垂拱
南面克己嚴廟權輿教義製造衣裳
九韶革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
鏘鏘廣脩壁水洞啓賸庠輕軺微躬
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
韻簡綠字擣章文功既被武跡斯彰
題雕臆鏤舌紫支黃南街請質北闕
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
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西踰
月窟東漸狀乘卑宮類禹解納如湯
衢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
其鎧万符集祉百神啓祥黑丹吐潤

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意光液池

並命應王之正探微析理怡然不倦

蹕祥丹陵湯電功韜火化意覆雲名

下鵠高梧集鳳赤熊旦擾素雉朝翔

朱華景月祚此忘罷屬素藏晚節

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

觀王伯友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

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

月珠天成地平遐肅连睦澤漏無底

咸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导

世緣跗奉渥得備簪蕃而黏蠅未拔

化行靡外滄河鏡綠碧海調風停瑞

共向圓常玉鑿徐動金輪曉莊紫虬

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沉勇額得聞

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

翼軒綠驥騰驤虎文駐趣龍駸啓行

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

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

闇干玉馬照曜天狼玄旄映日翠鳳

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赦

河之濁潤儲君德彰妙像體睿春瓊

參差焜煌峨峨寶座郁郁名香法徒

汗謹啓

視膳閑晨遊心法捷搦管捕章旣便

學侶塵沙堵牆慈雲吐澤法雨垂涼

恩德周頌慙風乃於玄圃園洒聚息

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極談永日講道

三密不限四辨難量猶茲海寶辭彼

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贊揚空花

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悵祇園靈塔

山王慧流總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

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

將涌天花乍落于時歲秋仲節麗景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作辨典文艷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

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鵠

西郎將晉安王經

疾至於雙因八辨弥有法席之致銀

頌於瓊音樹蔥蕤於妙葉流水穿流

經啓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儻陳律

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

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烟經叨

裁暄風心競萼輕禽短葉尚識音光

甚用欣憇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答

藉殊寵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窮窺眇

沐善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

百代同昏千年誰啓

續照慈燈鸞樹還春龍泉更曉亥水

玄蹟養道春榮牢籠文園漁獵羲河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旁

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

廣雅集卷第二十 第三十二

廣雅集卷第二十 第三十二

廣雅集卷第二十 第三十二

四〇

五代一君其重離照景王潤舒華七
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
芽漣漪義水照曜文花其芳園饗魏
天宮類寶折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宇

浮清重閣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其官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
拔九衢願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
石更似齊竽四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翟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
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
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
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
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
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
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
法雨降而焦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
蒙曉發迦葉之悱惻吐真實之誠言
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
四問參差異辨方便勸引各隨意答
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
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

不起不作義高万善事絕百非空空
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
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
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辭序 湘東王繹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
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玉毫朗照
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
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
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
則王畿居毫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
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崇石細譙城溫縣
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
衣負扆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
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砂武
寧止戈秉宜生之効樂章治定咸寧
七如獮如虎寧俟客成翠室之遊廣
義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章將稱四
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
東晉雜賦任良亦某美門或法箴興
絪帙許商笄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
琴劍銘自盤孟無不若指諸掌尋涇
辯渭重以鳳鼈風飛鸞文大族堅織者
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振
玄黃豈俟取贊安先詢問稚圭至於

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
小戴之談司業山川殊異俟郊迎而
可知惟惺後言籍墾田而求驗以今
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
高啓華之作聲超姬發寧假下蘭之
頌辭衡華之峻極如淳漪之波瀾顯
忠立孝行脩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
務智察舞鷄文公封蟻爰初登仕
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派董師
虎據操鍔彈冕津鄉濟沉物仰平分
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后来之政陳蒼
留父裘之化淮海高墨憤之聲威漸
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
朝鮮航海夜郎欵塞然後體道方震
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惟庚午增暉
前曜獨擅元貞因若春風惠如冬日
履道為輿榮賢成駒降意幸編留神
東晉雜賦任良亦某美門或法箴興
絪帙許商笄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
琴劍銘自盤孟無不若指諸掌尋涇
辯渭重以鳳鼈風飛鸞文大族堅織者
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振
玄黃豈俟取贊安先詢問稚圭至於

鹿園深義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

講肆詞為憲章言成楷式往復王榮

事軼魏儲酬答蔡謨道高晉雨似懸

鍾之應響猶衢樽之待酌率爾者踵

武逖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秘法寶冥

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

槁明智劖熏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

忽微歷賢劫而終現黍累迴斡蘊珠

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苻八體

康居之篆有異六爻二乘始闢譬馬

傳毛一體同歸棄羣崇為潤葉滋多

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

假績不攝單景即此後心還蹤初焰

俱宗出倒蓮花起乎淤泥並會集藏

明珠曜於貪女性相當空般若無五

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為万德之宗

無不酌其菁華振其指要採彼玳鱗

拾茲翠羽潤珠隨水抵玉琨山每至

鵝闕且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

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眷

言矣錫嘉名謂之聯璧聯含珠而可

擬辭與日而方昇以今歲次攝提星

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慄備千金不

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号曰法

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蕪葭金臺

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

南國十迴鳳琯一奉龍光筆削未勤

徒榮卜商之序稽古咸則文慙安國

之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方

使持節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

年二十七字世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

十八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灝年五

十八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宮侍南瑯琊

王循年四十二字孝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琊王規年

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

五十字孝稊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

三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雋年四

十五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慶

中庶子南瑯琊王驛年四十五字文海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孝通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潭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

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

五十四牛師卿

中散大夫南瑯琊王籍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摛年六十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雲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

年五十五字威則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

九字洞九

庶子吳郡陸寬年四十八字文容

秘書丞前中舍人南瑯琊王許年二十

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琊王訓年二十五字懷乾

洗馬擢兼太舟卿彭城劉孝儀年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十九發 梁

十九 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 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蘊年三十二字懷芬

前洗馬吳郡張孝慈年四十二字孝慈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

四 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

郡庾肩羣四十八 字子慎

安北中記室參軍潁川庾仲容年五

十七 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

二 字希博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 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振年二十

五 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毅勸年三十字翼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

九 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

九 字元才

莊嚴是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皇太子經
夫事秉文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
求之者或躡是以問玄經於揚子且

六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睡昏
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
昌之地或爽况乎慧門深邃入之者
固希法海波瀾沉之者未易自使河
渭混淆魔塵紛糺皎皎毒霜童童苦
樹善田之苗不吐意華之采詐發無
常之樓乍起閭室之火無暉是以食
窒挫糟俱臻異論持牛卧棘競起邪
宗自佛日圓空正流蕩垢手擎四鋒
始乎廣園之教身卧雙林終於象喻
之說舍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
不同淺深之言或異慶慶散說本應
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群品金棺已掩
栴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汨白疊之灰
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末地之報
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
八軌起執尋源既舛取著尤別四相
乃無常之刀三聚為苦家之質習續
不斷稱為集諦無為有體分然可求
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之舛
義起豪釐三豕之書謬符晉史北轍
趨郢木未舉葉壁乎服子論兵利害
不識膝柱鳴瑟燥濕無變自佛滅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二十張 宋
後八百餘年中天竺國婆羅門子名
訶梨跋摩梁玄師子鑑四種圍陀在
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弥通師事達
摩沙門事均反啓於是歎微言之已
絕傷頽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
為先發意吐談必逕渭由已於是標
揚領會商榷異端刪夷浮詭搜聚貞
實造百有二品以為斯論成則揚文
實則明理舉成對壞稱實形虛欲令
此疊外道二途皆廢如來論主兩理
兼興若夫龍樹馬鳴止笠大教旃延
法勝縛縛小乘兼而總之無踰此說
故花氏之王於茲頂戴樓傍外道結
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
分總乎成實豈止鼓腹涅槃旗靡轍
亂鷄鳴真諦喪精掩色多歷年所復
東英才粵我大梁炎圖啓運皇帝合
天苞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本誓
願率化斯土梵輪常轉三寶現前甘
露幸宣四部無狀有莊嚴是法師羽
儀鸞鳳負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
來其跡同凡其源莫測故以心苞四
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告總

持均阿難之德樂說有富樓之功思
媚我皇起予正法宣弘此論大盛乎

京師貞笈爭趁懷鉢來遠無勞冠軍

之勢自傾衛容固有華陰之德人歸

成市擬儀舍衛超邁泗洙西闕自恥

南宮不競湘宮寺智蕡筆札之功不

殊法汰之報女石清辯之妙何止道

林之折子猷凡如十卷勒成一部法

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

臥施餌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

東其義六

內典碑銘集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
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
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
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並
七霄而光曜晉王盡像經五帝而称
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
一代名人或循理止於伽藍或歸心
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
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
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鉤
深猶聞碑賦如一惟伯喈作銘林宗

無愧德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第十二祖能誦尤常善書一時之盛

莫得係踵况般若淵玄真如妙密觸

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

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

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來門或謂智

橐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

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峨眉盧阜之

賢鄴中宛鄧之詰昭哉史冊可得而

詳故碑文興之斯焉尚矣夫世代亟

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厲詞之

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

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

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

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前後博涉體製

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

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

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青華無以

間也余幼好厭蟲長而弥萬遊心釋

典寓目詞林頃嘗搜聚有懷著述辭

色故不擇高卑惟能是與儻未詳悉

膚而足之名為內典碑銘集林合三

十卷庶将来君子或碑觀見焉叙佛
緣起

禪林妙記前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

心所證二者報身謂万善所感三者

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

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

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

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号釋迦三無

數劫脩苦薩行一劫中事無量佛

中間續遇綻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花

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忽然一切佛

將成佛時必經百劫脩相好業其釋

迦發心在弥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

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

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

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

入母右脇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

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

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

日異菩薩初生大地振動身紫金色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

四方各行七步為降魔梵發誠實語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二十六 業四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
悉起阿私隨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
必為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
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号
師子類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為輪
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
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
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
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
擎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
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
牛女人黃乳作糜其拂高踊牧女驚
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
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佐枝引菩薩
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
魔見已生瞋惱心去此人者欲空我
界即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
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
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尔時入勝意
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
三妙天文化為瘦鬼降魔軍已於二
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
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即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二十六 業四
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
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
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
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
矣又於一時果切利天九旬安居為
母說法時優闌國王及波斯匿王思
慕佛德刻檀畫氈以寫佛形於後佛
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
摩訶頂曰汝於未來善為佛事佛像
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眾急
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
後事如經貝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
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
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為欲汲引現
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為必
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
衆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
輪飛德豈能探蹟至真研機妙本是
價矧乎真乘上智津萬有以興言秘
箕疇載穆彝倫之叙自茲降述者尤
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炳金闡而聳
禪林妙記後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竊聞象分庖卦克贊神明之德訓啓
慕疇載穆彝倫之叙自茲降述者尤
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炳金闡而聳
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
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
又吳主孫權燒桓舍利無所變壞爰
及浮江石像沉海瑞容般若冥力觀
音審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二十六 業四
禪林妙記後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竊聞象分庖卦克贊神明之德訓啓
慕疇載穆彝倫之叙自茲降述者尤
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炳金闡而聳
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
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
又吳主孫權燒桓舍利無所變壞爰
及浮江石像沉海瑞容般若冥力觀
音審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聖言難曉玄津罕涉空思側管嗟混
祿伏以

光之未開寔賴叫闇時象罔其如得

鑒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三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三十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第三十四

四

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
其辨鑒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憲怒
林之英華緻者山之迅羽搜八藏之
殊詮控三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為
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教海
既冲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
修而博贍之文終資別錄竊以登荆
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
貢於苞圃况龍宮逸寶照爛於情田
鹿苑遺芳芬葩於字菜苟懷貞萬孰
忘薦奉加以成貸有循明規在屬方
四披簡則琳瑯畢炫擬之區別則蘭
菊自分有導斯來辟東瀛之沃澮各
歸所應類南籥之宮徵以義相屬凡
逮十章章分上下成二十卷經尋一
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條所
建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
次雙明淨之由中四坦備證之塗
後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為敘各錄多
目俾大義粲然至言岡墜曠千門之
列敞侈百隧之兼儲同夫曉宿編珠
誠不倫而磊落春叢綴錦諒非工而

林布寔由玄覽深契故使奧旨冥歸
伊其不紊抑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
知鳳采故所錄未多雙飛不足罄亮
玉屑之譏其間掎削豪芒斟酌去取

恐貽謬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粵以
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首奉綸言迄

今麟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

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

雜庶可以振輝綱之宏綱恕法門之

要鍵開息心之勝躅備多聞之靈固

伏願醍醐上味永沃衷衷若明珠長

茲福無疆寶祚將穹壤齊固矣

禪林妙記後集總目凡十章

一真性 二假緣 三流染 四即淨

五觀門 六行法 七乘位 八極果

九教力 十化功

法苑珠林序

朝議大夫行中臺司充大夫隴

西李儼字仲思撰

自夫六爻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

昭平訓

興鳳篆龍圖

金簡玉字百家

五

異轍万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
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橐中原始要
終詣談於俗外亦有歲史之說園吏
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紓恆同鏤冰而
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
寫菜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沉秘
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
比峻於嵩華牛涔之微華長於江漢
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
捨持之莞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
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海情塵
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
髻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
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偕
雨微周佩日通漢蔡愔西涉笠蘭東
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縑積篇披
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
宣之盛指喻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
世法師者字玄惲釋門之領袖也幼

梁昭明集卷第三十一 第三至張 聚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第二集 聚

聚

嶽聚砂落飾絲衣之歲慈殷接蟻資
成具受之壇成品圓明與吞珠而等

護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

乘洞明實相愛以英博召居西明遂

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為古今綿

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博

記所以寧文園之菁華喚大義之暗

蓄以類編錄号曰法苑珠林惣一百

篇勒成十袞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

要跡宣道鏡睇祐上之弘明其言以

美其道斯著舉至蹟而無遺包妙門

而必盡奧以大唐麟德三年歲在

擗提律惟沾洗三月十日纂集斯畢

庶使絢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軌正

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觀

之而覩隙與環景而齊照將璇穹而

共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周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四

梁昭明太子荅雲法師請講書三百首答

南澗寺釋慧超論諮二諦義往反六番

晉安王經諮二諦義往反五番

招提寺釋慧琰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栖玄寺釋曇宗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中郎王規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靈根寺釋僧遷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羅平侯蕭正立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中興寺釋僧懷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吳平王世子蕭勳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宋熙寺釋慧令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始興王第五男蕭暉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興皇寺釋法宣諮二諦義往反三番

程鄉侯蕭恆諮二諦義往反三番

光宅寺釋法雲諮二諦義往反四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靈根寺釋慧令諮二諦義往反三番

湘宮寺釋慧興諮二諦義往反三番

莊嚴寺釋僧昊諮二諦義往反三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二諦義往反三番

建業寺釋僧愍諮二諦義往反二番

光宅寺釋勘脫諮二諦義往反三番

昭明太子令旨解法身義一章

招提寺釋慧琰諮法身義往反五番

光宅寺釋法雲諮法身義往反五番

莊嚴寺釋僧旻諮法身義往反五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法身義往反五番

靈根寺釋慧令諮法身義往反五番

靈味寺釋靜安諮法身義往反五番

謝勣遣主書看講啓

謝勣問解講啓

謝勣齋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勣齋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述聽講事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重述內教

廣信侯蕭映荅王心要

荅雲法師請開講書梁昭明太子統

見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

至理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

之門辨焉無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

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
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義誠
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悉
為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
遊道日廣至於法師亦不俟說云欲
見食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
云統和南

釋法雲答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
神自然勝辨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闡
慈心醉真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
華貪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蓬
之濫吹聖明而識慙無退者豈不願
捨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
猥蒙荅言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
悚懼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
鄙俗伏願四弘本摺曲允三請帑勤
謹啓

重覽來亦知猶欲令述義不辨為利
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弥慙來說若止
是略標義宗無為不尔但愧以焦目
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第三張 聚

六

臣統啓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
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湏
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足此
未琢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
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
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奔鋒之嗟
王或碩儒折驪駒之辯熊飾寶刀子
桓恧其大賚犧牛輕拂張敞慙其舊
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
啓事以聞謹啓

令旨解二諦義 幷答問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
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
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
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
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方累斯違
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
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
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
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
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為三非
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

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
是平更無異法能為雜間俗者即
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偽起作第一義
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寂
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為義
生滅流動元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
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為
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
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
義亦第一世既浮偽更無有義所以
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為義真諦審
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
无俗諦即有即无即有即无斯是假
名離有離无此為中道真是中道以
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
俗離於有无名之為真未審浮偽為
當與真一體為當有異 令旨答
曰世人所知生法為體出世人所知
不生為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
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為有依此義明

不得別異。又誥真俗既去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為當起動自動不

令言又答真理寂然元

起動相凡夫感識自擴見起動

又誥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擴見无起

動而凡夫擴見令言又答若有

起動則不名擴見以無動而見動所

以是擴見又誥若法无起動則唯

應一諦令言又答此理常寂此

自一諦擴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

兩不得言一又誥為有擴見為

此擴見又誥若依人為語故有擴

見依法為談不應見動令言又

答法乃無動不妨擴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誥曰解言依人

為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

只是一體為當有異令言答曰

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

不生依仁為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

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

又誥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

人所見生法為體聖人所見不生為

體令言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

就此為談自成无異約人辨見自有

生不生殊又誥未審俗諦之體

既去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

幻令言答真實之體自无浮幻

惑者擴構謂之為有无傷真實體自

虛玄又誥聖人所見見不流动

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愚

謂不得為一令言答不謂流不

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

擴見此流以是為論可得成一

又誥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

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成二諦

令言答體恒相即理不得異但凡見

浮虛聖覲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三

諦名

招提寺慧琰誥曰凡夫見俗以生法

為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為體未審生

而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

聖人即有辨無有無相即此談一體

又誥未審此得談一何所名

令言答正以有不異無无不異有故

名為一更无異名又誥若無不

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為二

令言答凡夫見有聖人見无兩見既

分以茲成二又誥聖人見無無

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無諦

令言答聖人見无在聖為諦凡夫審

謂為有故於凡為諦

棲玄寺晏宗誥曰聖人為見世諦為

不見世諦令言答曰聖人知凡人

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

又誥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

教化衆生令言答聖人無惑自

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

曲隨物情說有二諦又誥聖人

知凡見世諦即此凡夫不

答此凡即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

又誥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言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

謂為有故曲赴其情為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誥曰未審真俗

既不同豈得相即之義令言答

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

其有見自不同无妨俗不出真外

又詰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為當

義離於體為當即義即體

令言

答更不相出名為一體愚聖見殊自

成異義

又詰凡夫為但見俗亦

得見真

令言答止得見俗不得

見真

又詰體既相即寧不覩真

令言答止得見俗不得

見真

法以不

令言答曰俗諦之體正

是生法

又詰俗既橫見何得有

生

令言答橫見為有所以有生

又詰橫見為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

說何為生

令言答即此生法名

為橫見亦即此橫見名為生法

又詰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

名何橫見

令言答既云橫見實

自无生但橫見為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詰曰未審第一義諦既

有義目何故世諦獨无義名

令言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

又詰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

令

言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

又詰

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

有得安義字

令言答凡俗審見

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為

義

又詰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

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

令言答正以浮俗故元義可辨若有

令言答正以浮俗故元義可辨若有

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詰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

似有所局

令言答第一表德復

又詰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

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相相无相殊何得同體

令言答

曰相與无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

即是聖所見無以此為論可得無別

又詰既是一法去何得見為兩見既

有兩豈是一法

令言答理乃不

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

又詰見

既存兩豈不相違

令言答法若

實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

就此作論焉得相乖

又詰人見

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

令言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詰曰第一義諦

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

令言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詰直言

第一已苞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

繁復

令言答直言第一在義猶

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

又詰若

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

可得盡美

令言答第一是德豈

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詰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

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令言答第一表德復

又詰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

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令言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

又詰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

智 令言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以

得有真智 又詰此人既冥无生亦

應不得稱人 令言答冥於无生

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詰曰為於真諦中見有

為俗諦中見有 令言答曰於真

諦中橫見有俗 又詰俗諦之有

為實為虛 令言答是虛妄之有

又詰為當見妄為當見有 令言

答見於妄有 又詰無名相中何

得見有名相 令言答於無名相

見有名相所以妄有 又詰於無

名相妄見為有辭如火熱惑者言冷

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

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 令言

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不嘗

異 湘宮寺慧興詰曰凡夫之惑為當但

於真有迷於俗亦迷 令言答曰

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
迷俗 又詰若使解俗便成解真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十五

廣弘明集卷第三

第十五

若不解真豈得解俗 令言答真

理虛妄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

俗 又詰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

惑此心既解俗於俗應非惑 令

言答實而為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

於俗中各解 症嚴寺僧昊詰曰三十心中所得空

解為是真解為是俗解 令言答

可名相似解 又詰未審相似為

真為俗 令言答習觀無生不名

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真解 又詰

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

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

令言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无生是

真豈有三諦 又詰若境即真境

何不智即真智 令言答未見无

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

真境豈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寵詰曰真諦不生不滅俗

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

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

得有二不 令言答曰體亦不得

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

體 令言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

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 又

詰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无便應凡

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无

令言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

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

又詰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

令言答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作

談无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詰曰俗人解俗為當解

俗參差而言解俗為當見俗虛假而

言解俗 令言答曰只是見俗參

差而言解俗 又詰俗諦不但參

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

妄 令言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

是解真不解虛妄所以名為解俗

光宅寺敬脫詰曰未審聖人見真為

當漸見為當頓見 令言答曰漸見

又詰无相虛懷一見此現方相並察

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 令言

答曰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懷

不妨見有由漸 又詰未審一得

無相並忘方有為不患忘 令盲答
一得无相方有患忘 又詰一得
无相忘方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
真境不應漸見 令盲答如來會
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自漸見

又詰若見真有漸不可頓忘 令盲答解有
忘方有不可頓忘 令盲答解有
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方有並
容

令盲解法身義 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无之境獨脫因果
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
稱謂所能論辯將欲顯理不容嘿然
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
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
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
立名法者軌則為法身略就言說粗陳
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
其則不尔若定是金剛即為名相定
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
名稱曰金剛卒是辭說及談實體則
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法故

無邊无有足跡無知无形畢竟清淨
無知清淨而不可為無垢稱曰妙有
而復非有離无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詰曰未審法身無相不
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 令

盲答無名無相乃无體可論寄以名
相不无妙體 又詰若寄以名相
不无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无相
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 令盲答
寄言軌物何得無體 又詰亦應
寄言軌物非復无相 令盲答軌
物義邊理非无相所言無相本談妙
體 又詰真實本來无相正應以此
軌物何得隱斯真實強生言相
令盲答真實无相非近學所窺是故
接諸膚淺必湏寄以言相

万行不得 令盲答曰名相道中
万行所得 又詰既為万行所得
豈言无相若必無相豈為万行所得

令盲答無名无相何曾有得寄以名
相假言有得 又詰實有万行實
得佛果安可以无相全无所得
今盲答問者住心謂實有万行今謂
万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 又詰
現有衆生脩習万行未審何故全謂
為無 令盲答凡俗所見謂之為
有理而檢之實無万行 又詰經
說常住以為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
有 令盲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
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詰曰未審法身絕相智
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
令盲答曰无名无相曾有何身假名
相說故曰法身 又詰亦應假名
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 令盲答亦得寄名慧
眼所見 又詰若慧眼能見則可
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无見
令盲答慧眼无見亦无法可見

又詰若云無見有何法身 令盲
答理絕聞見實无法身 又詰若
无法身則无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

無令言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

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詔曰未審法身之稱為

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

令言答曰通而為論本迹皆是別而

為語止在常住 又詔若止在常

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

法身 令言答常住既有妙體何

得無身丈六亦能執物故可通稱法

身 又詔若常住无累方稱法身

丈六有累何謂法身 令言答衆

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

累 又詔若丈六非有指何為身

令言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 又

詔既曰應身何謂法身 令言答

通相為辨故兼本迹覬求實義不在

金姿

靈根寺慧令詔曰未審為以極智名

曰法身為以絕相故曰法身 令

言答曰无名无相是集藏法身圓極

智慧是實智法身 又詔無名

無相則元身不身 既有法身何謂
無相 令言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五

又詔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

相非復法身 令言答既是無相

智慧豈非法身 又詔如其有身何

名无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 令

言答於无名相假說法身 又詔

若假說法身正在名相六何直指无

相而謂法身 令言答既於無相

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女詔曰未審法身垂應以

不 令言答曰法身元應 又詔

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

法身 令言答本以軌則之體名

為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執 又

詔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為物軌豈

無應化 令言答衆生注仰蒙益

故云能為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

又詔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

化何以益物 令言答能生注仰

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

又詔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

注仰何益 令言答正由世尊至

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

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

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

謝勑賚看講啟梁昭明皇太子

臣統啓主書管万安奉宣勑旨以臣

照万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惄

天文徒觀玉府慙悚交并寂興無寔

仰降中使俯賛光臨榮荷殊慈靡知

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勑參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勑旨垂參臣
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奧非
所能鑽仰遂以元庸叨茲宣釋將應
讓齒及降教胄之恩允宜尚學齋背
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
莫干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
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群儒
鼓治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憑其
短長公孫羅其堅白王生挫辨既盡
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
臨弥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暨後不
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臣統啓後闇應勑木佛子奉宣勑旨

垂賚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

卷合目百一卷寒鄉覩日未足稱奇

採藥逢仙曾何辭喜臣伏以六爻所

明至邃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

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城

之教納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

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亦識種雨遍

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

待刊寢槃玉屏黜丘素甘露妙典先

降殊恩揣已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

戴之至謹奉啓謝聞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勅旨垂賚

制旨大集經講疏二卷十六卷甘露

入頂慧水灌心以闇遇明如飢獲飽

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丈匪理三乘

雲集四辨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

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無盡

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

海臣實何能恒蒙誘被張書谷筆豈

足陳心抗袖長言未申歌儻不任喜

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荅廣信侯書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食既熟口

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慙染疊况

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

灑拂但牒違轉積興言盈瞞願加勞

納言不定意謹白

王白仰承比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

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露憂憂可悅

奇峯恆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

天花夜落徃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

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白闢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

顧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

辟珎鹿苑理愜就駕山微密秘藏於斯

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弥闡豈止心燈

夜炳亦乃意慕晨飛况思弘本長

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

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

為秋實王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

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

退休增省撫乃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

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

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惟之部乘

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挹

緣寢有愛自嗟難拔蕉下車以來義

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食既熟口
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慙染疊况
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
灑拂但牒違轉積興言盈瞞願加勞
納言不定意謹白

令百垂覓波餘尋讀戰遑俯仰慙恧
庶為恩讃少泰下情正當慈雲智海

齋以仰属謝瓶慙疊實歸庸菲下

官或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乖方

遂中途感疾不得食承究竟闕聞末

品徒自冠責終關縁運不審比日何

以怡神披閱儒史无乃損念下官每

訪西郵偹食令德仰承觀喝於章華

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

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

寐春華之客登座右而升堂秋實之

賓應虛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惄

萃唯此最樂實驗茲辰下官昔遊

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闌清頰久睽

接仰傾心已結興言涕欷唯莫音旨

時賜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

恩誨用深銘荷暎死罪死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勑同造

癸卯歲高麗國公司大藏部監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五

衆生佛不相異義南齊沈約字休文

六道相續作佛義沈約

神不滅義沈約

難范續神滅義沈約

因緣無性論陳沙門真觀

并朱篇自然論

北齊三部一切經頴文魏叔

周藏經頴文王褒寶臺經藏頴文隋煥

三藏聖教序并表請謝答太宗文帝

述三藏聖教序并謝答今上

述注般若經序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司元大夫李儼

與翻經諸僧書荅太常博士柳宣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

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

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

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

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

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

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于起一因一果內有差惑好生之性万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復俱宅形體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占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辟諸非水非土穀牙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寔是由乎此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閑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无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无不盡之万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无目無足亦何以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承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第四
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尚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万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幾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著善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脩咸資力致若脩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而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起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詫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違飛禽飛禽則不違犬馬曷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又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知愛敬自期以上辯寡妻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期以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万一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第五
何者賢之尚愚蓋由知而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万物交加羣方繙曠情性晦昧理趣深玄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弥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乎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難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透襲一念未成他端乎起平起衆端復同前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為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兼忘得此兼照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不得謂不然也又昆蟲犬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久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犬則壽不可無夭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然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神較然有辨養形

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
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
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義故人有
凡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
義不兼通大聖貽訓豈惑斯哉

難范鎮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六人
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
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无處非神
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
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
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
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
今舉形則有四支百體之異屈申聽
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惟
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
若形尚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
多神之名寡也

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
形則无處非神矣刀則惟刀是利
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
利是一處之目刀之尚利既不同矣
形之尚神豈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劍劍利即是刀
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
質之形已移尚夫前生為甲後生為
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尚
夫劍之為刀刀之為劍有何異哉

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形已分矣
而各有其利今取一半之身而剖之
為兩則缺斷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
分又何得以刀之尚利辟形之尚神耶

來論謂刀之尚利即形之有神刀則
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
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
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
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
鷺非一處偏可剖東陵之瓜一處偏
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
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
兩邊亦有利但未鋸而銛之耳利
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
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正在一
邊毫毛處耳神之尚形舉體若合
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

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
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手
不可也

若以此譬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
盡耶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神
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身
土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土
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
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

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
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
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
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
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
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
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則
此半之神亦應與此半同滅半神既
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弥所駁悞若
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
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
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體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與形俱形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體變為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體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矣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今德有朱三議者非惟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成有性

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哉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万法万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貸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湏臾而為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坐右之賓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謀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脩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俟酬冒踈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貸者於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向者闡方法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蚩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蚩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微此八句者惣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謀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菜天下之菜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

強勇之果寡怯也懼刑烈之弗禁乃

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

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

言也似若勿棄徵其事也方不一驗

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恭

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為

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

戮孫朴少不埋地長無今尹之貴邴

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

天道以重華文命荅肱叟之極愚以

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

无訛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

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

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六慶

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

上有不秀之首舟在四科之初致斯

人之嘆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

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

之塊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

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妾之災二生居

衛喪母之痛誰罪三仁在毫剖心之酷

何韋若乃側近邦畿密爾世代非墳

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

門之險心庫狩獵之毒侵慝唯以害

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錐刀推

其尖銳谿壑許其難滿而則百兩外

禁千鍾內寶優優綺羅坐列甘臘鳴

金綰玉富送終身自有懷百璧而為

衿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鑿之

煞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

採蓄美志而誰盼偏操於冗雜之中

見底於鄉間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

糜鹿而共理享嘗寢寢孤無寄名

字不聞煙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

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

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

鶻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

必得之不肖者亦未必失之斯之

謂矣

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

為名者必廉廉斯貪為名者必讓

讓斯賤若然者則貪賤者立名之士

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

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

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

貴自有貪竟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貪

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

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

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

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

關武辭如溫風轉華寒颶雪有委

淒真之下有參王階之上風颭無心

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

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

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母望喪

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

觀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

株而異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鋟

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

遙守狹近而失遐曠全奉舊漫然蒙

咎辟猶踈蜀伏尸歷万古而忽悟中

山流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

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愚虛之談

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

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

之情苞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

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

廣雅明集卷第二十二第十五張秉

廣雅明集卷第二十二第十六張秉

廣雅明集卷第二十五第十七張秉

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懲刑以懲惡織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為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患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諱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翹翔蠕動猶知去就况人為最靈而同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辟之非類情所未達故待清酬荅曰昔盧敖北遭荒土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申俯仰心慮所為厭鑄前羽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痼疾令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

傷身則識裂若智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割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樣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含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故唐虞疊聖加以五日文武重光益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剖孔丘歿聃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墮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

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北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家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手駢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窩茲所說則咸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于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輩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撻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複濶園微更悅忽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

生麥未見聲和響曰處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動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出生於瞽叟便為自然而然者竊為足下不取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葉曾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骸叟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凶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動之聖誰化悞遊之愚故阿難調達並為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與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叔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贊者此殊不然至如薦化為鳩本心頃盡槁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承相戴燭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閭王無間之罪翻然改面育王莫大之信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脩善不

可斥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脩德之人翻感憂戚行善之者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辱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沉沒且龍潛无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殞獲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尼窮厄而傳名万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無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跡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躬紂之信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沉尚貽懷愁之咎且夫決定之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奢割為務而永壽百齡益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路斯斲夷然平等取捨之任無從宜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第十九張
世重被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豐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鬲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尸都市晉侯然趙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有隊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武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為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慙懼屢請余亦憚相答但自省庸陋未申其要妙耳決定之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安在非謂奢割為務而永壽百齡益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路斯斲夷然平等取捨之任無從宜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三第十一張聚

卷之二十一

以凡品衆生

未了斯致故橫興諭論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第十二張聚

卷之二十二第十二張聚

強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煩水在河池
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為引接近情怯
其重或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
執除自然見弭若達平正理悟此真
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
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
訶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
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
疑並散辭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
迷同遵後葉矣

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叔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
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
車乘之期導彼沉迷歸茲勝地自寶
雲西朕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
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
待駢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繒擇石
彌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
有事縕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
龍宮金口所宣慄勃縕寫各有三部合
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
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第十二張聚
年月日某和南大蓋聞九河疏迹葉
緼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羣玉亦有青
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
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蹕彼明
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庶死四諦之
法尼園八犍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
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為大奉造
一切經藏始半生滅之教訖於渥洹之
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
文玉匣凌陽餽藥止觀仙字開尹望
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
遍斯阤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
窮貝多之菜灰分八國文從羈賓石
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
道力得无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
長日民休慶四方內附万福現前六
趣悉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
世聲教被物懇惲微密結集法藏帝
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
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極深百王

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
南愚民餘憎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
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
經多同煨燼結燒繩墨湮滅溝渠是
以遠命衆軍隨方取聚未及普月輕
舟捨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
義府覃思證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
本類莊嚴備嘗其舊惟新寶臺四藏
將十万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
文卷連卷後頗屬朝覲著切始畢今
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
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刹此
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乎有
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
斟酌付授者既其憩至受者亦宜殷
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
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无作前佛後
佛諒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誅湏
弥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
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退念繒造之
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
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樵牙
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知已深思即是自為今陳此意
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
化他備在經律頑俗非識誠媿通方
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
最勝无為第一樂內典法與自關衆
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夢憑宿植
生長王宮謁陞趁庭勗存遠大出受
蕃寄每用枉兢非唯禮樂政刑一遵
成言而舟航運出殊奉弟際無容棄
襯高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
用乖方既其不可萬信受付竊敢當
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
說脩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
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无上醫王隨
病追藥開乳含蘊為方既異甜冷苦
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
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
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
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毗曇
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
鎧反貽毀於羸貝魚足至底讐取誚
於辟房心同劍戟諍踰水火經意論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第十三張栗
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
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醒
酬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方善
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
渡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
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
是弟子之申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坦
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制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
域求如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言
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
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

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以
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
序惟希 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
域傳一部總二十二卷謹令舍人李
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
表以聞謹言

勅答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
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
法門弘闡大猷盪滌衆罪是故慈雲
法門弘闡大猷盪滌衆罪是故慈雲

欲卷舒之而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
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
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
能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己所聞又云
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勅獎尚
重請經題序啓 本闕

三藏聖教序

大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
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
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
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
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興御十方
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
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蠹蠹
凡愚區區庸鄙授其旨趣能無疑惑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
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蘊象開面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極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
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
乘乍訛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
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慤早悟三空之
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
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
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
境悲正法之陵遲惄慮玄門慨深文
之訛謬思欲分條指理廣彼前聞截
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
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
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万
里山川接相霞而進景百重寒暑躡
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
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
正教雙林八水味道資風塵苑鷺峯
正教雙林八水味道資風塵苑鷺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
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
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
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持三藏
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
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
陸聖教歛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
大宅之乾僕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
波同臻彼岸是知惡曰業墜善以緣
昇昇墜墜之端惟人所託辭夫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華蓮出渌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繁而桂質
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
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
不緣慶而求慶方與茲經流施將
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 勅賚經序啓

掩百千之日月併列代之區域納恒
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閨封
貝葉垂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
聊謁崛山經途万里怙天威如咫尺
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湏搜揚三藏
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駭嶺之
遺言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狀寢尋蒙下
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謀忝傳
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渴瓶之敏所
譯經論縱汗充多遂荷天恩留神構
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
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
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忻荷之
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勅答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
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為鄙拙惟恐穢
翰墨於金簡標乞砾於珠林忽得來
書謨承褒讚循環省慮殊益厚顏
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王臺降賀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私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塵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饑衽而朝万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業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者閻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總成乎寶豆而湯

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

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

齟齬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

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

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

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

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治輒以輕塵足岳隊露添流略舉大

綱以為斯記

皇太子荅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侵智從物情因習改

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胶乎先覺

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

與夫輪轉万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踏駭而超捷徑豈同日而言也

類川庾初孫早弘萬信以為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

之宗極出手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駁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昧砾途而太息屬

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炎轉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指顧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

衢樽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曰舊疑漢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為偽

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聞

賢智才兼優洽精訣資言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三十二張

宗炳嘗為稱首，歲惟闡茂，始創懷油月
踵仲呂爰，茲絕筆綯俗攸仰軒。蓋成
陰扣鍾隨其小大，鳴劔發其光彩。一
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遙相傳
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
衢。對揚正法，遼東真奉望懸金而不
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龍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
敷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
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
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
憩沙界而誅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
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首
實而為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
運無知之知道。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
相；則般若為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僞
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寶臺移
攤於中壤。鱗革羽集者咸徇其法雲，
襄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

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
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
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
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
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
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
祇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
名捨多林。雖分軒揚鉢同歸至極，而
筌詎折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

帶天親擇論三卷，又翻金甌仙論十
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擇論兩卷。比
較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

舊則工顯而義周。蕪有秦世羅什晉
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
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耽味茲
典，俱為注釋研考秘蹟，咸騎異義。時
有長安西明寺擇道世法師，字玄惲，
德鏡玄流，道質素蓄，伏膺聖教，雅好
斯文，以解詁多門，尋覈勞止，未若叅
綜敬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為集
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号
為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

千天之峻，弥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
逾廣披文者畢窮其理，講導者洞盡
其性。學侶无疲於倍功，談客有同於
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
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芬競贊。
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 穎護神威 當陳誠請
同或允識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攝攸希 異執爭競
和合是依 玄雖取有 理絕過違
暢乘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辨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珠玉輝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詬 謤謫崇德 雖唯浸襄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聖矜憫憫
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歎雙樹
微言，既暢至理，亦印剎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沾，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盤觴。符姚咸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鑑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邇羅浮晶澄近現趙魏粗言主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于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咎難有方則物輩宣張我等耻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慄持建藻幢植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膝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辨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景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善才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跡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

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抹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馮鉢皆望盪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為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為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過末法初踐玄理齋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鵠嶺身入彼鄉娑羅寶階日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尼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蘇姑路既得之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

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談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尋辯才審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同猶觸鳥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萬蹠蹠非驢所堪猶綯服臺與白衣不蹠脫如龍種抗說無垢擇疑則苾苦患暎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荅博士柳宣譯經釋明潛還述頌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弗貧延慶孰悟歸誠良道可仰寔引迷生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八邪馳銳四句爭名飾非濫是抑重為輕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允上德體道居貞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誥齋齋含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第三十九張乘 唐玄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耶申俳排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

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

我者蘋隣其何已恃慟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蒼而自處

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

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殊彼邪

山驅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矣

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

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

騰蘭炳惠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

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

安禪肅物絢顏經者接武維絕細者
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
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蕪靈秀
含章而體一味瓶漏以賠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緇思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第四十張乘
圓義詩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吊
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
旋化神州揚真跡謬遺筌闕典大蒲
茲艮方等圓宗衍廣前烈所明勝義
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
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求
之无求蠹其實拂二邊之達志中道之相累違未
易泊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
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
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
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
而能覩縷法師凝神俊智詳正始末
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如擊
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
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如擊

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韻於辯圓擒
光華於翰林驥首雲中先鳴日下五
行資其筆前六位仰其高談一覽太
玄應問便釋再尋象戲立試即成實
晉代茂先漢朝吳倩方今義如也既
而翹翔羣略綽有餘刃而能矜慕大
乘夙敦誠信比因支生戲尔忽復属
想曰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
疏指斥求非諧議於朝形於造次孝
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為可
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
三跋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无一是
自既無是而能言是蹠本無非而能
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
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而恒是非
非恒是不為非所非是是恒非不
為是所是以茲敗失致惑病諸且據
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
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
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留
依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遂一
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
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

蓋離合之宗曰蓋亦違倒順之前後

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廣

援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

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

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

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

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

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

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云此

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无形肇生

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物豈得以多

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

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若

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

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解奚至於

此凡所紲索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

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遂誤生

疑隨疑設難曲於直影其可得乎試

舉二三與詳大意深疵繁緒委咎如

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

示顯真俗雲逞難易易楚越因彰佛教

渤海豈勝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

靈府沉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

六爻博考圖典瞻觀雲物鄙衛宏之

失度陋裨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寶

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間言以實

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此

乃信薰脩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

成良忠言似而意違詞近而言遠然

天師妙道幸以無斯且殺氏天師崔

君特薦共貽伊各夫復何言雖謂不

混於淄澗蓋已自鑑金鑰耳惟公逸

宇寥廓學殫墳素庇身以仁義應物

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

干雲談清淵而鎮地勝芳文苑職處

儒林招摭九疇之宗研詳二載之說

至於經礼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

指掌事如俯拾遺俎咸推其准的法

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

明濟白

勅彌造

才兼內外照寶闕幾豈能激揚清濁
清俗匡真可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
千今此會中同聽者如市貪道梗以
庸陋叨廟末進雖慶朝聞絳愁夕惕
詳以造蹟三德並是貴達五乘牆仞
罕窺峯峯難仰既屬高羊跋蹕而席
澤必需詞雷迅發恐無暇掩耳金誠
古人曰一技可以戢羽何煩乎郤林
黃洿足以沉鱗豈俟於渤海故不以
愚懷再逼課虛辭弗糴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
踈弥增悚恧指述還蒼餘無所申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尊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訖六和揚明三寶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寂隆峯百六之陽九塵隨信毀懷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逼引之康庄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覈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惟存離著若斯言之備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謀僻溫惄弥甚莫思已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荷冒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兜悖之安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三張聚

自古君人之帝邦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納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窩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饗茲大賚餘則察察紀舉背烹鮮之格言承羅各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湏糜潰為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謙言或興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尚高尚或銜哀而暢誅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梁弘明集僧行總目

晉庾冰為帝出詔令僧致敬

晉尚書令何充建議不合奏二首

晉桓玄書論道人敬王者并答

桓玄又書論敬議并答

釋慧遠與桓玄書論不敬并答

桓楚偽詔沙門不湏敬并答

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支道林與桓玄書論僧籍

鄭道子書論踞食

范伯倫表論踞食

并詔答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三張聚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并答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後秦主令恒標二法師罷道詔

釋慧遠答桓玄令返俗書

并答

釋僧巖答劉公不還俗書

釋道盛答齊武論沙汰事

唐廣弘明集僧行篇總目

東晉丘道護支曇諦誅

宋釋慧琳釋法網誅

并序

宋釋慧琳道生誅

宋謝靈運釋曇隆誅

宋張暢若邪山敬法師誅

南齊釋慧林釋玄運誅

南齊律師釋智稱誅

南齊虞羲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淨秀尼行狀

宋孝武沙汰僧尼詔

元魏孝文褒崇諸僧詔

七首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會食論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四發聚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五張

北齊文宣沙汰僧議詔并答

梁簡文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晉安王與所部僧正教

梁王筠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釋智林與汝南周顥書

梁劉孝標與舉法師書

梁王晏穎與皎法師書 幷答

梁劉之遜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遜吊震兄李韶朏書

梁劉之遜吊京正亡書 金華山抽志

梁劉之遜真穎與徐侃射書

陳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上武帝止沙汰表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釋惠命諭書北齊戴先生

隋釋彥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 幷答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 幷答

今上令議沙門都三大詔 幷百官駁

等及給所報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 卷二十三

諸僧誄行狀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五張

支曇諦 玖羅什 輯法綱 竹道生

釋曇隆 輯慧遠 輯玄韶 輯玄運

釋智稱 輯玄景 輯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

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

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

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

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

陽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誕秀協川嶽

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

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

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

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

弱齡研微耽玄道昭於歲暮故能

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榮嗣清

前括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

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祈微加以善

屬文辭識賞參流固已諳契風勝領

冠一時矣公之中年更乃慨以城傍

難置幽居為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

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

封遁跡巖壑乃孝室于吳興郡故鄣
之岷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洒業
所弘可以洗心滌志荃象之美足以
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群方
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
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齊講公虛心應
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
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壹之德又遐迩所
推方將灑拂玄路絇維頽風超外妙
梯擬轍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
者深玄亡之痛悠情感惟良之悲蓋
骸器同於朽壤然而閼情期於欣戚
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此之謂矣雖
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
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
以失得為悲喜臨長嶺而悽懷哉苟
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授弱毫
而舒情播清暉乎元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
靡寤生滅終終動息舛舛相驅百世
季葉弥蠹永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
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蛙无
小大明融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

閻即噭道洽无方仁被禽鳥昧者靡遺識者弥了超哉法師道性自然壹心絕俗恆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者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之弥堅擺落塵羈振拖靈刹遼遼清雅籥籥貞韻汪汪其冲亹亹其進和而有慨異而不峻停心獨得標想千刁虛以應物无来不順汎遊弘化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指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抗頽綱闡固法闡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幽境湛默人肆誼引閑邃易一華紛難泯公乃慨然中駕潛輶卜居川巖構室林巘擴域外緣潛精內敏靡筌不服无徵不盡蔚矣峴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迴壑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蕭尔其虛眇眇玄風愔愔僧徒味道閑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尚俗勝懷人晞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衿期時來問津湛湛无穷日日王神林壞有謝道心常新聖逝言絕賢表義

乘翳翳未運玄化將頽澹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吊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推昔綱繆驟淹信宿閑宴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汎觴接菊梨袖薦甘蒲苟為萩賦詩詠言怡然偕足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霧伶暗墳悲哭嗚呼哀哉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觀千齡一日昧者或應橫為凶吉邈矣法師夙夜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違真緣終會靈術妙行弗運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為自失寄懷毫素微風載述嗚呼哀哉

廣雅集卷第十二 第九張 聚
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委俗統承洪緒為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畫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經於道消絢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不鄉再擊則嶺螺歸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天王師旅以延之斯二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万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感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為形授公以宗直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羲和之出扶桑融洽常道盡重玄之妙開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於闔淳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

蕩乎无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

去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嗚呼哀哉道正西傾靈軸東摧朝羲落曜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開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為誅曰先覺登遐靈風綱邈通仙滑凝應真冲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時无指南誰識冥度大入遠覺幽懷獨悟恬冲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日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繼探雋遠騷鹹逸量思不棄經悟不待正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捷秀宏音尊尚素朴有與斯尋有妙斯錄弘光自替宗元擬族霜結如水神父如嶽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外疏弥高內朗弥足恢恢高韻可摸可因惜惜冲德惟妙惟真靜以通云動以應人言為世寶默為時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遠扇遠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惠燈道音始唱

俗網以崩癡根弥拔上善弥增人之
窯俗其途无方統斯羣有細茲頽經
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波維摩跡參
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來教雖妙
何足以減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
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這幽里
冥赴天路誰通三塗誰塞嗚呼哀哉
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摧絅遐龍長羅
遠羈絳思下釣客旅上楠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柰何
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
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
去亡時唯百六道正韜斤梵輪摧軸
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
感我增摧劙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
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
窮鑽之弥堅曜日絕塵思加數年微
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賀之以
千時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
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
哀哉

廣雅明集卷第十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輝慧琳

甫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

通任卑隨圓比又麌於對絜山居協枯槁之辭邑止來臨湫之患酌二情

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

長栖幽梵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懃

人流就閑於木石鬱齋丘壑求觀於

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摧絅遐龍長羅

遠羈絳思下釣客旅上楠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柰何

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

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

去亡時唯百六道正韜斤梵輪摧軸

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

感我增摧劙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

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

窮鑽之弥堅曜日絕塵思加數年微

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賀之以

千時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

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

哀哉

廣雅明集卷第十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輝慧琳

甫

營託是養衛眾逮三五聰韻特挺雙
奇比秀偶羅齊穎志陋中區思擢神
境脫落生延耽慕緣永既遵玄轍洞
曉名跡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
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扉孝卜巖壁來
不濡足去不絕韻頑外萃進退損
益予惡浮波尔能即心俱溯道澤
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
徂國在目在衿往化綿邈遺思沉吟
亦既離逖天道明誓爾出舊山予反
遐裔庶乘和運同蔭共憇寒灰弗烟
落葉離纓睽顧莫從子遂下世人之
去亡風懷撘臂嗚呼哀哉玄冬淒烈
江滌蕭條寒風颺幕飛霰入艘命有
孤旅如萍均化无襄嗚呼哀哉懷遊
居之席丘愾宣減之廬嶺惟採錄於
恩緼綿於兩省何惆然兮無極心所
中京念提携於畨境情願蹙於雙齧
存兮脛臆閼嚴冬兮已謝籍隆暑兮
既息四運紛其遭迴情期宵以長匿
苟來緣之匪立眷生平以增惻嗚呼
哀哉

龍光寺空道生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
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
者无淺含理亡滅如惜者又深法師
本姓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
奇之攜就汰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
聰懋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
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
挫慮服其精致曾連之屈田巴項託
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野
烈氣諧而易連喜捨以接誘故物益
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揚徂秦
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
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
所見踰贊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
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東教則
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
應事甚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
未有能出斯域者矣乃双迷獨運存
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惟之舜皆成通
論腑周之申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
此為易矣物忌光穎人痴貞越怨結

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歛趾銷影巖
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跡有
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寥畿嗚呼哀
哉泗汴之清呂梁之峻惟是淑靈
育此明雋乃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日
薰厭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
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
不折善以約言弗尚辯懽有識欽承
猷是鈞蹟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
遊方求諸測隱雖遇殊聞弥覺同近
塗窮无歸迴轍改軫芟夷名跡闡揚
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
其明昭照四果十住藉以汲稿易之
牛馬莊之魚鳥孰微斯實弗迷斯道
淹留茲悟告予誨言道誠在斯羣聽
咸繙不獨恆峙詣毀多聞子謂无害
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誼默蔭
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負遠莫叢
遁思泉源无尋川阜庶乘閑託曰仁
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速頽
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
告暮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
交手今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顧孰在

隱淪各從泓汎怒是長乘異成永牙
嗚呼哀哉遙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
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
聽陽翁之悅豫矚神氣之煊烟念庠
序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
空觀惻高座之虛閒歎因事以矜理
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
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犬
可略情念可退短章元布聊以寫悲
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
了一已不患其蹕而終莫相辨我若
咸歎飜淪得拔竟知于誰莫行跡立
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歌
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
目所親覲見之若人矣惠心朗識發
於駢辯生自稟華采贏金帛加以巧
乘騎解絳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
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弥歷年稔
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
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
欣送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恨於何超

絕且三界迴沉諸天倏瞬况齊景牛
山隋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
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
兼濟物我之志母氏於其心姊弟申
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
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
向之靡樂判之感年終古恩受於今
仳別矣旅舟南邇投景廬嶽一登石
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
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
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万里相救余
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
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夢役前詩叙
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
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
芝木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
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容令尹一
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
去薄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
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脫節羅
罿遠見參尋至止阻閨音塵殆絕值
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
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黑

幾時非以期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
觀橐物以垂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
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晚風過氣越
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
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秦
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
金縉才練藝技驥首揮霍繁弦綺靡
酒酣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
星從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
歌來情捨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
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
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躡近
羣流歧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沉迷失彼驅遣
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華永息
幽嶺捨華麗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規明即愚成絕智之
秉情對理斯涅云旣弗祛滯亦安拔

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徒欲以援物
先宜濟此發軒情違終然理是梁鴻
携妻荷蓆見子雖黍接人行歌通已
於世日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
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乘心即化
棄身靡歎懷道弥厲景命已晏矜物
嶮俯傳靈鸞之音洋洋半未曾聞也
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
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
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縱心功
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
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頽綱
是守體靜息動懷真摯為事師以孝
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
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闕曠鑒不出戶
穀粒雖御獨為萇楚朗高堂蕭蕭
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
優遊儀形廣運慈悲饒益衆生堂堂
其器亹亹其資慙角味道辭親隨師
供養三寶掛微辯疑咸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墮隆刹道
讚揚弥虛弘冲十六王子瑪童先覺
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
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

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
集勤修淨行同法發風搔遲道門可
謂五百之季仰劭舍衛之風廬山之
嶮俯傳靈鸞之音洋洋半未曾聞也
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
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
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縱心功
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
哉乃為誄曰

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
研機新學時習公之歸之載和載輯
乃修什公宗望文泰乃延禪衆親承
三昧衆美合流可久可大穆穆道德
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
沉輝三光寂晰衆釐摧柯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
冲素死增傷悽單鑿土柳示同殷骸
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遺風依依
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无停響
除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
六年仰慕沫泗俯憚蹄筌今子門徒
實同斯難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
法師何時復還風蕭竹柏雲藹巖峯
川壑如丘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
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爰養有寄閭浮無希嗚呼
哀哉

若耶山敬法師誄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来自我懷
抱以歡故晦寢停璫導薰車以出魏
齋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士之
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无悶高獨

道存一致故異代同輝德合理妙故殊
方齊致釋公振玄風於閩右法師嗣
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

宋謝靈運

吾每宣書鳳流照闌故已跂予感詠

鳴鶴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

身心不足若乃冲獨之韻少歲已高
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駕廬山年
始勝髮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荆
形就道忘家入法時沙門擇慧遠雖
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
登孔澗首太羊臨虛投地之險以身
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胄翔華潤業
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
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載始
東肆業華右遂扣塗万里屢遊函洛
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亡遠公
沉世乃還跡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
意若邪山之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
外謝病歸身惟風停想法師乘感來
遊積席談晏清謝音言不別而別故
已嘿語交達而動靜虛貞矣徵士戴
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人外因心
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墮風雲既盡
草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无開嗚呼
哀哉乃為作誄曰

在和尚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
鳴鶴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
跨古逢運結蹤承風遵途龍喪問緝玉
則溫經金斯振歲學尚幼年盈數始
令德既軒其秀唯起鋒穎万代風標
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達矣哲人
獨肆玄寶恣駕七覺飛案八道三江
多靜湛勝廬山地去万物軌跡停玄
遼遠清慧結宇承烟前駿羣有首路
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
無底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
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承車
即蹠沙漠織寒長風負雪投袂冰霜
攬裾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捨莊衿
老帶孔思周情百時如一京載獨開
曾地既滿顧惟糟魄移此無生悽居
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
玄途獨亮智虛于情照實其相生住
无往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
正石何運伯牙罷音舟憂逝昔還

余心東巖解迹削景苦邪早悵風首
春席雲阿流庭結草復渚含波月軒
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尋寢興高絕
白雲臨標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
六趣四蹄歸想三乘松路生滅在法
諸行難常捨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
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紈髮
旣謙清衿送志悲歲迎韻者心家貧
親老耕而弗飽就檄退歡身素孤天
旣闌干形徒通以道自我從病高榭
東山明月迷靜白雲路閑承松吐嘯
風上舒言咨予戴侯風居涼峻佇館
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
五弦喪弄三醻誰酸嗚呼哀哉山泉
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寒夜嚴長
嚙呼哀哉孤猿將思旅鴈聲時廣開
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
五弦喪弄三醻誰酸嗚呼哀哉山泉
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寒夜嚴長
嚙呼哀哉孤猿將思旅鴈聲時廣開
性品无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
存亡旣代物色長衰嗚呼哀哉蒼生
失御万物无歸陰爽就夜重陽頃暉
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余心之
悄悄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其無光
隱於斯長思以歎悲諒縱橫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序南齊釋慧林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擇
玄運右卧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

法師本誰邦右族寓于燦煌幼稟端
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冲閑之德真
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擴俗經超出
塵尋灌景玄津拯習法道率由儀律
之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
散畜忘相之施無德而稱者日夜而
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
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
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
莫不揖道宗師瞻猷結訥而宏量遂
輒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
奧不以貴賤舛其顧盼夷整測深
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括綜像末
崇振頽流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
有限資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恬
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
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忿悵哽識內誥
慟愧慕題徃迹行寔浮言迺作誅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慾蓋脩掩愛網
宏張法燈不耀慧日靈光朽宅燔仆
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筭其有歲三轉
廊遼空劫誰計從冥詎晚淪川莫濟
接踵旣踈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
自緣涵微蘊器有表孩年神幾幼澈

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幽應
慶濁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前情違
韶年植節廿歲從師承規檢敬肅範
儀威秉躬淳絜淑慎心行學辨秘源
問窮理夏前隱用照往疑斯錯正佚
功倍思高業感爰洎中歲綽與宏廣
輪演法空雲滌日朗乘衢若夷權開
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
左江標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獎
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
輶食赴謙捨纘矜寒蓄無停日財以
施單寧賤傲色匪責偷顏甚茲懿慶
均彼籍蘭教之所洽晦識斯明智之
所誘務以心成接憎茂貨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莫不咸亨險路恒遠開引
有極生滅相禪念念匪息徂年京留
西光遽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嗚呼
哀哉體深病苦慮達四疾鍼石醫至
分劑貶失端情法旅正想茲律不捨
勇勤揩拯羣墜嗚呼哀哉合既終離
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
勗善晤天儼駕即彼紺宮去此塵舍
嗚呼哀哉絕微言於永沒毀舟瓶於

遐溼接崇塵之嚴華蕪峻堂之雕麗
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
仰芳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行狀
法師諱智稱其先曰某郡某氏挹汾
滄之清源熏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
上業成慧性於閭浮直哉惟清爰初
夙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天韻真
確含章隱曜沉漸人羣莫能測其遠
迹蓋由征才之華韜光潛空盈尺之
寶未剖聯城監觀者因識其巨麗逖
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
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
年倏忽功名為重名不常居功難與
必且吉凶悔宏孔書已驗變化起伏
歷聖來稱安知崢嶸之外東廓之表
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
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殺枉四依
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
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贊為帝師
上人間風自託一面盡禮印公言歸
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泰始元年出
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

波若高步道場既而勸業承師就賢
辯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
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
然未取以為宗常謂攝心者迹迹密
則心捨弘道者行行密則道存安上
治人莫先乎禮開邪遷善莫尚乎律
可以駕車火宅驅飛苦海暗三途而
勿踐歷万劫而不喪者其毗尼之謂
歟乃簡弃枝葉積思根本頓饒洗心
以為己任於是曳錫徒步千里遊學
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過
澧浦周涼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
琬琰心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
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餐
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
感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
左之學何詐常師子時具隱二上人
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頴律師洽
聞溫故翰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
益友皆摧衡殿最言刈青華捨梯稗
而膳稻梁會鹽梅而成鼎飮其理練
其言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

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懼
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无間八
方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尔同
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輝光令
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
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洒雲於
具區營廷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擺
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來
儀變胡為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
華維摩之家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
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寧
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
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復前修之所
解駕皆剖折豪釐粉散膠結鈎深致
遠獨悟胷懷故能反戶之南弯弓之
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絳
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
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
於是乎中興絕慶吊屏流俗朱門華
屋靡所經過齊黃陵文宣王顧輕千
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郎寺既
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
答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

懊時法筵廣置毬士如林主譽既馳
客客多猛烈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
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圓辯者士弱負
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從靡亡本失支
觀聽之流稱為盛集法師性剛克而
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无忤色虛
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踈附訓之如
儀變胡為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
華維摩之家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
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寧
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
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復前修之所
解駕皆剖折豪釐粉散膠結鈎深致
遠獨悟胷懷故能反戶之南弯弓之
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絳
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
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
於是乎中興絕慶吊屏流俗朱門華
屋靡所經過齊黃陵文宣王顧輕千
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郎寺既
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
答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
懊時法筵廣置毬士如林主譽既馳
客客多猛烈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
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圓辯者士弱負
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從靡亡本失支
觀聽之流稱為盛集法師性剛克而
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无忤色虛
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踈附訓之如
儀變胡為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
華維摩之家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
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寧
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
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復前修之所
解駕皆剖折豪釐粉散膠結鈎深致
遠獨悟胷懷故能反戶之南弯弓之
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絳
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
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
於是乎中興絕慶吊屏流俗朱門華
屋靡所經過齊黃陵文宣王顧輕千
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郎寺既
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
答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

徵庶流芳而无愧

廬山香鑑峰寺景法師行狀

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无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无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為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戎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岳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墨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勸曰廬山維岳峻極于天是日三宮聳立万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水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鑑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崕崿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然晨征于荊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挫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真

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刺史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近見穴且以十數法師孝室其旁神遂見形為禮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答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即石為基倚巖結構坐端念虎豹為羣先德曇隆慧遠之徒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氤氳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歸既卻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憲法師來者能使雷風為變以試法師既見神用確然魔羣乃止久之復隨屈膝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為數法師自疾至沒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鑑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鳥來巢及法師即化烏亦永逝矣惟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不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強骨之資九轉延華面札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觀自此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羲皇以來二

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歛心入寐偏見弥勒如來常云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无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為安尸之處人莫之知也復七日而疾薨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願即生三途救一切衆苦又曰吾以身施焉慎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无身吾有何累勿多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膝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為數法師自疾至沒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鑑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鳥來巢及法師即化烏亦永逝矣惟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不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強骨之資九轉延華

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

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為彼岸鑽仰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帝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益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泰仲為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泰仲少子於梁是為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昌阜于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嘉元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世通儒魏時梁爽為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為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迺祖也闡孫搆晉范陽王虓驃騎叅軍事魚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叅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

九孩鴟同數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

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三十六張聚

廣

稚之五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弥篤絕粒薰之容棄錦綺之

訖誦經行道長齊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朴超獨為先覺開辟

内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寂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

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敢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

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就五戒勤翫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礼拜讀誦為業更

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

道父母為鄣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綵青園服膺寺主上

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脩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

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有關

井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

云此尼當生瑰率天也又親於佛殿

內坐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第三十六張聚

廣

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拘欄二尺便聞殿上有人大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

中坐伴類數人尼軒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

時坐禪同伴一足有小緣事慙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日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

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受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耀律師講內自思惟但

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鵠鵠鵠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

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擅越設供果食

皆精後又請頴律師開律即發講曰清淨覽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

更无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觸即詔

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
恐有失且見諸寺尼僧多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微未遠靈緒稍墮
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耶自懺悔
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
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
尔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憇
愧者哉遂相率普懺元有子遺又於
南園就願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覽
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
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邇流
迄届于今願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
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言
制勒无不祚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
後又就三歲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
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
師已遷背更无覲待於是思別立住
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嘿者以宋
太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
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
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
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号曰禪

林蓋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
造像元不必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
足莊黃染成悉自然有娑伽羅龍王
兄弟二人現迹弥日不滅知識往來
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
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果食
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
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
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咗羅一
言毗咗羅所著袈裟衣色如桑甚之熟
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於是遠
近尼僧並相做叢改服間色故得絕
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
請阿禪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无
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
蜀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
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
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
自云從蜀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
云來始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
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
人遂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
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咸香湯及

以雜物因而礼拜内外齊默則聞器
儀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
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
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
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間即便閉
戶還牀復寢久方乃明也又經違
和極為綿萬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
界山河樹木浩然无导欣爾獨笑傍
人恠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
誦如常无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
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
解問言為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
出意欲接之幡花伎樂无非所有於
是疾恙豁然消除無復患憂復違和數
中亦殊綿惙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
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
說云見弥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
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无量滿
虛空中湧臾見弥勒下生翅頭末城
云有人持幡花伎樂及三臺來迎於
此上幡花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
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
未見但聞有而已尔時已作兩臺為此

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
花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花自此
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
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
即愈疾差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
如此甚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
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
即自圍遶誦唄聲徹外眠覺所患
即除又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惱蓋
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
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
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
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
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
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
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擅越
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
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
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丈夫
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
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
飲粥日少為治無益漸就綿惙至七
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涼悶勢如小退

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
幡竿猶車在地惱之為理不異世間
軍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
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
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六見
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
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
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
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瓊可
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
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
滿故不復湏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
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
迦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
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
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為
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
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
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
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
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舍大藏都監奉
勅願造

德天二者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
恒來在左右與我駢使或言得人餉
飲食令衆中行之復在空中晝夜作
伎樂鬧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聚

吊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
鴻教而專成逋數加頃斬心頻發凶
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符所
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
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褒揚僧德詔

元魏孝文帝

帝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

都統比孝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

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元榮

紓或有器品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

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詔澄風潔

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勑令為沙門都

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

統又副儀威事緇素攸同須因耀統

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湏

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

聰謹正業懋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

那以光賢徒

帝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洞摸崇贊

帝今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條付

幽林沙門惠命訓書比齊戴先生

戴達貽書仙城命禪師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擇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周上作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劍之達

與舉法師書

梁劍峻一名孝標

與汝南周顥書

梁擇智林

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王昇筠

與贊法師書

梁荅梁王昇筠

與皎法師書

井答梁王昇筠

與震法師書

梁劍之達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擇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周上作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劍之達

與舉法師書

梁劍峻一名孝標

與汝南周顥書

梁擇智林

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王昇筠

與贊法師書

井答梁王昇筠

與皎法師書

梁荅梁王昇筠

與震法師書

梁劍之達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擇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周上作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劍之達

與舉法師書

梁劍峻一名孝標

與汝南周顥書

梁擇智林

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王昇筠

與贊法師書

井答梁王昇筠

與皎法師書

梁荅梁王昇筠

與震法師書

梁劍之達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擇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周上作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劍之達

與舉法師書

梁劍峻一名孝標

與汝南周顥書

梁擇智林

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王昇筠

與贊法師書

井答梁王昇筠

與皎法師書

梁荅梁王昇筠

與震法師書

梁劍之達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擇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周上作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劍之達

與舉法師書

梁劍峻一名孝標

與汝南周顥書

梁擇智林

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王昇筠

與贊法師書

井答梁王昇筠

與皎法師書

梁荅梁王昇筠

與震法師書

梁劍之達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擇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周上作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劍之達

與舉法師書

梁劍峻一名孝標

與汝南周顥書

梁擇智林

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王昇筠

與贊法師書

井答梁王昇筠

與皎法師書

梁荅梁王昇筠

與震法師書

梁劍之達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擇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周上作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劍之達

與舉法師書

梁劍峻一名孝標

與汝南周顥書

梁擇智林

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王昇筠

與贊法師書

井答梁王昇筠

與皎法師書

梁荅梁王昇筠

與震法師書

梁劍之達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擇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周上作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劍之達

與舉法師書

梁劍峻一名孝標

與汝南周顥書

梁擇智林

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王昇筠

與贊法師書

井答梁王昇筠

與皎法師書

梁荅梁王昇筠

與震法師書

梁劍之達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擇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舉量指

與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劍孝標

與震兄李敬朏書

周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周上作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劍之達

與舉法師書

梁劍峻一名孝標

與汝南周顥書

梁擇智林

與東陽咸法師書

梁王昇筠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真風食慧習慈
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
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勑諸州令此
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
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
祇粟供備若粟渺徒寡不充此數者
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正
良推歎德勿致盤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
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登清聲懋
譽早章於徐沛英懷玄致風流于譙
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
美敷辰宇仁徵之良朕所嘉重依因
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問悲怛于懷
今路次充漢青四豈遙愴然念德又
增厭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
遐福又可為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微綜
玄範冲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
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
四輩之況隨四時而給又脩善之本

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
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
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厲道意耳
帝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
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
斯焉罕倫光法彰方聲懋華裳研
論宋壤宗德速逕爰於往辰唱諦鹿
苑作正京緇延賞賢慕儼矣死魔忽

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

勑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
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

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

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嫉

妍靡易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

於心要无晷刻之累妍靡易方之

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去去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

事求道无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

使簡而易從也若直去三事惑卒並

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止之旨事難卒從

辟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

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

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

不可頓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

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无

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

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紓以禁戒靡易

之欲无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

故去咎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遠累

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

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脩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

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

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

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

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惟

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

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

滋腴之口進蔬穀之具延頸感頰固

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七張乘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八張乘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四

五十六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訖者
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
義不尔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誠
鉢昂然无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
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
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
是衆所鄙不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
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
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
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
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
既可易像行之乞丐受請二事不殊
若以今不復行乞又復不請乞則行乞
之法於此永寘此法既寘則僧非佛
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墮于地矣今之
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
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自應心
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
為會可矣

議沙汰擇李詔

并答 北齊文宣帝

問朕聞車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
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
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涅

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貴於輕舉如
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
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
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
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
穀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為鯨若以御
龍非實荆山有攀騎之惠控象為虛
渾洛寤夜光之謠是非之契朕實惑
焉乃有繙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
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
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
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
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頃於中路沙
汰實難至如兩家外降二途脩短可
指言優劣無尾首其辭

臣樊孝謙謹奉 詔

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
以理絕涉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
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大
吹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
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

如捕影而無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
方士莫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藥大
往而無獲猶謂外霞倒影抵掌可期
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反還入
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
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末葉已來大
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
墨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
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弥於黍米蓋理本虛无
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宋藥
王燔軀波燄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尅
念寧有改形易貞有異世人恣意放
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
而得客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相
中石鵝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儀
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鶻京
漢宅咸陽塊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
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
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

廣雅集卷第二十四
上天賜珮寶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

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間一乘之旨
帝樂王礼尚有時而公革左道恤民

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吊道澄法師亡書

是簡文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
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
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
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
无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
京輦便申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
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
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
香棺入室不了空心千何不慟但如
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
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
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道
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養物
輒如法供養今何奈何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
南問詣東陽咸法師弟子音因多幸

與東陽咸法師書

是王筠

廣雅集卷第二十四
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

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

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旣荷

錄舊之情兼佩殷勤之旨懽欣頂戴

難為辭說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

有四坐絳人之未高同邦宗之遐壽

且耳長真已過頃齒對曾不先落延

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敷

舊之歎依風慕道之深欣美景仰之

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

籠迫茲纓環无由問道撫躬如失庶

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弃置

形迹唯願訥勗保此期願赤松朱駿

丹欵殊未申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顥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
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
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
立異當時于犯學衆制論雖成定不
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極

似非初聞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
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
傳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
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
多云開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
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
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竄傳通略
無其人貧道捉麈尾以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謀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
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
積年迺為之發病既寢病未愈加復
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
檀越機發无繙獨創方外非意此音
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元以况建明
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切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
為福利無以相過旣幸已誣述想便
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
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
或以此為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
想便寫一本為患貧道資以還西使
處處弘通也比小可卒曳故入山取

叙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一名孝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二十二
聞諸行李高談微德迷風聲心飛
魂竦元異斬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
龍燭倉星昏興涼雲送秋道勝則肥
固應頃攝衣裳虹蜺惟幕霄露餽黃
菊之落葉酌清洞之瑟流旦俟歸鴈
晨鳴暮聽羈雌獨鵠神彩票爾蓋象
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
卿傍若无人莘然堅卧水雪沉沉隱
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驚經圓翱翔
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真寥舊謝其辨物若乃
習是童子晉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
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
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
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續不覺紙
蕪筆焚塊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
璧意瞻瞻於菁華勝迴迴於九折夫
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瀆涌莫限
隈嶧以玉抵鶴幸傳餘寶莫閱清微
用瘳眩疾然越民非鬻南冠之所齊國
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晉王昱穎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二十三
弟子孤子晏頹頹首和南一日蒙示
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責
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
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
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軒西域安侯支
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
咸作舟采大為利益固宜油素傳美
鉉繫定辟昭示後昆榆揚往秀而道
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
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
頗因其會兼且玩出君台之記糅在
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大造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
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延餘觸達多
梗槩沉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
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无
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
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
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
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尔獨載玄暢
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
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
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委染
復獲景興之謂其唱公纂集取實近

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制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之卷

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
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繁難省云
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
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
子前後撰述豈得約長量短同年共
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无一言可豫
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大造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
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延餘觸達多
梗槩沉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
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尤則之論良
愧處道知休奔之書徒深謝安慕空
曠風流躬皓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
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孤子王晏頹頹首和南

皎法師答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
歲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
籍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染以來昭明遺法殊切異
績列代而興敷厲後生理宜綜繳貪
道少乏懷書抱笑自課之勤長慕鉉

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曆心傳錄每見一分可稱輒有懷再省

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

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

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疎遺豈宜盤入高聽擅越既學

薰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

砌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

吹噓更增愧慚今以汗著贊論十科

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

君白

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達

弟子劉之遴頃首和南泡電倏忽三
相不傳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
正捨壽闍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植
必登善地人情怛化荷疚悲摧念在
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
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
通疏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儼
形二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為人倫之
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
慟之懷二三增楚狀力脩嗟迷猥不
次弟子劉之遴頃首和南
與震兄李齡朏書

同上作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
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
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
爾謂无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

孔懷之初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
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
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
聖上所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
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

業衿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欵皆
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

心歎悼實亦人倫喪寢追懷歎愴何
可彌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歎
殿下自為作銘又教鮑記室為誌序

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

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舍識知底舟

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

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

大海永墜湧弥照彼高山長双朗日

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

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
子弟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
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憫未來

難知現在長嘯眷言生平永同万古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十八張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十九張

木顏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

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訐五內抽摧哀

慟深至不能自己念追慕永往纏

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

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

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

迩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疋

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

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

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

業衿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欵皆

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

心歎悼實亦人倫喪寢追懷歎愴何

可彌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歎

殿自為作銘又教鮑記室為誌序

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

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舍識知底舟

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

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

大海永墜湧弥照彼高山長双朗日

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

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

子弟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

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憫未來

難知現在長嘯眷言生平永同万古

卷之三十一 第十九
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啞執申世
哀歎謹裁白書授筆哽狠弟子剗之

東陽金華山志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
穴渥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
忽白鱈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終亂顯晦躋駭无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
之與金闈竝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焉
足毛衣瘡痏在其間哉子生自原野
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
青組且靄濡霧露彷彿遙逸每思濯清
賴息樹丘寤寐求懷其來尚矣剗專
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
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
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坱崿若
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高林布漠
則春青冬綠迴溪決流則十仞洞底
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
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
雲之号近代江治中奮迅渥淳王徵

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
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
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誅左
尤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
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
紅紫因為稱靡迤坡陼下屬深渚巘
屹隱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
峻路迥隘險兼費而昇路側有絕澗閣
聞哮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
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
服予之胥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
山周遠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
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
澗微澗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涌成
音漕漕引流交渠綺錯懸溜於軒
堦激湍於階砌供帳无綆汲盥漱
息瓶匝楓櫟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
木分形異色千簇万種結朱實包綠
葉杞白蒂抽紫莖欄檻斧算捐風鳴籟
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
都梁含馥棲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
贊露芙蓉紅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

馮軒永眺躅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藥地髓抗莖山蔚抽節金塗重於素璧五或貴於明珠可以養性銷疴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資局紫丸翫翫翔鳥風胎雨鶯綠翼紅毛素羽翠蹻肅肅切羽開開好音馴狎圉池採食鷄鶩若迺鴟日伺辰響類鍾鼓鳴茲俟曙聲爲琴瑟玄復薄霧清嘲飛梧乘煙永吟嘈噴颺喨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蹠管籥輶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巒軒引景達調心七覺訛訶五塵郁烈戒香浴漱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予跕屣樞衣躬行頂禮詢道招人飲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寐熙熙然若宇臨空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睡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

類人工躍流濺瀉澆灌決咽電擊雷

無虧宴坐之風杖樹餘苗得肆經行

吼駭目驚塊寺觀前皆植脩竹檀欒

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凡是

蕭颯披陵縹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畎

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

通接山泉膏液潤肥腴鄭白沃漳

法戒就此黎民去彼迦藍歸其里閭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鳬鴈充廩春

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僱俛恭

鱉旨檀碧鷄冬草味珍霜鵝縠巾取

承鞠躬極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

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莞蕘逼側池

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

湖菅蒯跡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

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巖歲始年

季農隙時間濁醪初醞清觴新熟則

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為盛雖復市

田家有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

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

罇置爵酒酣耳熱屢儻讌嘆吸晨論箱

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

庚高談榮稼溫曖謳歌舉杯相挹生

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艸中高

樂耳此歡豈若夫筮而衣耕而食

座法師流芳輩雖或復昆明池內識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安無事

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

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

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鬚黃

匪知毀譽浩蕪天地之間心无怵惕

之警豈與越生齒効揚子墜闇較其

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搏
東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

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頽十地

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遺跡

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十五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継名籍為其

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

人務應脩道許其方外之礼不拘域

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无開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為居臨

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

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

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

知聖凡相溫辭菴羅之菓生熟難分

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崑峯之上

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

剪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

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

其一朝雨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深

塗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

之痛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

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

年訛昔乃曰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

未歎忽復違其本志棄彼前心莫不

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

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

驅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聚
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鐵申鉤
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駕儻復尚
服縉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
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
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
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
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
軍麾飛氣燭將恐有沮都護之威
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
國儲所以普使叔其賦役但浮遊之屬
萍蓬飛散誕之流且貪終宴鄉里
既无田宅京師又闢主人納屨則兩
踵併穿殺於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
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
豐飽求朽壤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
掃而為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礼此則
無從懷簪之誓信哉應免若令其在
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乘
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
踵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亦遠垂
衣之化方深薰復梁棟三寶敷弘十
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
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聚
經是護等仙預大王瑤塔斯成類无
憂國主明揚祚陋信巢父之清虛徵
聘漁岐許嚴生之高尚愚謂桂預今
者免首僧尼若已離法衣无遵道業
或常居郊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
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
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
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為務乃至羸
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户无所堪
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
珪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
寺斷流俗之僧衆无鋪酒之客六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聚
為矜論无使蘭艾同鋤薰蕕俱氣庶
得仙人菟裘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
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而齊高
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忼煩
弥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龍蛇
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
共見嘗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縉衣
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
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
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
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
踈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
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
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
之功孰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
將非帷帳之策欲集留候形類卧龍
遠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顧
茅廬元由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
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
嬖女歌姬空勞反翫覓之者等若牛
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

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
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
子下不讓諸侯獨訖世間無為自在
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食香積
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薦摩之衣
朝无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
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无任
重居必方城白辟朱門理然致勤夜
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頃
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槁化長
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
庫斗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湏求
及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
巷裏云云余无驚色家休小大之調
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
其利五也出家无當之僧猶勝在
俗之士假使心存煞戮手无斷命之
慄密裏通情決勝酌然嫡俗如斯煩
垢万倍勝於白衣一入受河永沉无
出其利六也聽鍾聲而致勤尋杳
馥以生心朝覩尊儀暮披寶軸刹那
之善逐此而生水沛微功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九張

聚

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
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臣頭形
去心留身移意往陽有者得如此貪
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

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
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

如此者難逢一心人希遇法師未能
不學交習聰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
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快見過
去之因摘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
因識業不以為懲知福知報何由作

罪上无舟檝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
囊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
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
貴言必闇梨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
近嗟詠貴賤願仰法師今必退轉立
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
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
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
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
願弃俗事務息塵勞方正念相應行志
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
无勞後恨如弟子笄遠即十數年中
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
萬恨万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弃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九張

聚

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
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
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閑懷頰似紅桃詐能長久
同衾兮枕猶有長信之悲坐卧忘時
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
東阿世上班姬何開君事夫心者面
焉若論纏綿則共氣共心一過經綿

則連宵歌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
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
為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
沒弟子今日攢諸必為法師所哂世
上白衣何嘗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
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万夫息步
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
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
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
願弃俗事務息塵勞方正念相應行志
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
无勞後恨如弟子笄遠即十數年中
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
萬恨万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弃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二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
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
不還幸遠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
無知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
魔之所燒猶湏承三寶之力制彼羣
魔固堅波若之幢天魔自歎若此言旨
當即使寄弃萬物若不會高懷幸
停深住耳

諫周祖沙汰僧表 繹晏積

僧曇積白 皇帝大檀越德握乾
坤心懸白日照燭无私之道卷舒不
測之化能威臨皂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經示之出路欲使清昇練行顯迹
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
詔責其試藝領下諸州問其課
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
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
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
燒香旋塔頂札慤勤合掌恆頭忘寢
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
至苦而不得一字今量所告意湏文
誦聰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
是正意偏望取其明決且實而不聰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二
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
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
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
議諸所為法天人頂受况在凡夫輒
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
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
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
同令聖說經牙著不一內外相通亦
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
有二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
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
及顏淵詐幾人也可以不及顏淵廢
郡不立可以无德頑僧並令還俗不
薦毀愛惡无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
之上置不恒之戒於十二冲典恐不合
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
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
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烈
然有盈万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
間動梵鳴鐘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
短曲覓憊非默放還民使棟梁空曠
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
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
恠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
豈能富國塗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
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
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
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二
補伽藍愛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
苦經心施樂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
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搔搔日
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
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无辜退俗
是枉監行人直性頃非不足三也佛
說僧是福田理難捐抑雖可年未形
凡而法服尊重且容朝施暮奪自加
薦毀愛惡无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
之上置不恒之戒於十二冲典恐不合
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
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
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烈
然有盈万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
間動梵鳴鐘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
短曲覓憊非默放還民使棟梁空曠
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
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
恠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
豈能富國塗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
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
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
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

所見深滅三寶若鹿細等者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還成魔衆魔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魔細之行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榮杖送此丹誠忼悵之懲伏增戰越敬白
菩薩戒弟子戴達贈書烏仙城禪師命禪師座下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貨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關里儒童闡札經於朱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龍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鶯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入无内外禪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苞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晏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指莊生瓊公著論乘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

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照羅云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汚陸植杖龍泉仍為精舍迴車馬谷即剗伽藍鑿嶺安龕詐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菟无勞布金買地開土雲會杖似華陰法侶明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幕啓暫入桃源杳山梵響將飄囀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貢松仍麾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輩崇峯景行牆仍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泊諸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披我歸軒一乘遣蕩曾衿朗開三達既念鼠騰弥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饑食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招撫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採龍門而拂會稽賦鷺鷥而咏鷗鷺若求其一介亦房歸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辭常欲彈就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鄧城訣脩魄館屈膝情

欣係襍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然倉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食九轉用遺幽憂漸寤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視王不廢從師深澗折柯無妨請益所希弥天勝氣乍調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逐人遐弥軒禁帶餘舜殘簡念無金玉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濟北戴先生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方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開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无異軒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无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為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義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鑄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樞以奇文長御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吊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無常延

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

慕椎剖首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

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

寓可仰而不可窺皆海法源可涉而

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辭彼洪

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細拯

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

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

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

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誓為稱

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

其弘護二諦籍以宣揚信足以追蹤

澄什超邁文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

沒匪直悲煙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

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

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咎請

者並先湏致斂然後陳理雖有此令

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

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

諸沙門並無致斂者大業五年至西

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俗宗武時

墟周梁改俗白眉青眼龜玉之價弗踰栖鳳卧龍魚水之文莫異加以識莹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與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瞿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扉排疾然後尋人正味一真解十至哉貧道識鎗難清心塵易壅定慙花水戒非草輶才倚櫳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无狃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魄至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退二子草戶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靜勞想就鷺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聲終切寡聞之歡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溼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奠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終朝善勤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勑彌造

何以致訟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
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勒曰
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
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
拜不晚帝夷然无何而止明日設大
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
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
爾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
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
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
敵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
智惱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沉乃作沙
門不敬王者論設訟之儀當時遂寢
然以絹詞隱密援列杳深後學披覽
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
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
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
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
為論之夫六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
也切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
幽齊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
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

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辟手珍寶
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
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
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
致彌五十之載弘八万之典所說指
歸惟此至極寢養滅影盡雙林之運
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
學相承和合為羣住持是寄金人照
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光覺俱
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
立德官榮无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
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
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
之帝猶恒設礼下土之王固常致訟
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
無滯推帝王之輕重亞神祇之大小
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
聞也如懷異言請陳雅見客曰周
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老子云城中有四大王居一焉
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
比夏生長万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

要拯有七條元德不報一也無善不
攝二也方便无导三也寢滅无榮四
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乱六也因
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
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
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
何力民无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
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零
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亟
鳥戴圓頸方俯仰懷惠食栗飲水
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
斷塵葉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
重惠還思厚答方憑万善之益豈在
一身之勤退以善答攝報乃深微以
身啟眾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減餘
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
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
之欲求其福報之復責其禮即令從
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
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
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惟存仰福為
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
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為餽是謂第無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六張 聚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六張 聚

聚

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
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
鎧縱麅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
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
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引凡終期成
覺迦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遙
憚染衣之日帝釋遣懽妓女聊披无
漏遂滿醉人暫前有緣即結龍子
賴而息驚家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
儀服是因多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
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
左陀亦降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
可師者法无賤无豪所存者道然後
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
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
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
弘納佛亦通在食者沸水之異方遣
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
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号良福田之
最為聖教之宗是謂第二无善不攝
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
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嘆辯才
新學頂礼誠謝法施事是權宜或非

常准謂時轉變其例乃多則有空
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弥大願和上推
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恠無詳典釋莫
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
悞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
至誠既非三惠詐是恒或因機作法
足為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
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罰
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鉢齊仰首
幼有序先後无雜未以一出別業而
令七衆普行自然之理分明可見昔
妻死哥而破盆身葬羸而櫬土此亦
疋夫之節豈槩明三之制乎况覺與
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
辯是謂第三方便无导者也且復
周之柱史久牽王役曾之司役已居
國宰宗歸道德始曰无名訓在詩書
終古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
恭勤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
夷齊之操擬今尚迥焉似高攀十力
遠度四流歇斯有為之苦欣彼无伴
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儻矣是謂第四寂

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
川岳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輩為
王所敬僧猶莫致於札僧衆為神所
札王寧反受其恭上下參差翻違正
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權護今
來在僧析請之至會開呢力竟無拜
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奉皇王
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私於
淨心外僕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繙
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
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
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
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
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懲所法自殊所
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
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
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籍般若
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事
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熾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
天順民御圓搘鑄始開五常之術終
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

因詣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
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
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
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犯使怒及出
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
鮮張但恐有損冥功无資威業曷誠
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目不可忘
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
博聞宜尋大部。嘗曰主人向之所引
理例頗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
捲幽明辨苞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
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
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
境欲行祠法要稽礼官本置奉常專
司太祝繼知鬼事終入臣位真佛已
潛聖僧又滅仰信真道全勝幽神卒
業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逆相學剔
前職掌禮會所以加其法农主守塔
坊所以蠲其俗役綱王網即墜民
貫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教天子固
制其風不遠惟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

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目須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遺同之可恆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問出家損益詔

并答

唐高祖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弥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无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弈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號號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妄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棄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躾教去君臣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十三張 聚
章眼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能詮但四趣浩浩飄淪慾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然凡夫溺而不出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為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辟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獸榮華而入道擔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要形以成其志故棄穎慧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札每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慈親以成大順福露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太武皇帝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弘宣勝業脩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十三張 聚
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善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偽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很賊之侶規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落託号出家嗜慾無厭管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閑驅榮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達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奸訛交通豪猾每羅憲網自陷重刑黜亂真如傾毀妙法辭茲根蕩有穢嘉苗類彼汙泥混夫清水又加藍之地本日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奸邪或有接近郵邸鄰近脣齶塵滿室糧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戌垂化本貴冲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

廣雅集卷第二十五 第五張

廣雅集卷第二十五 第五張

廣雅集卷第二十五 第五張

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官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今就大寺觀居

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關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

還衆祥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志宜停斷

令道士在僧前詔并表 唐太宗

貞觀十一年 駕巡洛邑黃巾先有

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

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

遂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亨育故

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

興基於西域達於後漢方被中土神

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

世崇信滋深人真當年之福家懼來

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間

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興盛

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遜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

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无為之

切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齊

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官可在僧尼

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

之風貽諸万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

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類內外

兼明撫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

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來榆始

逢太平之世貞同蒲柳方值聖明之

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曰某等雖

預出家仍在呂子之例有犯無隱敢

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

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

無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尼之上奉以

周旋豈敢拒 詔尋老君垂範治國

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

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

之愚非曾司役莫之能識今之道士

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

本非老君之喪行三張之穢術棄五

千之妙門反同張陵漫行章句從漢

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委託老

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

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

奏何以表目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

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

願天慈曲垂聽覽

今上荆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盲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

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

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

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

述乎茲辰宋朝鑿草此風少選還遵

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

宣禮抑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

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

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

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

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

聞 龍朔三年四月光祿大夫右相李

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齋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

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今僧拜跪君

父義當依行理无抗旨但以儒釋明

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窮
堯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
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
古帝王齊遵其度訖其變俗之儀全
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
多宗立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
人重阻靈岫之風猶躋仙花之化尚
興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
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
斯聖迹興樹遺蹟固得梵侶來儀相
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
登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
幼冲庚水稿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
及宋武晚奉持隆虐政制僧拜主尋
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
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經顯議况乃夏
勃勒拜納上天之怒魏素行誅肆
下癘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儻等
奉佩憇惶投灰失厝恐絲綸一發方
國通行必使寰宇望風方弘失禮之
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
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屬之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五 第十八張 聚
旨用勸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
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
之敬俯仰惟谷慤懼實深如不陳請
有乖日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恫君
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
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
遵途於晉目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
后塵鱗威嚴惟深戰兢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
表上請左右相士勒令詳議拜不拜未
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
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睿宋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
論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玉門揚化
廣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基布
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
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
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肩惟聖之風
故得衆無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
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教易
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五 第十九張 聚
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
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苗行缺時憲主
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草相續
入出宮禁禁闈加僧半詣門政書士爾僧
道宣等啓自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夫人帝所
之母也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
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肩惟聖之風
故得衆無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
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教易
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犯遂有梯禪涉青田之穢少壯懷

白首之微備列前經聞干視聽且聖

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

顯故金石涒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剔

歛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

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為生

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

通供如棄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

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

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天龍致詔

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

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眼飾詐之徒

叨倖渴盈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

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

迴天騰垂朝議之勑僧等內省懼懼

如灼如焚相頗失守莫知投胥仰惟

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

當斯遺奇況復體核正善崇建為心

垂範言闡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

濟在緣輒用諮詢布垂救濟如蒙拯

拔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

輕以聞簡追深棟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

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

王敬之若

神靈之

則佛化之初及也朱

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

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弗從禁之

夜有金門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

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

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

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

謂浮圖即佛也此初知佛名相去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

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

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于時漢境稍

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

此中興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殷

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

獲三寶東傳雄陽盡釋迦立像是佛

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

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

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任持終於

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安

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

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

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虛政將事除屏

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

佛教无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

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

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

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

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

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

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廢典後

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

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

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

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

如魏文之誠于木

丘事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

漢光武之選于陵等尋大法東流為日諒

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
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
方外之儀不殊諸華之禮乃著沙
門不斂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
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
六年整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訖
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

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
魏叔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

滅法經於五載感癆而崩還興佛
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謂立涼四燕三秦二謂夏蜀是也斯

諸爲政信法不虧唯赫連佛佛據

有夏州兇暴无狀以殺爲樂佩像脣
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

吞妻子刑罰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
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

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
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

教論以抗之論去九流之教教止其

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或名
爲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

存廢理手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

沒政移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

文帝崇信載興佛法兼內置塔百有
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

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

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

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割

斷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

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

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

信毀交質殃各推移斯自人有宋隆

擾道曾元晦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

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擇門之正法

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

供護持於四部擾斯以述曆數未終

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蠹爻不

事王侯禮之儒行不目天子在俗四

位尚有不屈之人况弃俗從道而便

責同臣妾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

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
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真
祐顯徵祥瑞雜沓間之前傳豈復同
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
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靡觀
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
爲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
出俗無浮屠豪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
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
之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梵
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
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
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
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
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
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
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
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礼
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
尼軌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
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令僧依
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可令違佛
教拜諸俗人即不信佛教犯根本罪又謗
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

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

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

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

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

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

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

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

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

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今

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

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

百王同軌千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

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

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開放

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

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

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

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

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

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

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第十六張聚
道仰承聖則勿令致拜有累深經俯
仰栖遑固知投庇謹列內經爻以故

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

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

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捲坐

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

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

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

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

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龐西

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

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纭不能盡一

懶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

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

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

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

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

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儀崔餘慶曰

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

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

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

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

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第十六張聚
中臺司禮太常伯龐西王博又大夫
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

為師尚有不目之義况佛之垂法事

超俗表別疑同於毀傷攤錫異手替

綏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

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

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

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

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垂通理又

道之為教雖全庶膚出家超俗其歸

一揆加以遠標天攝大啓皇基義藉

尊嚴式待高尚並仍舊貫无點彝章

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

軒神衷道法難虧還岱睿想既奉詢

薄之詔敢聲塵嶽之誠懼不恆允退

深戰惕

司元議昔肖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

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

摯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俗同遵服勤

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

理絕名言而考據三門出產遺失無吉離有會安瑞見附耶闡慈悲之偈氣

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薦之間養

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寢滅為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更迭而斯道無墜洎哀經雙樹勸結三端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衷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為乞司戎議一首

目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為經百成依繩是以白毫著相關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朝殊軒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閼里齊心力行脩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為內防雅有制於魏闕儒為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翱騰逆鶴促椿遼菌無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三道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

通資信亦為政是基禪聲濃化而比丘未踰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為誇誕處疋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

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

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无闇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菊莞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水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礼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以大易經綸三聖盡象不事王侯大礼充物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十地荳陸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豈曰觸鱗故人不為纓綱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真皇貴之靡得而歸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閼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

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尊孝彼則不勤其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出塵津剖愛於君親奪嗜欲弃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无輸報一念必以人王為頭首四諦則於父母為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屬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礼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督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為朝服稱負道而超拜儀範

兩失名稱兼併深恐一跪之益不
加方乘之尊一拜之勞或竟三服之
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
三老无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
敬法眼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
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云歟矣豈若
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
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
所以尊於已也况復形猶身也道若
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
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罷身替則
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
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
又彼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可拜
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又參道則
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
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
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
田衣衣名銷瘦重能銷瘦煩惱鎧名
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
泥滓亦為諸佛之所憚相則袈裟之
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憚
相持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

終迷去取解衣而拜則越俗非章甫
之儀整服而超則緇衣異朝宗之
典故禪幽含衛之境步昇高門之地
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
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為
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揀之例
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
與樹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
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
則道亦湏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
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礼
若謂兩為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
之道則芟蕪之謂是則所奪者多
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則宜崇
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
責其道而使其恭恭哉假以金翠為
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菊狗而尊
像不以菊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
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
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
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
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
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

閻可草千門或奕通有譏法之資
塞有墜法之慮興其墜之曷若護
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
萬國歸依者居蒂芥於其間哉語曰
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
因其精誦而為利矣洎平日光上熙
皇運攸宗兼接天潢枝連寶構藉
無上之道闡无疆之葉別氏他族敬
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撝今此為
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俟定
水云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
住之福玉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日
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
緣斯創造无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
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
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為
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
其誠搔首捫心陳肝瀝膽伏願聖朝
重興至教恒春奈花永轉法輪一心歡
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冊則雖死猶
生朝夕可矣竊惟詔言微婉義難適
莫天情盡一則可使由之睿想傍求
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

兩教為無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
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於時
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能
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懃心管
豈天窺蛙焉舉測理絕庶幾之外事
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鉉閣筆扣齋銷
聲而欲鳥處程言等中竊必將聾聽
而齊俗興瞽視而均叟雖有聲於心
靈終不詣於聞見也宜以八風迴扇方
箇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
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曰心葵輸
消驛露而覩顏裝夏履薄冰春兢惕
已甚被畏交集謹議

望准前章无違舊母貢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
寓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未不流弘
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
穢玄猷頗間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
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
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
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

議狀一
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妙之風西被白虹
二之昌保一蘆東流弊三月壞靈六王

沉沉淫勝之都東流蠻水累霞景王
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

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
世

蒙薰潤以累神道祀教列焉有徵坦
躅葉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

釋名流弊違經拜俗謂之原夫在三之敬

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

因拯之設本立然後道生欲形於焉
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
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
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不

同貴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
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盼契玄波釋曰佛
外之尊帝王者城中之大教存而令歸折不羈還
類歸人此乃法水盡而不流何玄故之眇超耶
且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况乎
貴賤懸邈頽遺恭於屈膝釋曰王謐士
沙門所以上
下相對而沉礼寢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
物成序率遙有隔則義无降屈誠哉是言可
為龜贊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
蹠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已詐稱非
自當泯若无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
維而頓頰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
異俗致敬未乖釋曰沙門落采坡端
真道俗懸階拜達佛教
具顯經文而言恭未乖真容不異
俗此乃指南為北反白成玄釋曰
且伯陽
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
謙尊之德遠符鄰照之規伯陽誕自
性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諫言道儒宗之一諫
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象乃
據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深俗乃
而解掌不可制每五以為模楷又三極之中
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釋曰
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耳
沙衣異乎龍黼縠巾殊於鷺弁服既戎
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无爽彝式其
戒行精勤藻掞桐鸞梵清霄鶴錦旌
有素履貞遜清規振俗神化眇鄉音
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蠲其拜禮

自餘初學後進聲慶漸寥並令盡訖

君父請即編之恒憲

釋曰若以不拜為
非則德秀年者率

見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
拜達通于所取自手請即編之恒憲何所

見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弥

隆苦節接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

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

詭弊

釋曰以帝宗為景則謂守法為親

作故與舊之拘夫錯非常之理必藉

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探
象外之遺宗極環中之幽致雖則翫
騷常聽抑亦終寘大道謹議

右清道樹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冲虛釋門秘寂至於無仁

濟物崇義為心乃勝儒風理言不

異

釋曰信教所明不踰皇城釋宗所辨高出
見聞故釋東面王否曰佛法中若非儒墨

者所知今言不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

虧拯林避谷高尚其事若斯儻輩可

致尊崇其有弱羸蒙求薰修靡譽

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

通允

釋曰夫釋門者何也謂始法蒙賢教
者化儀三階師之歸教徒鄉耆之規

求宗族所以直敷教可分其德業
故由茲地孔學家以尊卑但在家在

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

釋曰

誠我幸君親者无宜不拜沙門不事堂請
王侯皆以拜為制叔未之思堂請

廣雅集卷第二十五

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

心方外擴影人間猶湏迹與俗分事

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

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為務徒有

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

釋曰不料簡

而然執誦者滅違教義只可峻其坡不
退之涼亭客嫌大礙尚而欲俱竟五事至若

君親之地禮薰臣子孝敬所宗義深

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

道士女冠等道為時湏事因法會者

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令

讚拜若歸觀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

寺任遵釋典

釋曰夫僧尼合拜則不宜不

同是一人為最便開異法牒殆終无二
種事遂割殊無此乃首尾兩端要時安立

庶其

漸弘教法轉進恩管伏增慤戰謹議

中臺司禮太常伯龍西王博文執議狀奏

等事一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

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

有不拜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馴馴同於毀傷振錫異乎撫藏出家

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切深

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率斯

儒轍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

釋孔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

其身詳稽理要

恐有未曉文道文為覺解全故落出

恐有未曉文道文為覺解全故落出

天攝大啓皇基義指尊嚴式符高尚

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

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

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无益

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

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

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譯於

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

利和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草

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无

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為尤伏惟

陛下德掩上皇榮光下問君親崇敬

雖啞神衷道法難虧違皆睿想既

奉詢藐之旨敢罄塵襟之誠懼不折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二張

右兼司平太常伯闡立本等議稱臣

聞跋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
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
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
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
繆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裏其宗
軌塵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
有作万物斯覩細維天地駢駕皇王
轉金輪於勝境攝玉京於玄域遂使
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歸沙門
弘足之綿典况太陽垂曜在天標
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
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
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妙鏡皆仰化
於妣風豈有抗礼宸居獨高真軌然
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敬父於道
元嫌考詳其義跪拜為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勑旨欲令僧尼道士
女冠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
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伏聽
勅旨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
既卯其切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

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胥隕照
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惠流東被至於

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

平跪拜之儀其來永久因革茲弊朕

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

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礼

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

可以絕塵峻範而志恃怙之欹拔累

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

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

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法

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榷群議沉
研幽蹟然箕頤之風高尚其事遐想
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湏致拜

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
文館學士輕車都尉目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
拔沉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
既卯其切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
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
宣於雅道提誇万品理塞於邪津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三張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三張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三張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三張

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
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
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
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
導於无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
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

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
孝始布範教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

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隔戒以之投

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

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教相全

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礼豈

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

由咎處意願國無兩訟大開方外之

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

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默威嚴伏增

戰越謹言

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 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
一 僧尼 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曰明后而闡化玄風

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
宣於雅道提誇万品理塞於邪津只

此係在真觀
壬午年四月

贊襄殊亦增隙越謹言

廣和明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九張 聚

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爾玉誥恭承明

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恭至如
目服冕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
曾三年是知遇密八音期於三載從
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
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沉淪迴未已

况動天地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
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恐因今創改
万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
亦劫粉身莫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
獻書之路通納舊言之辯輕塵聽覽
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
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異
草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
則訖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
新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
則隆於愛敬之礼關於經典之教僧
實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
君開高尚之迹不悖佛言日取下拜
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求其福受
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
願請從君敬之礼以通臣下之儀輕

論曰威衛司列 等狀詞則美矣其

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
以屈膝為榮悟亡脣之禍內經稱沙
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

抑令俯伏者胡言之謂輕發極機

我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

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

水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

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膚腠

水執乃膏肓故外威衛於乙科退司

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首贊文

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

穆龜筭叶從故得天授下覃載隆

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

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耋僉曰叶私

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

表咎匪朝伊夕連訴庭闈但天門邃

遠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為去取易

然歎讚曰威衛之流譏雖通塞以人

廢道誠未為得司列等狀抑擇從儒

勸勵四部進脩三行斯國賓之流也

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謁天子無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

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

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

超窩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礼宸居

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无

以累其生長捐君親斯其大旨也若

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

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

其利物君罄迺誠今三寶住持歸戒

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

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

時為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

乎內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

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

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屬

勤勵四部進脩三行斯國賓之流也

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謁天子無

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
禮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戲剪慈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慈斯介胄之流也著代笠賓尊先冠阼母兄致拜以礼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已任極群生於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祖斯傳重之流也竟稱則天不屈顏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塵埃之中自致稟區之外斯逆人之流也犯五刑開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札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斯其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票命宜尊况德動幽明化露龍鬼靜人天之苦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閑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

皆云不敬擾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礼稱无不敬拜准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奕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為尤故其書曰不拜為文遠公有言曰潤壑豈待晨露哉蓋自申其向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飄造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蠹蠶懷生鳴喟哨類莫不重形愛命憎生惡死即事可觀豈詩言平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慾明者怒己為喻不加惱於舍靈昏者利已為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若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為聲勢以利慾為功德是知靖趙六十餘萬終伏劔於秦邦膳畢方丈為常窮形穢於都市至於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无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煞為先由斯一道取濟群有故慈為佛心慈為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超慮而登色界况復慈定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徵純虎為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以酒肉為身先飲噉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誥明示不得以佛為師識醒塵點滅法在於斯矣况復整衣

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槩亦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不惟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引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瑩肉之因固蔬枲之業然則舍生之類幾於免矣

梁固頤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屹曰俎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塘躁擾殊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且不憚不榮曾鬻堯之不若無馨元臭與瓦礫其何筭 有汝南周顥貽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葉耶剗折之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著乃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繼而勿裁捋無崖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怒已為懷是各靜封壇同相陵轢况乃寔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无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

切滋味之於我可賖而終身朝晡資

齊永明庚辰年六月

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列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命脆薄易矜歛彼弱麁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沉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撲掃加復恣

肉揣毛以俟支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詮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

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鳬沉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貯胷之一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齋刀寧復慈心所忍騎虞雞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胤獲書納之遂絕血味注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斷然絕宗廟犧牲詔并表請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疏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柏超度

等上啓六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

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請丹陽琊琊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斬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以為聖人之道以百姓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曰就月將自然愍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攬山之入例

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然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无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為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祁寒暑雨人尚无怨況夫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斬之為是左承謝絀卿日不斬之禮誠如王述所識然聖人為教亦與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故同識郎江貺議尚書臣宣僕射臣昂令瑩以下並同既識帝使周舍難貺曰札云君子遠庖厨血氣不身剪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

此皆即自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札

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
遂斬

又勒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穢

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襲

衣裁翦有乘仁怒至遂祈告天地宗

廟以去煞之理被之舍識郊廟皆以

麵為牲牷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

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勒有司曰近以

神實愛民不責无識所貴誠信非尚

血誓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

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百姓祈求詣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辰
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疑
中啾啾數千雞鵠聲

江陵劉氏以賣鱉為業後生一兒頭
具是鱉自頸已下方為人耳

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
答事自休前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
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欲蘊藻之誠
設教隨時貴其為善其誠無忒何往
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為爽
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為弘語其无不

待牲牷之索據其有宜存去煞之仁
周文淪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
吐諸而以麵為牲於義未達方之紋

錦將不矛盾乎

廣雅集卷第六

第十六

上接賓未殺之項羊解徑來至階而

廣雅集卷第六

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敢飽酒

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祀搔癰脰

因尔成病十餘年死

儒家君子離庖厨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高宗折像未知內

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
舍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
行之見好煞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
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
於末

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
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遺一部曲守
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
詔曲後生一男自然无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斬
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
牛來舉體如被刀割詎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父入齊凡數年向幽州
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斷酒冥文

弟子蕭衍齡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
僧尼諸寺三官夫匠正佛法是黑衣
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
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
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閑
內懷忿異 凡出家人所以異於

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所明信是佛
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
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
以羊繫剝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敬躬亂縣辭
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
以羊繫剝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

梁高祖

弟子蕭衍齡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
僧尼諸寺三官夫匠正佛法是黑衣
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
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
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閑
內懷忿異 凡出家人所以異於

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所明信是佛
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
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
以羊繫剝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

言出家人猶嗜飲酒敢食魚肉是則為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无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甘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无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敢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无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窟諸苦行未必皆敢食衆生今出家人敢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无有覆藏今出家人敢食魚肉於親所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為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第三張
我道真於諸異人无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為物宗敢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敢食如此為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敢食魚肉或為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慙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為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然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敢食魚肉或云肉非已煞猶自得敢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內悉斷及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為利煞衆生以財綱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綱肉陸雲為利煞衆生以財綱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綱肉

若令此人不以財綱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為畜生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煞分何得云我不煞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則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為師長或為寺官自開酒禁敢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余寺官亦余心懷內熱默然泣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余止作所以在寺者卒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已法受烏戒人受烏戒施烏戒人受麻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麻戒施麻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今出家人六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開衆惡門入即敢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何也謂是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

廣弘明集卷第六
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

出家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

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六何翻自飲

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齊五篇七

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

餘衆僧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弥不宜

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

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呵止云某甲

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

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

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

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无

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

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

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

豈不內愧惱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

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

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

在家人雖飲酒取肉無犯戒罪此一

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各有丘窩終

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終不吐泄寺

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無有譏嫌出

家人若飲酒取肉使人輕賤佛法此

是四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門行井竈各

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取肉臭氣薰

蒸一切善神皆遠離一切衆魔皆

患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自破財產不

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取肉自破善法

則七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皆是自力所

辨出家人若飲酒取肉皆他信施是

在家人雖復飲酒取肉是常罪業更

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取肉衆魔外

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取肉猶故不

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

若飲酒取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

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

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論欲過患條

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

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

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

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

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

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

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勸

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為諸僧

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

涅槃經為當

曾聞此說為當不謂在已曾聞不應
違背若未覺聞今宜憶持

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迺至自死

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

出家名佛弟子士何今日不從師教

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

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

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為怨對同

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

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

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

薩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

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

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

禪法若食肉者是障

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

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
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
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為
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
真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
肉者是障六波羅密若食肉者是障
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
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
三無漏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
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
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
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
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
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
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
力若食肉者是障四无所畏若食肉
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
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菩提心無有菩薩
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
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
地以无菩薩法故無四无量心无四
無量心故无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華人後
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无上菩提何為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鴉鷗嗜鼠蜘蛛甘蠶以此而推何可著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寧有知牒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煞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謹涅槃經何可不熟熟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寶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名為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為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煮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生是破腹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

因敢食衆生是破背因敢食衆生是
剝腹因敢食衆生是碎髓因敢食衆
生是杖目因敢食衆生是割鼻因敢
食衆生是截耳因敢食衆生是貧窮
因敢食衆生是下賤因敢食衆生是
凍餓因敢食衆生是醜陋因敢食衆
生是聾因敢食衆生是盲因敢食衆生是聾
生是瘻因敢食衆生是跛因敢食衆
生是蹇因敢食衆生是瘡因敢食衆
生是瘍因敢食衆生是疥因敢食衆
生是癬因敢食衆生是瘤因敢食衆
生是癰因敢食衆生是瘻因敢食衆
生是疽因敢食衆生是瘻因敢食衆
生是癩因敢食衆生是致多因敢食
衆生是致蟲因敢食衆生是致蚊因
敢食衆生是致虫因敢食衆生是遭
毒蟲因敢食衆生是遭惡獸因敢食
衆生是病瘦因敢食衆生是寒熱因敢食衆生
是頭痛因敢食衆生是心痛因敢食
衆生是腹痛因敢食衆生是胃痛因
敢食衆生是手痛因敢食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董子張群
衆生是足痛因敢食衆生是髓痛因
敢食衆生是腸痛因敢食衆生是筋
縮因敢食衆生是胃反因敢食衆生
是脉絕因敢食衆生是血流因敢食
衆生是咽塞因敢食衆生是喉痛因
敢食衆生是風病因敢食衆生是水
病因敢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敢
食衆生是五藏不調適因敢食衆生
是六腑不調適因敢食衆生是顛因
敢食衆生是狂因敢食衆生乃至是
四百四病一切衆因敢食衆生是熱
因敢食衆生是惱因敢食衆生是受
墮因敢食衆生是遭水因敢食衆生
是遭火因敢食衆生是遭劫因
衆生是遭偷因敢食衆生是遭劫因
敢食衆生是遭賊因敢食衆生是鞭
因敢食衆生是杖因敢食衆生是笞
因敢食衆生是督因敢食衆生是繫
因敢食衆生是縛因敢食衆生是生
苦因敢食衆生是老苦因敢食衆生
是病苦因敢食衆生是死苦因敢食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董子張群
衆生是怨憎會苦因敢食衆生是愛
別離苦因敢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
敢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敢食衆生
是行苦因敢食衆生是壞苦因敢食
衆生是苦苦因敢食衆生是想地獄
因敢食衆生是黑蠅地獄因敢食衆
生是衆合地獄因敢食衆生是叫喚
地獄因敢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
敢食衆生是熱地獄因敢食衆生是
大熱地獄因敢食衆生是阿鼻地獄
因敢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
至是八万四千萬子地獄因乃至是
不可說不可說萬子地獄因敢食衆
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敢食衆生乃
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无量
苦當知畜生有无量苦畜生轉生轉
死為物所害生時有无量怖畏死時
有無量怖畏此皆是煞業因緣受如
是果若欲具列煞果展轉不窮盡大
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
多途舉要為言同一苦果中自有輕
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煞業懼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董子張群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
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
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母
衆生亦報噉食其子若是怨對報相
噉食歷劫長夜无有窮已如經說有
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
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
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
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
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无始以來
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
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
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
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
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
朋友而今日无有道眼不能分別還
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
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
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楚爭舌
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為怨對可
為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

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為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由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恩癡無慧不知出要无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修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心思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嗔毒亦如是癡毒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弟子蕭衍

廣韻集卷第二十六

第十二

卷

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捷鉢捨戒還俗著在家服

依涅槃經還俗築使唯取老舊者取多門徒者此二種人取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

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

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妄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遠馳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祇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臣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夜叉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以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申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為外司聽察所得若為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

龍夜叉捷闍婆王阿脩羅王迦婁羅
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
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
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
房廟諸神亦應次塞虛空如是幽顯
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
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昌言此事
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刻心擲地
以示僧尼數片肉无以取信古人有
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
在居家不持戒今日當先自為捨以
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以去至于道
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姪欲欺誑妾語
取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蘇醪
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告治蕭衍
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
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
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
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
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為
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
如法誦駁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假使
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

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
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
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
有零受不相治舉者當反任罪

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
設麻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
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

宣意是戒論音
宣意如此

弟子蕭衍教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
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
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間浮
提壽去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
遷變零落亦无宿少經言以一念頃
有六十剎那生老无常謝不移時覽
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
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
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
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
憂何以故今此生雖可免乎雖復長
齋菜食不勤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遠
止况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
佛語宜自力勵若云采食為難此是
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

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
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
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
之時令作子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
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
懶惡血腥甚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
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
為善惑就善惑中重為方便食菜子
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
肉者皆六菜蔬冷於人虛乏魚肉溫
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
復粗言其事不然若久食菜人帶衛
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
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
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
菜蔬多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
少於昏疲凡魚為性類皆多冷血腥
為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
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沉重无论方招
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
此豈非惑者用心各有所執甘魚肉
者便謂為溫為補此是倒見事不可
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為冷便復解

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

水與火食菜裁欲得力復取魚肉魚

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為

性今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

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

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

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更定多有留

難內外衆魔共相燒作所以行者思

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

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

此等人法多襄惱復有一種人雖能

菜食恃此惰慢多於瞋恚好生會求

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襄惱又有

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虛惡見人勝

己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

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襄

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節如是等人

多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

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

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以

去善相關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

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

革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恠弟

子蕭衍向來所白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二十六

寺官三百六十八人

宿德二十五人

義學五百七十四人

導師三十九人

右徒衆僧合一千六人

義學六十八人

寺官三百六十九人
導師五人

右徒合尼僧四百四十二人

并右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

到鳳莊門

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與駕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衆各以次列坐講畢耆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

所傳之語唱竟又礼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勑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

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寶度等三律師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尼亦尔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拂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无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尼共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會於大眾前求律中意聞諸僧道律中无有斷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為開道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未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日講恒作如此說

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為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教既未拯所以許其如此

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為開道寶度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
許啟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
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
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
後教

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文外意若
依律文作若為判奉答常曰解義只
作向者所說。制問僧辯法師意
復云何同超法師不奉答同法超所
解。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
律諸律師並皆歎肉為不敢肉法超
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為法超從來自
不食肉。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
不僧辯奉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
有時麁開。制問寶度法師復云
何奉答本住定林未移光宅二處不
得進肉若在餘處為疾病亦不免開
間講律時歎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
衆於徒衆中不敢。問不敢有兩
問僧辯法師常日講律時為當許徒
衆食肉為當不許若不許眾肉有食
義為不敢食為不敢不食。制又

肉者應驛遣去若許者作若為說奉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國家買答理中居然是疑。問若

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

僧辯無復對。

制又問此肉為當

許為不許答約教不遮。問不遮
是許為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

食三種淨肉。

問見煞亦可不見

聞煞亦可不聞疑作若為得免答若

見因緣不假疑聞因緣亦不假疑唯

遇得者疑。問以錢買魚肉是疑

非疑答若理中理自是疑。問不得

以理中見答若理中為論衆僧不

應市魚肉今所問事中是疑不答若

約教非疑。問市中人為誰煞答

乃為買者然但買者不作此想。

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惛亂豈得不知

是為買者然而不作此想答于時作

現死肉心。問為自死詔作死為

煞詔作死答此旨是理中言約教辯

只得如此。問法師既為人講說

為人明導為入法城云何言只得如

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為意答

買自死者意。

問若自死者處處

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往屠

既去接續初教所以如此。問律

辯奉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問若

如此涅槃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

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

並斷肉律若至涅槃云何无斷肉事

答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問律

則應言斷肉答若制教邊此是接續

廣雅集卷第十六 略三五歲

羅與毗曇毗雲中亦有修多羅與毗

廣雅集卷第十六 略三五歲

左不言无此義但問法師今所講律

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

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

問若是

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

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

明而優波離意未常開肉

問律

既具教優波離既不開肉律何得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恚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恚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恚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恚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恚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恚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恚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恚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食一切肉一切恚斷及自死者如此

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

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

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

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

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閑穢門稱為素閑穢門

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閑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

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

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

諸法師勸至十數導師唱導令懺悔

者干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

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

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

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

增補新編卷第三十六

增補新編卷第三十六

銀孟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六

第廿九

不應同彼尼捷所見如來所制一切

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

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

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

行若住若坐若卧一切衆生聞其肉

氣悉生恐怖辭如有人近師子已衆

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

如人敢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

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

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聞其

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

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

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衆生

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况

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无量百

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

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

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其所被服幾

陋醜惡形容憔悴无有威德放畜牛

羊捨負薪草頭號號爪齒皆長利雖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十三日

此品今月二

日會

載如左

後人有慚愧乃得有勝初人義

問若尔但先道慚愧痛打前人而道

我慚愧汝我打汝我慚愧汝我食汝

答如大邪見人无慚愧其既知慚愧

故知差不慚者

問先道慚愧而

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慚愧若

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

是慚愧豈非知而故犯其罪大於不

知又復慚愧不得重犯如其重犯復是

違破初心論此為罪所以弥大答經

有誠文菩薩云汝有慚愧故罪可減

慚愧即是清白法

問法師是得

經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

慚愧此為白法不言發初慚愧而故

作罪以為白法答經又道慚愧為上

服若尔便有非上服義

問義亦

如此若正作罪雖云慚愧終无益

若作罪後能生慚愧者乃是上服法

楞伽央掘魔羅經所明斷肉經文今

載如左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十三日

此品今月二

日會

載如左

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貓伺
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
卧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癌
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
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
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
不淨法及壞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隨意
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
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平共諍訟
各自稱是沙門擇子善男子爾時復
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肉魚手
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草屣親近國
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熟修醫道畜
養奴婢金銀琉璃碑碣碼碯頰梨真
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貝種種菓蓏學
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
栽蠶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
華治身擣蒲園碁學諸工巧若有比
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
我弟子尔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
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
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

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為肉所汙但
使无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
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
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
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
則名為能隨問答楞伽阿跋多羅寶
經卷第四

余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志求佛道者酒肉及與恣
飲食為六何惟願無上尊哀愍為演說
愚夫所貪著臭穢無名稱虎狼所甘嗜
六何而可食食者生諸過不食為福善
惟願為我說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
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
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為種種
希望肉食衆生分別說法令彼衆生
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
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
我弟子尔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
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
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

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

廣明集卷第十六

廣明集卷第十六

為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
慧有无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
為汝略說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
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
肉驢騾駱駝狹牛馬人獸等肉屠
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
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悉生恐怖
如栴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
群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
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
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
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然生者見形
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
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
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
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
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
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
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
聽食肉者无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
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肉遂至
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俸祿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華嚴經
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復次大慧凡諸煞者為財利故煞生屠販諸肉彼煞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釣網取彼空行水陸衆生種種煞害屠販求利大慧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忘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元所食况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余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患為親屬
鄙穢不淨雜
不淨所生長
聞氣悉恐怖
一切肉與葱及諸韭蒜等
種種放逸酒修行常遠離亦常離麻油及諸穿孔床以彼諸細虫於中極恐怖飲食生放逸放逸生諸覺從覺生貪欲是故不應食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為利慾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叫呼獄若无教想求則无三淨肉彼非无因有

是故不應食彼諸修行者由是志遠離十方佛世尊一切咸訶責展轉更相食死墮虎狼類臭穢可厭惡所生常愚癡多生旃陀羅猶師譚婆種或生陁夷左及諸肉食性羅刹貓狸等遍於是中生縛象與大雲央掘利魔羅及此楞伽經我悉制斷肉諸佛及菩薩聲聞所訶責食已無慚愧生生常癡冥先說見聞疑已斷一切肉妄想不覺知故生食肉處如彼貪欲過障闕聖解脫酒肉葱韭蒜悉為聖道障未來世衆生於肉愚癡說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食如服藥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狀離修行行乞食安住慈心者我說常狀離虎狼諸惡獸恒可同遊止若食諸血肉衆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永背正解脫及違聖表相是故不應食得生梵志種及諸修行處智慧富貴家斯由不食肉

央掘魔羅經第一卷

上座迦葉捨種種甘膳之食捨肉味食受持修行不食肉法

央掘魔羅經第二卷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華嚴經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无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次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完之室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珂貝臘蜜皮革繒綿非自界肉耶佛告文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无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轉來者則可習近若物所出處不可習近若展轉來離煞者手則可習近文殊師利白佛言今此城中有一皮師能作革屐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從旃陀羅取皮持付皮師師作革屐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不佛告文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屐施持戒人為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唱經竟制又語諸僧道諸小僧革看經

未遍

廣和朝集卷第十六 第四七張 解

廣和朝集卷第十六 第四七張 解

廣和朝集卷第十六 第四七張 解

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為此二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去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捷断皮革不得著革屣若开皮革得著革屣者亦應開食肉法要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已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下行人所以不同尼捷者語有所舍若无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類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无量身命况日日食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于時諸僧乃无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為疑方成巨蔽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擇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經為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恐食啖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

鷹去何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制說此語資僧尼行道禮拜懺悔設會事畢出其晚又勑貞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日法寵所言慙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

又勑捨去衆僧食肉罪剗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為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家竟死魚必就曾網處若非熟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熟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為正為諸僧尼作離苦因緣

又勑捨去衆生所以不可煞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是斬八萬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責若多此斬附蟲皆元復命利舌端

少味害无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炳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其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勑捨去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得律儀所以尔者睡眠等非起恶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捐非唯捐不煞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夾齒齧動身口

業則失身口戒不時律儀無作即斷不續既失不煞戒亦損汙餘戒所以

余者旃陁羅人為屠南時為何等人

然正為食者若食肉即有煞分於不

然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煞

生分於不煞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

儀人持八戒齊是惡律儀猶應相續

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齊惡律儀不復

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煞分是

不然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

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齊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断多

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断是知一念時

斷善律儀人其事亦尔無論受諸煞

分有少煞分不煞律儀即時亦斷善

薩人持心戒故自无有食衆生理若

歎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周造

廣弘明集誠功篇序 第二十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群
夫群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
無戒德之舟艤者也若乘戒舟鼓以
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遠登彼岸者
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為行
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
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籌
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
慈悲為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
至非想下及无間所有生類並起慈
心不行煞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
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
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煞既余餘
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
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憑祖此緣用
為基趾經不去乎戒如大地生成住
持出有心發是日生也聖道良資是
日成也法延六萬是日住也保任三
業是日持也諸餘善法蓋闢此功有
入此門便稱聖種亦斯妄立是謂凡
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

廣弘明集誠功篇序 第二十六

群

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聞戒法自余
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知機厭
先故使俗士憲章則有具有缺道人
律儀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隨量
是謂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時緣出家
據道異於俗流脩足時緣無關階級
雖復位分大小兩學就行齊均上下
五眾約過品類乃殊結正同存一戒
戒者警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聞諸
視聽故據舉數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梁代弘明集誠功篇錄

唐廣弘明集誠功篇錄 二十七

晉沙門釋慧遠與劉遺民書

梁元帝與蕭詔議等書

梁簡文與湘東王書

陳律師曇瑗與朝士書

陳沙門釋慧津與瑗律師書 并答

隋煬帝與智者顥禪師書

隋智者師與煬帝書

唐終南山釋氏統略齊文宣淨行法門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並廬山釋慧遠

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縣
來二縣令值廬山靈邃足以往而不
反遇沙門釋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
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
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營貨
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
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
遺民與群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
日遠乃遺其書曰每尋^{時昔}遊心世典
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
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
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
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為
如來賢弟子也榮名神府為日已久
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
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
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
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
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
無以暢一誚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
遠寄古人於是山居道俗日加榮勸
遣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張等所
不及專念禪坐始涉半年定中見佛

廣雅集卷第三 第四張曜
行路遇像佛於空觀光耀天地皆作
金色又披袈裟在寶池浴出定已請
僧讀經願速捨命在山一十五年自
知士日與衆別已都無疾苦至期西
面端坐鋟手氣絕年五十有七先作
駕終誠曰皇甫謐遺論佩孝經示不
忘孝道蓋似有意小兒之行事今即
土為墓勿用棺槨子雍從之周續之
等築室相次各有芳績如別所云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蓋聞圓光七尺上映真珠之雲面門
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為金堦奪簾
水之玲瓏同珂雪高玄霜之彩豈不
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
必斷故碧玉之樓外堂未易紫紺之
殿入室為難必湏五根之信以信為

三日潔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
之藥十斤之梨千樹之橘青筍紫薑
固栗霜來適口充腸無索不獲八功
德水並入法流四王俱至借讓弘道
同志為友豈不盛歟蕭繹跋

荅湘東王書 梁簡文

十八日晚於華林閣外省中得第九
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清比如此
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縷縷之氣
不異恒日善盡怡悅時有樂事遊士
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
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
甚飢怒吾蒙受菩薩禁戒造預大士
此十二日便於東城私懺十七日旦
早入寶雲壁門照日銅龍吐霧紅泉
合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群金山滿座
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日平等寺法
會中後無事受持天儀臨席辟容
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遣剝頂之時
此心特至心口自謀併欲剪落無疑
馬援遺風之談不辭應氏赤畫之諷

僧迦與議不異昔日竟日問迦牟均
子路探鉤車名名曰因理皇情印可
今便奉行昨晡後方還河住徐搞庾
舌耄僵日夕鏡遠在直時來左右但
不得個儻殊異盤桓之時稍習節文
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余弦申
歎對臨汝俟比多屬疾來宮小稀其
間信使若得不簡曠兼詹事暕為洗
馬時申語言數語論辨向之俟東撫
復成離間衡山九疑尋應引邁臨歧
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至都已來意
志忽忘雖開口而笑不得真樂不復
飲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
知書艾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遵江
仙形均苟序第復資其根緣特為經
營轉禍為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每
增慨憇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
郵事同撫勝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
言王巔靜對金闕懷勢之深未常汨
歌善自保惜反此不多細疏

興梁朝士書

環律師

廣雅集卷第十七 第八

光宅寺曇瑛白藏惟至人垂誨各赴
機摧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
方誠復措訓異門無非懲惡孔定刑
碑以詰奸究釋敷綴磨用檮違法二
聖分教別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每
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
內律為輕外制重或內法為重外
細更輕凡情狃逸肆其阿便若苟欲
利已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
則弃內輕而依外重非唯織羅時宰
便為頗乘理制幸屬明令公庄弼杜
櫟和棗陰陽舟櫟大乘柱石三寶遐
邇向風白黑斯慶貧道忝居僧例頗
曾採習畧屢獲僧曹送事訪律詳
決尋佛具切誠國有憲章絃僧家諱
孰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併奉還
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模釋曇瑛呈
與璫律師書

慧津和南竊聞尋師方日以札見知
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
書乃可引為上客宋玉陳賦則賜以
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摩騰
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寄人弘
德不孤立傳今訪古並非其例豈可
虛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
舉起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
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發笑
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
華陰成市曾何是大舉被如推豈得
慧之燈炬信寶傾河倒海宣說不窮
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
獨高前代況乃闡禪定之物門開智
可号熏修戒善能令十地纏絡守持
慧之燈炬信寶傾河倒海宣說不窮
身行則使八正莊嚴九穆聖凡叶和
幽顯加有懷鉉程雖之好聚螢流麥
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慧
津一介無取内外靡聞學謝懸鐘言
慙粉同斯曲木空廁直蘭類此慕
慕課參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豪
滴之珠華岳穹崇寧俟遊塵之壤薛
故秋風如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
落一毛何閑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
邊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虧替講筵請
益成廢及言悲鍾寧可具披所冀難
靜障除更教誥受不任惠結行遺社

承慧津和南

廣雅集卷第十七 菩薩傳

瑗律師答

信來枉告良用慚然余學慙技癢人
非准的中雖曾講授不異管內闢天
豈足作範後昆踵式前哲蓋身疾弗
療門人引去一師盛業廢而莫傳五
十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
已未有好事者日相請逼遂以罷差
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
下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探覈論部任
持律藏方為美器日見絕塵復有海
表奇僧聚中間士皆學無常師不遠
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
胡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
道殲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
哭訪幽禱令其訓導久廢无以何以
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唯黃謀於
舌抄矣煎水求水未足為喻佞性近
頤方陳寸欵環白

隋煬帝於天台山顛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
超胎教夙漸福復妙機頓悟恆
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息

止於化城指舟航於彼岸開士可行

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立

宮室先必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

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

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

闡契而必籍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

速感而遂通波音盤體於無竭善財

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

信佛語幸遵時導

禪師佛法龍

象戒珠圓淨定水清澄因靜發慧安

無尋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

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選注命

攝遠迎每慮緣美值諸留難亦既至

山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以年

月日於楊州金城設千僧會訖受苦

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

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

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六既受戒

已便舉法名詔帝為總持菩薩也帝

頂受已白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以

法澤可奉名為智者斯同梁高舉約

天台智者禪師與煬帝書

文多不載俗所撰續高僧傳

終南太一山禪氏

夫淨住之末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闡

化道達之方統引群生復信成濟之

務也是以正法存沒畢棄信毀之功

神用昏明終藉情勤之力竊聞輪王

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齊期開於

濁域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

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

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崇拜其

蹤可考至於知機明略弘贊被時垂

清範於遺黎導成規於得信者斯文

在斯可宗鏡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

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禪宗深達至

教注釋經論妙略詞理掩邪道而闡

正津弘一乘而揚七衆世稱筆海時

號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之嘉

稱或寘授於經唱傳神度之美規其

德難詳輒從蓋闡以齊永明八年感

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

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者即

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

六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稟修

啓初心之跬步標後欽之前蹤又圖

神通方便无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

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

而贊之廣于寺辟庶使愚智齊曉識

住也子者紹繼為義以三歸七衆制

信牢強方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

御情庶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

立訖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

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

之不亡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別始於懷鉉終於絕筆凡經十旬兩

淨住子淨行法

南齊文宣公

皇覺辨德門第一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為最上勝者非

無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

顯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虛唱

是知名有真假德有虛實豈可道俗

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觀

殊教異軌分衢舛途未嘗不有其名而

關其德不無其稱而求其用是知有

名無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

也譬若濟海託舟踐途寄足故經云

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

能辦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

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

解脫去其累報若窮其照相好表其

容法身顯其德語其至仁則三念齊

者並号阿毗達磨即十二部經之所

攝也聖教明說理絕凡謀但以初學

或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

撮梗概之貞明摘要疎之茂美足以

神通方便无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
萬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群故号如來
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无
不苞具其美德无不脩故知形端則
影直聲雅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
悅目之華體湛照水發溢群之觀書云
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无以
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
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
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
名无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六師結
誓經問佛名德佛答云

寂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無畏
自然无師保至獨无等倫自獲於正道
如來天人尊一切智力具

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
分逕凡聖路闡幸得信因果悟非常
順智流入正道諸賢並能棹川上之

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生滅之无穷
慕我淨之恒樂凡我咸已仰風食化
割愛辭榮豈得不懔然增到形命相
覽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愍有形等

心存濟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

第五次

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使

第六次

體授地如太山崩

一心歸信無復疑

想奉為至尊皇太子七廟聖靈龍

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名具足清淨度門

辨德門頌

南齊秘書丞王融

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舛逕楊鑪分源
籬柵叢景或幽登舒每缺水激波生
煙深火滅情端徒慙理向空蔽不有

明心誰驅聖轍

開物歸信門第二

如來愍念衆生愛同一子何常不以
善權方便弘濟益之津乎所以垂形
丈六表現盡儀隨方應感法身匪一
及其金容託體相好在嚴顯發衆生
欣樂瞻觀行則大千震動衆魔憚伏
住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
方等釋梵誥仰卧則開一寶道三乘
稟德言則三塗靜苦笑則四生受樂
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當此之時
豈不盛哉今者雖稟精盡昏惑障重
進不覩分衛國城退不聞八音辯說
將由罪業深厚煩惱牢固非惟恐不
見前佛後佛來聖近賢深憂惡道无
由可絕發如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

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使
流晏安告海沉淪沸火而不自拔者
乎當湏慷慨懔厲挫情折意生增上
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自
不堅強其志亡身捨命捍勞忍苦銜
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
無明重閻開了未期辭如牢獄重囚
具嬰衆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
鐵鎖捶撲其軀膿瘍纏周遍形骸
臭惡經血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臣
雖復一心無怠懇誠嘉到忍升高殿
踐玉筵亦无由而果假令愍念欲覩
為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
具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
導自然而現今欲歸信示復如斯將
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
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
重障淨盡無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
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刹
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覩法身
無碍如因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
除煩惱亦必覩諸佛若不如是雖復
殷勤倍切直恐障導難通豈可不五

滌除三業門第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
苦生无身則苦滅既知其患苦則應
挫而滅之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
之法先當潔其心靜其慮端其形整
其貌恭其身肅其容內懷慙愧鄙恥
外發書云礼无不恭傲不可長又曰
過而能改是謂无過經云於一切衆

廣明集卷第十七

四人後
群

生於之如親想各自省其過然後懺悔衆等從无始世界以來至於此生

由於身意造諸苦業並緣愚癡多違至教遂乃嬌慢懈怠形用不恭眠坐放逸行動輕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

殿禮拜旋遶形不卑恭或於父母師長上中下座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

動止乖法非礼而觀用違體製或盜

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有抄掠強奪欺誑增減非分相凌或姪妹恣縱非時

非處因觸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水火焚澆攻略燒陷加毒無罪或刺

剝則考掠斫射傷毀斬截殘害剥

裂屠割炮燒煮炙爛淪諸如此罪或

為姪孫或為財利或為慳貪或為癡我無慚賢愚不愧聖達今思此過若

影隨形怖懼愧悲惻懺悔痛苦懺悔已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為真善

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次懺

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之

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詭曲華詞搆扇狡亂故知有言之患招報

實重廣如自受經彰斯業相又如經失命因緣尚不妄語何況戲笑搆

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次懺

意業意為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

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

者喜怒憂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

此皆所以洗除肯懷去邪務正經云

不得貪慾瞋恚愚癡邪見故知万惡

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營緣

心起故口發惡言畜意顯便行重罪

今欲滅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

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

無事不辨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

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

業庶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豁盡

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懺悔三業門頌

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

言筌利衰畢倚榮辱茲經燕驥匪躡

周錯徒鐫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勤

修理六根門第四

經云罪无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今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

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容體則須六根清淨固知心之軀侵諸識亦

猶君之慄築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懷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新御

物不及於亡驗之此事曉然俱了但以方境森然感發內外更相因倚

搆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

不邪須各慚愧制馭根識如法句經

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

六塵曾无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敢

龜龜縮頭尾四肢藏於甲中不能得

便狗去還出使得永道人因悟我不

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

皆由意根故須恆明六根罪業我從

无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美之事不能修學凡不善之業隨順

復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惟見无慙

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

之色雖有雙目與音不異是大可恥一也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

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羨不能修學

反生憤結聞邪惡事歡然順行緣此
因故推聞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

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
不聞生聾不異是大可恥二也

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
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辱聞諸

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耽普由此業故
墮大地獄生在邊地不聞賢聖五分

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使我輪迴

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

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

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倫生死是
大可恥四也

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

業是大可恥五也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
因緣造衆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
心不慚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
罪種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
乘辟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

可恥六也

廣雅集卷第二

清淨六根門頌

傾都麗佳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蕙肴
芳醞晦黑滋生昏囂競欲貌蕩魂浮
身甘意觸靈孽撮根情葵衛足蟲草
或虞人何不勗

生老病死門第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
染愛潤業沉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為
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
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計吾
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興歎高昇
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
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胚胎經云衆
生受胎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
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
履迫迮劇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餓
鬼母飽急塞母飢渴絕食冷如冰食
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
谷坐久如土鎮立久如懸廁屋下
熏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
難如赤身赴刃叫聲震裂雖具此苦
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月十日或

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
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苦苦經六年耆
根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搔餘命元幾
涅槃經云醉如燈炷惟賴膏油膏油
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惟賴壯膏
壯膏既盡裏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
折軸无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
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
魚斯有何樂當思此老復為大苦次
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
時變改則水石乖狀況此假合之體
危晚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无憚
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
求生不差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
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為之改容形體
不攝傍人為之變色况單身寄病誰
肯提携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
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為大苦復思
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骸
蕭索人物一統无生不終又經云去
處懸遠而无伴侣無所破壞見者悲
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
幽冥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身為

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
我精神摧折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
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生老病死門頌

穠華易遷繁蕪不實星緩鯨肌憐

光燭日二堅潛言十巫空術生之往
矣高松蒲瑟即化翻靈從緣墮質嗟
臍有譏嗟然何汨

責心門第六

身為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
惡業不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湏
深自責責

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
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云君子
顯其過 經云讚人之美不伐其善

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經云恕己可為辭勿忿勿行杖
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
正是意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
不容有此同致所以稱內外者本非
形分但以心表為言也 經云佛

為衆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

疾授藥 書云天道無親惟仁是

與若出家之人觀空无常眾離生死
行出世法是則為內乘此為外在家

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行禮義

是則為內乘此為外今內外道俗共
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
得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
自剋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
法欲涉千里者必裹糧衛足而致也
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糧具戒足而登
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
輕重故能却斷無明退截生死愚闇
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
廉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

夫求而獲者虛則寶愛情深故有傾

危墮墮之咎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

者實則意無染戀故得常安涅槃之

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

及以自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

退察檢失則彼我兼利當知剋責心

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

蹤是故如上善自剋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剋責心行門頌

瞻彼進德莫敢或違願咨小智徒以

太康豈无通術跋此榛荒雖有重離

亦照螢光循情內負撫事外傷留羅

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門第七

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
事檢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弥增悚
恧何謂檢校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
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
時一剋一念一頃

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

幾心欲摧滅煩惱

幾心欲降伏魔怨 幾心念三寶四諦

幾心念苦空無常 幾心念報父母恩慈

幾心願代衆生受苦

幾心發念菩薩道業

幾心欲布施持戒 幾心欲忍辱精進

幾心欲禪寂顯慧 幾心欲慈濟五道

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

幾心欲起求辦所難辦

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

幾心欲作佛化度群生

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

了明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心

心瑕再惟情及三省身華貴危窮隘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飢湏食不可

轉關脫致車違內愁外戰增發火大

不知我艱辛不怒我空乏惟欲貪求

所湏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雖然當受

初無愧容我既促盡謀以相資贍

而汝初無矜念於我於少日中不湏

衣食去何无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給

未嘗為我造作善事獲我衣食飽暖

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

禮拜即生懈怠去何无義此四大身

不可期懷不可委信我今為汝種種

供湏反復攢起種種愛著駁逼於我

行煞盜姪我既愚癡不能制革還相

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

為汝所招我既嬰苦汝亦无利猶復不

知更求更索從今日去不復隨汝流

轉老病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

諸善業方可給汝隨分衣食趣得支

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早

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无礙

呵詰四大門頌

了真

延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唇疑興居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四大求索無慙不知有元有則充給

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苦求樂此皆

四大所湏而我供贍未曾拒逆而此

渾風緬浸旅浴曝加競文內疚誰覩

檢校行業門頌

了真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發惰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呵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所以乘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疾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乍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妙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湏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湏綿縉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薺蒸

歎赫炎烈復湏輕絲廣室風扇牙簾

闇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開議人善惡故湏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渾風緬浸旅浴曝加競文內疚誰覩

檢校行業門頌

了真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

已得幾過懸幡表刹合掌供養

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

已得幾過燒香散花然燈

已得幾過遠佛恭敬幾十百匝

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

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

已得幾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開議人善惡故湏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渾風緬浸旅浴曝加競文內疚誰覩

檢校行業門頌

了真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已得披讀幾卷經典

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發惰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呵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所以乘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疾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乍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妙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湏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湏綿縉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薺蒸

歎赫炎烈復湏輕絲廣室風扇牙簾

闇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開議人善惡故湏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渾風緬浸旅浴曝加競文內疚誰覩

檢校行業門頌

了真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發惰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呵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所以乘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疾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乍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妙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湏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湏綿縉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薺蒸

歎赫炎烈復湏輕絲廣室風扇牙簾

闇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開議人善惡故湏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渾風緬浸旅浴曝加競文內疚誰覩

檢校行業門頌

了真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發惰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呵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所以乘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疾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乍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妙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湏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湏綿縉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薺蒸

歎赫炎烈復湏輕絲廣室風扇牙簾

闇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開議人善惡故湏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渾風緬浸旅浴曝加競文內疚誰覩

檢校行業門頌

了真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發惰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呵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所以乘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疾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乍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妙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湏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湏綿縉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薺蒸

歎赫炎烈復湏輕絲廣室風扇牙簾

闇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開議人善惡故湏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渾風緬浸旅浴曝加競文內疚誰覩

檢校行業門頌

了真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發惰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呵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所以乘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疾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乍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妙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湏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湏綿縉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薺蒸

歎赫炎烈復湏輕絲廣室風扇牙簾

闇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開議人善惡故湏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渾風緬浸旅浴曝加競文內疚誰覩

檢校行業門頌

了真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發惰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呵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所以乘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疾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乍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妙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湏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湏綿縉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薺蒸

歎赫炎烈復湏輕絲廣室風扇牙簾

闇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開議人善惡故湏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渾風緬浸旅浴曝加競文內疚誰覩

檢校行業門頌

了真

廣智集卷第二
萬平七張群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發惰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呵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所以乘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疾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乍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妙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湏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湏綿縉衣裘卧褥溫室若季夏薺蒸

歎赫炎烈復

愛習矻矻子求營營余給匪德日歸
惟殃斯集貪人敗類无慙自及昭回
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順善門第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承道實遠剋責自
咎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總論混知
其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
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阡陌而
觀亦粗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聖境
而期望之人恒引聖責凡良由大教
勝遠尊之者責重法律精微信之者
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
體當觀儀容端麗之人欲觀仁義盛
德之風當尋有礼有義之行何常見
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足
及言所以息譏在於衆僧動為論端
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
毀之者衆書玄城高則衛生道尊則
魔盛今乍聞詰誚之言乃足驚恠就
理而尋非无義而發試為檢其所修
比其所習福之深淺罪之厚薄可加
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慈難遺而能割愛
親妻子是恩深難棄而能割愛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二張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二張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二張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二張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二張

七〇

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
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
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蔬澀
翹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
七珍是人所羨惜而能捨離
錢帛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
奴僮是人所資侍而自給不使
五色是人所欣觀而棄之不顧
八音是人所贊聞而絕之不聽

飾玩細滑人所保善而能精廉无导
安身養軀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
眠卧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為業
恣口用遊人所恒習而處靜自檢
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
白衣日夜无所不甘而已限以晷刻
虛腹

白衣則華屋娘偶而已家間雜善
又行住坐卧如是法 礼拜圖達如是法
讀誦講說如是法 食飲便利如是法
受供行施如是法 修道習行如是法
積灑連沙喻可不深思今諸士女試
自檢察實自多過
瞋恚不避尊貴 惡罵无復高卑
貪求不計毀辱 慢慢不知札節
姪欲不擇禽獸 黜退不避親族
加以憍慢放逸貢高懥恨諭訟邪命
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无有
出家生善門頌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
化城道場曠謐禪迴閑清風飄拂響
震轍徒驚嘯微焉慮脫落何營長稍
有結未寘无生

在家從惡門第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
法无不

答云釋氏純信縱復實心錯背亦差
言其乘名所以余者寔由大法精勝
不欲與善相違汝也既言其信當事
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為諛
詭側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所駁
歎若欲真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
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
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妄
之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積習勝業已
積澗連沙喻可不深思今諸士女試
自檢察實自多過
瞋恚不避尊貴 惡罵无復高卑
貪求不計毀辱 慢慢不知札節
姪欲不擇禽獸 黜退不避親族
加以憍慢放逸貢高懥恨諭訟邪命
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无有

恭敬不隨教誨身見有見及以无見
未嘗省退以札自制一何苦哉惟恐

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此業

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為惡

雖少後皆無邊如毒在身終為重患

諸俗人等惟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

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

夕俄傾之間凶變無常如佛為愚癡

富老公說偈

汲汲憂子財非我何所有愚人多豫慮
莫知當來變

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
散失身死名滅惟業相隨又觀女人

所起患毒倍於男子經云

女人甚深惡難與為因緣恩愛一縛著

幸入罪門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

何不審諦觀為此發狂亂

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

生狀難想非常久想不淨索想臭穢

惡想羅刹惡鬼恒敵人想貪色難飽

增憂苦不斷目面脣口惑人之具人

為所惑破家滅國煞親害子衆禍之

本皆由女色

在磨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日
能賢水開春日蘭敗秋年教隨類反
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僧十經茲焉
遂往憂畏方延

沉冥地獄門第十一

方法雖差功用不一至於昧昧相形
惟善惡二途而已語善則人天勝果
差別於目驗述惡則三途劇苦皎然
而非虛而愚惑之夫好起疑異多言
人天是妄造地獄非實說以不覩故
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了故復不知
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扇是非
疑途亂起明在何日無論未來其事
難了但以即今善惡是驗冥漠非
妻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
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惡
此輩既不修善性趣泥洹則是无知
恒加諫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
重來然此衆生初无改悔今日得出
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
此輩既不修善性趣泥洹則是无知
不識避苦所以倍痛苦之何由得出
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然生偷盜能
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劫
數乃得為人遭受短命貧窮等報又
感外報棘刺沙礫水旱少味不如意
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
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
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
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

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

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无一慈忍
見受苦者惟憂不苦惟憂不毒或問
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
常懷毒害獄卒答曰諸受苦者由是
不孝父母謗佛法僧罵辱親疎毀陷
一切破壞和合瞋恚然害貪姦欺詐
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惱慢懈怠放逸怨恨
迷沒聲色耽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
慚愧具足惡業來此受苦受苦既畢

恒加諫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
重來然此衆生初无改悔今日得出
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
此輩既不修善性趣泥洹則是无知

不識避苦所以倍痛苦之何由得出
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然生偷盜能
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劫
數乃得為人遭受短命貧窮等報又

感外報棘刺沙礫水旱少味不如意
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
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
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
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

廣明集卷第二
第三六

善惡受三塗報惟在三毒是故行人先須觀破於此人身可有出理

地獄門頌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學陰牆雖兩
密幽夜有四知炎山翻烈火水澗匝
寒澌羅城振雲幕鋒樹撲射霜枝茹荼
非去告集木豈稱危求仁曾已得長
歎欲何為

出家懷道門第十二

自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
山作固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尚假苦
切之言令諸有生得入律行今居在
凡愚善惡雜糅何能免點累之愆受
染若斯之過不得內懷驚疑增其忿
憾也然則起忿之來誠由著我如經
所說孰我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
且舉一我元人不患自非正聚誰不
獎之出家本意為滅此惑故諸行者
常湏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此
不修還同无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
今聞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
俗人之惡不可便言无善故通述之

宜各警策夫出家者猶信故入道也

四失謂捨欺誑重報恩決嫌疑滅詣

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行成也
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內既無

信則剪落納衣瓶鉢等於身无用略

引數條不得自怠

已去慣開得空閑已離俗_{愛無攀緣}出入寂定

已離染著得无爭已捨苦境得無惱

已離妻子無纏縛已棄飾好取華侈

已絕聲色減貪求已斷榮辱去我見

已向八正趣道門已披弘誓忍辱鎧

已服解脫涅槃衣已望畢竟空寂舍

已登慈悲憇捨堂已見迴向之大利

已聽多聞自覺音佛見出家之大利

如此所以勸獎誠厲修學故經云蓋

聞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

慾斷絕六情守戒無為其清淨一心

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

能汙榮位不能動免離憂苦存土自

在塊然獨立捨五燈除兩穢二堅縛

二障法二種垢二雨電二雍瘡二燒

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

二謂聞空怖畏三謂不為泥洹四謂

貪著我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

出家懷惡門頌

韞石諒非真飾瓶信為假竊服臯門
上盤吹綯軒下鳳紀徒驚心驕文終

好野實相豈或照淫榮未能捨迹殊

冠冕客事襲駕馳者已矣歇鄭聲无

然亂周雅

在家懷善門第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跡悼今顯其善悅
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

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

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

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

容安處累縛黑闇所縛故知在家者

衆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

屬周旋來往用友遊處奉上接下皆

湏將意不獨徃其應筐籃之用非

求不至既馳求事廣財念无窮惟念

多苦不顧无常擁積腐壞靡知分散

是為欲不憚貪便不能得既眷屬纏

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為惡者衆
雖口止惡要由瞋起是為欲不瞋

恚亦不能得為此資生核算馳求万

方以利弊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難

苦備經或夭身命殘然无幸宴集歡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我加余飲

歎之後暢快莫思是為欲不起癡而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

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云

居處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

親戚如怨家

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經

累備諸苦惱不親三寶不近正法窮

迷閻墮劇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

持清禁六時行道薰修六齋年三長

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

戒十戒菜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子

內外眷屬迴向崇善建菩提因或

撒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

苦者果窮其所有訖供精潔合室營

獄或親親崩亡祈福魂路或生善滅

罪始發信心崇仰沙門在聖无別由

其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

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

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

一切佛刹隨一所感見應接群生學佛威

儀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巧

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无

障盡虛空際大誓莊嚴

在家勸善門頌

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

石曾蘭挺叢菊四氏不為侶三界豈

能渝諒茲親愛深寧以財利拘煩流

捨智寶榛路坦夷途万物竟何疋烈

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門第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園輪轉在家出家未

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為生死所纏身

心勞累遷變无穷無非是苦故經云

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

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无常是

苦何其沉迷頗此顛倒纔驗刺身即

覺苦受何得去樂略引數條證知惟苦

若謂飲食為樂者則應多所食進身

和心悅何意小承分度便成亦患

若謂衣服為樂者則應春夏一服愛

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明不甘樂所

以苦本若謂室宇為樂者何意

不常一處既致馳動明知避苦

若謂妻子眷屬為樂者則應長相歌

笑何意俄爾無常悲號哽噎當知眷

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為樂者則

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

兒變改駭白面黑傷痛少年華美之

艷故知此色本自是苦不是外來

若謂好聲以為樂者則應絲竹繁會

觀聽无厭何意小時便致昏倦耳不

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酣酒以為樂者

則應適意遣憂長无憇患何故神昏

心悶骨節伶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

喪身天命破家亡國受苦无量

若謂朋遊為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

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

相攜無復行意若謂娼妓為樂者則應血氣對強眼神爽少而不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慾輒有疲

困抽腦撇髓頭眩眼亂心驚氣迫筋

骨緩縱口瘞脣焦四肢僵掉抽拔五

藏由此夭命當知姦妓實是苦本若謂榮位為樂者則應始終不變无

恥无辱何意黜陟之間憚悴立至以

鎖骨相

上諸條大舉而言然此六塵五情遊
心之處无非是苦所以大聖覺察三
界牢獄知苦不迷解脫生死

三界內苦門頌

心忽動紛紜情怡輒遷至歡愛一離
遠傷憂坐衰暮連幌結清陰高臺起
風露腐毒緣芳草天伐寔修姱欲網
必虧生繁置或全免眇眇夜何期悠
悠終肯悟

出三界外樂門第十五

佛世尊說三界世間總是苦聚非惟
一苦而已又是無常無我不淨終歸
於空出世之外則有常樂我淨具八
自在而衆生長迷惑謂為樂一何可
悲且說一苦隨相有八何謂八苦所
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寃
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於一苦
中更有諸苦故諸行人策厲行道節
身口意翹勤匪懈群小無知謂之為
苦大聖圓照三達洞了知此小苦大
樂正因雖有勞頓所期者大非謂為
苦故引諸行相用簡有心

若捨身命憐愍衆生得佛金色身光

明洞徹行住坐卧震動大千相

若札拜父母師長賢聖得佛頂相高明
若不誑衆生讚揚其德得佛眉間毫相
若行慈愛仁救衆生得佛绀青螺髮相
若以光燈供養施人得佛頂出日光相

若以慈意視衆生者得佛淨目上下
若絕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齒齊
若說慈善志意堅強得佛四牙白淨相
若行平等得佛方頰車廣長舌相
若忍苦行決定無亂得佛師子臆相
若行正淨醫藥救人得佛身方正相
若行慈仁不杖衆生得佛脩辭指長相
若視地行不踐至命得佛行不蹈地相
若手扶接有苦衆生得佛手足綱相
若行攝取衆生得佛手足輪千

若說法利接衆生得佛面无飢渴滿
口光辯才相

若持戒無斁得佛法身圓滿相
若在山間頭陀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
若捨華堂幽林禪思衆生謂苦不能
行之菩薩志意堅強所期者大不以
為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
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
為顛倒惑經之所致也故當勤加精
進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若施衣服隱過蔽惡得佛馬陰藏相
若說除患死法得佛廩脣腸相
若善莊嚴不解衆生支節得佛鈞
輻理相

三界外樂門頌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氛三受猶絕

鎖骨相

若柔和順塔右遠從人得佛右旋毛相
若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
若不服華綺沐浴於人得佛皮膚細
磼相

若掃塔除穢得佛身不受塵相

若修万行常願具足得佛前万字相

若捨國城妻子得佛淨土眷屬賢聖相

若自節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

若常讀誦不惡口加人得佛摠持口
香氣相

若持戒無斁得佛法身圓滿相

若在山間頭陀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

若捨華堂幽林禪思衆生謂苦不能
行之菩薩志意堅強所期者大不以
為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
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
為顛倒惑經之所致也故當勤加精
進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雨八苦若浮雲輸心仰圓極罄質委方墳朝遊淨因侶暮集靈山群燈祇開遠照香寓塵嘉薰俛首睇人俗信矣靜為君

斷絕疑惑門第十六

夫因果感應影響相生必然之道理無差舛而衆生業行不純善惡迭用以不絕故報有精廉或貴或賤或美或惡其事迹匪一不了奉行故致疑惑何者如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熾盛親族榮顯而見身命夭促門族裏殊屠害之人應嬰促壽眷屬殘滅而反延年壽孝宗強援廣清廉之行應招富足而見貧苦貪盜之人應見困窘而觀豐饒此乃緣其福故現世輕受如金剛般若去由持經故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輕賤故先世罪滅所以致有此疑者由其无明惑故妄起顛倒不能解了三世業相今略出數條世人惑事用以懲誠庶有識者識以除疑智人以生為苦所以不忍愚夫貪生以生為樂是一惑也智人以不生則

不死故去涅槃寂滅之樂而愚夫惡死不知遠死之方是二惑也智人以居家為苦辭之牢獄書去割情在於驕奢而愚夫染著以為榮樂是三惑也

斷疑惑門湏

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駛東陵富空嗟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頴氏信為仁達尤昭往業習善會茲身勤憂永來奉晏安終嘗卒令名且云重豈若樹良因

十種慚愧門第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僧尼瑕累又聞疑惑轉倒之門退自思省實可慚愧經云慚愧得具足能減障故又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若无慚愧與諸禽獸无相異也涅槃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惡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懷慚愧故罪則除減顯相如此各須慚愧順清白法事乃无量略舉十條以為綱要

第一慚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離苦獲安所以發心行菩提道忍苦受辱今成法身常以正法為我解說

見菜蔬人致患瘦弱勸噉肥美見坐禪者致患勸時聞語引進便稱本情懈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量

廣雅明集卷第十七 献曲八張 啓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二

卷六

而我不能如說修行 第二慙愧
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詔

見佛因緣令具梵行大經昌示而我
聞諫反以為讎背逆三歸札向神俗
迷著善導故違正誨深可為愧

更立此門使尋文求旨知理无不攝也夫衆生以我見故不能推美於物引惡在己而於万善不能修習見人勝行意欲凌之无慙之甚何得不見

今列位顯之庶可無迹
告上直心行無愧

君是真心行轉性人我才能行原初

不作
立詩人

見行布施持戒人開解脫門知其早退慢
見行恩辱精進人自不能行願早退慢

見多聞修定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

見行慈悲喜捨者不能贊勉欲其不行

見菜蔬一食者自行故勸令退院

見行仇心人應慙愧法天觀不

見學問誦經人自无此行不使彼倚

見園遶礼拜者自嬾惰故嬾令不行

見有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

為之
上至行頭直指元不張于反旁毀

恩終行頭陀者取不能得不詎異
今據叔世說法開化以此為高

義當生信滅罪祈福弘道而今登

畏座開廣笑詒之端飾詞自嚴之

高言興色詬謗往還儀容慷慨

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惟詰諺者

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為利養名譽我心愛黨而說法者是非法說若利於

彼增信心故減煩惱故起淨業故知慙知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

世有苦岸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遭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卧伏

卧左右脅各九百万億歲今後更歷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

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知法師實亦為難其善則致福无量

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湏極大慚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

衣食由此衣食勞亂極深所湏繽紛皮草无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

肉身乃至食敢一粒之食非用功夫

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

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

進納更滑食嗜美味无羞无恥湏更變改臭不可近將行將坐如廁不殊

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湏

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極大慚愧門

冬狐狸豐毳春蠶緒輕絲元骸翻為

阻心識還自欺手容羈非曰平生少

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

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愴然一以愧永

與情愛辭

善友勸獎門第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內發慙愧勸獎之功

善知識也今欲修習万行非善知識

无由進道經云如栴檀葉在伊羅林

其葉則臭伊羅臭葉在栴檀林其葉久而偕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

與之俱臭又云近墨必縗近朱必赤

故知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全

梵行善知識者今能將我得升淨土

愚知識者今能陷我墮於地獄當知

善恩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明

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趣之理遲善

友勸獎便勇猛之心疾經有獎課之

文書有勸學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

成故經云菩薩自身布施亦勸他人

今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進一心

之事欣樂姜仰物之恒情今若徒有

願樂之心不行願樂之事未見其果猶若絕糧思味其於飢渴終无濟益

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令

有財富室溫家給人足不勞營覓自

然而至復有貧苦卽弊形骸勞悴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

苦故勸其布施力屬修福若有

衣裘服翫鮮華充備又有尺布不全

垢膩臭雜是以勸獎令施衣服及以

室宇若見甘味珍蓄連几重案又有

藜藿不充困於水菜所以勸獎令施

飲食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

意自在復有卑陋猥賤人不齒錄塗

炭溝渠坐卧糞穢此苦可厭勸令修

福除滅憍慢奉行謙恭豈可他人常

貴我常在賤若見形貌端正吐

言廣利又有面狀矬陋所言險暴此

苦可捨勸令忍辱若見意力強

輕少病登勞行道无辱有人多患不

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

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

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

廣明集卷第二十七
萬華品
物時三者遇三寶福

田時四者當計
萬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
應自覺譏不待他勸

善友勸獎門頌

蘭室改蓬心栴崖變伊草丹青有必
渝終礎豈常皓曲轍且繩直詭木遂
彫藻一蕪或成山百里倦中道隆漢
乃王臣大楚信无保勉矣德不孤至
言匪虛造

戒法攝生門第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勸凡論
課勸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
進趣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為其始可
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乘此
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
如大地長生万物戒亦如是能生衆
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无此戒諸善
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告報罪障
所經人天勝果堪為道器欲感勝果
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
歸五品戒法兩科七衆小學要以三
如經律具顯規猷卓爾憲章行業明

逾鑑鏡今粗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

以發戒之原湏依三寶者蓋由佛法

僧寶天人所尊歸依生信必能出有

若歸邪神反增咎趣故經說六歸佛

清信士不歸諸天神故湏先定邪正

方識逆順經云信為道元功德之母

智是解脫出有之因誠至言也若无

此信心志浮虛歸戒不得是以發足

立信為先何謂三歸謂佛法僧此三

可重故名為寶何謂為佛自覺覺彼

無師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謂為法能

軌能正滅諦涅槃清淨無相也何謂

為僧能和和衆無學功德自他滅處

也何謂為歸可憑可向也何謂為寶

能招利樂正心依仗近獲人天遠登

無學此則三寶區別之門若論極教

理惟一統照无不周照周等覺謂之

佛寶軀無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
衆生解悟信知佛性離此生死招興
利樂是故一切无不歸憑

第一翻耶三歸 第二五戒三歸

第三八戒三歸 第四十戒

第五具戒

第七大菩薩戒

此之七戒所防過境近約大千世界之內一切六根

六大並是戒境廣如常說

戒門頌

金山嚴寶仞瓊睨烈瑤羨牆狐識不
窟簷鸞豈能栖淨花莊思序慧治盜
身倪六群儻未一七衆固恒齊端儀
有直影正道无傾蹊維宮超以悟襄

野音何迷

自慶畢故止新門第二十一

從前發心以來知至德可歸檢校剋
責滅諸惡門疑惑既遣慚愧續修勸
發兼行戒德又顯得捨如是之罪障
資聽若斯之勝法豈得不踊躍歡喜
嗟抒自慶者乎 經云八難難度一
地獄難二餓鬼難三畜生難四邊地
難五長壽天難六雖得人身盲聾喑
肆意輕侮此身死已便在三途隨業
沉沒久乃得出時在道還不正信家
生第八前後佛間不觀正法徒生一

世增長邪見具造衆罪尋余徒死是故經云徒生徒死甚可憐愍奉法行人先崇此意生死大事不可自寬今略出自慶數條繫在心首

佛言地獄難免而今同得免離此苦

一自慶也 佛言餓鬼難脫而今

同得達於此苦二自慶也 佛言

畜生難捨而今同得不樹此因三自

慶也 佛言生在邊地不知仁義

今在中國修習札智四自慶也

佛言生長壽天不知植福福盡命終

還墮惡道而今不以世樂自娛迴以

供養五自慶也 佛言人身難得

一失不返有過盲龜浮木之辭今得

人身六自慶也 佛言六根難具

今尤缺損七自慶也 佛言丈夫

男身難得我已得也 佛言女人

身者湏知佛性則是丈夫我已知也

佛言邪辯難捨我今歸正法也

佛言佛前佛後是為大難我今相與

慷慨立志既見色像又間正法則同

廢野滅惑不殊也 佛言見佛為

難我今頂礼佛所說像功用等倫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第十一張群
佛言聞法為難我今備得聞也
佛言出家為難我今且隨衆也
佛言出家車信倍復為難我今一心
無敢二見欲法愛法以法為師經中
偈言

惟念過去世供養為輕微 蒙報歷遐劫
餘福值天師淨慧斷生死 瘦愛銷无遺
佛恩流无穷 是故重自歸

自慶畢故不造新願

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經長夜每悠悠
陶形練氣任元造啓蒙夷阻出重
幽榮公三樂非為曠其生五福豈能
求靈姿妙境徃難集微言至道此云
修年逢生幸曾以慶盈億貳過儻知
憂畢故斬新別苦海希賢庶善憑
智流

大忍惡對門第二十二

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
情所集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
心無導故以其在苦則多導多惱起
不善業今所以得无导者良由在礙
而修无导故导不為导既於导而無
所导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娑婆
萬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

世界五獨之剝五痛五燒具諸惡報
是故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為
資糧以拔惱為要行此土一日修善
勝於他方淨國百千万劫所以爾者
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能於劇
苦之中卓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
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為希有他
方淨土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
者淨國七財豐溢不假布施攝貧窮
也淨國律儀圓淨不假持戒攝毀禁
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非辱
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
頭然不假翹勤攝懈怠也淨國之人
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不假寂
定攝亂意也淨國智慧明滿不假辯
才巧說攝愚癡也又淨國之人非無
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機土四攝四
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
薄惡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
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
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
難蹈熾火歷冰霜嬰苦切甘楚毒於

無北惱忍何從生籍此煩惱起我諸
善所謂塵勞之儕為如來種當知忍
者有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謂忍弱養

忍思想忍疾病忍飢苦忍疲勞忍寒
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无恥辱忍
撻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憍慢
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

作忍所難辨能行此者真可謂大忍
辱矣

大忍門頌

嵩山之下玉抵禽漢水之陽壁千金
清業神居德非重潔已愚俗道已深
愛憎喜怒生而習吝華芳旨世所欽
鴻才巨力万夫敵誰肯制此方寸心
逸驥狂光曠不御繁羈密匣儻能禁

遣情遺事復何想寂然无待恣幽尋

緣境無尋門第二十三

經云在俗則謂之為縛在道則謂之
為解解即無縛所致縛即資待所招
今若欲有待於無待則有待更煩无
待於無待則有待自遣有待既遣則
無旱之門可入若志在於資養便觀
縛縛更重但衆生凡類觸向多阻不

資於物則自濟無方資於物者累之
重也生累經繞解脫何由今既深知
其累累實為苦何以知之

今欲陸行非車輶人馬不動一累礙也
今欲水遊非舟航不移二累礙也
今欲養身非衣裘屋宅則无所憑託
三累礙也

今欲養命非粳糧黍粟五味柔軟則
無所資待四累礙也 今欲修集

一慧慈像无向五累礙也 今欲

求見一佛及一淨土發奇特心冥漠
不見六累礙也 今欲徹視十方

障礙滿目七累礙也 今欲求佛

聖智以除障惑近是衆生心行而我
不覩八累礙也 今欲披文尋義

雖課心力近在淺言不達意者九累
礙也 今欲誦習經典受已忘漏

十累礙也

几此累礙其事无量聖人所以無礙
自在者由何而致寶由遠諸塵勞自
策為本是所資待莫不勤復自辦不
假於他而他為我用所謂讓而得者
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菩薩

則理滯菩薩

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以其利
在己而得无等衆生常利我忘彼所
以恒縛而無解聖是可求而得非是
永隔無津今若欲學聖捨凡者當遵
聖人所習雖其途无量然津濟要趣
惟一解脫耳故經云若自无縛欲解
彼縛斯有是處今欲學苦薩道必湏
棄凡夫縛凡夫縛者惟願得五欲維
意自在實大縛也苦薩行人棄之
不顧 經云不得畜養奴婢畜生
當自翹勤出離生死若假於他他還
縛我無解脫期今云无奴不立無婢
不辨此乃氣力強梁之時一旦卧牀
百事同棄自救不暇何憂及人宜自
勉厲則解脫之門易可登耳

無尋門頌

悅象忽物終不名龍舉鷗鳥集竚誰辨
絕智亡身孰為導韜名戢曜故能顯
匪日匪月灼以懸安飛安翔虛而踐
壁石無間恣出沒水火有性任舒卷
敷教應俗驚泉流現迹依方逐風轉
大哉超世莫與群希轍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門第二十四

從初辨德極於无尙善惡二途凡聖
菩薩明了審諦斯言備矣惟應努力
勤而行之經云感傷世間貪意長流
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源故自
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為勞
經云我與阿難空王佛所共發菩提
心我常勤精進所以速成正覺又六
得正法智已以無疲厭心為衆生說
斯可謂努力矣夫衆生流轉三有觸
苦相經所以情識閼弱慮淺多迷每
一修善怯退皇擾念念之間百變乖
舛自非勸之以努力獎之以對幹則
勇銳驍果之心不發經去衆生與无
明怨賊鬪戰亦不異世間勍敵相御
世間則須金鉢壯其氣鼓鍾擊其志
禪佛增其怒決烈成其力不資此發
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
牧野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无
漏之智命无畏之師控道品之衆禦
六度之侶建道場之幡擊甘露之鼓
普弘揚鎧胄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
刀執堅固箭楯精進督怠情翹勤課
不及發行登懽喜稅駕頓法雲種智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三五
群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三五
群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三五
群

斷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无明老死
之賊協附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困倚
天女憑帶鬼神億千万衆擔山吐火
雷電四繞欲以闇惑之族退金甃之
師由乎菩薩忍調無想積德久善魔
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王
壞正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
努力何由辨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
劬勞督課便自室內盈實飢寒不切
但能努力无所不濟出世妙行事不
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
不足為難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
之忍漸染自至豈得空捨一生虛過
三塗切已力无所施方復生悔何嗟
及矣所以努力一門既通後者位心
極行惟此而已願幽明聖鑒照覽窮
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努力門頌

豫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州亦可為
精誠必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
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髮美譽垂
自來勤心少奪墜何不努力出憂危
勝幡法鼓榮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

有常元我儼既列无明有縛孰能窺
禮舍利寶塔門第二十五

大聖詮化隨機感益辭若一音說法
各得其解是故應以現生蒙利者所
以降神母胎誕聖王宮 應以出
家蒙利者所以捨金輪位剃除鬚髮
應以相好蒙利者所以現成正覺坐
菩提樹 應以實相蒙利者所以
三轉法輪十二部經 應以減度
蒙利者所以雙樹潛輝現於涅槃良
由衆生障業煩多是故聖化隨應不
一然則現於涅槃者復是增發悲憲
之心以悲慕故善心濃到凡礼拜像
塔皆宜感發悲心潛然思慕慘切其
情追想正法我不食仰泣想如來不
現音盲如入祖祢之廟觀靈若在歡
歎无顏如來慇懃令我等具諸苦
行而我違背自墮惡道在於像末未
蒙解脫以告報故憶如來恩是以今
各歸心於此像塔嗚咽涕零慙顏哽
慟至心奉為 至尊皇后皇太子七
廟聖靈今日信施龍神八部廣及一
切劇苦衆生敬礼十方三世一切諸

刹土中所有如來形像靈廟

敬禮釋迦如來一切現在靈骨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頂骨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體蓋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眼精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紺髮紅爪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一切指骨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牙齒舍利
敬禮如來現在衣鉢水瓶錫杖衆具
敬禮過去四佛生地并行坐遺迹

敬禮如來得道樹寶塔

敬禮如來轉法輪處寶塔

敬禮如來減後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

敬禮阿育王所造元量諸佛像
敬禮天上人間海中龍宮一切像塔

敬禮此國諸州諸瑞聖像
敬禮天上人間海中無量形像

願一切衆生不在佛前佛後常見佛

生常見佛出家常見佛得道常見佛

涅槃能建立是無量像塔盡於來際

佛事不絕

禮舍利像塔門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第十八張牌 舊

越人鑄金誠有思魏后莊木亦云悲

中賢小節猶可戀去聖弥遠情弥滋

祇樹蘭條多宿楚王宮寂漠斯遺基

設像居室若有望開儀駐景曖如之

連卿共日獨先後道悠命舛將元時

傾懷結想惻以慕垂靈寫照拂塵疑

敬重正法門第二十六

諸法本空寂滅無說以因緣故現有

文字當知文字經典本在破病滅惑

為先惑既八萬四千故使教門亦有

八萬四千法藏至於病銷惑遣藥亦

隨亡如戒喻者可以情悉然群生沉

網隨言卦滯由此見故教藥常陳所

以金闕盈於寶殿玉軸煥於神宮辯

指空有於假實表發權智於无方故

如來一代四十九年隨緣示教種種

說法及於涅槃但有聲教計隨言說

必致論亡然以義理談玄正宗无昧

言雖得喪全旨難乖故立法依用永

刊定天魔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

大迦葉法門英雋擊鍾聲告白集功尊

學千僧一夏擇結遺言十二義求三

藏文攝多羅葉典其量莫思蕪積西

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染東翻漢朝法

彼至今年垂六百雜錄正經七千餘

卷詞義明敏談味元遺近則安國利

人遠則超凡譜聖備如卷部智者尋

之至心奉為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

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

敬禮一切真如正法藏

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

敬禮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

法藏

敬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

敬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

敬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

敬禮西印度黑蜂山寺一切法藏

敬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

敬禮北印度石銘舍利佛窟經像

敬禮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

敬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

敬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

人等願一切舍靈入如是法門常能
抱持廣說教化通達无碍

法門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
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
仁言為利壯已博聖道弘濟邈難求
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淵流
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感滌煩憂
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無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門第二十七

僧稱福田群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
發蒙俗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極沉
淪而將濟於三有御法網而弘護於
万齡由是道被天下德光四俗能生
善種号曰福田德響捷樞又稱應供
心乘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乘剃落之
容幽受空樹之報乃興施主為憍隣與
骨肉為瘡痍熱血之相可尋石丈之
倫不遠僧護佛藏明言不迷智論大
經清範攸屬固當目湏三省事必九
思念念策心无時寧舍方可入三乘
之一位預三寶之一貞盛德可觀六
道歸依而出有高行難擬七衆相從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初明集卷第二十
第十方四惡趣 我今悉勸請修持諸戒行
獲得於人身 十方一切人 我今悉勸請
令修十善業 得生於天上 十方諸天人
我今悉勸請登立正定聚 得離於惡道
十方諸學人 我今悉勸請覺察諸煩惱
速證無學地 十方阿羅漢 我今悉勸請
知非究竟位 惟有一佛乘 十方辟支佛
我今悉勸請成就大悲智 教化諸衆生
人天二乘衆 我今悉勸請體覺如來藏
修習菩薩行 一切諸菩薩 我今悉勸請
脩行十度行 速登於十地 呪率天菩薩
我今悉勸請常轉不退輪 速下度群生
菩薩智未明 我今悉勸請金剛滅塵累
顯發真實相 十方一切佛 初成正覺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衆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歸命請願久住於世
如是佛菩薩 我今皆勸請發此殷懃心
是故稽首礼

勸請門頌

俟河之清 逢聖朝靈智俯接一其遇
白日馳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傾翹
遍盈空有盡三界綿塞宇宙罄八達
德光業遂升生覺寂寢常住獨能超

初明集卷第二十
煎灼欲火思雲露沉汨使水望舟橋
弘慈廣度昔有普法輪道御且徐鑄
隨喜万善門 第二十九
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
是以見人行善則興思想摧毀破壞
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此
姢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
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
勸諸衆生如說奉行

初明集卷第二十
十方一切衆 所有微細善仁義及禮智
孝養諫恭德 慈和及愛敬 廉貞清潔行

若有如是善 我今悉隨喜離欲在家人
奉修如來戒 三歸五八戒 十善菩薩戒
我今悉隨喜飯僧施法衣 浴除煩惱垢
清淨諸律儀 離惡名聞者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作好井 橋 舟 度人物 園林池花果
施佛并供僧 徒除熱惱 其福實无量
如是等功德 我今悉隨喜造經流法教
燃燈發慧明 習誦及轉讀 决了諸義趣
若復為人說 倍增歡喜心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建立諸塔廟堂殿及寶刹

彩畫及木像 金銀銅石等 傳寫諸相好
顯示於法身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若有造僧坊 床帳及卧具 令彼息心者
安意於禪林 出入苦空門 次第寂滅觀
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 如來大慈悲
善說諸法門 發生隨喜行 今我等修學
隨喜諸聲聞 忍苦度生死 隨喜諸菩薩
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 無畏天人尊
菩薩隨喜諸聲聞 忍苦度生死 隨喜諸菩薩
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 無畏天人尊
能於三界獄 引出諸衆生 願令衆生類
悉得於佛道 是故我隨喜稽首禮諸佛
隨喜門頌

聞善若已燭良書見賢思齊美通誥
感幽動地孝有誠頃首流脣忠為操
振禮擣文弘憲則機謀颶勇靜薪累
明白入素志冲閑高論窮微契神奧
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期報
百行萬善紛塗軌求誠聲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門 第三十

言迴向者 以不著為義原一切衆生
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
生死者皆緣耽著果報不能捨離若
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隨有微福迴
施群生向於佛道者 則於果報不復

生善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
所說修行迴向為大利是以一切所
作善業皆應迴向兼勸衆生不著果
報何者即此身形果報之本終日養
飼在嚴形飾要必當死徒為保著自
非愚間所以貪愛此身少有慧明何
得無時不狀以是智者撫臆論心不
容貪著迴流生死

十方諸衆生 所行微善業 仁孝及謙恭敬
慈愛柔和等 忠正修禮智 禴逮賤孤窮
如是世俗善 悲迴向佛道 一切諸外道
種種勤苦行 五熱炙其身 投巖赴水火
反縛塗灰等 无量諸邪見 今皆為迴向
同歸正覺道 一切清信士 歸戒行十善
乃至諸女人 亦能修福德 又能善說法
開化衆妙福 復以施群生 共成无上道
一切弟子衆 聞聲即解悟 善來成比丘
乃至四道果 方便及初觀 呂空非常想
亦迴施群生 共向无上道 十方諸辟支
自然成緣覺 深悟在別世 晓了因緣法
隱顯化衆生 獨處樂善寂 如是兼一切
盡迴向佛道 十方諸菩薩 讀誦於經法
入禪出禪者 勸物行衆善 如是等三善

一切衆德本亦迴施群生歸向元上道
一切諸善等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
有无不雙盡悉令與一切同入真妙境
若迴有相心皆向解脫道如是諸菩薩
我今勸迴向發此无著心是故稽首礼
迴向門頌

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
驅車秣馬徇世業市文鬻商義銜虛名
三墨紛紜殊不會七儒委簪曾未并
吉凶拘忌迺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
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
咄嗟失道余迴駕汚彼流水趣東瀛
發願莊嚴門第三十一

原衆惡所趣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
害害他勿過於此故經号為根本三
毒能煩能惱勞擾身心於緣起惡三
三九種然此九種義通善惡三善根
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
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動亂微塵
起相見即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
常發弘願以自在嚴願一切衆生皆
從今日乃至菩提眼常不看貪姪邪
艷或人之色不看瞋恚醜狀唇裂愚

癡闇鈍倨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十
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薩下生八相之多
如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色願一
切衆生耳常不聞悲啼愁歎聲地獄
苦楚聲餓鬼畜生受苦聲八苦交對
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万四千塵勞
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万
四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
如是等聲願一切衆生鼻常不
聞煞生滋味飲食之氣三十六物草
叢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氣五辛能
薰九相尸氣願鼻常聞十方世界諸
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諸
功德香學无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
万四千諸度無漏之香十方諸佛說
法之香願一切衆生舌恒不嘗衆
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願
舌恒嘗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
其舌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法
喜禪悅之味解脫泥洹前上勝味
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邪姪細滑生
欲樂觸不覺鍾湯寒火之觸餓鬼畜
生諸苦惱觸四百四病寒熱風霜瘡

革革風飢渴困苦等觸願身常覺清涼強健心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在

觸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

告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万四千

塵勞之法十惡五逆九十六種邪師

之法三塗可厭生死大苦願意常知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為醫王法為良藥僧為看病者為諸衆生治生死

患令得解脫心常無礙空有不染發願門頌

心所期苦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逭

照慧曰苦駕法雲騰危城苦出塵館

芳珠輝苦間歲時寶樹飄苦警昏旦

清露掉甘永以挹喜園流采常為坑

無待殷鼎方丈著安用秦筆織指彈

勤誠欵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摹
勑彌造

廣弘明集啓福篇序 卷第二十八 群 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福者何耶所謂感樂受以安形取歡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周統識心三界牢獄三科檢定一罪二福三日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王論其相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成我固屬於天主道則虛通元滯據行不無昧昧則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則特達理性高超有空斯道昌明如別所顯今論福者悲哉為初悲則哀苦趣之難辛思拔濟而出離欲則識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登神緣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為本故虛懷不繫則其福不迴於自他倒想未移則作業有乘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從不息王者識形有之非我興位持於塔寺餘則困於不足多行施以周給是知為有造業未曰起升多由起過重增生死故云為有造罪一向湏捨為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行兩分滯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

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興倒結業故
啓福本擬歷賢明
唐廣弘明集啓福篇第八 悔罪篇附
梁代弘明集啓福篇錄 王談曰燭

北代南晉前秦前燕南燕後秦

諸帝與太山朗法師書并答

與林法師書 普王答

捨身願疏 沈休文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千僧會願文 沈約

依諸經中行懺悔願文 梁高祖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八關齋制序 并制十條 梁簡文

為人造寺疏 梁簡文

謝勑齋架巖啓 三首 梁簡文

為諸寺作檀越願疏 梁簡文

設無等福會教 梁蕭諭

荅湘東王書 梁簡文

與印闍梨書 二首 梁簡文

與劉闡載書 梁元帝

與約法師書 沈約

與印闡梨書 梁元帝

與雲僧正書

梁王筠

者送素二十端白飴五十領銀鉢二

與長沙王別書

梁王筠

荅雲法師書

梁劉孝緯

晉天子司馬昌明書

皇帝詣問太山明和上承敍德光時

飛聲東嶽靈海廣淹有生蒙潤大人

赴世善翼注時輒申經略懸稟妙筭

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元皇龍飛遂

息江表舊京淪沒神州傾蕩蒼生荼

蓼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悼朕心長

驅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剋復

洛陽息和上同養群生至人通微

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

驅明光錦五十疋象牙簾五領金鉢

五枚到願納受

僧朗頸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為

聖非德非聖何敢有喻夫曰出家拯

息塵表慕靜山林心悌玄寂靈迹難

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

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无

邊願開大乘伸揚道味僧明頸首頓首

秦天子符堅書

皇帝詣問太山明和上承妙聖靈要

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岳神

筭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

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万物養存生
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
陽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
請庶冥靈光迴蓋京邑今并送紫金
數斤供鍍形像綺綾三十疋奴子三
人可備洒掃至人元達幸望納受想
必玄鑒見朕意焉

僧朗頸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
忝在出家拯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
弘直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憇懃

實感恩言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

開法輪顯保天祚僧朗頸首頓首蒙

重惠賜即為施設福力之功无不蒙

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

燕天子慕容垂書

皇帝詣問太山明和上澄神靈緒慈
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籍
慕統方夏事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
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
征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

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誠文歌何
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袈裟三領
綿五十斤幸為呪願

僧朗頸首類首能人御世英規遐邈

有歸僧朗頸首類首

廣雅集卷第十六 第七張群

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
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
膺期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
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

載融群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

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頸首

南燕天子慕容德書

皇帝詣問太山朗和上憇神履道飛

聲喚世休問遠振常无已已朕京西

夏思濟大猷今闢未平事唯左右已

命元戎赴寧伊洛奠因期會東封巡

省憑靈仗威湏見指授今遣使者送

金浮函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

玄鑒照朕意焉

皇帝詣問太山朗和上憇神履道飛

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

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

遐迹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灾武王

即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

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泣朕以無德

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

上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絰百疋并

假東齊王奉高山莊二縣封給書不

盡意稱朕心焉

僧朗頸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

融溢皇澤載賴善達高鑒惠濟默首

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

恩旨殊隆貧道習定味靜深山豈臨此

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

秦天子姚興書

皇帝詣問太山朗和上憇神履道飛

聲喚世休問遠振常无已已朕京西

夏思濟大猷今闢未平事唯左右已

命元戎赴寧伊洛奠因期會東封巡

省憑靈仗威湏見指授今遣使者送

金浮函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

玄鑒照朕意焉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

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

雖玄宗冲綱妙言幽深然所以會之

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

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以徵

之故夫殆墜之盲可得之於千載將

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无之談

旨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

造精之言誠難為允理詣其極通之

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

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遑

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叙色空

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為有明旨耶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維年月朔日弟子皇太子諱稽首和南

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

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真

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

帝暫鬱御膳小饗輒行四海震邇百

司戰竦諱歎多幸夙世善緣忝生

王家叨守諸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

禁門且啓欣問暨之安寢城靠草闢

訪餚夫之幸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

籃精舍繞足頂札百神徹衛方福具

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

弘慈十号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

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

仍留百僧八閏行道又度二士同日

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

壽與南山共千年將北極俱長道懸

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
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
信之不可能是以微之於文未知所
釋今故詣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
疑洽稽首和南

實習記卷第十八 第八張群

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万之劫可期

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

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届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企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茲辰預此慈善又普為積苦餓鬼受罪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羣飛濕生化生有想元想皆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捨身願疏

沈氏

優婆塞沈君勤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去去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大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衍楚膽未足爲辟靜念求我无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空呼名之爲有豐己傷物日寢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欲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

直溫肌歎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筮

盈歲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饑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悠悠黔

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為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无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笥委餘襲冬夜既蒙累薄而擴有羸衾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共陋已甚方諸宴室所邁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寒困苦為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隨誠難輕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捨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真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牙楚組之釐靡救塗壞而嘗欲易繁每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暉日朝烏度夾鍾紀月十八日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徒拂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飲

非香國而野粒山疏可同屬懶拾

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捐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者刀俎非

一切剃除蕭散形質超然盡彼群生成有佛性不因翦削此路莫由綠業舛平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為難故開以八支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寘之虛室主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人高卧取逸閑堂呼為八閑去之寶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同善來分留上德勗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弟子蕭王上自諸佛世尊道德僧衆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大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衍楚膽未足爲辟靜念求我无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空呼名之爲有豐己傷物日寢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欲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

光於中寢徒以心源永滯情路未昭
歲時忘理慙獨悟不能叶調五氣

諸君莫以爲輕，一言以蔽之，六神霜暑或賽風露時，死是以

敷襟上寶撫誠妙覺欹捨肌膚之外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夙理府隘

時順方社雲翔百妖霧滌望北極而

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寢居紱核
則天均慶少陽分福儼日承休諸妃

闡齊祥之符皇支廣惟祺之祚新飾

崇臺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接清信勵茲而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祐

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元爽

有渠高依諸經行藏類文第六無其文於下惟
羅篇中有梁陳辛氏經藏類文應是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万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岸迷塗遂遠溺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為空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无期約所以撫心自惻臨踐非辭者也至聖凝寂无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極物

光於中寢徒以心源永滯情路未昭
識謝薰忘理慙獨悟不能叶調五氣
綏御六神霜暑或褰風露時舛是以
敷襟上寶拯誠妙覺訖捨肌膚之外
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夙理府給
時順方杜雲翔百姓霧滌望北極而
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祐
則天均慶少陽分福儼日承休儲妃
闡膺祥之符皇支廣惟祺之祚訢飾
崇臺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接清信
勗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祐
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元爽精舍
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俾午以福
衆生芳塵餘法峨然未改約以往夏
邇罹疴疾帝上哀矜深垂愍慮以月
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
宅隆重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極洪德
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
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堂約法師於
所住山寺為營八集其一仰憑上定
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
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
經訓心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消毫
應證來業无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
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蓋以
敬寄誠心云尔

微寄誠心云爾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梁簡文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
緣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
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
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竊聞涅槃經
言身如盡水隨盡隨合是身不淨九
孔常流凡夫愚人常行味著愚癡羅
刹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沙門之
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

情守布衣為其清淨得一心者則
能除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憂
告故知出恩愛懶薄俗為難善來比
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日慶
人出家願一切六道四生常離愛欲
永拔无明根削遣閻惑心修習波若
慧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殊之辯被
忍辱鎧秉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
座結經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清白後
報尊重所有罪業皆悉勝出受持法
藏為佛真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
切大擔不休不息仰願十方盡虛空
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
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
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
一切諸天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
諸仙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
正直守護一切善神又願今日現前
幽顯大眾咸加證明今日擔願使弟
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衆
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願皆札一拜

梁簡文

盡形壽永為極越雖七寶四事多謝往賢一念
片言庶符般若方類不滅之燈終非
起煙之密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宮家
國內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龍八部六
道四生普皆蒙福

設无导福會教

梁蕭綸

僚紀大士廣濟義非為已導引群生
種種方便所以虛己樂靜表之內經
確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性斯意
足論隱不隔真乃為菩薩廬山東林
寺禪房智表法師德稱僧傑實号人
龍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為事屈不
為時伸上下无常一相无遂能捨
彼嶠閣來遊始濁興言一面定交杵
臼余以薄德謬臨大邦教義未聞貴
賢總至昔綺季之出漢年樊許之興
唐日茲迺聖主流慈天澤傍被異人
聞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
并致啟開士躬詔勝福下筵食道凡
厥民諒妄及庶士同不率從咸皆請
業上營乾懸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

荅湘東王書

梁簡文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蕙堪把沂川
可浴弟邵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翼
州為政暫止褰襪之務唐景萬大言
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辭盡游玩之美
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
西山白鹿懼不能齋子豫赤丸尚憂
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間靜然
四屋念絕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
獨思吳客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
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
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
遠近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
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漢有閑外
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
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敬
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懨然失
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
病遣疾尋別有信此无所伸

病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
病遣疾尋別有信此无所伸

梁簡文

與琰法師書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一日花異色結絲
成春道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玩清虛
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
之樂弟子俗務紛糾勞勦特深曠然

此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辱
有緣之傳事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
三歲想思引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
信無述寸衿綱和南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

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洹之

裏恒有語對眷仰之深无時不積久
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
為津及不可前昨已來微事義聚龍
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

頂聞之善謐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
復無極昔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
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花水今段
西下持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
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无地
歎恨何已伏承與駕尋幸伽藍真於
此時得一觀止辨論青豆之房遺惑
赤花之舍追徃年之宿眷述即日之
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問佇
有還書網白和南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繹

菩薩蕭法車置邸大士劉智藏侍者
自林宗過及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

荅湘東王書

心弥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
月懷賢有勞寤寐忘興寢方今玄
冥在節歲聿重北宮井溢想禪悅為娛
藥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悅為娛
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
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无
薛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
梅雨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
周黨傳芳於大原或有百鎰可捐千
金非貴松子為食蒲根是服未有高
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蘂
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跕步有
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揔之何其盛
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
眺之山亦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漱
浦尚想彊臺瞻彼漢池載懷荒谷以
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
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弥用
恩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
偃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花之劍
藩維有限脫屣无由每坐向詡之牀
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
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

抵掌我勞如何想无金工數存抑亦
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派川弗遠
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蘋
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與約法師書

沈約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
韻冰桂齊質自接采同涵年逾一紀
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
遙寡務何嘗不北游覽南居宴宿
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為

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陳

揪欵持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

篤信精深甘此藿食至於歲時苞苴

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

輒斬而後與用為歡謔其事未遠其

人已謝昔之諧調修成悲緒去冬今

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恰焉興想淚

下不禁指遺恭送以充蔬僧一鉢法

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恒交覽物存

舊亦當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

子沈約和南

興印闍梨書

梁劉之遜

大慧稽首和南大慧精誠無惑奄丁

禍罰攀跡永住五內唇輪自咎自悼
万歿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亂繫想
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戀善母
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
任遺言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
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
永畢不可復希長歸懊惱无心苟存
伏度聞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援
必隻靈遊於淨土不圖此啓臨紙崩
絕大慧和南

興雲僧正書

梁王筠

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弟子豐
結幽明備釀茶藜攀援崩踊肌龍麋
滑尋繹煩冤肺腸寸斷號天叫地永
隔精誠捨命捐軀終無補益思欲仰
福廣為法事以申罔極之痛少寄追
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教建齋設
會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群生其
福不淺仰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
德凝深智苞空有照通真俗多聞不
窮機辯無礙一代師匠四海推崇第
子宿植善因早榮親眷情同骨肉義
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文內典則

為善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願來
歲夏中欲仰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
彼此眷愛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
要請既多故預詔聞必願允遂豈圖
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歛厝言无次
弟子孫子王筠頌首稽首和南
與長沙王別書

梁王筠

筠頌首稽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
比勝約承入東札拜用深傾仰昔藩
后遨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
川送遠鋐金飛旆泛此安流猶復見
重良書以為盛德未有選日簡辰歸
誠繫念尋法城之遊逗祇園之聚翹
心贊歎无以辭說僕風疾增瘵蹇廢
蓬門不獲執離弥深傾懸願敬勗白
書不次王筠頌首稽首

荅雲法師書

梁劉孝綽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勑旨所荅劉太
儀思勤啓義窮深遠語兼巧便伏聞
希有身心踊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
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
皆執心黃屋瑞無緇馬事極寥寥之
中理闡天人之外皇上自茲善覺降

迹閑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
慈導三有仁濟万物猶以法藥未周
寶船不僅解劍却蓋躬詣道場瑞花

承足人觀雕輦之盛金輪啓路物親

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杖驚本无

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膺引梁丘隨

劍之說曰彈觸瑟之辭何異迴龍象

於鬼徑注江海於牛跡聖哲熟曲

相誘喻豈直淨一人之垢衣將以破

群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幼親真

言但惑網所縛塵勞自結微因宿植

仰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食香鉢復得

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菜受潤

矣風雨潤之層門鮑肆化成嚴淨之

榮光玄扈造符翠媧召蘇阿闍朝謹林

林夜靜西瑣協律南音迎神衣魚操龜

之俗懷音請吏反踵脩股之渠膜拜

空首四海懾然中外提福尉候無警

書軌大同猶以為資宸眷旒人世微

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

意玄門手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

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屑袞

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

矣風雨潤之層門鮑肆化成嚴淨之

所躋躋鵠鵠於仁壽之城參墟與

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

帶遐長原陸奕秀高巖聳起作鎮東

偏峯羅辟玉就頭之狀非美岫列三

珠難足之形可陋洞穴脩風生和雅

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

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礼旋駕西

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雲移

疑鑿併蹕乃達仁祠于彼勝地成之

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

鑿事陽荒裔道若存亡指王馭歷弘

濟區有前聖後聖旦暮為期以此勝

因仰為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

廣雅明集卷第二十六

廣雅明集卷第二十六

廣雅明集卷第二十六

廣雅明集卷第二十六

廣

遇弥臨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

衢百年之神俯輕群后一音所尊遠

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

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雨曜

合德二儀受錄錯於靈河開金簡於

仙獻龍官鳥紀未可疋其光大像天

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

良道高上嗣牢籠啓誦孕育莊不六

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

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益博利

被於万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

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措或差无取

正覺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詔

魏收

門下皇居帝邑揆日曆星仍知有常

几席斯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

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

乎萬國當陽負扆深存底壯濟下利

物無忘懷抱躬仁訓儉不遺造次今

臨嚮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乏

溫華每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

離宮別館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

忘懷而乃千門洞啓万柱周架上迫

廣雅明集卷第二十六

廣雅明集卷第二十六

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震殫珠璧

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並列蕪穢

自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興仍創棟宇

規摹宏博有司過實正人逞巧萌庶

勞止糜費難量既非殿寢正所便為

虛衛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翦

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

顧茲侈麗豈伊寧處自魏朝失政九

城崩離人神無主寶求明聖我太祖

獻武皇帝握茲軼紀執斯地絡懸持

日月嘯吒風雲糺忠貞以成務感靈

微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

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應寶

祚永惟家社仰祇先志尚竦玄門思

展聿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

憊國城何寶期濟率土至於圓極可

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此處極土木

之壯窮丹素之妍奇恆備於刻削光

華畢於圖采顧使靈心盼饗神物奔

會真覺惟寂有感必通化為淨土廣

延德衆心若琉璃法輪常轉灑甘露

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劫

後周明帝修起寺記

制詔孝感通神贍天同極莫不布金
可期鶴林无遠敢緣雅頌仰藉莊嚴
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日可令太師
晉國公總監大陸岐大峻此二寺營造
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
立寺建碑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弗靜隣影如流空切欲報

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

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錄

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旌

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閭閻二代造

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

漢魏性者梁氏將滅親尋攜褐蕭警

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孤疑

未及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

威懷連城頃賴隋郡安陸未即從風

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剋始於是日

遂督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

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

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放命

繼其施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

於是鳴臺執誠假道北隣皮服欽風
煙隨霧集懸兵万里直指參墟左榮
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既功而英威
大振齊人因以挫劙周武賴以成功
尚想王業之勤遠作風化之始率夷
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
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
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
仰神猷事宣真寂降生下土權變不
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
勝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
花玄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寶
刹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言昔
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日巡遊有聞
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矣其襄陽隨
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
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尊
揚茂實同天地而長久

嘒朕出車練卒盪滌妖醜誠有倒戈
不無困戰將士奮發肆其威武如火
燎毛殆无遺燼于時朕在廊廟任當
朝宰德慙動物民陷網羅空切罪已
之誠唯增見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戰
寶危機節義之徒輕生忘死于戈之下
又聞徂落興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
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懷至道興度脫
之業物我同遇觀智俱愍思建福田
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日菩提增長
倅逆之侶從闇入明並究苦空咸拔
生死艱覲之觀化為微妙之臺龍地
之野永作頗梨之鏡無邊有性盡入
法門可於相州戰地達伽藍一所立
碑紀事其營構制度置僧多少寺之
名日有司詳議以聞

地雖則聚沙蓋鮮實覆匱於者山水
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
殖嗣膺寶命臨御遐宇寧濟蒼生而
德化弘刑罰未止万方有罪寔當
憂責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
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
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
日行道仍慤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
德並為一切上及有頂下至元聞喧
飛蠕動預稟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
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地獄六
趣悉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然疚懷用忘興寢恩所以樹立福田

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文兵之處
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

招延勝侶望法故所振變炎火於青
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
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

造院宇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

破薛舉於幽州立昭仁寺

破宋孝生於台州立普濟寺

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

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破王世充於邙山立昭覺寺

破竇建德於鄆州立等慈寺

破劉黑葵於洛州立昭福寺

右七寺並官造又給家人車牛

田在并立碑頌德

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門下刑期无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
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于戈濟時
靜亂直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
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末創義志存
拯溺欲征東伐所向平殄然黃誠之
下金鏃之端凡所傷殘難用勝紀雖

復逆命亂常自貽殞絕惻隱之心追
以愴恨生靈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
懷无忘興寢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
禁戒之科煞害為重承言此理弥增
悔懼今宜為自征討以來手所誅剪
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為建齋行道
竭誠札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
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万劫之苦藉
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為先八正歸依
慈悲為主流智慧之海膏潤群生翦
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
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
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无遠不思大
聖之規元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經家
登仁壽冥緣顯應大底含靈五福著
於洪範三才終於世界比因喪亂僧
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元人紺駭青
蓮拂風沐雨眷言彌毀良用撫然其
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為僧
足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
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委有司量定

務取精誠德業无問年之幼長其性
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
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錄附殿
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為多有僧徒
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恠或
謀撫醫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
致賊賄或鑽膚焚指駁俗驚愚並自
貽伊戚動掛刑網有一於此大虧聖
教朕情深護持必无寬捨已今依附
內律參以金科具為條制務使法門
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有
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錄狀聞奏庶
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
法味菩提路絕諸意垢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勅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
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
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
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
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
自今以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
像賣鬻其見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

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直
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核勒到後十
日內使盡

與逞律師等書 褒亮

竊伏下風久指高義有懷靡託於
悒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
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岳創立僧
宇此山蘊蓄奇秘控接煙霞削峯累
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為勝地賢哲之
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寧厥導興
廢弘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
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駕臨之群法師
等學洞經典譽宣真俗實宜共化蒼
生外於彼岸且達人臣已存乎應物
大德忘名唯在申教理必弘濟无隔
遐迩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
遠禪居邇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
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造興聖寺詔 貞觀三年

門下昔丹陵啓聖華渚降祥叶德神
居克隆鴻業朕丕承大寶奄宅域中
遠藉郊禋之慶仰惟樞電之祉恩園
之礼既弘撫鎧之情徒切而永懷慈

訓欲報无從靖言因栗思憑冥福通
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
敬增靈祐宜捨為丘寺仍以興聖為
名庶神道無方微申凱風之思主者
施行

為太穆皇后追福願文 文帝手疏
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
寺日

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仁之所愛者
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
訓慕栽之念何日而忘同極之情吳
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廩丘
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信可悲夫
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疚興言永慕
冀銷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
之慶

大周二教鐘銘

皇帝製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庚寅造鐘
一口冶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正
鴻爐化茲神器雖時屬蕤賓而調諧
夷則故春秋外傳日所以詠歌九則

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
冥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遙徹洞玄
三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闕應供延法
侶而尋聲金闕降真僊仙冠而聽響
式傳萬古迺勒銘云

實際遐曠 通玄洞微 化綠待業
造理因機 靈圖降采 慧日垂暉
金河霧集 銀澗雲飛 一其
九霄仙籟 五岳真文 智炬遐照
禪林普薰 金鼓入夢 瓛鐘徹雲
訓藜栽之念何日而忘同極之情吳
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廩丘
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信可悲夫
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疚興言永慕
冀銷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
之慶

二教並興 雙鑾同振 遠赴天霜
逼虧地鎮 陝河浮影 漢溪傳韻
音調冬立 韶呂秋分 其
金河霧集 銀澗雲飛 一其
九霄仙籟 五岳真文 智炬遐照
禪林普薰 金鼓入夢 瓛鐘徹雲
訓藜栽之念何日而忘同極之情吳
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廩丘
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信可悲夫
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疚興言永慕
冀銷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
之慶

波若无底 重玄有門 長闢久暗
永拔沉昏 不求正覺 莫會天尊
唯令智乘 先度梨元 一其
大周興善寺鐘銘

皇帝道叶金輪示居黃屋覆燾万方
舟航三界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
同宣雅頌之聲與梵音而俱遠乃命
鳬氏範茲金錫響合風雷功侔造化
騰驥猛虎負箕虞而將飛宛轉盤龍

繞乘風而如動希聲旦發捷捷夕震

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

圓海有竭福祚无穷方石易銷願力

無盡

京師西明寺鐘銘

今製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星紀月次降

婁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

皇太子奉為

二聖於西明寺

造銅鐘一口可一萬斤發漢水之奇

珍採蜀山之秘寶虞倕練火晉曠飛

鑪帶龍虎而騰規應鯨梓而寫製聲

流九地遐宣厚載之恩韻徹三天遠

播曾是之德寤群生於覺路警庶類

謹敢勒貞金銘曰

青祇薦祉黃離降精渴川毓德

瑤嶺飛英吹銅表性問寢登情

興言淨業載啓香城七珍交鑄

九乳圖形翔龍若動偃獸疑驚

製陵周室規踰漢庭風飄旦響

霜傳夜鳴仰延皇祚俯導蒼生

聲騰億劫慶溢千齡

廣弘明集悔罪篇序終南山釋氏

贊馬

夫福日富饒罪稱摧折富則近生趣

厚報榮祿滿於目前遠則三聖膝相

資用豐於群有至於罪也返此殊途

良由沉重貪瞋能獲果登苦楚所以

罪業綿亘勞歷聖凡惟罪聚不足

討論綱正行事該小學致使湏斯

二果尚弊於愁凝羅漢漏盡猶遭於

碎躰是知无始故業逐分段而追徵

有為積障望變易而迴道自古正聖

開喻滋彰時張四惑三三九品欲使

隨念翦撲豈得縱以燎原然以煩惱

增繁難為禁制勃起忽忘早樹根基

過結已成追悔無已但以諸佛大慈

善權方便啓跡徃各導引精靈因立

悔罪之儀布以自新之道既往難復

覆水之喻可知來過易救補浪之方

湏列遂有普賢藥上之侶分衢而廣

斯塵道安慧遠之儔命駕而行茲術

至於侯王宰伯咸仰宗科清信士女

無虧誠約昔南齊司徒竟陵王制布薩

法淨行儀其類備詳如別所顯今以

紙墨易繁略列數四開悔過之宗

華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

廣弘明集悔罪篇第九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第三張群

謝勑為建涅槃懺啓梁簡文

六根懺文梁簡文

悔高慢文沈約

懺悔文梁簡文

陳群臣請隋武帝懺文梁簡文

梁陳皇帝依經悔過文梁簡文

謝勑為建涅槃懺啓梁簡文

臣經咎伏聞勑旨垂為臣於同泰寺

瑞應殿建涅槃懺臣障雜多災身懺

饒疾針艾湯液每轉天覽重蒙曲慈

降斯大福冀惠雨微垂即滅身火梵

風纔起私得清涼無事非恩伏枕何

答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

此无所謝也越勑

六根懺文梁簡文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眼識

無明易須朱紫一隨浮染則千紀莫

歸雖復天肉異根法慧殊美故因見

前境隨事起惡今願捨於肉眸俱瞬

佛眼如決目玉見淨名方丈之室多

寶蹟塔之瑞爭丘鷲山之光弥勒龍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第四十一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各三種詳

卷之八

卷之八

耳根闡鋒多種衆惡悅染終哥聞勝

法善音昏然欲睡聽鄭衛淫靡躋身

側耳知勝善之事樂之者希淫靡之

聲欣之者衆願捨此穢耳得彼天聰

聞開塔管籥之聲彈指聲妙之唱諸

佛所說悉皆忘持香風淨土之聲寶

樹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恍然入悟

鼻根過患亦復頑嚚耽染六蘭流連

百和麝金易著瞻荀難排雖復一薰

一蕕叶性難遣空中海上亦不自覺

至如雕爐在彼翠霧飛煙識染相牽

弥生纖累所以卿姐甘端自謂馨香

鳥鳴嘯鼠不疑穢惡今願捨此中根

提囊拭鉢捧齋積之寶飯長離穢濁

永保清升

舌根障重染惡尤深毒刺爭興惡地
龍起既負五黃六禽之首又甘九鼎
八珍之味所以焚山破卵涸水枯鱗
入陣之苦雖復鵠鷗鹿胃猶不稱甘
鳳肺龍胎更玄不羨雖羅鼎俎未必
皆當在彼衆生於命已酷或復間朋

亂友破俗傷真變紫奪朱反白為黑

所以謗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說

越肅吳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

駟馬既失於事難追願斷煩惑入清

淨境既同阿難乞乳之譏又等淨名

寂默之致食禪悅之六味欽善法之

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

身根頑觸唯貪細軟質體塵厚不重

戈矛莫不受我輕他凌人傲物縱此

裸虫不羈醉象六塵四倒自此而生

五蓋十經因斯而致所以象簾清閑

遨遊於夏室重衾孤白溫煦於冬房

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鶴首翠樓去來

有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閑四大

假成豈有真我願捨此畫瓶得彼金

色淨寶珠之法飾照琉璃之慧體長

歸五分永等十身

意識攀緣其罪山積險同夢幻詳若

猴援懸鐘高堂一念難靜走丸索上

百慮先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

九十八使驚驚兀已所以灰心滅智

行拔於三乘風禪靈飲道高於六度

今願斷此意根祛累斯盡心當恬怡

洞照无生一切衆罪悉滅俗門三界
異途歸之真城懺悔已責誠心作禮
亂友破俗傷真變紫奪朱反白為黑

所以謗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說

越肅吳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

駟馬既失於事難追願斷煩惑入清

淨境既同阿難乞乳之譏又等淨名

寂默之致食禪悅之六味欽善法之

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

身根頑觸唯貪細軟質體塵厚不重

戈矛莫不受我輕他凌人傲物縱此

裸虫不羈醉象六塵四倒自此而生

五蓋十經因斯而致所以象簾清閑

遨遊於夏室重衾孤白溫煦於冬房

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鶴首翠樓去來

有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閑四大

假成豈有真我願捨此畫瓶得彼金

色淨寶珠之法飾照琉璃之慧體長

歸五分永等十身

意識攀緣其罪山積險同夢幻詳若

猴援懸鐘高堂一念難靜走丸索上

百慮先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

九十八使驚驚兀已所以灰心滅智

行拔於三乘風禪靈飲道高於六度

今願斷此意根祛累斯盡心當恬怡

懺悔文

沈約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
今生以前至于元始罪業參差固非
詞象所筭識昧往緣莫由證舉爰始
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
以為毛群鯨品事乞庖厨无對之緣
腹填虛非斯莫可兼具曩昔蒙稚精盡

靡達遨戲之間恣行天累蠹動飛沉
罔非登俎儻相逢值橫加斬撲却數

追念種橐寢蕃遠憶相間難或詳盡

又暑月寢卧蚊蛇噆膚忿之于心應

之于手歲所殲殞略盈方計手因忿

運命因手傾為煞之道事无不足迄

至于今猶未頃免又嘗竭水而漁躬

事網羈牽驅事卒懼娛賞會若斯等

輩衆夥非一黨諒賓遊僵骨交孚或

盜人園寶或攘人豢養弱性蒙心隨

喜贊悅受分呑賊皎然不昧性愛墳

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

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愆雖免

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

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經事難排壑淇

水上宮誠无云幾分挑斷袖亦足稱

多此實生死牢穿未易洗灌志有慘
舒性所同烹遷怒過直有時或然厲
色嚴聲无日可免又言詭行止曾不
尋研觸過斯發動淪无記終朝紛擾
薄暮不休來果昏頑將由此作前念
甫謝後念復興又波不息寸陰驟往
愧悔揩心向知去曆今於十方三世

諸佛前見在衆僧大眾前捨心尅已

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念慮枝身

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軒本八微

是構析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

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无已

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

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

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真諦以空滅有

則染心之累不平可磨今者興此愧

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

性既空庶罪无所託布髮頂礼幽顯

證成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

生生不休迄至道場元復退轉又彼

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不減此重緣

則來惡弥邉當今斷絕永息來緣

道无不在有來斯應庶藉今誠要之
咸達

群臣請隋陳武帝懺文

江揔文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

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諱菩

昌膺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

岳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

心既而深悟咎空極信无我寶臺花

柱本非寶錄賊城樓櫓若具茲多遂

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擅

那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體腦妻

子國城鑾輶龍章翠帳玉机福德所

感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

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

而宴坐與擇種而同遊紫微虛宮黃

屋曠位上靈輶動厚土惺惺弟子等

身經愛惑業構煩惱天生蒸民樹以

司牧悚慄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致尊

居万乘而申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

為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燧人警職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
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雲迷窅然

汾水之上八駿波委方在瑤池之瀆

則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屆堂有

廢棄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

于錢如干物仰親三寶大眾奉贍皇

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

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无尤

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權臺和合超
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
南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
尊中宮后妃之聖金積玉幹之威窮
積善之慶盡万歲之懼玉臺迴鑑金
門洞啓百辟翹首稽紳並列願塵勞
興雲翳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慊慊
丹恩敢以死請弟子某和南
摩訶波若懺文
梁高祖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
我淨蓋真常之妙本无常苦空乃世
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興
真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
所跡見愚癡取捨有无之間轉成專
附豈知妙道无相至理絕言實法唯
一真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
便之門教之以遺盪示之以冥滅百
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元復塵勞解
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
慧之旨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悉
是无上法門弟子頗學空无深知虛
假主領四海不以萬乘為尊攝受非

民弥覺萬機成累每時不顯嗟三有
之洞然終日軋軋歎四生之俱溺常
願以智惠燈照朗世間波若舟航濟
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
日大品懺現前大眾至心敬禮惠命
湏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
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
若識諸法之无相見自性之恒空无
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
三寶

金剛波若懺文

梁武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
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
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
流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湏真法身
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
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无相妙法
患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為殊失
就无求也弥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
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真空之
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真俗同棄本迹
俱真得之於心然後為法是以无言

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
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无修行智慧
早窮尊道克已行法方欲以家形國
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
之力萬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為法侶
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
如干僧如干日金剛般若懺見前大
衆至心敬禮擇迦牟尼佛金剛波若禮
長老湏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
緣同時集會哀怜万品護念群生引
入惠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
金勝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
得已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无復塵
勞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无
量尊法一切賢聖自鶴林滅迹鷲嶺
凝神瓶寫摺持遺文不墜傳燈流布
法輪踰廣方軌弘宣既昭著於西域
分鑑顯說亦漸移於東土而周朝徵
應止見夜明漢帝感通不過宵夢香
象所載虎觀寂而未聞龍宮所藏麟
閣闕其无取山海為圖傳授蓋微華

美不同翻譯何故天王所問止得經
名金剛之經纔見一品歷魏晉而未
傳經宋齊而恒闕我皇帝承家建國
光前絕後道格天地德被幽微大啓
慈悲廣開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
生於解脫異世界而承風殊刹土而
響應真人間出法寶傳通粵以天
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婆首那來遊佳
嶺慧解深妙靡測聖凡奉持勝天
王般若經一部於彼翻譯表獻京師
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想三乘之通
教貧六度之淵海如開暗室以照優
曇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
子等力士之得珠金牒寶印始茲辰
而一啓智慧實法洎爾時而方具故
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興隆期
於聖運弟子慕承共緒思弘大業願
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於某處建如
于僧如干日勝天王般若懾見前大
衆至心敬礼本師釋迦如來禮般若
波羅蜜禮勝天王願一切衆生勤求
命如力進菩薩得般若之性相與般
般若不避寒暑如薩陀波喻不愛身

若而相應攝諸万有住安隱地舍靈
有識悉獲歸依稽首敬礼常住三寶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
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
非真語悉為妙法理元二極趣必同
歸但因業因心稟万類之識隨見隨
著異群生之相品分有淺深覺悟有
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
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
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
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
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日半
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
源說大乘經名无量義滅化城於中
路駕寶車於四衢帶裏明珠隱而還
現捨中真實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
空踊菩薩於大地現希有事證微妙
法寂勝取尊難逢難值弟子以因地
凡夫屬符貞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
黎庶竊以義皇結綱深失大慈成湯
解羅猶非法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

降魔就玉塗山非寶坊之大集所以
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无
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吸引
群迷導示衆惑今謹於某處如干僧
如千日法花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礼
釋迦如來多寶世尊禮妙法花大乘
經典禮普賢菩薩妙光法師願多寶
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
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
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令使盡空
法界無復聲聞无邊衆生皆為菩薩
捺持性相同到无生稽首敬礼常住
三寶

金光明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
閒自有常住之相白鶴林處本无變
易之法故知真解脫者誰辨去來實
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惑不曉
三點之理无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
於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
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

出懺悔之法音是日法王微妙第一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第三十四號
以種智為根本以功德為莊嚴能照
諸天宮殿能與衆生快樂能銷憂異
惡星能除穀貴飢饉能遣怖畏能滅
憂惱能却怨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
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慕承洪業
常恐王領之宜不符政論御世之道
有乖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乂方願
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衆生扶助
國土今謹於某處建若干僧如千日
金光明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礼釋迦
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
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
土壤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
開智慧日作眼目道為依止所成就
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
敬禮常住三寶

用思議釋迦如來以无量力遊娑羅
之淨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自
踊說大通方廣出三寶名號詳如六
天怒歸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
等之業常以万邦有罪責自一人四
生未安理為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
次忘勞精進為心夜分未息菩薩行
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
使普天率土無復怖畏之塵囉動蜎
飛永得歸依之地今謹依經教於某
虔建如干僧如干日行方廣懺悔讀
誦百遍右繞七匝塗香末香盡莊嚴
之相正念正觀罄精懇之心見前大
衆至心恭禮本師釋迦如來礼方廣
經中所說三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
聲計響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涼
水滅茲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拯
万有而會真如齊三界而登寶法稽
首敬禮常住三寶

取為勝上為衆中之幢王為大明之
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來之秘密
至箇夢見形隨緣示相一聞稱号水
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
害壽命財產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
觸之湏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惄愍療
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蓋隨從世
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集
之境放淨光明來闍浮之界入三昧
定除煩惱熱說陁羅尼破惡業障五
濁惡世一時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
脫此則世間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
承如來之教稟諸佛之慈國被菩薩
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刹土
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
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虛空藏菩
薩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本師釋迦
文佛禮勝花敷歲如來札陁羅尼神
呪礼虛空藏菩薩願虛空藏菩薩尋聲
應計見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身
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不乖誓願稽首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釋主釋
竊以三世諸佛以捨願因緣十方如

藥師齋讎文

陳文帝

廣雅

自然災

未以智慧方便縱無導之辯開無盡
之門注流派別宗源无限法本分散
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萬

竊以諸行無常悉為累法方有顛倒
皆成苦本熱炎錙像知變易之不停
漂草翼牙見生滅之奔逐造業風而

藥師如來

四千至於陁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
虜虜宣說種種名稱功德无量威神
不測至如婆藪之拔地獄波旬之發
菩提花聚之獲神通雷音之脫掩蔽
莫不因斯章句承茲業力亦有四部
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發心聽一
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无非真妙
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吁食夙
興所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
一念之頃遍諸法相如來種智皆願
捲持諸佛功德志欲流布今謹於法
典本之經教見前大眾至心敬禮釋
迦牟尼佛禮陁羅尼章句禮雷音比
丘礼花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
生滅三毒心破十惡業四百之煩惱
自然清淨八万四千塵勞一時解脫
得神呪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陁羅尼
門觀諸佛境界獄火永盡无餘稽首

入苦海逐報障而趣幽途去來三界
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無暫息
之期藥師如來有大誓願接引万物
救護衆生尊諸有之百川歸法流之
一味亦能施興花林隨從世俗使得
安樂令无怖畏至如八難九橫五
濁三灾水火盜賊疾疫飢餓怨家債
主王法縣官憑陵之勢万端虔然之
法千變惟能轉禍為福敗危成安復
有求富貴湧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
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
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絕思
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乂方憑藥
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
虔建如干僧如干日藥師齋懺現前
大眾至心敬礼本師釋迦如來禮藥
師如來慈悲廣覆不乖本願不棄世
間興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
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朗七

尋夫真解脫者本自不生實智慧未
今亦無滅故知鶴林變色非變易之
文驚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
一應計所以不窮衆生无邊方便所
以无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
心各各示現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
未移方八千年无餘之幾已及熙連
河側晨朝之色忽明娑羅樹間中夜
之聲便寂寂後功德是日茲辰弟子
有緣閻浮屬當重任愍群生之顛倒
嗟庶類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舟濟
之於彼岸駕一乘之傳駢之於中道
今謹於太極殿設无導大會百僧一
夕娑羅大齋願法雨法雲清涼三界
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
二字人天共聞伊字三點凡聖並悟
無勞迦葉之間不待湏跋之疑一切
種智而為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

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舍定慧之水

居處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塲與二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

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飛菩提寶雲共飛煙而合來六合四海無復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清淨

無尋會捨身懺文陳文帝為皇太后大捨寶位

竊觀雅誥與義皇王興在予之言禮經令典聖人揚罪已之說故立身濟物仁者之恒心克己利人君子之常德况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訣三界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四城妻子儼俛哀荒承祖宗之大業扶曳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民弗乂庶績未熙御朽僂米無忌競葉又以此相泡影有為露電愛河奔

逐欲海飛騰稟識同焚舍靈共溺垂璫憑王還貴萬乘非尊當寧資泉鑿以萬機成累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

日不顯奉為七廟聖靈奉為皇太后聖御奉為天龍鬼神幽冥空有三界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及若親

若非恩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未來無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

捨弟子自身及乘輿法服五服鑒輶

六冕龍章玉几玄袞金輪紺馬珠交

纓絡寶飾莊嚴給用之所資待生平之所玩好並而檀邸咸施三寶今謹

於前殿設無尋大會奉行所願并諸功德具列于前願諸佛菩薩冥空幽顯

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

幢於大千擊法鼓於百億震動世界覺悟群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法雨引愚癡於火穿拔煩惱於棘林出輪轉河到無生岸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公司太歲都監奉

勑願造

廣弘明集統歸篇序 卷二十九

廣弘明集統歸篇序 卷二十九

群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

識也自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

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觀

如不陳列頌聲何寄故次編之既鑒

遐邇且法王御寓哥頌厥初梵王天

主聲聞菩薩咸資偈贊用暢幽誠无

經不有彰于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

或擬倫帝德國美元不稱焉所以寫

送性情統歸總在于斯矣然晉宋

已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

聲略至於招拾百無一在且列數條

用塵博觀梁代弘明集統歸篇錄

釋僧祐弘明論 釋智靜檄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

唐廣弘明集統歸篇第十上

梁高祖淨業賦 梁高祖孝思賦

梁宣帝遊七山寺賦

梁王錫宿山寺賦

魏高允鹿苑賦 魏李顥大乘賦

梁仙城釋慧命詳玄賦

梁蕭子雲玄圖苑講賦

齊和帝集卷第十九 第二十三 許

夢賦釋真觀

梁江淹傷弱子賦

無為論

伐魔詔并書檄文并覽答

奏平心露布

唐蒲州督檢
寺沙門行文

淨業賦

并序

梁武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
遂忘舛獨往之行乘任縱之心因尔
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毛蹇
有事戎旅略无寧歲上政昏虐下堅
壯士軀虎器甲精銳君親无校便欲東
身侍戮此之橫暴出自群小畏壓溺
三不吊况復斬豎乎若默然就死為
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為蕭穎曾
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
号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
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
雲舳艤駕漢晉陵太守曹宗馬軍主
郭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
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
白魚跳入輞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
雲動天行雷震風亂郢城剋定江州
降欵姑孰甲胄望風退散新亭李居
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蘇息便
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
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
其避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
負累幽顯乃作詩曰日夜常思惟循
名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无

報酷害竟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逃

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

至雍州就諸軍師欲見謀害衆心不

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

壯士軀虎器甲精銳君親无校便欲東

身侍戮此之橫暴出自群小畏壓溺

三不吊况復斬豎乎若默然就死為

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為蕭穎曾

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

号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

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

雲舳艤駕漢晉陵太守曹宗馬軍主

郭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

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

白魚跳入輞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

雲動天行雷震風亂郢城剋定江州

降欵姑孰甲胄望風退散新亭李居

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蘇息便

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

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

其避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

負累幽顯乃作詩曰日夜常思惟循

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難離之必不然

育衆臨朝冕旒四海昧旦軋軋夕楊

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辭世論者

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

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

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

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

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

時唯知礼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

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

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繩海

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

俎乃方食輶筋對案流泣恨不得以

及溫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

爾蔬食不敢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

知至於禮宴群臣有膳按常菜食未

習體過黃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

忱孔彥頫等屢勸解素乃是患至未

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

杜愁有去割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

明達君子亮其奉心誰知我不食天

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

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于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她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荅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她菩提含笑搖頭云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尔于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无偏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今為治劉澄之處酒她菩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復服因尔有疾常自為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无復殺害障既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以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妨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尔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眚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

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騁目隨色而寢易眼逐類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說七寶之陸離普華簾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擿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簾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然竹亦攀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亂情而惑慮亦怡耳而堙心至如香氣醉起觸鼻發識日晚追隨氤氳無極蘭麝夫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了味衆塵元有六苦酸莫不甘口嘅食衆生膚及飛走唯曰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各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陽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素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无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興之偕老隨逐无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沉溺苦海長夜孰固終不能改屯否相

隨灾異平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命踐寶橫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社前輪折軸後車覆軛殃因禍家士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又已皇天无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染不取不受不瞋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淤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真霧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亂情而惑慮亦怡耳而堙心至如香氣醉起觸鼻發識日晚追隨氤氳無極蘭麝夫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了味衆塵元有六苦酸莫不甘口嘅食衆生膚及飛走唯曰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各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陽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素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无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興之偕老隨逐无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沉溺苦海長夜孰固終不能改屯否相

流於清風豈伏強而舞勇乃道勝而

為雄

孝思賦

梁高祖

太常卿劉之遠
法文多不載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輒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歸內失所恃餘喘踰姪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臺致闕晨昏江途遼夐家無指信歸行路先君體有不安畫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列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隨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為鵠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元逮及五內脣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愍未許獨行續有北門校虜寇邊朝庭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恩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抒壽春王事靡

鹽辭

六朝詩集卷第十九
齊六
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

之哀復

廣雅所引卷第十九
齊七
於宮內起至斂屍竭工直之

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雜沓

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

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

无所瞻仰内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

於中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尔

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

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

安其心奸渠既出公邊无虞旬朔之

閒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

爾駛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

雷發亂反政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

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

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万鍾累茵而

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

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

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

涓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鋒猶

荒年而有七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永慕長號

何解悲思乃於鐘山下建大受教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

慰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

哀於昊蒼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

辛明集卷第九第十一

廣雅集卷第九第十二

卷九

涒鄰百碎於魏闕夜方斷於中腸
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
坐而繫結夕獨處而迴遑氣塞哀其
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歎歲發暉
春日載陽木散百花草列象芳對樂
時而无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
自日朝臨木佐甘果樹接清陰不娛
悅於懷抱但同極而經心薰蕕蒼蒼
白露為霜涼氣入衣妻風動裳心无
迴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冰
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
振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颶颶目觸
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无一息而
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
時瞬睞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哀不
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願報復而
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
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
不尔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
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綠亦見
自而為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
迷荒想鳴鶴而塊断聽孤鵠而心死

勸終天而无怙歸畢世而靡恃觀休
曆之日彈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
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
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作難乃檢
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
無匹士行已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
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
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
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
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
遠汲而力窮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
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
始時父歿而未葬遇隣火之卒起乃
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
其亦然獨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
雀入帳隗通橫石特起感彥之開母
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
難得而具紀靈鉤銜珠以酬德慈烏
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尔况三才
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
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翟
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闊
曠而清華地幽涵而特挺窮浙左之
標絕極高中之勝境承興序而陟涉
聊盤桓而騰駛盡登臨之雅致悅謐
蹕之躉屏因茲連鍊結駢立憶方舟
萬騎齊列千檝爭淨皆東南之後異
並禹穴之琳瑯差池集侶容與携儻
巷无服馬路寡邇輞窮周章而歷覽
盡娛翫而遨遊爾乃傍林橫出輕舠
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緣越池之昔路
望塗山而斜繞逕南湖而迴渡連天
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泛瀼而
南上升法華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澗
復亹亹之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
底而无泥途嶮峻而嶢絕路登陟而
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
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峻霧昏
昏而漫漫風颶颶而淒淒瞻洪川其
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
會諸侯而計稽想疏河之茂葉憶大
骨之惛迷傳盛美於斯岳播遺範於
岷黎既廻闢往賢之舊跡美高尚之

餘風踐達草之蕪沒機藜荷之弥葉

廣雅

廣雅

新編明崇禎

餘風踐達草之蕪沒機慕荷之弥葉
名岳峩而峙立峻谷杳而虛冲春林
縹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既連綿而
相接兼隱軒而无窮信英奇之攸止
實翔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刹亦帶
壠而成宮神靈更其勝鑿仙聖乎其
交通巖霧霏而起霧樹布濩而抽叢
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
扉之赫奕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
精舍等重闈之講堂既爽垲之禪宇
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為室繞紓
嵒而脩牆夕雲生於窓牖朝日照於
簷梁諒隙曲而成簾蓋照景而生光
流清梵之婉轉響抒磬之鏘鏘構造
精密華嚴无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
遷迤闡閣峻絕堦隍水碓侔於金谷
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
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心於
苦行競假寐而誦習咸夙興而虔勤
為功或灰身而入定薰名香之氤氳
咸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開

居而坐聽禪衆疑於凜木智士同於
懸鏡既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
寺既憑山而構造山亦因寺而有七
蓋雲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龍
劍之遺溪遊鹿杌之餘術謝鳳來而
容與鄭風反而簫瑟既清淵之漣漪
亦飛流之湧溢奇樹翁而成林珍果
榮而非一植山海之雙櫓種丹蘆之
兩橘梅花皎而似霜黃甘朏其如日
或曠曠而夏闌也離離而冬實山多
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珠石出
其陰神贛崛崛而獨立仙的皎皎而
孤臨孰知歲之豐儉覩玄白而皆謹
刻石記於羸德披圖悟於禹心懸崖
百刃擢幹千尋巒崿乎闊達嶧崿乎
嵌崟樹脩脩而巖峻泉流激而水深
仰瞻增其隱隱側眺覩其沉沉眇然
芳無際邈尔兮无邊遠山崔嵬而間
出近樹龍從而相牽巖將頽而未墮
峯入漢而猶懸望蟬聯而蔽日視敵
忼而連天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
飛泉實逢巖而聚霧乃觸石而成煙
既塞峩而蔭映亦堯光而千綿既遠

控於江海蕪遠接於村田又關城邑
傍毗市闈稱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
名川至若蓬萊遊於聖迹至岫表於
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岳重於固篇
曾何比蘿詣此同妍復有標奇神井
万載澄渟汲之不竭添之不盈雖頻
撓而不濁徒屢攬而終清涉隆冬而
溫燠經欹暑而泠泠異成都之飛火
寧踈勒之表誠匹醴泉之蠲疾同淄
水之鑒形亦有孤潭道士焦里夫人
獨居味道寂絕明賓食霞永日靜坐
千春衢无行跡路產荆榛既勤劬而
向道亦蕭灑而忘塵或逍遙而諷詠
或擁膝而長吟同董生之垂識學梁
子之明箴持松喬而共侶與嚴衛而
相親其林藪弥密羽族爭歸獲連辟
而下啟烏比翼而群飛鴻鵠集而相
映白鶲晶而生輝拂霜毛之卉卉鼓
素翮之霏霏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
圻虎懷仁而不害熊隱木而生肥巨
鰐數刃雄蛇十圍塵鹿易附狎兔俱
依同彭铿之仙室異海島之知機藥
卉叢生消疴駐老地出長齡墟多壽

孝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寶送

劉五著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鷄腸雀

頭鵝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紫苑赤

箭苗精白草天門地骨肉芝石腦神

農是嘗仙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麻

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木棗楊

桃楊梅朱橘冬淺黃蘿秋開楂梨並

杜柿柰爭瓊枳根列植而為藪懸鉤

觸草而非偃林榆侔於萍實甘棠擬

於帝臺紅莓蔓草李胡頰綠探冬

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就群栽批

杷梨豆椎栗兼該或炫炫之丹實或

靡靡之青葵蕡疾風而弥艷中嚴霜

而不摧既翦薈之梧桐亦檀櫟之脩

竹篠箭亂其形類箭桂異其品族映

櫓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篠抽葉陰

於清泉結根攢於幽谷靈木之阡自

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地信

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

零氣淒淒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愁

蟬吟於南壠塞鳥吟於北庭蟋蟀哀

嘶而遠聞孤惲叫嘯以騰聲寒鴈邕邕

而夜響鶴雞啁哳而悲鳴增逸民之

放曠

音一作放。第三十九首。詩一集。

辭

動遊士之滯情咸有志於獨往

俱撫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可

申其遊羈故孝先往而成真慶緒經

而離俗憑恆石而為枕因滄浪而洗

足蓋徃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

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邈屢徘徊

於浪桂頻留連於名岳念家國之隆

恩緩獨往之遺躅欲抽簪而未從聊

寄美於斯曲

宿山寺賦

梁王錫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遼朗

息杖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實顯

敞而高居延曾軒之迤邐屬廣廡之

踟蹰差繡栱而反宇列綱柱而承隅

今乃陟飛階於峻岐登步闇於絕頂

既中天而昇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

陽而怡曠階肅肅而虛靜朗華鍾之

妙音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閑窓木

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迴兮望通平

原兮无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烟於岫

裏則列樹於巖中樹凌危而秀色烟

出遠而浮空情超邁於原野心放曠

於簷籠夜悠悠而何其露瀼瀼而漸落飄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盈

泉兮籍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

疏煩想獨徃兮恣遊盤信一枝之易

息豈万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寢迺

高枕而星闌

麻荒賦

高允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

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瀛靈液以

滂流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纂堯

蒼山澤以開制殖群物以充務蠲四

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

明叡追庶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

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有寄於是

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摸

神影庶真容之矯矯燭金暉之煥炳

即靈崖以構宇疎百尋而直上縕飛

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方

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對軌道

場之塗迥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

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

鑿仙窟以居樟闢重階以通述澄清

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玉室茂華樹以

芥敷涌醴泉之洋洋祈龍宮以降雨
侔膏液於日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
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真之
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
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
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弥彰名欲毀而
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園
樂在茲之閑敞作離宮以營築因奕
塏以崇居抗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
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
絕鷹犬之馳逐春者年以廣德縱生
生以延福惠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
普天善不自伐尚諮詢賢以問道詢薦
蕡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
致謁奉清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
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咨聖
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敎希縉雲之
上外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
涉玄門之幽奧憚儲官以正位受大
悟二軌之重陰審明離之並炤下寧
濟於北民上剋光於七廟一萬國以

從風捲群生而為道正南面以无為
永措心於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
躬之遭遇逢扶來之初開邁長夜之
始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貞忝以危懼
敢布心以陳誠効鄙言以自善

大乘賦 卷二

李顥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豪末九層作

難尋

詳玄賦

仙城山擇慧命

意之如海兮演波若之淵深平八道
之垣墉兮遊撻持之莞林定憚思於
三昧兮滅色想於五陰執拉羅之引
弓兮操如意之喻琴破衆網之持裂
兮刻貪垢而絕淫如泡沫之暫結兮
馬巧風之足歛成明行而善逝兮積
功勲以迄今取薩云之空義兮運千
力而魔禽閉止觀之光焰兮消邪見
之沉吟閑必固之垣牆兮同影響之
難尋

輶四鄉於恬惔之域尋其涯也豁乎
无際眇乎無窮源乎无始極乎无終
解惑以之齊貴清淨於此俱萬該空
有而闇寂括宇宙以通同論其用也
一而能多靜而能亂挺萬類之殊形
吐群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
經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
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以之悠漫
三賢十聖曖以聯綿二智五眼曠而
暉渙渾升沉而共壑派違順以分歧
體無非而不是用无相而不為若純
金不閻於環釧等積水不憚於漣漪
故令名用誼雜集起紛馳事若万軒
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无導於緣起
信難思於物性猶寶堅之垂珠若瑤
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
交映法无定於心境人靡隔於凡聖
物不滯於自他事莫擁於邪正何巨
細之殊越遂參平而容持隣虛含大
少信借帝網以除疑蓋普眼而能矚
千之界刹那撫三世之時懼斯言之
豈惑識以知之覲九會之玄覽方聖
之貽則睠常啼於東市慕善財於南

國歷多城而進解訪衆師而遣惑始
承命於文殊終歸宗於妙德雖遊形
於法界未動足於祇園歎一生之似
虛嗟五熱之非昏惺半入和修之舍
彈指開阿逸之門聞理音之常韻觀
極聖之恒存三九於茲絕聽二七自
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
論棹稟識之多迷慨群生之少慧保
一異之四邪起斬常之雙計怖夢虎
於長眠翫空花於夕翳縈結纏而未
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塗
六欲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
而情非忽伶嫋而獨往久迷逝而七
歸埋積寶於窮舍廢明珠於弊衣抱
一真而不識紫萬惱以歡欣嗟余生
於季俗惑已經而命局藉五部之流
輝蒙四依之昧錄陟講肆以開愚託
樟林而遣欲猿著鎖而停躁蛇入筒
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
玆緣於有覺終寂慮於无生顯真宗
之實相達世用之虛名道莫遺於始
行暗弗非於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其英

玄圃園講賦

蕭子雲

十軍之可平辭曰杳雲聚還散心河濁更清性海无增減行月有衡盈疑鬼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為山託於始箕庶豈益之可成

蕙姐而滿側奏秦女而盈堂聞弦管
之寡亮聽然竹之鏗鏘何則一生之
使樂亦千載而流芳豈能插插獨處
傍无笑語刺長除穀違親背主形容
憔悴衣裳藍縷既闢田蠶復無商估
等碎繒之屢結似破襖之千補至如
玉露朝團金風夜寒老舟舟而行至
歲忽忽而將闌床空悵冷覆薄眠單
絕子孫於後胤罪賓從而來歡欲以
斯而為道亦何得道之量難余乃忻
然而笑略陳心要徐而答曰省來說
之嬌張遂引謗於邪方欲以井蛙共
海鯤而論大燭大與日月而爭光無異
焦燎之比鵬翼培塿之匹岷崕尔既
昏眠於生死亦孰染於玄黃唯知酣
酒嗜欲峻宇周牆豈識多財之被害
寧信懷璧而為殃佳味爽口美食爛
理無常朝歌暮哭向在今士忻歡豐
有憂患延長且世間紛壤竟元閑賞
万苦艱來百憂爭往妻子翻為桎梏
親愛更如羅網私里恒弊嶺屹王事
徒勞鞅掌榮華有同水沫富貴實如

山響然自沉淪倒惑恒懷砾毒不孝
不慈無道無德育忤懶戾心府蠱賊
自大矯奢志能苛剋不行仁義誰論
典則無趣煞傷非理貪或見利爭往
臨財苟得失位失名亡家亡國命繩
溘斷身城倒罰業掣其頭鬼穿其肋
冰池向踐火山方冒忍痛自知銜悲
誰惻爾乃刀林擁聳劍嶺嵯峨爐飛
猛焰鑊湧驚波楞層鐵網藻簇灰河
凡諸苦難次第經過頭逢鋸解骨被
磨磨舉身星散合體滂沱一朝鍾此
万恨如何若夫正法弘深妙理難尋
非生非滅非色非心隨機往赴逐應
便臨內宣万德外啓八音威降醉象
影攝驚禽形如滿月色似融金遂令
尼捷脫屣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為
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靈智既
響泉流雅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
香綴馥名花交映近感樂神遠歸常
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靈智既
湛種覺斯盈寂遼虛壑皎潔澄清質
非質導之質名非名相之名水火衝
天而不懼雷霆振地而不驚窮天下
之至妙誰能與之抗行於是前來君
子聞斯語已合掌曲躬縱眉彈指塊
飛氣醒神茹情否踧踖無顏逡巡彷
起自陳孤陋未知藏鄙追用感傷實
懷慙恥今日奉教謹從命矣

而懸反所服唯是布衣所食未曾再
飯從師則千里命駕慕法則六時精
懲濯慮於八解之池娛神於七淨之
苑至如道安道立慧遠慧持赤願法
神悅耳析帶去疑並皆揚名後代擅
主青眼律師弘經辯論講易談詩開
步當時或與秦王而共輦乍將晉帝
而同轂遂使桓玄再拜而弗暇耜趙
千斛而無辭尔乃行因已正方響餘
慶四荒爭邀六天俱聘封畿顯故國
土華淨寶樹瓊枝金蓮玉柄風含梵
響泉流雅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
香綴馥名花交映近感樂神遠歸常
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靈智既
湛種覺斯盈寂遼虛壑皎潔澄清質
非質導之質名非名相之名水火衝
天而不懼雷霆振地而不驚窮天下
之至妙誰能與之抗行於是前來君
子聞斯語已合掌曲躬縱眉彈指塊
飛氣醒神茹情否踧踖無顏逡巡彷
起自陳孤陋未知藏鄙追用感傷實
懷慙恥今日奉教謹從命矣

傷愛子賦

江淹

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

退自然適逸无間幽居永貞亦何榮

平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
內方外於是乎著公子憑然而有慙

德遠逃而退

伐魔詔

序

九魏懿法師慰勞魔書

檄魔文

魔王報檄

破魔露布

平魔露布文

伐魔詔

序

元魏懿法師

夫生在三界恒為四魔所燒沉淪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聞經法辭見優曇喻值釋孔尋惟聖教實開心目懿身處下流元梯彼岸直因生有惡此漏身心去志恭徒然无補略因愚管憑剿四魔昔在年幼嘗作破魔露布文雖鄙拙頗為好事者所傳自遷都之後寓在洛陽忽於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時遇值今國都法師尚在金剛波若寺講勝義經輒以呈亦得法師學涉内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經卷賜示魔事兼得檄符時釋道安檄魔文共尋訖之復竭愚淺修改舊文更作平魔啟重薦法師更無嫌也

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為世患經列有四且天魔權變非浮情所測煩惱陰死為患寢深輒更起伐魔詔慰

勞文冠之於初是以前後不同文頗

繁重異信心君子兩得行之輒并編安法師檄文為次合為一卷

伐魔詔

勞文冠群

門下僕魔逋誅于茲曠劫鷹跡四山

狼顧五道心頑縱毒常懷返噬固守

一隅擁陽聲教自大通已降爰暨賢

劫雖百王絶踵千聖相尋威懷百途

獎導千計猶不能遏彼邪心息此異

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爭舉常結四

生終歸六趣眷言斯瘼實用傷懷今

原燎方迹浸潤有漸元宜自寬以致

顛覆可簡將練卒隨機極樸勿使蒼

生懷予復之歎主者告下時速施行

臣信相等言奉被

詔書如左

告三界五道有識群生等夫裁和迷
駕盲者尚迷其光雷運震響聾者猶
或其聽雖照屬理均而稟受道異致
令法音擁於殊間慈光蔽於異見昏
暗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禪此緣无
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
韜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構
玄覺於有始故一闡洪猷則巨搏競
馳再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无生於
曾矜揖寂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
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籍
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
劫心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固舟囊陵

波極接出沒任情權旨自在故能起
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威攝万
國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時不我與
聖上遷化教述道殊人懷異念卿等
忍鎧手挈淳囊棄所保之貨賄設樽
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樓觀身被

忧之名銷宴彼奇將集此雄志有所規則無往不摧心之所向則无思不

服四魔區區焉足以規慮哉但今聚

結未散事湏平蕩輒依分處星言宿
駕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鴻臚寺員外郎

李孝政

山

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貞不貳享三界之名官保一時之榮祿但爵命難恒時有否泰或

因惰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令後胤波流奄然忘返遂彼邪原泛此欲海而使天魔承豐作患於上方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繁中蔭於未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昇降長勤往沒幕府因機除超英略超群緯文經武體真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萬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門方當馳光上下僕騎八維摠括群邦羅絡万有籠三界於一身挽百綱於无外摧拔湧弭翻波巨海顛倒宇宙迴易日月使人天倒懸水陸燙沸然後塞其必我之心開其子來之路扇清風於荼炭布同愛於无間平蕩三途攝茲四有威以動之福以緩之撮爾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為所悞沉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勗夫時難得而易失機尚速而後悔若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捷爭及故實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

孫娶戮取敗於後機此皆往事之高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

機悲隕自天抑亦人謀今三車竚駕寶藏初開懸重爵以俟功誤天官以命括正是大士縱橫之秋智勇獻功之日與卿等同發遐原枝流異土追惟在昔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劍故先遣白書略陳成敗曾改迷徒尋光赴命相與齊轡道塲比肩輪

下詣稟未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善乎無宜大安斯趣盤桓遊逸恐此生滅相尋有无縫作若三毒一馳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夭壽俱剪雖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身已建六年啓途出彼火宅尋討未服梟斬之期非旦即夕幸體徃意時作出計勿懷猶豫濫嬰斯禍臨路遺書忿忿无盡

檄魔文

弥天釋道安頃首魔將軍輪下相與雖復玄徒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集申其曩績然標榜未宣所以致隔今法王街世九服

思順靈網方申紓綱弥布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申預意釋道安願首

夫時有通塞否終則奉千聖相尋萬師送襲昔我高祖本元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杖權形以割萬邦奮柯以伏六合咸蕩四邪掃清三有方當杭宏綱於八區組靈網於宇宙夷靜十荒寧一九土但冥宗不吊真容凝靜重明寢輝虛舟覆浪故令蛇蟻煩興鳥鏡競起翳染真徒塵惑清衆虐被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清異心同忿我法王體運應期理物上籍高貴下託群心秉云機以籠三千握聖徒而隆大業雲起四宮鸞鳥翔天竺降神迦夷為法城塹撫育黎元善安鄉士匠導群賢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胷中被神鉗於身外愍十八之無臺更三空之路絕志匡大業情必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久抱或心重迷自覆深執愚懷固守為見狼跋欲天鳴神闕畔換壇場抗拒靈節謂天位可登洪規可改覽茲二三達為

歎息何者大通統世則群方影從而
偽癡天魔不遵正節忏忤聖聽塵撓
神心領率塞虛奇形万變精鉗曜職
霜戈拂日靈鼓競轔響衝方外高步
陸亮自謂強威而王師一奮群邪亦
喪魔衆革心望風內附況君單將僥
然一介土無方尋衆不成振而欲背
理違常陵墟華邑慕奮盡權勝常取
信以偽忝真可不謬矣于今釋迦統
世道隆初劫妙化堂堂神羅遠御智
士邑邑玄筭蓋世武夫龍超捉鞬千
隊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
前鋒大將軍閻淳都督歸義侯薩陀
波嶧獨稟天姿毅陳玄覺神高湏殊
猛志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
四十萬億揚鑣首路子故命使持節
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彊
無竭武勝群標文超隨夏宏謀絕塵
心栖夢表每憂時志身志必匡世領
衆百億虎躬彌故命使持節征魔
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
地悼愍三塗忿君縱害援劍慷慨龍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第甲二張群
迴思奮領衆五百万億鸞鳴天衢故
命使持節通微將軍七天都督四禪
王金剛歲朗志虛玄金顏遐矚恩殊
九錫力傾山海左顧則漾汜飛波右
盼乃扶來落曜德無不施威無不伏
領衆七百万億雲迴天門故命使持
節鎮城將軍九天都督十地大王維
摩詰竒等不思法柯達震體合神姿
權像万變呼吸則九服雲崩叱咤則
十方風靡威被下愚無辜酸楚領衆
九百億飲馬靈津故命使持節鹽復
大將軍十九天都督十住大王文殊
師利承胄遐元形暉三耀身自金剛
神高體大應適十途玄竿万計群動
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
情兼四攝領衆塵沙翱翔斯土故命
使持節匡教大將軍十九天都督錄
魔諸軍事群邪技尉中千王觀世音
智略淵深慧剛遐綱明達六通朗鑒
三固或託跡群邪耀奇鋒起或權形
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噦
氣則浮雲頽崿能為十方作不請之
益領衆不思風吟虎嘯故命使持節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第甲二張群
撫化大將軍十方三界大都督補處
王大慈氏妙質從容天姿標朗體踰
金剛心籠塵表猛志衝天慧柯遠奮
無生轉於寶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
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說
領衆八百万億嚴駕待命勇士之徒
充盈大千金剛之士弥塞八極咸思
助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
正之脩路跨六通之良馬挺虛宗之
神轡彎四禪之良弓放權慧之利箭
鳴驥桓桓輕步矯矯撫劍飛戈長吟
命敵而將軍累世重光匡濟帝業歷
奉聖庭曾无有關貴即道師身子五百
百幽鑒天命秉受王化聖上開衿皆
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万
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見偃蹇邊荒頑
頑常位毒害勃於蒼生灾禍流於永
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荒
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偽外竄百行
一慙賢達尚失久謂君攬智返愚歸
罪象魏束身抽簪同遊群雋以道自
娛榮名終始仍執愚守惑偷安邪位
託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思耽六

欲之誠塵覩邪迷以娛性建濟慢之
高懼列無明之凶陣闊步長塗輕持
神器盜墓天官抗拒日月恐不異舉
手欲障三光培土擬墳於四海打鼓與
雷爭音把火共電競耀雖擬心虛標
事難就矣然將軍殖德玄津原承弥
遠暉華暉然群下瞻目望貴之基易登
由來之功可惜可改往脩來翻然歸
順謝過朱門與道齊好家國並存君
臣俱顯取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
然可不美歟大師勦舉万方矯電爭
提法暴齊撫慧劖道柯輝耀於前駢
靈鼓振音於後隊神鍾一扣則十方
傾覆海浪飛波則原陸湯沸當尔之
時湏弥籠為微塵天地迴為一粟无
動安於左衿妙樂握於右掌神力若
斯豈可當哉然我法王體大仁慈未
欲便襲權停諸軍楚頓靈巒臨路遣
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嗣面縛歸
關委命王庭逍遙閑境上方寧任非
君而誰夫聖人上智識機明責勉禍
窮而知返君子所美此乃轉福之高
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无道殷王致

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則古今之常軌將軍之明識相與雖復形乘於當年風流於道味入天躋嶧何足致隔想便霍然隨書投命所以切痛其辭委曲徃久者不欲令芳蘭夏翮翼柯摧頽深思至言善從良計勿使君身傾注三槩勿使六天鞠生禾穡逢日仰眺助情暢然臨幕多懷文不表意釋道安頓首

魔主報檄

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簿語里六自
在主他化皇帝報檄於高座大將軍
南闕浮提道綏撫大使佛尚書安法
師節下音耗自遠喜同鑿接尋覽旬
味良用欣然方見大國之臣禮義萬
矣承將軍虛心豁達密行測玄襟帶
山河牢籠宇宙慮深宗廟憂及生民
秀氣千尋真心万仞諒疾風之勁草
也亂世之忠臣也異道遇則隣彼我
非隔儕從人事聊此報章昔同室既
衰六國鼎沸漢朝運滅三分天下或
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內禍潛作殃
及良善應期鵠起達時狗變有之自

古豈止今日惟蒼生豈積上天降禍
釋迦皇帝奄然登遐哀經臣妾悲泣
率土皇太子弥勒養德心宮滿月停出
深葬隱藥數鍾百六之世代虧九五
之君諸侯多猜忌相處一十八部
教軌參差九十六道譚俎迴互狼噬
海濱鼎鳴山曲左不記言右不記事
國憲朝典與霜露罷零天皇帝辭同
水消而葉散臣怨民愁衆叛親離逃
逝无歸伶蹕長往竊謂數屬太平沐
浴朝化時逢亂世濟難干戈蓋乃通
人之權變也謹率義兵發憤忘食並
登山拉虎臨河斬龍縛武經文輕身
重義社稷是所不齒也天位非所領
望也直以心城无主邪戲塵勞皆姑
欲流將心源而共遠忽悅大夢與永
夜而俱長還因假寐吊民伐罪先遣
聚沫大將軍黃玄侯率空華之卒築
陽炎之馬即皐城之隅結浮雲之陣
戈甲昱燦弓鞬參差鋒刃未交服兵
先敗次命礮響大將軍絲竹公領宮
商之衆據傳聲之谷隨聞隨剪次命
百和大將軍蘭麝伯領馨香之旅乘

廣開集卷第二十九
風抒陣千里無雲次命六味大將軍
領肥美之卒為面門都督守滄溟之
口吞噬元遺次命七觸大將軍領細
滑之衆戰鼓纔擊身城凡解五軍前
討百戰恒捷自天是祐罄無不宜朕
慮未窮巢穴躬行問罪戎衣既整出
自空窟發測泉之智動山岳之威承
妄想之兵數盈北載並潛神識海隱
影心山命將元帥案劍城旅徵兵士
率擎刀結陣排空塞迥烟飛霧集莫
不雄氣衝天吐妄雲於真際高風駛
地驚塵浪於性海擊道品官軍霜夜
抒籜一心既沒還源弥遠六愛已然
宅火逾盛縱橫剪掠腹背罹討六竒
三略先蕪宵襟百步千榮本无橫陣
遂雲消霧卷吾道興焉於是分官置
職行我風化
勑無廉驃騎虎踞
貪山性澁將軍龍蟠懼海瞻恤之士
繕流身城被漬欲火纔發天廟遭燒
劍隨身鴻毒應揚戈戟在手嚴毅士

廣
卷之五
藝文志
卒警固賄城使平憲將軍銷聲剷跡
勑正勤御史且停監察隨眠武侯
安撫朝猷放蕩無明縱恣有待使精
進一馬罷行四勤之路迦留二箭不
射三空之門勇猛持軍風烟歇滅
勑覺觀大司馬置府初禪邪思惟都
尉列陣三有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
枝欲茂再遭霜雪安靜將軍埋身亂
境勑我見行高鎮陁那之嶺惑山万
刃疑成百重討返還迷問津天路使
觀身實相申如羊角緣家委業密若
魚鱗故毒動狂子酒醒醉客覆真金
藏隱肥膩草博通將軍尤然如醉斯
則率土之賓皆吾民也今十軍意氣
五將英雄乘機發立成國宗廟朕俛
仰即位臨軒御宇慕承王業握函受
命困弱之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駿
駢有餘聊充紺馬衣冠无二車書已
一方扇長風於火宅粉高車於門外
解釋甲胄興民更始將軍士卒並亡
智力俱喪路窮箭盡棄馬焚舟塘螂
舉辭良可愍也良可恥也盜跖率卒
侵暴諸侯孔丘置陣流汗反府即將

軍之明誠也皇太子弥勃代郢龍飛
朕汗馬歸朝銜罪庭闈將軍見徵未
敢聞命也情深筆短不能多白冀歸
高君子相期於言外焉波旬頓首
死罪

釋迦文皇帝晏駕固林脩餘千載
子慈氏阿速多有事兜率未遑紹
襲法城龐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沙
州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天烽起邪
徒詭說翻成異俗僞自在天主賊王
波旬稟質昏猜體襲邪氣我慢在心
愛結盈慮矯奪惠命竊弄神器放
縱欲界闢關皇境且其政教陵替內
外相違姊妹同斬于子貳志三女邪
蕩邀我上宮姿態未施自貽伊耄又
波旬疏習小道頗有才辯慢諫飾非
好是熒怒不用順子之言專從佞臣
之計伺國間隙乘輿來侵僞結使大
將諸煩惱等因聖道消運鍾八百光
音無間十經斯作遂陳欲兵於愛海
策疑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騁
於無明之境值聖則卷跡高棲遇惡
志求榮利假寐權門或含忿威衆
車行毒害意氣陵層固守方等憍慢
邊隅未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
三障詭宣六條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
灌纓智人棄之而潤飲畜平俟前諸烽
澤

候進僞四天大都督五陰魔等置毛
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之裏浮游
於苦海之中放逸於火宅之畔竊号
躬身假署六府偷榮瞬息耽樂時
顏元首未幾徒役無竿飢兵妬卒流
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滿谷同惡相
求緝結一方異類羣聚岷兵三界僞
署行臺方生死賊王觀兵五道置卒
三塗在生逆命趣老作役五衰告期
四生應世擁塞泉原杜絕飄焰業力
咆勃率危脆以先馳三毒趙趙挾群
有而長逝安忍無親禍連九族威怒
罕行戮及忠孝方乃忽聖誣賢欺真
枉正陷冤梨元羅絡凡庶妄計苦空
以爲已有驟驚之勢謂固同金石者
也以正月三十日黃昏時有一人姓善
字知識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此不遠
宜急前撲不余當爲大患臣聞北語
未悉敬信單駕羊車轉軍化城深
修塹柵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
使來多貢珍異求和好臣知此賊
勢若泡焰智計莫出意性狂枉難可
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

械欲來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
門頓解脫處馳信郵以深入徵群迷
以出海募集三昧以致一塹冀蕩除
五陰式清諸有賊方恃固一川拒抗
皇威其水弥漫廣深難際又值旋嵐
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沉夜又守塗羅
剝據津流瞽流聾覆沒善財其欲淜
泳鮮不沉溺又臨圻阻渙大築城壘
一執戈万夫攝思四果怯憚辟支
壁立隍潛險閭唯有一門四垂幽谷
一人執戈万夫攝思四果怯憚辟支
戰慄遂集衆唱識規望進擊驟度
能僉曰或可即勒軍士爲渡水故備
取諸草木編以爲機附令抱頭橫波直
進臣等手案浮囊泝流而往固護無
非遂登彼岸部分將士修備兵車齊
心戮力駛馳往撲即遣安靜將軍領
觀眾之卒據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
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復令賤
勒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守狂癡之
徑督師羅張四面交侵積戰告捷不
月而三行臺恐衆邂逅不得覩進乃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第三
崔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魂
偷安他化駐率犬羊欲來拒戰乃假
虎兜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
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檣山戴樹之類
方蟻聚以齊衡希進皇家齊符受
命啓土塵劫疊聖重光享祚無窮先
帝鼎湖之日顧命慇懃專令文德以
來不許戰爭而致慎府受詔之初依
勅而行略設六竒斷截而已但狂堅倚
張猶敢逆節雖遣目多曉喻都無
悛心乃更命將大權徵兵十万嘗未
決限大弘淨土資無畏以嚴身兼衆
妙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娑婆十
號一宣則四八應期言教暫設則二
九雲集遂擊討鼓而出三空達慈
幢以臨八難講武大千曜威萬域神
戈暫指則魔徒失膽惠劍一揮則群
邪俱斃現道身而斬死魔因般若以
戮煩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林滅五陰
於計性之境然後惑巢守穴到不到
處巡伏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處膏
肓非勇力攻及也遂乃竄生死於寂
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之境排三障

於六通之衢投七使於薩婆之域元
允既裹首徒黨伏誅自餘從者並不
追問諸有誠心先款者悉令解甲去
鋒編戶民例授以遠号私之樂土爲
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起祥雲四
舒靈禽翥翼引入部而自悞嚴四十
以守衛垂拱閨堂無爲而已大覺天
王等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昔舊謨
慇懃諫諍辭不獲免嘿許所奏余乃
開甘露門出八正道千輻雲迴來儀
鹿苑四天獻器於高掌二商薦餚於
刹請故緣行錄勲則陳如先封真諦
開賞則耶舍繼襲或胡類蒙榮或兄
弟感澤邑不肖於初果表有德於十
地依准古禮巡省方岳振搖六城治
兵八國理怨於三天之上問罪於九
地之下徵英傑於十方會方國於鷲
門下首區同源因派異緒窪隆代興信
背千途故智勝擇宗歷塵劫而上三登
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况乃邪徒僞見
駕刺犢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
於顛倒之境以茲偏師抗衡中道眷言
二三良用撫然自先帝昇遐寶歷無
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設僞魔乘間亢
斥神邑假變真谷妄談空有駁役四
生周還六趣畔援愆天狼戾愛地毒被
邊荒虐流華夏雖儉疚之侵宗罔凶奴

通化流無別聽設於中路之域決判於寶
山之所無量之感遠震城岳無尋之智
洞徹山河故土無二統車書一軋曰月重
光天地清明六方之眾解長圖以從正
遠千里意樂之括應感而至工人率簞
食於尸城捷獸奉壘槳於長源內外剋
清表裏咸泰寔是由道音四敷餘波東訓
主上至心羣僚深敬稟承神規於茲冕
醜豈臣智力所能剋感也冀憑此一勲
漸望更進方事前計凱旋未日並露
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

平魔赦文

門下首區同源因派異緒窪隆代興信
背千途故智勝擇宗歷塵劫而上三登
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况乃邪徒僞見
駕刺犢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
於顛倒之境以茲偏師抗衡中道眷言
二三良用撫然自先帝昇遐寶歷無
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設僞魔乘間亢
斥神邑假變真谷妄談空有駁役四
生周還六趣畔援愆天狼戾愛地毒被
邊荒虐流華夏雖儉疚之侵宗罔凶奴

之陵炎漢未為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幼齒參玄弱冠從政班名於大通之年駢驥於賢初之下荷百億之重任忝三界之特尊人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茲封禪顧惟多闕有慚庶政明發孜孜不遑晷處常恨封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羣生沉淪魔境每撫念用廢寢食遂命將徵兵以清時難上藉三昧之士下憑六度之師控清方夏大龕龍荒服故六軍雷動則三有雲消慈施電馳則四凶面縛降附若塵生擒萬計唯波旬一人單馬奔逆百道截羅組繫不久且令五道告清寰外咸一思與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天下與同更始改像教之号為即真之歲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繫囚見徒悉皆原放若為四魔所悟浮游三界犯十惡五逆毀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衆罪能改過自新者不問往愆若亡命慈山挾藏斂器百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君傷兄姦母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閭提人不在赦書擯罪遙責神速可乘意驛遍告十方主者施行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
處王臣逸多宣

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謗善經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是以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百背道甘誅於聖世故王威必震慶當於周邦教轉加福歸於露政伏惟陛下慈無百王智齊千聖秉瑞靈津握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群有眼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振聾俗至乃剖身志道釘體求經析骸質禽妄命降獸捨塵劫之危軀收一牛妙質龍潛四天利見闔浮輕彼七寶重此一乘撤訖深宮減膳河側去寶冠於吉林賀法衣於獵寺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称服群邪易於返掌三界無熾然之故四生絕沉溺之憂方復情存解網志尚有憊十八來蘇方國幸甚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

侍中臣文殊師利 侍中臣薩陀波論
黃門臣師子吼 黃門臣舍利弗
黃門臣湧菩提

平心露布文

擬唯識道行軍府謹奏平心露布事
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十二住大將軍唯識道行
軍元帥上柱國晉國公臣般若等言臣聞四
魔發命歷代以之為雙五住遊魂含識因其致患是

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動偏師頻行薄伐伏惟陛下乘大慈而啓運應冥感而赴期奄宅神區光臨法海述前王之令典演衆妙於圓音考列聖之玄謀會群生於淨國三千刹土共稟威靈百億類洲同遵聲教唯有偽心主阿梨耶識擅假名器叨竊生民跨有乾城綿歷年祀逐窮迷於夢境長夜不歸縱極亂於空花終年如醉推攀緣為蕃屏之任引戲論為帷帳之臣陷溺黎元干擾鋒鏑

陛下應真理物調俗御民念此鯨觀愍斯塗炭遂詔曰揚旌色野問罪心庭臣敢効庸虛稟承奇略去四月十六日軍次心境即以其夜初更與賊相見臣於是潛機密會玄契冥馳集戈船於六度之津命戎車於一乘之轍七營三月揚清梵以申威列陣九旬擊鳴鍾而作氣阿黎耶識固重昏而莫曉執窮計而不移辟螳螂之拒輪等蜂蠻之含毒乃遣偽桓行大將軍阿陀那識率无明之子弟恃无賴

之曾於據守軋城與召抗敵又遣僞
自性大都督迦毗羅仙僞執此大將
軍迦旃延子招引烏合聚結蠻徒搖
蕩邊陲激揚聲勢召遂分布諸將指
麾籌策遣擬使持節拔塵大將軍領
四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閭國公召
求知擬使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
道諸軍事通真縣開國公如實知
部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道靜
緣邊之界目求知等尋名討義蹕影
追蹤乍橫行於密室之間或轉戰於
隣虛之隙事窮理絕域盡途殫宣宗
所以水消數論於斯瓦解迦毗羅等
知大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歸各捋
羸卒數千咸來請命臣哀其晚悟許
以自新即令慈悲觀道士畢无緣隨
便安養僞諫議大夫郢諦懷逸群之
思負出世之奇將全國以効忠返危
身之被繫臣以此月十五日夜挾中
軍娑婆道招慰大使上柱國趙頭末
躬先士卒爰命擬使持節兜率大將
開國公臣阿逸多擬使持節闇浮大

清江集卷第十九
將軍天生大都督天生諸軍事上柱國富婁沙開國公臣婆數牒豆並以道邁三空神遊四辨使其招揚勝負曉喻是非又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軍兼行軍長史上柱國清涼縣開國公臣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將軍兼行軍司馬上柱國常樂縣開國公真如與臣表裏玄同更相應接于斯時也邊秋氣爽塞月光寒旌旗共雲漢齊高鋒鍔與霜天比淨拔弘哲駕圓通超兩觀而爭前排十門而並入雖生死無際一念覩其濱涯塵勞有儻湏臾見其崩潰偽丞相陳顯偽僕射慮思无計求生闔門自縊偽司空師子鎧偽司隸達磨多羅各擁餘師自嬰深壘狐疑競起猜詐萌生忍顛危而不見扶遂淪亡而莫能濟阿陁那與其偽主外无强援內寡深謀師旅因窮城池陷露君臣失色進退无依首擣郅諦之囚廢彼昏王立其賢嗣方使宗禋不絕永為茅土之君世德相承恒修職貢之礼於是氣被開蕩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彙造

廣雅詩卷第十五
唐李商隱
卷之五
若和氣之泮春冰醞穢穢夷似涼風
之卷秋擇六根超絕不開亭障之虞
三界寂寥無復風塵之警斯乃威光
遠被士衆齊心豈臣微劣所能致此
不勝慶快之至謹遣厚德府別將呂
陽重知奉露布馳驛以聞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莫潛涼
變凱風乘和翔令月肇清齊德澤潤
无疆四部欽嘉期潔已升虛堂靜晏

和春暉夕陽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
愉悦城傍逸客研冲顛絲絲運宮商

正者握神標乘風吹玄芳淵注道行
深婉婉化理長豐豐維摩靈德音暢

遊方罩牢妙傾玄絕致由近減略
微容簡八言振道網極煩練陳句臨
危折婉章浩若驚飈散固若揮夜光
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喪澣澣妙習

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蹣跚寥朗神
軒張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抗願為
海遊師櫂施入滄浪騰波滌漂客玄
歸會道塲

八閑齋詩序

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閑齋以十

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
墓下三日清晨為脣始道士白衣凡

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
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
有植藥之懷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

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
之真登山採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
翰以慰二三之情

八閑齋詩三首

建意營法齊里仁換明疇相與期良
晨沐浴造閑丘穆穆外堂賢皎皎清

心修窈窕八閑客無捷自網繆寂默
五習真豐豐懶心柔法鼓進三勸激
切清訓流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
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存誠夫室
裏三界讚清休嘉祥歸牢相藹若慶
雲浮

三悔啓前朝雙儀暨中夕鳴禽戒朗
旦備礼寢玄仗蕭索庭賓離飄飄隨
風適踟蹰歧路嶧揮手謝中折輕軒
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佯步零
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
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
房守真玩幽曠雖非一往遊且以閑

自釋

靖壹潛蓬廬愔愔詠初九廣漠排林
篠流飈瀟隙嘯從容遐想逸採藥登
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万畝望山

樂榮松瞻澤哀素抑解帶長陵岐婆
娑清川右冷風解煩懷寒泉灌溫手
寥寥神氣暢欵若磬春霰達度冥三
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
化肘

詠懷詩五首

傲兀乘戶素日往復月旋弱裏困風
波流浪逐物遷中路高韻溢窈窕欽
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真遊理闇苟簡
為我養逍遙使我閑寥亮心神瑩含
虛映自然亹亹沉情去絲絲冲懷鮮
踟蹰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
貴所貴在忘筌

端坐降孤景眇因玄思劬偃蹇牧神
讐領略綜名書涉堯哈雙玄披衽玩
太初誅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
質文蔚仰悲二丘徂蕭蕭柱下迥寂
寂寥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涼歸空无
無矣復何傷万殊歸一塗道會貴冥
想同象授玄珠悵快濁木澄幾忘昧
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舍道符心與
理理密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
與神明居

晴陽熙春圃，悠緜歎時往。
感物思所託，蕭條逸韻上。
尚想天台峻，騁蹕歸

已造死境願得無身理道高冲默請
述懷詩二首

并羣鳴崑崿逸志騰冥虛惚恍迴靈
翰息肩樓南嵎濯足虧流瀾採練倚
神疏高吟漱芳醴頽頽登神梧蕭蕭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
可謂因脩創以奇誠心求參焉於衡
施圖巖林之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
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已聊著
詩一首以繼于左其辭曰

砧仰冷風濛蘭林管籟奏清響霄崖
育靈鵠神蹤含潤長丹沙映翠瀨芳
芝曜五奕苦苦重岫深寥寥石室朗
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
心揮玄拂无想隈隈形崖頽囷囷
宇敞宛轉無造化縹瞥鄰人象願投
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持明輪耿耿育清軀長想玄運夷
首俟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松角敷大道弱羽弄雙玄途巡釋長
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
濛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
憎盡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冲漠優
遊樂靜閑膏腴無爽味婉變非雅弦
悅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還

雲岑竦太荒落落英皇布迺寧
泉秀嶺攢嘉樹蔚奮微游擒嶧嶮絕
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摹太素自強
敏天行弱志欲无去玉質陵風霜妻
婁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綱繆諒歲暮
會衷兩息間綿綿進禪務投一滅官
知攝二由神遇承蜩累危丸累十亦
凝注懸心无氣地妙研草鹿慮冥懷

方軒東泉竹甘醡山果薰時雨
脩林暢輕跡石宇底微身崇虛習本
原真無希昔申愛愛貞青文零重中

遐想存玄哉冲風一何敞品物縉華

夷震驚怕然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
同泯七住逝虛乘有來永為有待馭

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慄怕
為無為孤哉自有鄭坤基葩簡秀軌
光流易賴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遲
超起介石人握玄攬機領余生一何
散分不諳天挺沉無冥到韻變不揚
蔚炳舟年往遂悠然化期永翹首
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塗雖十三日

許山居
五岳磐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目方
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宴出處託好有
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徃想逸民王寧
其巖下金聲漱沂濱捲華藏紛霧振
褐拂埃塵跡從道壘屈道與勝龍伸
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真長嘯歸林

廣智集卷第二十一

釋慧遠

念佛三昧詩集序

晉廬山

釋慧遠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无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守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功以移性猶或若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間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南闕玄門體寂無為而無弗為及其神變也則令脩短革常度巨細平相圓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舒而入懷矣又諸三昧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明則內照交映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至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測凝虛鏡之體則悟靈根湛一清明白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茲而觀一觀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昏俗之重迷若

以正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揆

朱闕昭義非虛來交輪豈徒發

右歌盡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
曆万國命嘉祥金容涵夕景翠璫佩

晨光表塵維淨覺沉俗乃輪皇

右歌下生

襲氣變離宮重橫警層殿曼蠻感心
神修容展驛宴生老終以榮病死行
當薦方為淨國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枝多病天秋葉少欣榮心骸終委
戚親愛豐時生長風吹北壘逐景急
東瀛知三既情暢得一乃身貞

右歌四遊

飛葉辭國門端儀僵郊樹慈愛徒相
思中閨空怨慕風殊乖往塗駛足獨

歸路舉袂謝時人得道且還去

右歌出國

明心弘十力寂慮通四禪青禽承逆

輒文驥鎮重川驚巖標遠勝原野究

清玄不有希世寶何以道蒙泉

右歌得道

亭亭霄月流朏朏晨霜結川上不佞性

回條間亟渝滅靈智湛常然俯應有
盈缺感運復來儀且厭人間繼

右歌雙樹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所接引火歸炎

燧把水自清隄菴園无異轍祇館有
同躋比肩非今古接武豈燕齊

右歌賢衆

昔余輕歲月茲也重光陰閨中屏鉉
黛闕下挂纓簪禪悅薰芳旨法惠志

清琴一異非能辨寵辱誰為心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穹苔苔疎遠風騰芳清漢
裏響梵高雲中金華紛冉若瓊樹鬱

青葱貞心延淨境邃業嗣天官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珠復親弘慈迫已

遠睿后扇高塵區中提景福寓外沐

深仁万祀流國祚億地慶唐民

右歌福應

齊王軼

插玄寺聽講畢遊邵園共六韻應司

道勝業茲遠心開地能隙桂燎蘚初

裁蘭堦坦將闢虛簷對長嶼高軒臨

廣涼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瀛轉
還逕清煙泛喬石日泊山照紅松

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逢遲春將夕

述三教詩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
辯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為善在

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

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遺陰德顯

證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月映衆星

告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不毀惟平

等至理歸无生分別根難一執善性

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

徑億尺小草裁云萌大雲降大雨隨

分各受榮心相起異解報應有殊形

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梁昭明太子開善寺法會

栖鳥猶未翔命駕出山庄詰屈登馬

嶺迴平入羊腸稍看原藪蕩見岫

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陰池

曠惟道場玉樹琉璃水羽帳蘿金牀

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韋蘿下石

墜攀桂陟松梁澗刹日欲隱烟生樓

唐初明集卷第

前人張譯

唐初明集卷第

第五張譯

唐初明集卷第

第六張譯

半歲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

照不極敵鍾湛无方法輪明暗室慧

海度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露垂露光

簡文望同秦寺浮函

并和

遙看官佛面帶辭復垂珠燭銀踰漢

艾寶鐸邁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

徵殊露落盤恒滿桐生鳳引鵠飛幡

雜晚虹晉書鳥狎晨鳴梵世陵空下

應真蔽景趁帝馬咸千轡天衣盡六

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全軀能令苦

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

出九居

王訓奉和

副君坐飛觀城傍屬大林王門雖八

達露塔復千尋重櫨出漢表曾拱冒

雲心峩山雕潤玉簾水瑩明金懸盤

同露掌拂鳳似飛禽月落檐西暗日

去柱東侵反流開睿屬搦翰動神衿

願託牢舟支長免愛河深

王基卿奉和

朝光正晃朗踊塔標千丈儀鳳異靈

烏金盤代仙掌積拱承雕桷高檐挂

珠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積響刻削

尋因遂乃異及捨趣猶并苦極降歸

生千變丹青畧万象烟霞時出沒神仙乍來往晨霧半層生飛幡接雲上

遊覘不敢息翔鵠詣能仰讚善資捨

人流詠歸明雨願假舟航未彼岸誰

去廣

庾信奉和

逍遙凌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

闕高層出九城拱積行雲礙幡搖度

鳥驚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輪重

對月滿鐸韻擬鸞聲畫水流泉注

圖雲色半輕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

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

桂殿仙梵入伊笙庶間八解樂方遣

六塵情

簡文夜望浮函上相輪

光中辨垂鳳露裏見飛麟楚定用方諸

水持添承露盤

簡文賦詠五陰識支

澆淳混神因因形復依色欲浪逐情

未極鴻觀既无辨猿攀此焉息

劉綽賦詠百論捨罪福

尋因遂乃異及捨趣猶并苦極降歸

樂樂極嘗還生豈非輪轉愛皆緣封

著情一一知心相渴樂法流清

簡文蒙華林戒

庸夫耽世樂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難

了八風恒易傾伊余久齊物本自一

枯榮弱齡愛箕願由來重伯成非為

樂肥遁特是厭逢迎執珪守蕃國主

器作元貞昔日書銀字久自憇宗英

斯馬佩金壘何由廣德聲居高常慮

數持滿每憂盈茲言信非矯丹心良

可明舟航奉睿訓接引降皇情心燈

朗暗室牢舟出愛瀛是節高秋晚沉

寒天氣清交門光景麗祈年雲霧生

紅葉間青環紫露濕丹楹葉踈行逕

出泉溜遠山鳴綠衿依浦曳絳賴拂

林征庶蒙八解蓋方使六塵輕脫聞

時可去非差捨重城

簡文蒙預識直疏并和五首

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

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國法侶盛

天園俱銷五道縛共蕩四生怨三修

桂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林彩艷地

寂鳥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

新梅舍未發落桂聚還翻早烟藏石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第十九張解

陞寒潮浸水門一朝蒙善誘方願遣

籠樊

梁武帝和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

玄

王筠應詔并序 奉和皇太子懺

悔詩仍上皇宸極 聖旨即疏降同
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招採
餘韻更題鄙拙

一聖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負誠攸
屬度脫實斯在懺說濟蒙愚推心屏
欺給名僧引定慧朝纓列元凱還迷
依善導反心由真宰和鈴混吹音勝
幡榮雪彩早蒲欲抽葉新篁向舒萼
翹慙諒懇到歸誠信兼倍睿鑑似烟
霞闢千若珠琳善誘雖欲終含豪愧
文采

昭明太子謹席將訖賦三十韻依次用

法苑稱嘉本茲園美脩竹靈覺相招
影神仙共栖宿慧義比瑤瓊薰染猶
蘭菊理玄方十竿功深似九築華水
警銀舟方衢列金軸微言絕已久煩
勞多累苦因茲開慧雲欲使心塵伏

八水潤焦牙三明啓群目寶鐸且參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第二十張解

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欹微祛二

鼠威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喻斯

辯同霧縠善學同梵爪真言異錮腹

透迤合蓋城歲蕤布金郁珠花蔭八

溪玉流通九谷青禽乍下上雲鴈飛

翻覆高談屬勝時寡聞終自恧日簾駕

翥瓦風度蜘蛛屋落驚散遠杳霏雲

卷遙族曠濟同象園中乘如佇獨後

焰難堅明初心易驚縮應當離花水

無令乘漆木投巖不足貴棘林安可

宿器月希留影心灰庶方樸視愛同

株蜂遊善如原菽八邑仙人山四寶

神龍澳藥樹永繁稠樟枝詐彫槭以

茲悅聞道庶此優馳逐欲追露寶車

脫屣親推轂

簡文旦出興業寺講

沐芳肅朝帶駕言祇淨宮羽旗不去
影鏡吹雜還風吳戈夏服箭驥馬綠
沉弓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紅由來
六壘縛宿昔五緼夢見鶴徒知謀察
象理難同方知憑四瓣奚用語三空

梁元帝和劉尚書侍五明集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第二十一張解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敷懋

實子妙憲嘉聲治定陳五札功成

奏六英汲引畱宸鑒舟航動睿情諸

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因因從此見

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后舍一震鴻

名歸藏踰啓筮魯史冠春卿日宮佳

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觀綿帳

卷南榮金門練朝鼓玉臺休夜更宮

槐畱曉合城烏侵曙鳴露光枝上動

霞影水中輕虛薄今何事徒知戀

法城

昭明太子鍾山解謹并和

陸倕和

終南隣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天
嶺穹隆距帝城當衢啓珠館臨下構
山楹南望窮淮濱北眺盡滄溟步櫂
時中宿飛階或上征網戶圖雲氣龕
室畫仙靈副君憐世網廣命萃人英
道庭終後說靈響出郊垧雲峯響流
吹松野映風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
琳瓊多謝先成敏空須後乘榮

嵩岳基舊宇盤嶺跨南京徵心重樽
室遊駕陟曾城金輶徐既動龍驤躍
且鳴塗方後塵合地追前箔清遙迤
因臺榭參差憇羽旌高隨閭風極勢

與元天并氣歇連松遠雲昇秋野平
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折果尊常
住渴慧在無生暫留石山軌欲知芳
杜情鞠躬荷嘉慶瞻道聞頌聲

劉孝綽和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
驚比事實光前翠蓋承朝景珠旗曳
曉烟樓帳榮巖谷綰組曜林阡況在
登臨地復及秋風年高柯變夏葉幽
澗漱涼泉停鑿對寶坐辯論悅人天
淹塵資海適昭暗仰燈燃法明一已
散笳劍儼將旋避返逢優渥託乘侶
才賢摛辭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劉孝儀奉和
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礼遊
盛終為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鑿啓
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燎郊原山風
亂彩暎初景麗文棘林開俞騎駛迴
曲羽旄毛烟辟浮青翠石瀨響飛奔

迴情下重閣降道放真源談空疋泉
涌綴藻邁絃繁輕生逢過誤並作輦

龍鵠顧已同偏爵何用挹衡樽

八閨齋夜賦四城門更作四首

梁皇太子同作

庚集五第一賦韻東城門病

伏枕愛危光柯纏生易折無因雪岸

草慮反邙山六徐防

消渴臘腸腑疼蹇嬰枝節如何促齡

內憂苦無暫歇

孔安

南城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噦一隨柯已

微當年信長誣

諸葛瞻

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花熟妍容一旦

罷孤燈行自設

君

緩心雖已殊減景寧優劣一隨業風

西城門死

盡終歸虛妄設

王炳達

五陰誠為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

歸憂思空相結

李炳達

俗幻生影空憂繞心塵噎於茲排四

縊去矣求三涅

樊下

北城門沙門

空復作泡雲滅

中唐府君

下學皆流心方從窈冥別已悲境相

第二賦韻東城門病

空禱誠易愈有病故難痊徒知飭五
色終當悲九泉

王董卿

已無雪山草沉痾音誰憐復悲淪苦
海何由果淨天

諸葛瞻

南城門老

昔類紅蓮草自翫澆池邊今如白花

樹還悲明鏡前

樊下

壯心欲何在餘日乃西遷清籜不復

樂蓬躉豈還妍

徐防

西城門死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牽玉匣方委

櫬金臺不復延

中唐府君

挽聲隨逕遠蘿影帶松懸詐能畱十

念唯應逐四緣

君

北城門沙門

經行林樹下求道志能堅既有神通

力振錫遠桑烟

李炳達

一登四弘誓至道莫能先不貪曠劫

孔寺

第三東城門病

經疴緬百年自傷無五福長勞盡篋

地不值仙人麻

廣雅集卷第三第十五

南城門老

廣雅集卷第三第十六

大雲溥慈波流淨宮

廣雅集卷第三第十七

夢天院

習染迷畫瓶卧起求拯宿羅襦豈無
歡臨岐方土木

中府有石

南城門老

中府有石

少年愛紈綺衰暮慙羅縠徒傷歲舟

王臺卿

舟陳詩非郁郁

王臺卿

鶴髮舞軒冕鮑背烹葵菽松柏稍相

依懽愛幾時睦

李錦遠

依懽愛幾時睦

諸葛瑾

西城門死

王臺卿

追念平生時遨遊上苑園一沒松柏

下春光徒翛然

孔惠

俗重厭縕然因田抽善穀長披忍辱

北城門沙門

驅值此風刀逐

諸葛瑾

北城門沙門

徐防

願引三塗衆俱今十使伏殊月猶沉

首金鉢未拋目

君

第四東城門病

徐防

默紝未可得漳濱徒垂離一逢犬馬

病貴育罷駢馳

李錦遠

已無九轉術復闢万金奇不看授益

掌唯蔓蓮花池

臨空翠網隨烟碧丹花共日紅方欣

龔勝無貴生李業有窮盡愁叟理既

南城門老

廣雅集卷第三第十八

大雲溥慈波流淨宮

廣雅集卷第三第十九

夢天院

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

至星星白髮垂

孔惠

已傷万事盡復念九門枝乘軒意何

在濁鏡坐如斯

中府席君

西城門死

徐防

一息於今罷平生詐可規天長曉露

促千齡誰復知

徐防

華堂一相捨松帳杳難窺万祀藏珠

應千年罷玉羈

徐防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難欹方除五欲

累長辭三雅危

王少卿

北城門沙門

諸葛瑾

依空慮難靜習善路猶存沒身貧靡

託單孟詣待賞

諸葛瑾

正月八日燃燈

應令

蘿樹交無極花雲衣數重織竹能為

象縛荻巧成龍落灰燃葦盛垂油濕

盡峯天宮儻若見燈王願可逢

諸葛瑾

簡文遊光宅

應令

陪遊入舊豐雲氣鬱青葱紫陌垂清

柳輕槐拂惠風八泉光綺樹四柱曖

丹金闕里長蕪浸蒼天空照心

十月試於永福省年四十九崩崩時

太清五年也

宋謝靈運臨終詩

龔勝無貴生李業有窮盡愁叟理既

廣雅集卷第十一 第十八 張群

臣約言臣抱疾称畱迄今即化形神
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尤言以喻
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劖比此
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屬茲苦節內矜
外憇寔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廣微
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懃也善庶等鳴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十月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无恒
焰電光寧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
後生泉路方幽喧寒隴向淒清一隨

朝露盡惟有夜松聲
陳江愁入攝山栖霞寺一首并序

五言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栖

霞寺登崖棲此皮申惟抵至歲次年
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
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
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

廣
舊約聖經卷二十一
詩篇第十一
詩歌集

卷之三

酒周尚書并同遊群彥江令父

司書并司達等卷之二

禮拜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接神竦
聽但文辭不停薪指俄謝宰製此篇
以記即目俾後來賞者知余此志焉
靜心抱冰雪暮齒迫衰榆太息波川

漆身事殊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攢
枕雲崖宿解鞍梵宇調心易禪庭數
息難石砌水流靜山窓葉去寒君思
北闕駕我惜東都行翻愁夜鍾盡月
志不盤桓

遷悲哉人世拘歲聿皆採獲早晚具
嚴枯濯流濟八水開襟入四衢茲山
靈妙合當興天地俱石瀨乍深淺崖
烟逝有无缺碑橫古燧盤木卧荒途
行行備履歷步步躋歲紓高僧迹共
遠勝地心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
不渝寺號有明諭二師各上明僧始治中蕭林素圖像遺風佇芳
桂比德喻生薦寄言長徃客悽然傷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進歸依
鵠食迎守護龍晨朝宣寶偈寒夜綴
踪鍾雞蘭靜舍惺仁智獨從容五禪
清慮表七覺蕩心封願言於此處推
手屨相逢

鄙夫

齊三苗史定罪罰職海

廣三宿次定署林林性
四知無矯志三施啓幽

物偃息還山林曲嶠停騎響交枝茲

憶陰池臺聚凍雪欄隔啼歸禽石平

無新故攀形謙古矣夫車何駕駕奔驅
一更可以二十六令一表三十一

遂驥驥何以修六念虔誠在一音半
泛慈舟遠徒令願海深

五言攝山插霞寺山房夜坐簡徐陵

時宰磻溪心非閑狎竹林驚岳青松
曉雞峯白日沉天迥浮雲細山空咽
月深摧殘枯樹影零落古藤陰霜
夜鳥去風路寒猿吟自可尋出俗詣
是欲抽簪

唐詩明集卷第三十 第三十二張辟

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仍學康樂體

江令公

露霖時雨霽清和孟夏肇
插宿綠野中登頰丹霞杪
欹仰高人德撓志塵物
表三空豁已悟万有一何小始終
情所寄真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
委氣涼昏曉乘風面冷冷音候月臨皎
皎煙崖慙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
森沉攀條惜杳裏平生忘是非
朽謝豈矜矯五淨自此涉七塵
庶无擾靜卧插霞寺房望徐祭酒江令公
絕俗俗无侶修心心自齊連崖夕氣
合虛宇宿雲霾卧藤新接戶欹石久
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故人
市朝狎心期林壑乘唯憐對芳杜可
以為吾儕

徐祭酒孝克仰和令君

上宰明四空迴車八道中洞涼容麥
氣巖光對月宮香來詣經火花散不
隨風澗松無異聒樟桂雨分蘿虛薄
誠為累何因偶會同暫此承山北猶
可向牆東

唐詩明集卷第三十 第三十二張辟

某時終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
山仰為師氏營涅槃儀還途有此作
者豈是俗中要人道離群愴真期出
此遙留連入澗曲宿昔步巖椒石溜
水便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靉靆出
谷霧飄飄勿言元大隱歸來即市朝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虎丘山精舍
縱棹憐迴曲尋山靜見聞每從芳杜
性湏與俗人分貝塔涵流動花臺編
嶺芬蒙籠出檐桂散縵繞惚雲情幽
豈徇物志遠易驚群何由狎魚鳥不
願屈玄纁

江令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
射嘗於鶴窟射得鶴鷫後復伺鶴母
見將射之鶴不動詳觀之已死於巢
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
法師於是放弩發苦提心

宋初有法瓊尼南方人不知因緣所
出辟穀食菜栗不著錦帛戒德其尊
嚴禪定多所感通會稽恭子張使君
往廣州便供養之隨使君還又隨
出西自剋士日捨命後勿閑縱但以

唐詩明集卷第三十 第三十二張辟

乞烏鳥至破岡如期而終使君依首
送林野間停舟七日七夕鳥獸不敢
侵乃叔殯焉士祖親使君之第四女
也就瓊尼受戒勅余記錄之

陳江令往虎窟山寺

塵中喧慮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
堪墟龍暖阡眠藹藹車徒邁颺旌
眊懸細松斜繞逕峻嶺半藏天古樹
無枝葉荒郊多野烟分花出黃鳥桂
石下新泉碧鬱均雙樹清虛類八樟
插神狀基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小
藥何由齊大年

治中王固奉和

美境多勝迹道塲寶茲地造化本靈
奇人功兼製置房廊相映屬階閣並
殊異高明畱睿賞清靜穆神思豫遊
窮嶺歷籍此芳春至野花奪人眼山
鶯紛可憇風景共鮮華水石相暉媚
像法無塵染真僧絕名利陪遊既伏
心聞道方刻意

記室參軍陸寧奉和

雜鳴動眸駕棕苑膳晨遊朱鑑陵九
達青蓋出層樓歲華滿芳岫虹采被

春州葆吹臨風遠旌羽映光浮高枝
隱修遲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濁
澆鳥聲適金盤響清梵湧塔應鳴桴
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實歸徒荷

廣雅集卷之三十一
出風去管聲遙息徒依勝境稅駕止
山椒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短菜
生高樹疎花發早條遠峯帶雲漫流
烟雜雨飄復茲承乏者須名刺未憊
願籍連河澗庶影慧燈昭一知衣內
寶方悲慈地饒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延楊枝生拱
樹錫杖呪飛泉石座應朝講山龕擬
夜禪當非舍衛國賣地取金錢

前臣刑部參軍孔憲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駢聞鳳
管後乘躍龍驥爰遊非逸豫幽谷有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間鳳
管後乘躍龍驥旁遊非逸豫幽谷有
靈龕薰觀息心者宴坐臨清潭禪食
寧湏稼雲衣不待整蘋荷緣澗壑蘿
葛蔓松楠鶯林響初轉春畦翠欲含
感心隨放遣法味與恩覃庶憑八解
力永滅六塵貪

州民前吏刑獄叅軍王基卿

我王宗勝道宦言從之輶軒轉朱
轂驥馬躍青絲清渠影高蓋遊樹拂
行旗賓徒紛雜沓景物共依遲飛梁
通澗道架宇接山基蘿花臨迥砌分
流繞曲墀誰言非勝境雲山獨在茲

塵情良易遣道性故難緇承恩奉教
義方當弘受特
西曹書佐鮑至 從駕虎窟山寺
神心勝物序訪道絕塵蹤林疎蓋影

乘盃事將遠
捧袂忽無聊
南楚長沙狹
西浮郢路遙
離亭花已散
別成鳥新嬌
明日分千里
相思非一條
欽訓解法師所贈

陳從事何處士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蘭庭厭俗賞奈羌羨年華始入香山
路仍逢火宅車慈門數片葉道樹一
林花雖悟危藤鼠終悲在篋地

有舊幸得同高勝方山望心王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 北齊盧思道
皇帝以上叡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
代駢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
接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孝儀大
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
靡遺貺鱗羽効異山澤厲祉華東華
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符告平猶
且摶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

道林俗之表慧遠廬之阿買山節高
世乘茲且度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
片多若為將羽化來濟在塵羅

道林俗之表慧遠廬之阿買山節高
世乘且度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
片多若為將羽化來濟在塵羅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辨禁樟龕八想
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花燈慧
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
陳沈炯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愆界於危
城身心登淨樂之境生靈仰調禪之
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儼天道冠邵
陵業踰萃姒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
合慈燈夜爇九服照其餘光乃瞻參
墟寶惟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嚴迥東
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成曠如涌
出既而景踵西陸氣中南呂商飈振

野白露戒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

時明終成一聚土強竟千年名

遼明慶寺詩

卷之三

物六龍進駕七聖齊
輶翠華揚旛
玉徐輪問百年而駐輦
朝万靈以案節
熊羆伙飛之輦入
參中壘虎殿金

門之任。迨望屬車，特僕一都達。經渢
域並悅鷺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
足涵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發詠
歌。雖事比擊轍，義同叩角，亦所以雍
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臯朔文辭。甫

陳界祝玉谷集

十六人其詞云爾
玄風符東石內範軒西陵大川開寶
匣福地下金繩繡柄高可映畫拱疊
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室
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迥題飛星沒長
捐宿露凝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
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虛薄叨恩
紀微駆竊自凌優遊徒可恃周資承

難勝
五苦詩
生苦
周沙門釋七名

誰忍心中愛分為別後思幾時相握
手嗚噎不能辭雖言万里隔猶有望
還期如何九泉下更無相見時

愛雜

拔劙平凹海橫戈却万夫一朝床枕
上迴轉仰人狀壯色隨肌減呻吟與
痛俱綺羅雖滿目愁眉獨向隅

少時忻日益老至告年侵紅顏既罷
艷白髮寧久吟階庭惟仰杖朝府不
勝簪甘肥與妖嚴徒有壯時心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
石花讚繞峯蓮霞暉間幡影雲氣合
爐煙迥松高偃蓋瀑水細分泉含風
萬籟響哀露百花鮮宿昔尋真趣結
支亟留連山庭步霏靡澗沚濯溝溪
因斯事薰習使得息攀緣何言遂雲

流旋

詠懷詩

陳張君祖

運形不標異澈懷恬无欲坐可插王
侯門可迴金轂風來詠逾清麟革測
不觸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
既幽閑清介表離俗百齡苟未遇昨
辰亦非促羲腸望舒映曩今迭相燭
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區區雖非
黨蕪忘混礎玉枕神圓慕穀要在夷

靈璣起情浪飛雲騰逆鱗苟擢南陽
秀固集三造賓緬懷結寂夜味蘿詠
終晨近佇時無邇誰與拂流塵眇情
寄極眇蕭條獨遠神相忘東溟裏何

五
言
詩

廣雅

卷之三

睇西潮溝我崇道元廢長謠想義人

藝

人

遇遜揚荆衡杖策懸南郢遭動委浪
迹遇靖恬夷性樹卷從老詣揮綸興
莊詠遐眺獨緬想蘭神颺塵正時无
喜惠偶絕韻將誰聽習子茂芳標有
欣微音令頰敷凌霜清葩熙三春盛
拂翫期霄翔豈與來渝競我混不材
姿遺情志彫映雖非嶧陽猗聊以敲
泗磬

贈沙門竺法顥三首

沙門竺法顥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
亦嘲之省其二經聊為之讚

躋躋華陽岳絕雲枕飛峯峭壁溜靈
泉秀嶺森青松縣巖廓崕嶧幽谷正
寒籠丹崖插奇逸碧室禪六通泊寂
清神氣綿眇矯妙蹤止觀著无無還
淨滯空空外物豈大悲獨往非玄同
不見舍利弗受屈維摩公

至人如景響靈慧陶億刹應方恢擢

化地類蒙慈悅冥冥積塵寐永在巖

底閑廢聰无通悟遺形不洞滅明哉
如來降豁矣啓潛穴幽精淪朽壤孰

若阿維察遷謝睇玄疇何為自矜潔

邈邈慶城標峨峨浮雲嶺峻蓋十二

十二

嶽獨秀闊浮境丹流環方基瑤堂臨
峭頂澗滋甘泉液崖蔚芳芝類翹翹
美化倫眇眇凌巖正肅拱望妙覺呼
吸晞齡永苟能夷冲心所憇靡不靜
万物可逍遙何必栖形影勉尋大乘
軌練神超勇猛

道樹經讚

峨峨王舍國躋躋靈竹園中有神化

長空觀體善權私呵晞光景豈識真

「凌虛起无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

住道志慧以明九卒既殊動四禪不

同冥測哉不起滅始自无從生借問

導氣倫安測沮洹靈

詩序

嘗贈法顥詩經通妙遠

亹亹清綺雖玄言不盡意殆亦幾矣

夫詩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志

妙玄解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

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
之形容雖拙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

答之未足盡美亦各言其志也其辭曰

庚

真朴運既判万象森已形精靈感冥

會變化靡不經波浪生死徒弥輪始

無名捨本而逐末悔慳生有情胡不

絕可欲反宗歸無生達觀均有无蟬

蛻豁朗明逍遙衆妙津樞凝於玄冥

大慈順寢通化育曷常停幽闇自有

所豈與菩薩并摩詰風微指權道多

張君祖

所成悠悠滿天下執識秋露情

茫茫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環湏

蘇百億同一像靈和陶煙煴會之有

妙長大慈濟群生冥感如影響蔚蔚

沙弥衆榮榮万心仰誼誰不欣大乘兆

定於玄裏三法雖成林居上亦有黨

不見虬與龍灝鱗凌霄上冲心超遠

寄浪懷邈獨往衆妙常所晞維摩余

所賞苟未體善權與予同歸騁悠悠

誠滿域所遺在發想

庚僧淵答

遙望華陽嶺紫宵籠三辰瓊巖朗壁

室玉潤灑靈津丹谷挺棵樹李穎奮

暉薪融燧衝天籟逸響平相因鸞鳳

翔迴儀虬龍灑飛鱗中有冲濱土軋

道玩妙均高尚凝玄寂万物忽自賓

栖峙遊方外超世絕風塵翹想晞眇

蹤矯步尋若人咏嘆舍之去榮華何

足珍濯志八解測遼闊冥神研機

通微妙遺覺忽忘身居士成有黨頑

所非疇親借問守常徒何以知反真

煥帝謁方山靈巖寺

隋后

日高峯落遠陰迫幡飛曙嶺疎鐘響

晝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溪深枕迹

禪枝地發念菩提心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諸葛頴

名山鎮江海梵宇駕風煙盡拱臨松

蓋鑿牖對峯蓮雷出階基下雲歸梁

棟前靈光解晝夜輕衣數刲年一陪

香作食長用福為田

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

隋煥帝

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来燈樹千光

照花焰七枝開月影凝流水春風含

夜梅幡動黃金地鍾發琉璃臺

一首

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諸葛頴

芳衢澄夜景法炬爛參差逐輪時徙

篋桃花落枝飛煙繞定室浮光映

瑤池重閣登臨罷歌管乘空移

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德

衆一首

天淨宿雲卷日舉長川旦颺灑林花

落逶迤風柳散孤鶴逝追群啼鶯遠

相喚蓬舟水處盡畫輪途始半江涯

各自遙東西並興歎已薰禪慧力

復籍金丹杆有異三川遊曾非四門

觀於馬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隋著作王胄臥疾閩越述淨名意

余卧疾閩海弥留旬朔善友顯法師

勸余以淨名妙典調伏身心力疾粗

陳其意訖簡法師去尔

武帝三教詩一首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真四執迷慕藥

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

循至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

權濟訓義乃星陳周孔尚忠孝立行

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外身出

言千里善芬為窮世珍坦空非即有

三明似未臻近識封歧路分鑣疑異塵

安知悟去漸究極卒同倫我皇躰斯

會妙鑒出機神眷言惄歸寧廻照

引生民顧惟慙宿殖邂逅逢嘉辰願

陪入明解歲暮有攸因

太宗文皇帝謁并州興國寺二首

虛妄求之不可得誰其受業障信矣

大醫王茲力誠无量

薛道衡展勘上鳳林寺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峯林迺丹穴

鳳地迩白沙龍獨巖樓迥出複道閣

相重洞開朝霧殿石濕曉雲濃高簷

低雲蓋風枝響和鐘磬陰翻細柳澗

影落長松珠柱浮明月蓮座吐芙蓉

隱淪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梁開善寺歲法師奉和

武帝三教詩一首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真四執迷慕藥

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

循至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

權濟訓義乃星陳周孔尚忠孝立行

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外身出

言千里善芬為窮世珍坦空非即有

三明似未臻近識封歧路分鑣疑異塵

安知悟去漸究極卒同倫我皇躰斯

會妙鑒出機神眷言惄歸寧廻照

引生民顧惟慙宿殖邂逅逢嘉辰願

陪入明解歲暮有攸因

信龍山集卷之二

卷之三

氣復茲羈按感奚用寫繁憂山泉恣

迴靈遊福地極目翫芳晨梵鍾交二
響法曰轉雙輪寶刹遙承露天花近

足春未珮蘭猶小無絲柳尚新圓光
低月殿碎影亂風筠對此留餘想超
然離俗塵

文帝詠佛殿前幡

唐后

拂霞疑轉電騰虛狀寫虹屈申煙霧
裏低舉白雲中紛披乍依迥掣曳或
從風念茲輕薄質无翅強搖空

常州弘善寺宣法師三首

奉和竇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二首

空佛圖澄

大哲憫塗炭無機入生死中州法既

弘葛陂暴亦止乳孔光一室掌鏡徹
千里道盛況蓮花生吟棘子埋石
緣雖謝流沙化方始

釋僧肇

般若惟絕塗涅槃固无名先賢未始

覺之子唱希聲秦王嗟理詣童壽揖

詞清微音聞盧岳精難動中京適驗

方袍裏奇才復挺生

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
木落樹彌燥水清流潔寂屬此悲哉

No. 1083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序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撰

原夫三千輦建爰彰興立之端百億
已成尚无人物之序既空洞於世界
則日月未流實闇寂於慳舒則陰陽
莫辯暨乎淨天下降身光自隨因食
地肥遂生貪著林藤香稻轉次食之

身光漸減日月方現夫婦農作之事
興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
則妙高色而淳光下察黃輿乃風蕩
水而成結而去二儀分判人生其中
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陶鑄辟之
以鴻爐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蓋
竈聽曲談之謂也於是岳峙星分舍
靈蔓蓮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

十五門僧侶乃從一而万物始生薛
世則因六條而五道方起或露膊拔
髮將為出要或灰身椎髮執作昇天
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
冥冥莫識其精眇眇忽忽同知所出
或談不知臻為我已不知我為臻形